WARRIORS

八部曲

无星之族

猫武士

②天穹将倾

Sky

[英] 艾琳·亨特◎著

玄柳◎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适读年龄

10+

WARRIORS

猫武士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

艾琳·亨特

艾琳·亨特是几位作家共同的笔名。几位作家并不固定，但维奇作为创始人的地位却不可撼动。维奇为《猫武士》提出了初始构想，并且创建了所有的角色和故事情节，其他几位作者分工合作，撰写出一部完整的手稿，然后交由维奇编辑，以确保“艾琳·亨特”的风格统一，同时使所有《猫武士》系列的故事保持连贯。几位作家在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同时，也热衷于展开丰富的想象，用细腻的笔触将动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当然也会有某位写得多的情况发生，所以每集故事的版权页上都会注明特别感谢哪位，就代表她负责的内容最多！

敬请阅读下一册

无星之族③影瘴迷心

八部曲

无星之族

猫武士

②天穹将倾

Sky

[英] 艾琳·亨特◎著
玄柳◎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特别感谢凯特·卡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24-0117
英文原书名：Warriors: A Starless Clan #2: Sky
Copyright © 2022 by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
Series created by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武士八部曲·无星之族. 2, 天穹将倾 / (英) 艾琳·亨特著; 玄柳译.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1 (2026.1 重印)
ISBN 978-7-5148-8459-3

Ⅰ. ①猫… Ⅱ. ①艾… ②玄… Ⅲ.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06466 号

TIANQIONG JIANG QING
（猫武士八部曲）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责任出版人：李 橦

版权引进：仲剑踆
主持编辑：何强伟
责任编辑：史 钰
执行编辑：万书源
责任校对：杨 雪
美术编辑：缪 惟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271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56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1.5
版次：202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26 年 1 月第 6 次印刷
字数：220 千字

ISBN 978-7-5148-8459-3
定价：3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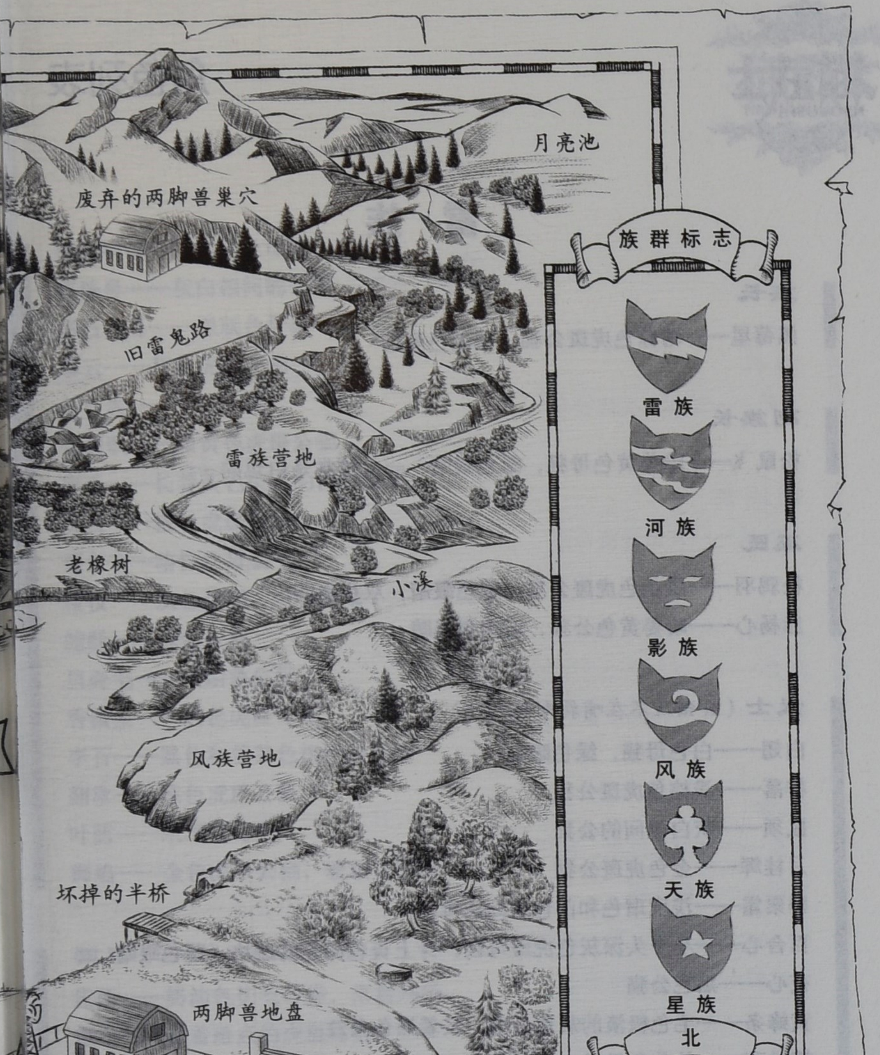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 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猫视界……2
角色列表……4
引　子……1
第一章……3
第二章……16
第三章……36
第四章……47
第五章……63
第六章……79
第七章……86
第八章……115
第九章……144
第十章……166
第十一章……184
第十二章……197
第十三章……218
第十四章……241
第十五章……255
第十六章……271
第十七章……284
第十八章……306
第十九章……320
第二十章……331
第二十一章……339
第二十二章……344

两脚兽巢穴
绿叶季两脚兽地盘
两脚兽小道
两脚兽小道
空地
影族营地
天族营地
小雷鬼路
半桥
绿叶季两脚兽地盘
半桥
猫视界
湖
岛
河族营地
小溪
马场

绿叶季两脚兽地
两脚兽小道
空地
天族营地
半桥
猫视界
湖
岛
马场


月亮池
废弃的两脚兽巢穴
旧雷鬼路
雷族营地
老橡树
小溪
风族营地
坏掉的半桥
两脚兽地盘
雷鬼路
族群标志
雷族
河族
影族
风族
天族
星族
北

角色列表

雷族

族长

黑莓星——暗棕色虎斑公猫，琥珀色眼睛

副族长

松鼠飞——暗姜黄色母猫，绿色眼睛，一只脚掌是白色的

巫医

松鸦羽——浅灰色虎斑公猫，蓝色眼睛，双目失明

赤杨心——暗姜黄色公猫，琥珀色眼睛

武士（公猫及不在哺乳期的母猫）

白翅——白色母猫，绿色眼睛

桦落——浅棕色虎斑公猫

鼠须——灰白相间的公猫

月桂辉——金色虎斑公猫

罂粟霜——浅玳瑁色和白色相间的母猫

百合心——小个头深灰色虎斑母猫，身上长着白色的斑块，蓝色眼睛

夜心——黑色公猫

黄蜂条——毛色极淡的灰色公猫，长着黑色条纹

樱桃落——姜黄色母猫

鼹鼠须——棕色和奶油色相间的公猫

炭心——烟灰色虎斑母猫

燕雀光——玳瑁色母猫

梅花落——玳瑁色和白色相间的母猫，身上有花瓣形的白色斑块

藤池——银白相间的虎斑母猫，深蓝色眼睛

雕翅——姜黄色母猫

桃金娘绽——淡棕色母猫
露珠鼻——灰白相间的公猫
海石竹耳——深灰色母猫
暴云——灰色虎斑公猫
冬青簇——黑色母猫
香薇歌——淡黄色虎斑公猫
蜜毛——长着黄色斑点的白色母猫
烁皮——橙色虎斑母猫
栗条——暗棕色母猫
桠枝——灰色母猫，绿色眼睛
鳍跃——棕色公猫
贝壳毛——玳瑁色公猫
香薇条——灰色虎斑母猫
李石——黑色和姜黄色相间的母猫
翻掌——棕色虎斑公猫
叶荫——玳瑁色母猫
狮焰——金色虎斑公猫，琥珀色眼睛

猫后（怀孕或哺乳期的母猫）
黛西——奶油色长毛母猫，来自马场
斑毛——长着斑点的虎斑母猫
（育有橙白相间的虎斑母猫小鬃、橙色虎斑公猫小茎和白色带灰斑的公猫小灰）

长老（从武士或猫后岗位上退休的猫）
刺掌——金棕色虎斑公猫
云尾——白色长毛公猫，蓝色眼睛
亮心——长着姜黄色斑块的白色母猫
蕨毛——金棕色虎斑公猫

影 族

族长

虎星——深棕色虎斑公猫

副族长

苜蓿足——灰色虎斑母猫

巫医

洼光——长着白色斑点的棕色公猫

影兆——灰色虎斑公猫

武士

褐皮——玳瑁色母猫，绿色眼睛

石翅——白色公猫

焦毛——深灰色公猫，双耳被撕裂

亚麻脚——棕色虎斑公猫

雀尾——大个头棕色虎斑公猫

雪鸟——纯白色母猫，绿色眼睛

蓍叶——姜黄色母猫，黄色眼睛

莓心——黑白相间的母猫

草心——浅棕色虎斑母猫

涡皮——灰白相间的公猫

蹦须——花斑母猫

炽火——白色和姜黄色相间的公猫

花茎——银色母猫

蛇牙——蜂蜜色虎斑母猫

石板毛——皮毛光滑的灰色公猫

扑步——灰色虎斑母猫

光跃——棕色虎斑母猫

鸥攫——白色母猫

塔尖掌——黑白相间的公猫

边须——长着棕色斑点的白色母猫

凹泉——黑色公猫

日束——棕白相间的虎斑母猫

猫后

鸽翅——浅灰色母猫，蓝色眼睛

（育有姜黄色公猫小花楸和浅棕色公猫小桦）

肉桂尾——棕色虎斑母猫，脚掌是白色的

（育有棕色虎斑公猫小冷杉、灰色虎斑母猫小溪、黑色母猫小绽和灰色公猫小喃）

长老

橡毛——小个头棕色公猫

天族

族长

叶星——棕色和奶油色相间的母猫，琥珀色眼睛

副族长

鹰翅——暗灰色虎斑公猫，黄色眼睛

巫医

斑愿——毛色斑驳的浅棕色虎斑母猫，腿上有斑点
躁片——黑白相间的公猫

调解者

阿树——黄色公猫，琥珀色眼睛

武士

雀毛——暗棕色虎斑公猫
麦吉弗——黑白相间的公猫
露泉——健壮的灰色公猫
根泉——黄色公猫
松针掌——黑白相间的母猫
梅柳——深灰色母猫
鼠尾草鼻——淡灰色公猫
鸢挠——红棕色公猫
哈利溪——灰色公猫

樱尾——玳瑁色和白色相间的母猫，毛发蓬松

云雾——白色母猫，黄色眼睛

兔跃——棕色公猫

鹪鹩飞——金色虎斑母猫

芦苇掌——小个头浅棕色虎斑母猫

（所指导的学徒是甲虫爪。甲虫爪是一只灰色虎斑公猫）

薄荷毛——灰色虎斑母猫，蓝色眼睛

荨麻斑——淡棕色公猫

微云——小个头白色母猫

浅天——黑白相间的母猫

紫罗兰光——黑白相间的母猫，黄色眼睛

贝拉叶——淡橙色母猫，绿色眼睛

鹌鹑羽——白色公猫，乌黑色耳朵

原鸽脚——灰白相间的母猫

砾鼻——褐色公猫

晴皮——姜黄色母猫

（所指导的学徒是蜜蜂爪。蜜蜂爪是一只白色与虎斑纹相间的母猫）

猫后

梅花心——姜黄色和白色相间的母猫

（育有皮毛泛红、白色鼻子的母猫小岭和白色皮毛、脚爪和耳朵为棕色的公猫小暮）

长老
闲蕨——淡棕色母猫，双耳失聪

风 族

族长
兔星——棕白相间的公猫

副族长
鸦羽——烟灰色公猫

巫医
隼飞——毛色斑驳的灰色公猫，身上长有茶隼羽毛般的白色斑点

（所指导的学徒是啁爪。啁爪是一只灰色虎斑母猫）

武士
夜云——黑色母猫

纹翅——毛色斑驳的棕色母猫

苹果光——黄色虎斑母猫

叶尾——暗姜黄色虎斑公猫，琥珀色眼睛

木鸣——棕色母猫

烬足——灰色公猫，有两只脚掌是深灰色的

风皮——黑色公猫，琥珀色眼睛

石楠尾——浅棕色虎斑母猫，蓝色眼睛

羽皮——灰色虎斑母猫
蹲足——姜黄色公猫
鸣跃——玳瑁色母猫
莎草须——亮棕色虎斑母猫
扇脚——棕白相间的公猫
轻足——黑色公猫，胸口有一抹白毛
燕麦掌——淡棕色虎斑公猫
鸣须——深灰色公猫
花蜜鸣——棕色母猫

猫后

云雀翅——淡棕色虎斑母猫
（育有灰色虎斑公猫小条和黑白相间的公猫小洞）

长老

须鼻——浅棕色公猫
金雀花尾——毛色极浅的灰白相间的母猫，蓝色眼睛

河族

巫医

蛾翅——皮毛上有斑点的金色虎斑母猫
（所指导的学徒是霜爪。霜爪是一只浅灰色母猫）

武士

暮毛——棕色虎斑母猫

鱼尾——深灰色和白色相间的母猫

锦葵鼻——浅棕色虎斑公猫

湾皮——黑白相间的母猫

豆荚光——灰白相间的公猫

微光皮——银色母猫

蜥尾——浅棕色公猫

喷嚏云——灰白相间的公猫

蕨皮——玳瑁色母猫

洒尾——棕色虎斑公猫

雾鼻——灰白相间的母猫

兔光——白色公猫

冰翅——白色母猫，蓝色眼睛

（所指导的学徒是薄雾爪。薄雾爪是一只玳瑁色和白色相间的虎斑母猫）

枭鼻——棕色虎斑公猫

金雀花掌——白色公猫，耳朵是灰色的

夜天——深灰色母猫，蓝色眼睛

微风心——棕白相间的母猫

（所指导的学徒是灰爪。灰爪是一只银色虎斑公猫）

长老

薜毛——玳瑁色和白色相间的母猫

引子

两只猫紧紧地挨坐在一起，仿佛在抵御最严酷的秃叶季的侵袭。暖风轻轻地吹拂着他们的毛发，头顶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然而他们却恍若未觉。

体形稍大的那只猫浑身厚密的黑毛紧张地耸动了两下：“我们必须给他们降下警示。”

“相信我，芦苇须，我已经试过了。”他的母亲将爪子紧紧地收在身下，“我们做不到。”

芦苇须死死地盯着雾星：“一定还有办法。”他身后的芦苇荡沙沙作响，其间奔走的猎物比他生前吃过的一切食物都更美味，但这般诱惑也不能让他分半点儿心。“河族现在很危险！”

雾星摇摇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那我们就得向其他族群寻求帮助。”芦苇须劝道，“我不在乎他们眼里的我们有多绝望。我们必须得做点儿什么。”

雾星警告地瞪了他一眼。“你真的想让他们知道河族现在有多脆弱吗？”她用力甩了甩尾巴，“我绝不冒这个险。

“但是河族同时失去了族长和副族长。”

“他们还有武士守则。”

“但武士守则正在改变。”芦苇须没有退让，“现在没有猫能引领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

雾星用尾巴环住了爪子：“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族猫，相信他们能够靠自己走出这片泥潭。”

“要是他们失败了呢？”

“他们过去就曾成功过。”

“那是因为过去的时候他们还有族长！”芦苇须不再掩饰他的愤怒，“要是我还在他们身边就好了，要是我没死就好了。那样我就能为他们指明方向，我就还能帮得上他们的忙！”

“他们必须靠自己完成这一切。”雾星的语气虽然坚定，但她的眼神暴露了内心深藏的恐惧。她当族长的时间足够久，因此她非常明白，微小的争吵也能使族群分裂成好几个派系，而这些派系要不了多久就会反目成仇。武士们需要领导者为他们指引方向，就像鱼儿需要水流一样。

芦苇须叹了口气，但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转身走开了。

雾星蓬开毛发，更加用力地蜷缩起身子，仿佛星族的暖风中吹来了无星之地的严寒。此刻，她心中的恐慌比她活着的任何时候都更盛。没有了族长和副族长的凝聚力，河族是否会像风雨飘摇的芦苇一样，直到最后分崩离析？

第一章

晨光透过松针洒下，日束眯起眼睛，用力向前望去。鸥攫翘着尾巴小跑着赶到了她身边，这让日束棕白相间的皮毛顿时烦躁得刺痒起来。她现在只想自己待一会儿。

“我们去那条有苔藓的小溪吧。”鸥攫欢快地提议道。

“你怎么不自己去？”日束从离开营地开始就一直在试着说服这位同巢伙伴与她分头行动，从而扩大搜索猎物的范围。

但鸥攫就是一心想要像个刺果一样黏着她不放。“是苜蓿足让我们一起捕猎的。”鸥攫提醒日束。

“但她没让你必须踩在我踩过的脚印里。”日束目不斜视地向前走去。她不想看见鸥攫那好奇心过剩的目光。那只白色母猫总是像个盯着猎物的学徒一样打量她，琢磨她的心思，如饥似渴地刺探她的八卦——就像其他所有影族猫一样。

日束花了更大的力气来强迫自己放松精神，但她还是忍不住恼怒，脊背上的皮毛抖动个不停。她不能怪鸥攫按捺不住好奇。在这半个月里，影族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她屈辱的感情史。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放过她？如果他们肯向前看看，或许

她也就能放过自己了。

脚下的地面坡度越来越陡，日束加快了脚步。爬上山脊后，她发足奔跑起来。地面堆积着厚厚的一层松针，松软而富有弹性。她在树木间绕行，拐了一个又一个急弯，这样曲折的路线一定会给鸥攫的跟踪增加很大难度。

“等等我！”鸥攫哀怨的喊声被她远远抛在了身后。

日束没有回头，她不想放慢脚步。现在，她的脚掌正兴奋得发痒。这是这些天以来她最接近独处的时刻，有那么一瞬间，她感觉自己沐浴在阳光中，所有那些像尖刺一样扎在她肚子里的悲伤与耻辱都消失不见了，这是自从……

“慢一点儿！”鸥攫还在大喊大叫，“我追不上你了。”

同巢猫的呼喊像吞没太阳的乌云一样，一下子浇熄了日束的兴奋。如果这样跑下去会让族猫难过，那日束也不会觉得好受。她连忙放慢脚步，一边稳住呼吸一边等待鸥攫赶上来。

但鸥攫追过来时没有半点儿难过的迹象，相反，她还热情地朝日束眨了眨眼。“你跑得真快！”她赞叹道，“而且你跑得真的很优雅！你在树林里冲刺的时候灵巧得像雀鹰一样。”

鸥攫的奉承话比她的好奇心更让日束感到讨厌。这些天里，日束的族猫们一个劲儿地恭维她，就像把她当成了一只需要特殊鼓励的幼崽一样。她对鸥攫低吼道：“差不多得了，懂吗？”

“怎么啦？”鸥攫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我是真心的

呀，你的动作真的很优雅……”

“闭嘴！”日束厉声吼道，“你只是想哄我开心罢了，但被所有猫谨小慎微地围着说好话，我一点儿都不开心！你们根本就是在可怜我。如果你真想为了我好，那就多给我留点儿独处的空间，顺便假装你从来不知道我喜欢过炽火好了！”

话还没说完，日束就意识到，自己现在一定显得很不领情。她的族猫并不都是多管闲事才对她异常关注的，他们对她的关怀同样发自真心。她也不是族里唯一一只坚信她和炽火迟早会结为伴侣的猫。她和那只姜白相间的公猫一直都走得很近，他们共享同一只猎物，相互舔梳，抓住每一个机会形影不离。他们在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时间，以至于日束从未想过他们还会有别的结局。然而看来炽火并不是这么想的，他只当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影族里的每一只猫都知道炽火拒绝了她的表白，这让日束更加伤心与尴尬。她本已经下定了决心，越少花心思回想这事越好，这就是为何她会报名参加每一支捕猎队或巡逻队。她强迫自己整日忙碌，直到筋疲力尽。这样，当她结束一天的工作躺进小窝时，除了睡觉就什么也不会想了。

鸥攫的眼神中已经溢满了同情，日束用尽全力才没让自己竖起颈毛。“你一定能把他放下的。”鸥攫信誓旦旦地说道，“而且我相信，你肯定很快就会找到真正属于你的那只公猫。一只真正的影族公猫……”

日束微微瞪大了眼睛：“炽火就是真正的影族猫。”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鸥攫没有被她打断，"我说的是出生在这里的影族猫。炽火是个好武士，但他是从两脚兽地盘来的，不是真正的族群猫。他永远不会像土生土长的影族猫一样思考问题。"

为炽火辩护的渴望让日束的皮毛刺痒起来。她知道鸥攫这么说是为了给她打气，但是炽火出生在哪儿不会让目前的局面发生任何改变。炽火热心、友好、能干、勇敢，他能加入影族是影族的幸运。"炽火是一名很优秀的武士。"她纠正道。

"我知道。"鸥攫没有反驳，"我只是想说，影族还有很多别的好公猫值得你喜欢。而且，你和炽火还可以继续做朋友啊，"她好奇地看了日束一眼，"难道不是吗？"

"我们当然还是朋友。"日束甩了甩尾巴。她可不打算像幼崽一样和炽火闹绝交。不管怎么说，炽火都依然是那只日束曾为之倾心的善良公猫。她仍想和他继续做朋友，而且日束相信，即使炽火已经把心思都投入到了光跃的身上，他们也没有什么不能继续友好相处的理由。

炽火拒绝成为日束的伴侣，并且与日束最好的朋友光跃越走越近，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一定只是巧合而已。两者间肯定没有任何其他关系。就算如此，一想起光跃，日束的心里还是隐隐泛酸。炽火之所以会受伤都是光跃的错。是光跃的鲁莽害得炽火被落石砸中，这么多天都不能走出巫医巢穴半步。炽火甚至有可能会死！然而到了这个分上，炽火还是把光跃看作

比日束更好的朋友。

日束转身望向森林，不再理会鸥攫。她来参加捕猎队本来是为了不去想炽火，现在却连光跃也回到她的脑海中来了。

炽热的阳光洒进松树林，为落叶季冰冷的空气带来些许暖意。育婴室里的幼崽这会儿大概已经醒了。肉桂尾为他们哺乳了一整夜，现在一定很饿，鸽翅也肯定想给小桦和小花楸找些柔软多汁的食物。那两只小公猫这几天一直又咳嗽又流鼻涕，捉点儿新鲜好吃的猎物来激发他们的食欲是很有必要的。

日束抖了抖毛发。“我们去捕猎吧。”她说道。她张开嘴嗅了嗅空气，搜索猎物的气味，然后奔下了山坡。

乌云滚滚而来，越积越厚。当日束和鸥攫各捉到一只猎物返回营地时，空地上已经不剩几个猫影了。雨水唰唰地打在黑莓藤编织的巢穴上，只有边须和苜蓿足还在外面。边须坐在武士巢穴的门口，眼睛一眨不眨，任由雨珠拍打在她那张漂亮的圆脸上。她到底是想证明她不怕任何恶劣的天气，还是天族猫都是鼠脑子？

为了和日束的兄弟塔尖掌成为伴侣，边须离开天族加入了影族。这都是因为武士守则在不久前已经改写，允许为了伴侣改换族籍。看来这只前天族母猫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向她的新族猫证明自己像所有影族武士一样勇敢忠诚。

苜蓿足似乎也完全没有被这场降雨影响。她正在清理猎物

堆旁被血水浸染的泥土，只有奓立的毛发能够表明她感觉得到今日的寒冷。昨天捕回的猎物只剩下了一只青蛙和一只干巴巴的家鼠。家鼠肉就算是新鲜的时候也不会有猫想要吃它，更不用说现在了。

日束放下她捉到的肥美的椋鸟，衬托得青蛙和家鼠更加难吃了。

鸥攫也放下她的老鼠，瞥向了被挑剩下的两只猎物。“需要我把它们扔出去喂乌鸦吗？”她问苜蓿足。

影族副族长皱起了眉头。“不能浪费猎物。”她低吼道，“尤其是在秃叶季近在眼前的时候。再过一个月，我们或许就会为能吃上这样的猎物心怀感恩了。”

“这只青蛙就交给我吧。”边须主动走过来对她们说道。

苜蓿足眨了眨眼。“待会儿再说吧。”她说道，“现在育婴室需要更换新的铺垫。”

“我去采集垫料。”边须眼睛一亮，日束忍不住怀疑她到底是在为终于帮上忙而高兴，还是在庆幸自己可以用比吃隔夜青蛙更简单的方法证明她对影族的忠诚。

“叫上蓍叶一起去。”苜蓿足补充道，“她知道哪里的蕨丛长得最密。”当边须转身离去时，苜蓿足又向她的背影喊道，“学徒巢穴现在是空的，你可以把收集来的材料都放进去晾干，然后我们再把它们编到窝里。”然后她转向日束，鼓励地眨了眨眼。“真不错啊。”她边说边戳了戳日束的椋鸟。

日束身子一紧。现在连她的副族长都开始故意表扬她了。“只是很普通的一只猎物罢了，没什么特别的。”

苜蓿足把目光转向了鸥攫。“把椋鸟送到巫医巢穴去吧。”她吩咐道，“炽火肯定已经饿了。”接着，她又看向日束，“你可以把这只老鼠送去育婴室。”

日束眯起了眼睛。影族副族长是在刻意保护她免于面对炽火，还是在刻意保护炽火免于面对她？“这只椋鸟是我抓的。”她满怀抵触地说道，“我可以自己去。”她一定要让族猫们知道，她根本不在乎炽火是不是拒绝了她。她不等副族长做出回答，就叼起椋鸟穿过厚实的黑莓围墙上的缺口，奔向了巫医巢穴。

她钻进巢穴，脚步顿时犹豫起来，因为洼光和影兆都不在这里。巢穴里只有炽火一个。

见到日束，炽火从窝里坐起了身。他姜黄色皮毛上的白斑在昏暗的巢穴中像是泛着荧光一样。他的目光让日束浑身僵硬，刚燃起的怒火瞬间灰飞烟灭。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并为此感到痛苦不已。她该对他说什么？他会不会以为她是特意来看他的？所谓的送猎物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炽火的目光扫过她嘴里叼着的椋鸟，鼻尖颤动了两下。“这是给我的吗？”他问道。

日束穿过巢穴，将椋鸟丢到了他的窝前。“苜蓿足让我给你带点儿吃的来。”她暗自希望炽火不会发现是她执意要亲自

接下这个任务的。但当她向后退开时，她的心中又浮现出一丝逆反的情绪。为什么要瞒着他？关心他是什么罪过吗？他们难道不仍是同族猫吗？他俩之间是要继续做朋友的，她想带食物给他一点儿错也没有。“你的伤好了吗？”她问道，“受伤的地方还疼吗？”

炽火那条被落石砸伤的腿依然裹着许多叶片，叶片下的药糊散发出一股大雨过后的森林泥土的气味。

“只是还有点儿不舒服而已。”炽火倚在小窝的边沿上嗅了嗅椋鸟，“这是你抓的吗？”

“对。”日束反复调整着自己的站姿，但又发觉这一定让她看起来异常烦躁。她强迫自己好好站着别再乱动。“我和鸥攫出去捕猎了。”

“只有你们两个吗？”

“苜蓿足没让我们参加黎明巡逻。”日束告诉他，“所以我就向她申请独自外出捕猎，但苜蓿足让我叫上鸥攫一起去。”

“你还在让自己忙个不停吗？”炽火看着她问道。

“对。”日束的肌肉绷紧了，“不，我是说，没有。”虽然她确实在刻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那种永远离她而去的、和炽火成为伴侣的未来，但她做得真的有这么明显吗？“优秀的武士应该时刻准备着为族群捕猎。”

炽火抬起了受伤的脚掌。“真希望我还能为我的族群

捕猎。”

“你很快就能了。”

“但愿吧。”

日束瞟向了地面。有段时间，连洼光也说不好炽火还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走路，但幸好炽火的状况正在一天天好转。忽然降临的一片沉默仿佛比大湖还要广阔，日束只能拼命将其填补。“洼光有没有说过你什么时候能重新捕猎？”她一边问，一边尴尬得脚掌发麻。这个问题问得实在太生硬了。*他会以为我在故意没话找话，好继续逗留在这里。*但同样，如果她现在扭头就走，炽火也肯定能看出她是因为尴尬得无地自容才逃跑的。

“他说我再休养几天就可以了。”炽火回答道。

一阵沙沙声从巢穴入口传来，让日束猛地松了口气。有猫要进来了，她终于可以合情合理地告辞了。

“把他带到巢穴里来吧。”影兆走进巢穴，雨水滴滴答答地顺着他的皮毛流了下来。他站到一边，让鸽翅也走进巢穴。虎星也来了，嘴里还叼着小花楸。

日束的肚子一下子缩紧了。小花楸看起来异常瘦小，他紧紧地闭着眼睛，软软的胎毛乱糟糟地缠成一团。日束顿时把自身的尴尬抛到九霄云外，迅速让开了位置，让虎星按照影兆的指示把小花楸安顿到巢穴另一边的空窝里。

虎星一放下小花楸，影兆就走上前去，嗅了嗅陷入昏迷的幼崽。

因为恐惧，鸽翅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咳嗽了大半夜，今天早上又发烧了，烧得很高，我也叫不醒他。”她说道。

“等我喂他吃一些退烧的药草，他就会醒来的。”影兆安慰道。

虎星的皮毛抖了抖。“他只是患了白咳症吧。”虎星说道，“但白咳症不应该发烧啊。”

鸽翅满脸焦虑地盯着为小花楸检查的影兆。“这一定只是白咳症，是不是？”她的声音轻得像一声耳语，这让日束忽然感到一阵忧惧。她知道鸽翅实际想问的是什么——小花楸的白咳症是不是恶化了？它会变成绿咳症吗？这只姜黄色小公猫的个头本来就比他的亲兄弟小一圈，生了病之后就显得更脆弱了。这么小的幼崽能挨得住绿咳症的侵袭吗？

影兆抬起头，看着鸽翅的眼睛。“我们还不能下定论。”他柔声回答。

虎星立即走到鸽翅身边，和她紧靠在一起。“别担心了。”虎星说道，“影兆和洼光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治疗他。”影兆也向她保证。

“他必须留在这儿吗？”鸽翅害怕地竖起毛发，“住在巫医巢穴里？”

“我们最好先把他从育婴室隔离出来，”影兆回答，“以免把这种咳嗽传染给那里的其他猫。”

日束的肌肉紧绷起来。那这里的其他猫呢？她瞥了炽火一

眼。"或许炽火可以搬回武士巢穴了……"很快她就闭上了嘴，并为自己又在第一时间替炽火操心而气恼不已。他已经不是我的伴侣了，而且再也不会是了。

但影兆看起来根本没听见日束说了什么，因为他已经转身去了他的药草库存。

在影兆翻找的同时，洼光也进入了巢穴。他打量了一圈，先注意到了虎星、鸽翅和窝里的生病幼崽，然后才看向影兆："你在找什么？"

"猫薄荷。"影兆回答，"小花楸有可能得了绿咳症。"

洼光立即跑到幼崽的窝边，探头用口鼻试探着触碰幼崽湿漉漉的皮毛。当他抬起头时，他的眼神阴沉而忧虑。

影兆翻出了细细的一束叶片，脸上写满了挫败。"只剩这么点儿了吗？"

"是的。"洼光表情凝重地回答。

鸽翅的目光在两名巫医间不断徘徊："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去帮忙采集。"

洼光的耳朵不安地抖了抖："半桥旁边的那丛已经枯死了。"

"这么早？"虎星立刻警觉起来，"秃叶季还没到呢。"

"绿叶季的时候湖水泛滥过一阵。"洼光提醒他，"那里的植物被水淹过之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我们可以去天族。"影兆提议道，"他们的领地里还有

猫薄荷。”

“让我去吧。”鸽翅立刻自荐，她的眼中闪烁着恐惧的光。

“让巫医去执行这个任务更合适。”虎星温柔地拦住了她。

“如果斑愿还有猫薄荷，她一定会分我们一些的。”洼光向她保证，“我现在就去找她。在我离开期间，影兆会先给小花楸喂一点儿能帮他退烧的药草。”

洼光转头匆匆离开了巢穴，影兆则开始将药草撕成小块。

“他会好起来的，对吧？”鸽翅焦急地问道。

“只要吃了猫薄荷，他就会好起来的。”影兆头也不抬地回答。

虎星脊背上的毛发竖立了起来。影族族长现在也在害怕。“猫薄荷的储量不应该这么快就见底。”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日束的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秃叶季里，绿咳症是比饥荒更可怕的威胁。如果影族的猫薄荷储备已经告急，他们该怎么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日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点儿什么来安慰他们。洼光肯定能从天族带回一大捆宝贵的药草。就算他无功而返，影族也一定有办法弄到足够度过这个秃叶季的猫薄荷，哪怕必须向其他四族求助。但鸽翅的表情是那么地担忧，这让日束觉得无论自己说什么，都会显得无比空洞。

日束瞥了一眼炽火，希望他能帮她安下心来。他一向都那么乐观，那么善于鼓舞其他猫。但那只姜白相间的公猫这会儿也和在场的其他猫一样忧心忡忡。

虎星推着鸽翅走向了巢穴口。“我会留在这儿照看小花楸的。”他告诉鸽翅，“你回去陪小桦吧。”

“肉桂尾在照顾他呢。”鸽翅拒绝了。

“你不在育婴室的话，小桦会着急的。”虎星又劝说道。

鸽翅有些迟疑，但还是转身走出了巫医巢穴。虎星在小花楸的窝边坐了下来。鸽翅离开后，处理药草的影兆抬起头，对日束眨了眨眼睛。

“你也先出去吧。”影兆说道，“巢穴里有点儿太挤了，而且如果这真是绿咳症……”看到虎星的目光猛地扫了过来，巫医渐渐收住了声音。

日束顿时尴尬得皮毛发烫。她早就该离开巫医巢穴了。现在的她一定又表现得像一只走失的幼崽一样，缠着炽火不放。她礼貌地点点头，小跑着冲出巢穴，顶开灌木，在雨中眯起了眼睛。

光跃也在空地里，她看着鸽翅匆匆跑进育婴室，耳朵焦虑地颤抖个不停。她一定也听说了她弟弟生病的消息。有那么一瞬间，日束很想走过去安慰她的朋友，但她很快就犹豫了。现在，她们的关系还很脆弱，光跃很可能并不准备向日束吐露她的担忧。而且，日束也怕自己在说话时会压制不住心底里的那点儿愤恨。她们最好还是继续互相回避一阵子。想要修复这段破裂的友谊，她们还需要更长时间。

第二章

虽然此时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但雷族森林里刮起的风却异常寒冷。冷风吹袭着橡树，摇动的叶片像远古狮族武士的鬃毛一样泛着金色的光泽。

夜心挺起了胸膛。他终于可以独立参加行动，而不是跟着老师接受训练了。百合心此时正在雷族领地的另一边标记边界，他则在和狮焰、桦落、冬青簇、李石、鳍跃一起捕猎。他嗅了嗅空气，第一场霜冻很快就要来了。之后，秃叶季就会降临，森林里的猎物就会钻进大地的更深处，让雷族饱受饥寒之苦。但无论如何，他的族群都会在秃叶季到来之初把肚子填饱。他会用行动保证这一点。

当黑莓星让狮焰把夜心也算进捕猎队时，夜心高兴得连脚掌都刺痒起来。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向全族的猫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武士，让他们忘记他参加了三遍测评才通过的不幸历史。

那完全不是他的错，只能怪他实在太倒霉——百合心和松鼠飞只知道拿他和火星作比较，不惜一次又一次苛刻地批判

他，直到他被打击得连自信心都快消失殆尽为止。他又不是自己选择要成为火星的后裔的。如今，夜心终于有了一个与那位伟大先祖解绑的新名字，因此他立志要在森林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爪痕，而不是拼尽全力去模仿火星。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自己的武士命名仪式上拒绝黑莓星为他挑选的名号。焰心！这个名字和火星在当族长之前的名字火心太像了。夜心纯黑色的皮毛根本不会让猫联想到火焰。他的母亲当初给他起名小焰，肯定是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像那位传奇族长一样的猫。这是他们毫不公平地强加给他的沉重压力。他不过是想走自己的路，而非成为另外某只猫的苍白倒影。他绝不会为此向他们道歉。

“夜心？”狮焰的声音把他从胡思乱想中赶了出来。夜心这才意识到，其余的巡逻队成员都在盯着他看。“你在听吗？”

他立刻端正了站姿。很显然，他的心思完全没在狮焰说的话上，这让他的皮毛燥热起来。“对不起。”

狮焰严厉地看了他一眼。“我还以为你很高兴加入我们的捕猎队。”

“我是很高兴。”夜心告诉他。

桦落哼了一声：“我们就不该带上这个身上还一股学徒巢穴味儿的武士。”

夜心生气地瞪向那只浅棕色的虎斑公猫，但桦落根本就没在看他，桦落的目光一直落在狮焰身上。

“我们每只猫都要带两只猎物回去。”金色皮毛的武士说

道，“森林里的猎物还有很多，但随着秃叶季的临近，它们正在变得越来越警觉。接下来我们两两组队，这样行动时的动静会小一些。”

“我和桦落一队。”冬青簇立即回答。

“我和鳍跃一队。”李石往棕色公猫身旁靠了靠。

夜心的掌心刺痛起来。没有猫想和我一队。

狮焰瞥了他一眼。“那夜心就跟我走吧。”狮焰听起来是不是好像有点儿失望？

真是谢谢你的好心肠了。夜心咽下了怨恨的怒火。他会让他们见识到他的本事。

“我希望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猎物堆能一直被堆得满满的。”狮焰继续说道，“落叶季是我们填饱肚子的最后机会，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它。”

桦落转身离开了，冬青簇也跟了上去。鳍跃和李石还在左顾右盼，似乎没想好该去哪个方向捕猎。

狮焰甩了甩尾巴。“走吧，夜心。”他说道，“我们去天族边界附近的那片黑莓丛，看看能不能赶出点儿好东西来。”

“我们也去那个方向，可以和你们同行到古橡树。”鳍跃说道。

古橡树。夜心竖起了耳朵。那里可能有松鼠。他兴奋地和狮焰、李石、鳍跃一起来到了那棵大橡树所在的洼地里。飘落的橡树叶在树根周围积成了好几堆，每当有风刮过，树上的无

数叶片都会随风沙沙作响。

夜心抬起了头。藏在树叶间的成熟橡子吸引了觅食的猎物。他看到一只松鼠正在高处的树枝上蹦跳，还有另一只松鼠正沿着树干噌噌地往上爬。夜心舔了舔嘴唇。“我们也可以捉捉松鼠。”他满怀希望地说。

狮焰的尾巴弹了弹：“我们要抓的是离地面更近的猎物。”

夜心的掌垫气愤得刺痛起来。“这……”这不公平。但他成功遏止住了把这句话说出口的冲动。他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像个爱顶嘴的幼崽一样。“好吧。”他改口说道。

李石和鳍跃向古橡树走去，狮焰则示意夜心随他沿斜坡前行。夜心一边走，一边沮丧地扭头回望。他本来还在为终于摆脱了百合心而兴高采烈，可是现在狮焰又摆起了老师的做派，而不是用同为武士的态度和他说话。他跟随金色的公猫穿过山茱萸丛生的洼地，来到一片被榉木环绕的小空地前。他们刚在空地边站住脚步，一只松鼠就从树干后冲了出来，蹦蹦跳跳地跑过铺满落叶的地面。

夜心的血流一下子加速了。他激动得颤抖起来，赶忙做出捕猎的蹲伏姿势。这时，松鼠已经跑到了另一棵树下。它嗅了嗅一旁的落叶堆，显然没有发现武士们，但它的那对小耳朵不时抖动着，警惕着周围的声音。

夜心强迫自己保持安静。他的决心正随着皮毛下的脉搏坚定地跳动着。他接受了那么多个月的训练，绝不是在浪费时

间。他一定要证明自己能像任何武士一样抓到松鼠。

“别离开地面。”狮焰命令道。

“但是百合心教过我怎么爬树捕猎。”

“你的经验还不够丰富，我不希望冒险……”

夜心没有听完狮焰的话。他不会为了和族猫吵嘴而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伏下身，腹部贴近地面，然后向前爬去。但他知道，狮焰的目光一直盯在他的后背上。夜心犹豫起来：他的这次出击变得越来越像一场测评了。夜心眯起了眼睛。他在做学徒的时候经历了两次不及格的测评，而那两次都是因为他在判断该不该行动时出了差错。但现在他已经是武士了，他不会再犯任何错误。

那只松鼠专心地在树下的落叶堆中翻翻找找，沉醉在对山毛榉果实的搜寻工作中，但它的双耳仍在不时颤动。它一直在聆听附近是否有危险的声音。夜心抬起了尾巴，以免不小心蹭到地面。他保持着伏低的姿势，不声不响地一步步向前移动。*我一定能做到。*他的潜行完美无缺，他能感觉得到这点。他的每个动作都足够缓慢，呼吸也控制得十分平稳，在接近猎物的过程中，他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服服帖帖。

他在距离松鼠还有两尾巴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这个距离既能保证他不会被松鼠看到，又短到足够他一击即中。他将力量集中到后躯，控制住了因兴奋而起的颤抖，然后弹出了爪尖。*我一定能做得到。*就在他准备起跳的那一刻，一只鸟突然

从他头顶上方的一根树枝上起飞了。松鼠立刻抬起头望了那只鸟一眼，然后又像突然觉察到了另一种危机似的，转过头向身后看了过来。它立刻发现了夜心，吓得尾巴上的毛全奓了起来。它迅速逃向树干，但夜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立刻起跳，在松鼠蹿上树的同时，他也将利爪插入树皮，追着猎物爬了上去。

松鼠爬到长在树干中段的一根安全的枝条上，开始沿着枝条逃窜。夜心也匆忙爬上树枝，紧紧地追着它。他能够猜到松鼠的策略：旁边的那棵树离他们只有一跃之遥，而且松鼠的体重那么轻，它在起跳时都不会压弯枝条的细梢。夜心必须在它跑到枝条末端之前逮住它。

随着脚下的树枝越来越细，夜心加重了脚下的力道，力图加快速度。粗糙的树皮擦破了他的掌垫，碎屑簌簌地掉下了树。他看准松鼠，深吸一口气，然后奋力扑了出去。他带着冲击力重重地把松鼠踩在了树枝上，用爪子紧紧抓住了它。然而，就在同一时刻，他后脚掌下的树皮咔嚓一声碎了。由于一脚踩空，他失去了平衡，顿时向着一侧滑去，随着皮毛重重地擦上树枝，他的心也猛地缩紧了。没能踩上树枝的后半身拖着他向地面坠去，松鼠趁机挣脱了他的钳制。夜心重重地喘着粗气，将前爪插进树皮，发出了一声惊慌的尖叫。

夜心在树枝上挂了一会儿，但没过多久，他就无法继续与自己的体重抗衡了。他爪子一松，重重地坠向地面，毛发吓得

全部奓开。下方的枝条虽然减慢了他坠落的速度，但也抽得他差点儿闭过气去，他完全没有机会抓住它，只能继续下落。他的头脑飞速运转，终于成功地在空中拧过了身，让四肢先于身体着地。他以站姿撞上了地面，然后借势弯曲关节趴下，由此吸收了一部分冲击力。他一动不动地趴了一会儿，仔细感觉身上是否有什么伤势。他发现身上唯一一处疼痛来源于被树皮剐破的皮毛。他松了口气，庆幸之情一下子涌上心头。

狮焰从空地的另一边看了过来。

“我没事。”夜心喊道，“一切正常。”

但狮焰并没有因此放松下来。他的目光十分严厉。“我警告过你别离开地面的。”他低吼道。

“我差一点儿就抓到它了。”夜心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向了金色皮毛的武士。他被擦伤的那条腿很疼，虽然他强迫自己无视肉体的疼痛，但还是闻到了自己的鲜血的气味。

狮焰一定也闻到了。他的目光从走近的夜心身上扫过，定在了他后腿那道流血的伤口上。“你必须回营地接受治疗。”狮焰转过身，向树林的方向吼道，“鳍跃！过来一下！”

“我可以等我们捕猎完再处理它。”夜心立刻说道。他不想现在就被送回营地去。他还什么都没有抓到。

狮焰的目光阴沉下来：“你必须现在回去。”

一团棕色的影子从树林中闪了出来。鳍跃跑向他们，滑步在狮焰身旁停下。“出什么事了吗？”他气喘吁吁地问道。

“夜心受伤了。”狮焰回答，“把他送回营地去。”

“这么快就受伤了？”鳍跃眨了眨眼，“怎么搞的？”

“只是擦破皮而已。”夜心不想解释他是在捉松鼠的过程中从树上摔下来的，因为那就等于是承认了狮焰说的完全没错，“我还能捕猎，真的。”

“或许你是能撑过今天，”狮焰咆哮道，“但我可不想看到你的伤口烂掉。”夜心试图辨认他目光中的情绪。*他会是因为担心我才这么说的吗？*毕竟，他们不仅是同族猫，还是有共同血缘的亲戚。但夜心已经吸取过很多教训，知道他的至亲们很少会像他预料的那样行事，而且狮焰现在还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如果你的伤势恶化，接下来的落叶季里，你就什么活动都别想参与了。”金色皮毛的武士狠狠地一甩尾巴，“百合心难道没教过你，这个月的捕猎收获将决定我们能不能熬过艰苦的秃叶季吗？这是新叶季到来前我们填饱肚子的最后机会，在此期间，雷族的每一名武士都必须保持健康与强壮！”

夜心的心沉了下去。*他刚才关心我受没受伤，只是因为我可能拖累族群。*

“带他去巫医巢穴。”狮焰对鳍跃吩咐道，“然后叫燕雀光来替他的位置。”

“但燕雀光刚参加完黎明巡逻。”鳍跃提醒他，“她肯定想休息一会儿。”

“她可以等到替夜心捕完他今天该捕的猎物之后再休

穴。"赤杨心说道，"上一支采药的队伍汇报说我们种的猫薄荷都只剩茎秆了，但这次我可以跟着一起去，他们也有可能只是看漏了而已。"

"如果巡逻队什么也找不到，那你去了估计也没什么用。桦落和罂粟霜都参与了那次行动，他们在巫医巢穴待过的时间足够保证他们只要看见猫薄荷就一定能认出来。要是那里还有任何叶片剩下，他们一定会采回来的。"松鸦羽叹了口气，"不管偷吃叶片的是什么动物，它都把那片区域的叶子全吃干净了。"

"你觉得那些茎秆能在秃叶季到来前重新长出叶片吗？"赤杨心焦躁地问。

"落叶季已经深了。"松鸦羽回答，"只有新叶季来临，它们才有可能重新发芽。"

"但是，万一更多的猫染上了白咳症呢？"因为担忧，赤杨心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紧张。

"白咳症没有太大的关系。"松鸦羽说道，"我们用艾菊和款冬就能处理它——必要的话还能加点儿锦葵。但如果白咳症变成绿咳症，就只有猫薄荷一种药草能派得上用场了。"他的声音十分严肃，"如果这个秃叶季出现不止一两个这种病例，我们的猫薄荷储量就会告急。"

夜心瞥了亮心一眼，庆幸她的窝离巢穴口足够远，听不到巫医们的对话。松鸦羽虽然又暴躁又毒舌，但夜心在此之前从

未听过他用如此担忧的语气说话，这让夜心感到不安。如果连松鸦羽都开始紧张，那雷族的形势一定非常严峻。

“我们必须警惕一切咳嗽或者打喷嚏的症状，第一时间把发病的猫隔离出来，用最快速度治好他们。”赤杨心说道，“只要遏止了白咳症的传播，这场战役我们就赢了一半。”

“完全正确。”松鸦羽表示同意，“白咳症越少，绿咳症自然也就越少。但如果绿咳症真的暴发，我们的武士也只能靠自己的体质扛过去。我们必须把猫薄荷省下来救治长老和幼崽。”

赤杨心沉默了一阵子。他似乎需要时间来消化松鸦羽刚刚说的话。最终，他说道：“我下午就去采集艾菊，能采多少就采多少。明天，我再去搜集款冬。”

“我会让黑莓星吩咐所有的巡逻队顺便帮忙找找猫薄荷的。”松鸦羽补充道，“或许在某个我们没注意到的地方还藏着一丛，但别抱太大希望。”

“要是我们没把那块领地送给天族，”赤杨心说，“就能去那边采摘猫薄荷了。”

“我们真的应该在送出领地的时候保留采药权。”松鸦羽低吼道，“如果库存得不到补充，这个秃叶季将会显得非常漫长。”

“我们可以问问天族，能不能允许我们现在就去采些药草。”赤杨心提出了建议。

“我们或许是有必要这样做。”松鸦羽答道，“但愿他们乐意分享。如果我们这么早就开始担心绿咳症，那他们很可能也一样。”

夜心受伤的腿疼了起来。他意识到，为了听得更清楚，他让那条伤腿受了太多的力。他换了个更舒服一些的姿势。*我们的猫薄荷要不够用了。*松鸦羽的话让他不寒而栗。在安静的巫医巢穴中，亮心的呼吸听起来比之前更吃力了一些。恐惧让夜心的肚子缩紧了。如果她只是第一只病倒的猫呢？没有猫薄荷，绿咳症只需要暴发一次就足以摧垮整个雷族。

火一般的夕阳穿过山谷顶端的树木斜照下来，让营地中的一切都像是附上了一层火焰。夜心在这片红光中眯起了眼睛。在巫医巢穴生活了两天之后，他已经习惯了每天的夕照。但无论金色的阳光多么灿烂，空气中的寒意都永远不会消失。夜心呼出的热气凝成了一缕白烟，他缓缓地穿过空地，用最轻柔的动作将身体的重心移到伤腿上，以免不小心绷开血痂。他的伤口虽然已经干燥，但痛痒依旧，周围的皮肤也被牵拉得紧绷绷的。夜心不愿意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别的猫面前。

松鸦羽叮嘱过夜心，要他在营地里再休养几天，但是他不想让族猫觉得他现在弱不禁风。毫无疑问，狮焰肯定已经跟所有猫讲过他是怎么不听指挥愚蠢地一意孤行，妄图抓住那只松鼠的。但是如果没有勇气，雷族就成不了森林里最强的族群

了，更何况所有武士都总会犯点儿这样那样的小错误。但夜心就是这么倒霉，他每次犯错都被其他经验更丰富的武士看在眼里，而且这些武士总是用他们的所见来评判夜心。

夜心挑衅般地抬起头，走向了猎物堆。他的族猫们已经在空地里聚成几小群开吃了，猎物堆里只剩下几只老鼠和一只小兔子。夜心此刻饥肠辘辘。一离开气味刺鼻的巫医巢穴，他的食欲就回来了。虽然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响，但他还是把一看就肥美多汁的兔子推到一边，只捡起了一只老鼠。他完全没有参与捕猎，自然也不能享用最好的猎物。

这只老鼠不大，但美味的气息足以让他口水直流，他叼着食物，开始寻找进餐的位置。见烁皮和燕雀光正在武士巢穴外分享鸠鸽，夜心向她们走去。他的母亲和姐妹抬起头，发现了他的接近，然而她们随即不快地对视了一眼。夜心震惊得掌心突突一跳。*她们不想和我一起吃东西。*他愣愣地看着她们，至亲的狠心刺痛了他。*她们还在生我的气？因为我把名字改成了夜心？*他和她们俩的关系一直都不如她们母女俩之间亲近。在他还是学徒的时候，伪黑莓星就把她们赶出了族群，只留夜心一个在营地里生活。但他再怎么说也是她们的至亲啊。至亲难道不应该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计前嫌地对他表示欢迎吗？尤其是在他刚从伤势中恢复的时候？

或许燕雀光生气只是因为她那天不得不替他完成他的捕猎任务，但就算如此，为了这种小事记恨他这么久也够不公平

的。那都过去好几天了！他丢下嘴里的老鼠，新的怒火在他心里燃了起来。"这下我连和你们一起吃东西都不配了吗？"

燕雀光吸了两下鼻子："哦，原来你也不喜欢被至亲背弃的感觉啊。"

夜心竖起了颈毛。她是在暗讽他吗？"我从来没有背弃过你。"

烁皮瞪了过来。他母亲的绿眼里喷射着怒火。"你在拒绝你的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抛弃了你的家族！"

"我只是想要一个比焰心更适合我自己的名字！"夜心争辩道，"这哪里有错了？"

烁皮摊平了耳朵。"错就错在你不讲礼数，目无尊长！"

"我不尊重谁了？"夜心生气地瞪着她，"你？"

"火星！"烁皮厉声吼道。

"我怎么可能不尊重一只我见都没见过的猫？"夜心试着控制自己的愤怒，但他实在做不到。烁皮真的太不公平了。"你自己不也没见过他吗！"

"我不需要亲眼见过，也能知道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武士。"烁皮怒斥道。

"行，他是伟大的武士，那又怎么了？"夜心的尾巴颤抖起来，"所以所有猫都必须起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名字？"

"他的至亲就应该这么叫！"烁皮咆哮起来。

"凭什么？"夜心激动地喊道，"因为你害怕他的后裔忘

了他是谁？还是你害怕族群里的其他猫可能会忘了我们是他的后裔？”

烁皮撑直身子站了起来，脊背上的毛发渐渐开始奓立。“谁给你的胆子？”她嘶吼道，“我给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把血缘至亲看得很重，然而你却对他们不屑一顾。你让我非常伤心！”

“如果你真把至亲看得那么重，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刁难我？”夜心质问。

“因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以自己是火星的后裔为荣！”烁皮愤怒地抽打着尾巴，“你偏要选择忘记他，不管这样做会让家族里的每一只猫多么伤心。火星就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

*你又不知道他会不会。*夜心把这句话咽回了肚子。烁皮就是想对他发火，他不管说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一结果。

燕雀光得意扬扬地晃了晃耳朵。“你还是去别处吃老鼠吧。”她说道，“要是你继续站在这儿，烁皮会气得消化不良的。”

夜心难以置信地盯着她。为什么她们这么在意他叫什么？她们不应该更关注他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猫吗？他的心跳动得异常剧烈。他捡起老鼠，走向了营地的另一边。幸好桃金娘绽点点头向他打了招呼，并给他挪了个位置，这让他终于感到了一丝欣慰。桃金娘绽正坐在一片草地上吃麻雀。夜心的皮毛尴

尬地起伏了几下。桃金娘绽一定听到他们刚才的争吵了。全族的猫一定都听到了。

“她们会生气也是很正常的。”桃金娘绽说道。

“没完没了了？”夜心把老鼠甩到桃金娘绽旁边，一屁股坐了下来。他不愿看向空地上的其他猫。他们很可能还在看着他，他的皮毛已经够烫的了。

“一切都太突然了。”桃金娘绽告诉他，“你当着所有猫的面改了自己的名字，甚至没有提前通知烁皮一声。”

“但我拒绝的又不是我父亲的名字。”夜心嘟囔道，“如果真是那样，我会理解烁皮为什么生气的。”

“但你拒绝的是火星的名字啊。”桃金娘绽柔声说，“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

“我凭什么不能拒绝？我一点儿也不像火星。”夜心说道，“我的皮毛一点儿都不黄，我是一只黑猫。给我起名叫小焰这件事本身就很可笑。再说，我最终还是继承了一半他的名字，好吧？我的武士名可是夜‘心’。”见桃金娘绽几乎不为所动，夜心的怒意又坚决了一分，“这个族群里难道连一只能接受我是我自己的猫都没有吗？”

桃金娘绽看了看自己的爪子。“你知道有多少武士甘愿牺牲自己全部的胡须换取一个做火星后裔的机会吗？”她问道，“虽然你可能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但对于其他猫而言，那也许就是他们的全世界。这是连影族的武士都会心生渴望的殊

荣。但是你却当着整个族群的面拒绝了它，这的确会让你看起来……”她犹豫了一下才把这句话说完，“……有点儿被娇纵坏了。”

“娇纵？”夜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根本没有猫会娇纵他。烁皮甚至没有亲自喂养过他，因为那时她光顾着为云雀鸣心碎了。除此之外，他记忆中的第二件事就是冒充者把他的母亲和姐妹赶出了族群，因此就算他的至亲想娇纵他，她们也没有机会。“我这辈子就没被任何猫娇纵过。”

“但你的祖辈是雷族的族长和副族长啊。”桃金娘绽看着他说道，“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事实都会影响到你，同时也影响到其他猫对你的看法。”

夜心紧盯着桃金娘绽。或许血统对于其他猫来说有更多的意义，但他想要的只是作为他自己赢得他们的尊重而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因为他是哪个更厉害的武士的至亲才尊重他。如果这个愿望还能更进一步，那他希望他的母亲和姐妹能真心在乎他，而不是只在乎他和火星、黑莓星或者松鼠飞的血缘关系。然而，事实却是所有猫都认定他必须对一个既不支持也不尊重他的家族心怀感恩。夜心移开了目光。桃金娘绽怎么可能理解呢？她的至亲都很关心她，除了期望她能顺利成为一名普通武士之外，所有猫都对她别无所求。但如果他再说下去，恐怕连桃金娘绽也不会再对他表示支持了。“不，我也不是完全不领我那些伟大至亲的情，”夜心勉强让了一步，“我

也为他们感到骄傲，火星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族长……"

"你看，"桃金娘绽的眼神一亮，"你这不是也能体会到你的至亲们有多重要嘛。"她伸过尾巴弹了夜心一下，"现在还不算晚，大家都会理解你只是犯了个小错，仔细想过之后就改变主意了。你可以去申请要回你真正的名字。"

夜心愤怒地瞪了她一眼："夜心就是我真正的名字。"新的愤怒在他的皮毛下随着心跳阵阵抽动。*我永远不会想要我的旧名字！*"没有谁可以替我决定我要成为怎样的武士。只有我自己能。"

桃金娘绽看起来很失望。她盯着夜心看了一会儿，仿佛在艰难地理解他的话。最终，她抖了抖毛发，让它们重新平顺了下来。"那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武士呢？"

夜心犹豫起来。他还没有答案。突然间，他开始生自己的气，而且甚至比刚才生族群的气时还要愤怒。就在几天前，在他的武士命名仪式上，他还感到很高兴。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他终于为自己站了出来，要来了一个更契合他的名字，一个能让他真正展现自我的名字。但那份快乐现在已经消失了。他再次发现自己与族群完全脱了节，真正的他和族猫期望中的他之间就像隔了一道天堑，一道他永远也不可能跨越的鸿沟。

*我难道错了吗？*他突然一点儿也不饿了。他不想做火星的影子，不想被那位举世闻名的祖先拴在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

"伟大"概念上。不想去拼命向族猫期待中的他靠拢真的有错吗？雷族要求他用一辈子去延续一段早该被放下的记忆，如果错的其实是他们呢？

第三章

有时，压在霜爪心头的痛苦也会稍稍减轻一些，但每当这种时候，慌乱都会抓住机会趁虚而入。她现在该怎么办？她要怎么走下去？她蜷缩进小窝深处，几乎完全没发现巫医巢穴已经被席卷河族营地的大风吹得晃动起来。巢穴外的芦苇沙沙地摆动着，但她纷乱的思绪盖过了外界的一切声音。

母亲死去那夜的记忆一次次在霜爪的脑海中回闪——她看见狗群像鱼群一样包围着卷羽，脊背剧烈扭动，争抢那只淡棕色的母猫。霜爪只能听着母亲的尖叫，她没有力量，更帮不上一点儿忙。母亲垂死的呐喊永远也不会从霜爪的耳边消失，随后的寂静更是将最尖锐的刺深深扎入霜爪的心脏。狗群仍在咆哮，卷羽却不再出声，霜爪知道那就是对母亲的死最确凿无疑的宣告，但这份确凿使她肝肠寸断。

*不要相信任何猫！*卷羽的遗言在霜爪的脑海中久久回响。母亲为什么要留下如此绝望的恳求？卷羽究竟在死前知道了什么？

霜爪忍住了呜咽。*不要相信任何猫。*她正在一个没有族长

也没有副族长的族群里，孤零零地向一只根本不能与星族沟通的族猫学习怎样成为巫医。族群里的每一只猫都在看着她，等着她告诉大家星族选了谁来当河族的下一任族长。

霜爪也曾以为自己是对的。但星族为什么要让卷羽去死？她的母亲明明可以成为伟大的河族族长——她总是知道该怎么做。在霜爪感到迷茫或者不自信的时候，她的母亲总能鼓励她。卷羽本来已经准备好要让河族重新稳定下来了。然而，现在她却不在了。

霜爪将口鼻埋进双掌之间，任由悲伤重新吞没自己。至少悲伤可以冲淡恐惧。我好想你。她想让卷羽走进巢穴，坐在她的身旁。她想让卷羽弯下腰来安慰自己，她想念母亲的呼吸吹过她的耳尖。但那样的事不会发生了。那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她听到有猫走进巫医巢穴的脚步声。难道说……霜爪满怀希望地抬起头，但在看到洒尾的一瞬间，她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砸回了肚子里。

公猫厚厚的虎斑毛发被风吹得很乱，但他的眼神很温和。他在霜爪的窝边放下一条不大但很肥美的鳟鱼。“你得吃点儿东西。”他说道。

“我不饿。”霜爪重新把口鼻搭在了爪子上。

“但是在为卷羽守过夜之后，你一口东西也没吃。”洒尾把鳟鱼又向前推了推，“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我不饿。”霜爪又重复了一遍，她依然没有看他。

“你是巫医。”洒尾催促道，“你得坚强起来。”

霜爪没有理他。

“为了你的族群。”

霜爪用力地闭上了眼睛。为什么他不能赶紧出去，让自己独自待一会儿？

但洒尾丝毫没有领会她的暗示。“蛾翅现在包揽了所有的工作，甚至还得安排巡逻队。她需要助手，她现在一定累坏了。”

霜爪抬起头，现在她有点儿生气了。“你想让我觉得惭愧是吗？我都已经这么难受了还不够吗？”

洒尾一脸抱歉地看着她。“我只是想说点儿什么，只要能让你从窝里出来一会儿就行。”他说道，“独自趴在这里不会让你的状态变好。你需要的是新鲜的空气和族猫的陪伴。大家都很关心你。”

“要是他们真的关心，就应该别来烦我！”霜爪没好气地回答。

“或许吧。”洒尾一步也没有动，“但我还会给你带猎物来的，直到你觉得饿了为止。”

霜爪的胸腔深处生出一缕感激。这是她这些天来第一次产生出温馨的感觉。她赶走了这些情绪，但洒尾还是勾起了她的好奇。“蛾翅为什么还要安排巡逻队？”

“因为其他猫都不想做。”

“连暮毛也不想吗？”

“嗯，她不想。”

为什么这些河族的武士这么不愿意担起责任？“那微光皮或者冰翅呢？我以为她们会想当管事的那只猫。”

“我也这么以为过。”洒尾回答道，“尤其是微光皮，她当了一辈子的武士。还有冰翅，她比营地里的任何猫都更擅长当巡逻队长。”他看起来也有些茫然，“在雾星和芦苇须死后，锦葵鼻好像有点儿想自告奋勇的意思。”他顿了顿，思考了一会儿，“或许锦葵鼻只是太震惊了。或许大家都太震惊了。卷羽的死来得太快了。”

霜爪颤抖了一下，新的疼痛如浪潮般涌来。

洒尾的眼中闪过歉疚，但他还是温和地说了下去：“大家可能都被吓住了。”

“但总该有猫有勇气站出来吧。”

“我们同时失去了族长和副族长。”洒尾提醒道，“这意味着接下领导责任的猫必须自己做出所有的决定。这个担子很重的。”

“但对于那些当了那么多个月武士的猫来说，做决定真有那么难吗？”霜爪只希望有猫能终止河族的混乱，“有经验的武士，比如暮毛或者微光皮，一看就很适合做这个工作。她们为什么不能站出来？”

“我想，当武士和当族长还是很不一样的。”洒尾回答，“多年的经验或许已经让她们明白，显而易见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霜爪太疲惫了，没有精力继续和他探讨这个话题。幸好这时蛾翅走了进来，这让霜爪松了口气。

金色花斑母猫瞥了一眼洒尾带进来的鳟鱼。“我猜霜爪又说不饿。”

蛾翅和洒尾说话的语气就像把霜爪看成了一只闹脾气的幼崽一样。但霜爪心神俱疲，没有力气为自己分辩。她再一次把脑袋搭在了前爪上。只要不要求她说话，蛾翅和洒尾想怎么议论她都行。

“把鳟鱼放在这儿吧。”蛾翅对洒尾说，“然后你去参加枭鼻的巡逻队。我们必须坚持标记边界。让其他族群认为河族一切正常是很有必要的。”

洒尾点点头，看了霜爪一眼，然后转身出了巢穴。

蛾翅在霜爪的窝边坐了下来。“你真的一口也不吃吗？”她冲鳟鱼点了点头。

“我不饿。”霜爪回答道。

“但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蛾翅柔声劝说，但从昨天开始，她语气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尖锐，“卷羽一定也不想看到你整天这么躺着。你还有责任在身。”

霜爪很想用爪子捂住耳朵，屏蔽掉老师的唠叨。蛾翅说

的没错：她是要成为族群巫医的猫。但蛾翅就不能让她再多缓一会儿吗？她敢肯定自己再过一阵子就会好起来，但绝对不是现在。

蛾翅没有放弃。“你现在站起来帮助河族保持力量，就是在为你的母亲争光。”她说道，“这难道不比单纯为你母亲悲痛欲绝更好吗？”蛾翅顿了顿，似乎在等待霜爪回答。但霜爪没有让她如愿。蛾翅的语气柔和了一些：“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

*你知道？*霜爪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你也眼睁睁地看过你的母亲被狗分食吗？*

但蛾翅继续说了下去：“当柳光死去的时候，我也以为我的悲伤再也不会消退……”

霜爪摊平耳朵，拒绝再听老师的话。*你失去的是你的朋友，不是你妈妈！蛾翅的皮毛已经厚到觉得自己可以混淆这两者了吗？*

“……但是，无论如何，它还是过去了。一切悲伤都必须成为过去。我们的生活终究要回归正常。”

霜爪心中冒起一股怒火。*别烦我了！*她坐起身，怒视着蛾翅。“你管这叫正常？”她喊道，“你管一个没有族长没有副族长的族群叫正常？你管新族长没有得到星族的祝福就被杀叫正常？我们没有正常了！再也不会有了！已经没有正常的生活可以回归了！我再挣扎又有什么用？”

蛾翅看着她的眼睛回答："因为河族的猫在指望着我们。无论你的心里有多难受，他们都需要你，而且永远需要你。如果你让他们失望，那你迄今为止的所有努力——和卷羽的所有努力——就都将付诸东流。"

蛾翅的声音回荡着，但霜爪什么也没听进去。她的一切努力早就付诸东流了，现在她只想继续躺下去。但与此同时，她也渴望着撑起身体，哪怕只是正视蛾翅的目光也好。蛾翅的眼中充满了霜爪无法忽视的焦急。霜爪的身体仿佛忽然被施加了不能承受之重，就像被牢牢镇压在瀑布之下。但她仍强迫自己坐起身，抬高了下巴。"其他族群怎么说？"几天前蛾翅不就说过，是时候向其他族群坦白雾星和芦苇须的死讯了吗？还有河族把他们的死讯瞒下不报的真相？"我记得你说过要向他们求援的？"

让霜爪惊讶的是，蛾翅竟然摇了摇头。"我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我们太脆弱。"蛾翅不安地抖了抖毛发，"你也看到了，当蜡毛篡夺黑莓星的身体时，雷族都经历了什么。在蜡毛不当的领导下，雷族武士开始自相残杀，有些自行离开了，还有些被驱逐了。然后他们向其他族群寻求了帮助，但因为自身的实力太弱，雷族族内的混乱不减反增，每只猫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想法最后都让雷族的裂隙更加难以弥合。"她摇了摇头，"我们已经错过了求助的机会。现在的河

族没有力量，所以我们更不能暴露我们的弱小。河族必须先让自己回归正常，然后才能去面对其他族群。”

蛾翅的话让霜爪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她看向她的老师。“我们要怎么回归正常？这些天里发生的事太多了。卷羽的死……”她收住话音，让自己的呼吸稳定下来，然后才艰难地强迫自己继续说道，“卷羽的死就是压垮河堤的最后一根苇秆。”她从未感到如此凄凉，“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还能不能重新正常起来。”

“我们必须成功。”蛾翅坚决地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河族分崩离析。”激动的神情在她的眼中闪动，“只要我们能让星族说出该让谁来当我们的族长，一切就会好起来的。我们不需要欠其他族群任何情。他们永远不需要知道我们曾有过这样一段虚弱的时期。”蛾翅步步进逼，“我需要你去联络星族。你是唯一能做到的猫。”

霜爪的肚子缩紧了。

“你必须请求他们帮助河族选出新的族长。”

*我已经试过了！*霜爪很想哭喊着告诉老师。*我选择了卷羽，然后她就死了！*悲痛正在又一次将霜爪吞没。她强忍着痛苦用力呼吸，试着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河族需要一位族长。如果他们无法推选出任何一只猫，那就需要星族的指引。蛾翅说的没错，作为他们中唯一一只可以与武士祖灵沟通的猫，霜爪没有选择，她必须帮助她的族群。

蛾翅满怀希望地盯着她。外面的大风吹得巢穴哗哗作响。

“我知道这对你而言很难，也知道你还需要更多时间来面对伤痛。”她的老师说道，“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河族现在几乎完全停止了运转。没有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虽然所有猫都以为他们知道。昨天金雀花掌和湾皮差点儿打起来，就因为他们谈不拢该由谁去浸水草甸那边捕猎。一半的河族猫认为我们应该去下游捕鱼，另一半则想去上游。我们的武士似乎只能对一件事达成共识，那就是他们自己是正确的，而其他族猫都是错的。我们必须在河族分裂之前找到新的族长。”

蛾翅的目光变得像火一样炽热。霜爪眯起了眼睛，皮毛下的肌肉不自觉地颤抖起来。蛾翅现在的样子一点儿不像巫医。她在像武士一样说话。她所拥有的智慧当然不仅限于使用药草的范畴。在过去的几天里，河族的巡逻队不都是她一手安排的吗？霜爪向前探了探身子，心跳也加快了起来。“为什么不由你站出来主持大局呢？”

“我？”蛾翅似乎被吓了一跳。

“你是唯一能指挥大家的猫。”

蛾翅抖散了毛发。“如果其他猫能帮忙做些决定，我会很高兴的。比起成为领袖，我还是宁愿只负责医治族猫。”她坚定的语气让霜爪不禁为自己冒昧的提议感到愚蠢。“你得去与星族沟通。”她对霜爪说道。

霜爪僵住了。

“你必须去月亮池。”蛾翅的目光像是要将她钻透，但她只能无助地看着她的老师。

背负整个族群的期望已经够让霜爪胆寒的了，一想到自己必须踏上去月亮池的那段路，霜爪更是恐惧得差点儿呕吐出来。

蛾翅向她逼近。“我知道卷羽是在那里牺牲的。”蛾翅说道，“但是你必须去。这是联络星族的最佳方案。”

霜爪只觉得口干舌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发生了那样的事之后，她怎么可能有勇气面对这段旅途？

蛾翅继续说了下去：“当锦葵鼻、暮毛和洒尾找回你母亲的遗体时，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狗的踪迹。我已经派了许多支巡逻队去反复寻找狗的下落。那些狗已经离开了，我可以保证。”

霜爪绝望地看着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拒绝这项任务。

“我会陪你一起去的。”蛾翅承诺道。

*不要相信任何猫。*母亲的声音再一次在霜爪的脑海中响起。霜爪顿时如坠冰窟。*我为什么要突然想起这个？*她认真地看向蛾翅的眼睛。巫医琥珀色的眼中只有纯粹的急切，没有半点儿狡诈之意。卷羽的意思肯定不会是让她提防蛾翅吧？

蛾翅一步也没有动。“你必须得去。”她又强调了一遍，“如果族猫的保护能让你感觉好受一些，我们可以带一支巡逻队同行。我可以让洒尾来当队长，他一直很担心……”

霜爪打断了蛾翅的话。恐惧在她的肚子里翻腾。“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她低声说，“或许再过几天吧，等我……”

“那你只能把悲伤留给以后了。这件事绝不能再拖下去。”蛾翅的语气突然严厉起来，“河族需要你去与星族沟通。”她转身走出了巢穴，冷风迅速吹了进来。

霜爪颤抖起来。她很想缩进小窝的最深处，但无论如何躲藏，她都无法逃避如巨石般沉重的责任。我只想安安静静地伤一会儿心。她的心就快要碎成两半了。但是蛾翅是正确的。霜爪明白，自己就是河族走出困境的希望。她将脚掌用力踩进窝里，强迫它们停止颤抖。她没有时间害怕了。河族需要一位新族长。

第四章

日束拖着一捆新鲜的蕨叶穿过营地的入口通道，不由得暗暗感激环绕营地的黑莓丛为她提供了庇护。今天的风十分寒冷，吹得她头顶上方的松枝嘎吱作响、摇晃不休。这是她采集的最后一捆蕨叶，她一边把叶片堆放到空地里的其他垫料旁，一边在心里盘算哪些巢穴最需要更换新鲜的垫料。

她对这种不需要动脑的杂活颇为享受。不管是什么任务，只要能让她忙活起来，她就愿意去做。她这几天过得十分辛苦：既要避开光跃，又忍不住时刻担心炽火的身体状况，以至于她几乎一点儿也没有得到休息。此刻，她又在焦急地等待洼光完成任务，从天族借回猫薄荷。

炽火被小花楸传染了咳嗽，虽然还没演变成绿咳症，但也随时都有可能恶化。小花楸的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今天早晨，他甚至没有醒过来。全影族都察觉到了虎星和鸽翅对这只幼崽的担忧，因此每名武士在路过巫医巢穴时，都会紧张地向那边张望几眼。但日束的心思还是常常忍不住飘到炽火的身上。巫医巢穴里极少的猫薄荷库存已经告罄，现在影兆的手头只剩下

艾菊和款冬了。

天族一定会分一些猫薄荷给影族的。想到此处，日束的心跳加快了。但是她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如果洼光失败了，小花楸就有可能会死。然后炽火又会遭遇什么？她不能再胡思乱想下去了。于是，她叼起一捆蕨叶，走向了育婴室。

苜蓿足正在修补育婴室墙壁上的一处破损。空地上还有其他一些影族武士，他们正趁着午间巡逻队出发前的时间抓紧休息。蛇牙和蹦须在分享一只老鼠，草心和焦毛则蹲坐在一丛高草中，被风吹得摊平了耳朵。

日束正准备把蕨叶弄进育婴室中，洼光就弯着腰钻过通道进了营地。日束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跑了过去。但还没走几步，她就意识到巫医面色凝重，而且他没有带回任何药草。日束的心沉了下去。

虎星也从营地的另一边匆匆赶来，眼中露出了惊慌。"什么也没有吗？"他问道，"天族应该能分出点儿什么来吧？"

洼光摇摇头："斑愿说他们的猫薄荷产量几乎不够天族自己用的。"

日束恐惧得连心跳都加快了。炽火现在需要帮助。她绝望地想。她向前挪了两步，耳朵转向他们的方向，好听清洼光的话。

"雷族也想要回采药权，斑愿已经拒绝了他们。"

雷族向天族索要采药权？他们也没有猫薄荷了？日束更恐

惧了。如果所有族群都没有猫薄荷，接下来的秃叶季将变得异常凶险。

虎星的焦虑渐渐变成了愤怒。“她这是在囤积居奇！”

“斑愿不会做那种事的。”洼光替她辩解道。

但虎星对此置若罔闻。“你告诉她小花楸得绿咳症了吗？”

“当然。”

鸽翅从育婴室里走了出来，满怀希望地眨了眨眼睛。“有什么消息吗？”在她从日東身旁走过时，小桦也跌跌撞撞地追了出来，但鸽翅把这只浅棕色的小公猫赶了回去。“你去找肉桂尾和她的幼崽，和他们一起待着。”鸽翅边说边加快脚步跑向了虎星和巫医，“斑愿怎么说？”

“她拒绝分享天族的库存。”虎星低吼道。

“她的库存也不够用了。”洼光纠正道。

“她一听说其他族群里出现了绿咳症，就决定扣下所有的猫薄荷，只留给天族猫用了。”虎星咆哮着说。

鸽翅瞪了虎星一眼。“我想她也只是想保护自己的族群而已。”她告诉虎星。

“她对一只生病的幼崽见死不救！”虎星脊背上的毛发竖了起来，“我就应该亲自去拜访天族。”

“即使你那么做了，现状也不会得到任何改变。”洼光对他说，“斑愿只要有药草可供分享，就一定会分给我的。”

“哪怕叶星命令她不许给？”虎星怒吼着质问。

“斑愿是一位正直高尚的巫医，她不会在药草库存的问题上撒谎。”洼光坚定地说。“躁片带我去森林里看了猫薄荷生长的地方。”他告诉虎星，“那里只剩下光秃秃的茎秆了。”他遗憾地摇了摇头，“有些时候大家的药草收成就是很差，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日束勉强压住了胸腔中升腾起的恐慌。如果没有猫薄荷，小花楸会死的。而且炽火怎么办？他的腿伤还没康复，因此他在疾病面前也很脆弱。

虎星焦躁地甩着尾巴走来走去。“如果天族不肯帮忙，”他低吼道，“那我们就去找其他族群。”

苜蓿足已经停下了修补育婴室围墙的工作。“这真的是明智之举吗？”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毕竟不想让他们知道影族正陷入虚弱。”

“我们从不虚弱。”虎星厉声喝道，“但我决不会为了维护影族的骄傲而让小花楸受苦。”他把副族长叫到了身旁。“你去组织三支队伍。”他命令道，“一支去风族，一支去雷族，一支去河族。”

“我们已经知道雷族也没有猫薄荷了。”洼光提醒道，“不然他们怎么会向叶星索要采药权？”

但苜蓿足只是低下了头。“好的。”她答应道，“等标记完边界，我就让他们出发。”

"标记边界可以先放一放。"虎星说，"药草的事更重要。"

日束把蕨叶堆在育婴室的入口边，快步跑向了影族副族长。"我可以参加。"她主动说道。这都是因为小花楸危在旦夕。她告诉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她非常清楚自己这么做的真正理由肯定不是为了救虎星的儿子。她只想保护炽火的安全。

日束跟在焦毛和蛇牙身后，沿着蜿蜒的小路走向了河族营地。在她身后走着的是蹦须，蹦须不时紧张地瞥向四周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芦苇丛。每当一阵大风刮过，那些苇秆沉重的头部就会深深地垂下去。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边界上等他们？"日束紧张地问道。

蛇牙扭头看了她一眼："这是一项巫医任务。"

"但我们不是巫医啊。"日束提醒道。

"我们的一只幼崽生病了。"焦毛说道，"洼光和影兆没有时间挨个儿拜访所有的族群，我们也没有时间耗在边界上，寄希望于河族巡逻队能看见我们。"

但愿河族能同意我们这么做。日束回想起了上次她在离河这么近的地方遇见河族巡逻队时发生的事。蜥尾和夜天那两名河族武士虽然没有露出敌意，但他们奇怪的举止还是让日束心生不安。那天蹦须受了伤，蜥尾和夜天却执意要让她在河岸边等着。为什么他们不能把蹦须直接带进营地，让蛾翅在那里检

查她的伤势？那不是比把河族的巫医叫出来方便多了吗？但蛾翅却不得不把各种药草带到河边来，在露天环境下为武士治伤。

“注意！”蹦须的警告声刚落，锦葵鼻和洒尾就从他们前方的芦苇荡中冲出，拦住了影族猫的路。

锦葵鼻贴平了耳朵：“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洒尾龇了龇牙，棕色的虎斑毛发奓立起来。

焦毛没有退缩。“小花楸生病了。”他回答，“我们必须和蛾翅谈些事情。”

洒尾放平了毛发，锦葵鼻的耳朵也放松下来，但他们的神态依旧充满警惕。日束觉得他们肩膀的僵硬动作体现出的与其说是敌意，不如说是抵触与防备；比起在自己的领地里抓到影族猫，他们的表现甚至更像是潜入影族领地被抓了个现行一样。

焦毛和日束对视了一眼。焦毛看起来也很困惑。他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呢？

“所以呢？”见河族猫陷入犹豫，蛇牙的尾巴不耐烦地颤动起来，“我们到底能不能见蛾翅？”

“蛾翅去采药草了。”锦葵鼻回答，“但我可以把霜爪叫来。”

“我们有急事在身。”蛇牙说道，“如果你能直接带我们去见她，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我们会快去快回的。”洒尾信誓旦旦地说。

“我们也不会浪费时间。”蛇牙向前走了一步，但锦葵鼻立即拦住了她。

“在这里等着。”锦葵鼻低吼道。

蛇牙眯起了眼睛：“你们的营地有问题？”

“当然没有。”锦葵鼻的回答未免有些太快了。

“河族现在好得很。”洒尾干巴巴地强调道。

日束皱了皱眉。河族猫似乎在争先恐后地劝说影族猫相信他们真的没事。“我们上次来访的时候，蜥尾和夜天也不让我们去营地。”日束说道，“你们确定真的不要紧吗？”

“一切都很正常。”锦葵鼻和洒尾不安地对视了一眼。

然后锦葵鼻甩了甩尾巴。日束知道，这表明他暗中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你们非得把须子伸到不受欢迎的地方不可，”他暴躁地说，“那就最好跟紧了。”

锦葵鼻转身沿小路向前走去。洒尾等着几只影族猫跟上他，然后走到了日束他们的身后。

他们不想起冲突，日束暗想，但也一点儿都不欢迎我们。

在锦葵鼻领着他们走进河族营地的同时，日束的皮毛不安地刺痒起来。她已经做好了发现河族营地被水淹没或者直接被废弃了的准备。但空地里零零散散地坐着许多河族猫，他们看起来都健康饱足，皮毛也光鲜亮丽一如既往。当影族武士走进营地时，他们都抬头看了过来。金雀花掌坐直了身体，趴着的

喷嚏云也站了起来。还有几只猫看向了雾星巢穴的方向。河族族长会出来会见他们吗？正当日束期待地望向河族的族长巢穴时，锦葵鼻甩了甩尾巴。“雾星不在。”他说道。

“她出去捕猎了。”洒尾告诉他们。

金雀花掌隔着空地喊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哪个族群都不喜欢接待访客。日束试着为眼前的场面作出解释。但这里还是有些很不对劲儿的地方。河族猫的巢穴看起来都不太整洁，芦苇茬左一根右一根地支楞着。落叶季已经深了，巢穴上的一些孔洞却还没有得到妥善的修补。她曾听说河族以他们的营地为荣，甚至会用从河里捞回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装点巢穴，然而他们现在却像是再也不在乎营地的外观了一样。只有寥寥几只贝壳无精打采地挂在巢穴外壁上，更多的贝壳则像落叶一样散落在地上。

“霜爪！”锦葵鼻急匆匆地跑向了巫医巢穴。见巫医学徒探出头来，他似乎松了一大口气。“这些影族猫有事要和你说。”他用鼻子指了指日束和她的族猫。

蹦须打量着河族营地。焦毛嗅了嗅潮湿的空气，皱起了鼻子。蛇牙这时已经穿过空地去见霜爪了，日束赶忙跟了上去。

狂风撕扯着霜爪的胡须，她强撑着身体，看上去有些茫然。

她好像非常疲惫，日束走到了蛇牙的身旁，就像她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一样。霜爪的眼里像是蒙了一层云雾，毛发也没

有得到好好的梳洗。她病了吗？

蛇牙似乎没有关注这些细节，也可能她注意到了，只是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来而已。“我们需要猫薄荷。”她直截了当地说，“小花楸得了绿咳症，但我们的猫薄荷储备不够。”

霜爪困惑地眨了眨眼：“那你们为什么不多采一些呢？秃叶季还没到啊。”

蛇牙不耐烦地晃了晃尾巴：“要是我们采得到，你觉得我们还会跑这么远的路来向你们借药草吗？”

“但我不知道……”霜爪犹豫不决地瞟了巫医巢穴一眼，似乎不知所措。她难道不知道她们还有没有猫薄荷吗？日束感到十分诧异。这只年轻的河族猫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训练，应该清楚河族的药草库存里都有什么才对。

营地入口的植被晃了晃，蛾翅叼着一捆锦葵走了进来。金色花斑皮毛的巫医扫了营地一眼，看见影族的武士，目光陡然犀利起来。她放下了锦葵。“你们来我们的营地里干什么？”她直直地盯着蛇牙质问道。

“我们需要猫薄荷。”蛇牙抬起下巴，毫不客气地回答。

“小花楸病倒了。”日束走上前，急切地对河族巫医眨了眨眼。蛾翅在被雾星当作守则破坏者驱逐时，在影族居住过一段时间，她一定会关心虎星儿子的安危的。

看到蛾翅琥珀色的大眼睛里浮现出关切的神情，日束松了一大口气。

“他病得有多重？”河族巫医急忙走上前来。

“他今天早上没有醒来过。”日束回答。

蛾翅收住脚步，不安地看了巫医巢穴一眼。“我……我也很希望我能帮上你们的忙，”她说道，“但河族也没有猫薄荷了。我刚才本来想出去采摘一些，但是……”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蛇牙摆了摆尾巴。“或许我们能帮忙找找看。”她朝焦毛和蹦须点了点头，“森林里已经一点儿猫薄荷也没有了，但如果能让我们去河边……”

“不行！”蛾翅绷紧了身子，脖颈处的毛发也竖立起来，“这是我们的领地，当然应该由我们自己搜索，然后再把结果通知你们。”

蛇牙看起来有些失望，但并没有与蛾翅争辩下去。毕竟，天族也拒绝了雷族索要采药权的要求。他们没有理由指望河族会允许影族猫在自己的领地里乱找药草。但不管怎么说，在日束看来，蛾翅拒绝时的情绪都太激烈了。这名河族巫医的惊慌甚至多过了愤怒。她是不是在隐瞒什么？

不会的。日束推开了这个念头。蛾翅不会这么对待影族的。就在不久之前，她还与他们同吃同住。“也许亚麻脚和涡皮能从风族要到药草。”日束对蛇牙说道。苜蓿足把拜访荒原的任务分配给了那两只公猫。

“但愿吧。”蛇牙面色阴沉地回答。

"我相信风族只要能帮上忙，一定会伸出援手的。"见影族并没有把全部希望都押在河族身上，蛾翅松了口气。

但锦葵鼻的尾尖仍在抖动，仿佛下一秒就会翻脸一样。这只河族公猫丝毫没有掩饰他对营地里出现另一族群的武士的抵触。他走向蛇牙低吼道："你们该走了。我们还有族内事务要处理。"

"要是找到了猫薄荷，你们会通知我们吗？"蛇牙问道。

"那当然。"锦葵鼻言简意赅地回答，"我们领你们去边界。"他冲营地入口点点头。

洒尾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他们了。"快点儿。"他对影族猫喊道。

"我们不需要护送。"蛇牙拒绝道，"我们认识回家的路。"

"这是河族的领地。"洒尾转身走进了芦苇通道，"我们从不放任其他族群的猫在我们的领地上闲逛。"

日柬感到皮毛一阵发寒。河族很明显不欢迎我们的到来——但他们到底有没有事情瞒着我们？

日柬跟着蹦须和焦毛弯腰钻过入口，回到了影族的营地。洼光急匆匆地从巫医巢穴跑了出来。看到他们空手而归，洼光的尾巴顿时耷拉了下来。日柬不由得感到一阵愧疚。她抱歉地对巫医眨眨眼，然后走向了虎星的巢穴。河族也拒绝了他们的

求助，对此影族族长会说什么？

塔尖掌和边须正在清理育婴室周围散落的黑莓藤蔓。

莓心和蓍叶、石翅一起坐在武士巢穴外，当日束从她身旁路过时，莓心站了起来。“不太走运？”

日束摇了摇头。

蹦须和焦毛已经走到了虎星的巢穴前。影族族长正在听他们的汇报。

当日束赶过去时，她看到虎星皱起了眉头。“他们肯定多少还有一点儿库存。”虎星低吼道。

“有可能。”蹦须说道，“但我们也没法真的去检查他们的药草库存。”

“他们生怕赶我们赶得不够快。”焦毛补充道。

“蛾翅之前就坚持要在河边给我治伤，他们今天的反应比上次还要莫名其妙。”蹦须说。

日束点点头。“至少上次他们还出手帮了忙。”她说道，“这次他们简直完全不在乎……”

一阵脚步声从营地入口处传来。洼光的目光立即扫了过去，看到亚麻脚和涡皮跑进营地，他的眼中亮起了希望的火花。“你们借到了！”洼光如释重负地喊道。但当亚麻脚走近时，日束看清了他叼着的那珍贵的药草也只有寥寥几根而已。洼光的表情一下子垮了下来。日束知道，影族真正需要的是能让他们度过这个秃叶季的大捆的猫薄荷叶片，而不是这几根聊

胜于无的叶秆。

亚麻脚将这些较粗的猫薄荷茎放在了洼光面前。“抱歉。”他含糊不清地说，“他们也只能匀出这么多了。”

洼光失望地眨了眨眼：“所有的族群都没有猫薄荷了吗？”

涡皮气喘吁吁地回答：“隼飞说绝大多数叶片在他们采摘之前就腐烂了。”

莓心、石翅和蓍叶凑了过来，塔尖掌和边须也停下了手头的工作侧耳倾听，他们的眼中都闪烁着担忧的光。

虎星开始转着圈子踱步。“星族在上，要是没有猫薄荷，这个秃叶季我们该怎么过呀？”他话音中的恐惧让日束心头一紧。

莓心走上前来。“要是白咳症没有在族群里暴发得这么早，我们的境况就不会这么糟糕。以往影族要到下个月才会出现第一个病例。”她边说边瞟了边须一眼。

蓍叶也顺着莓心的目光看了过去。“白咳症总会带来绿咳症，就像泼皮猫一定会带来虱子。”蓍叶的语气相当刻薄，似乎意有所指，“为了从根本上保护影族猫不得病，我们得采取更多措施才行。”

边须向塔尖掌的身边挪了挪，塔尖掌则愤怒地瞪了蓍叶一眼。

虎星仍然在踱来踱去。“洼光。”他突然顿住脚步，看向了巫医，“通知其他巫医来开紧急会议吧。”他吩咐道，“族

群不能在没有猫薄荷的情况下迎接秃叶季。我们必须制订出计划。如果有必要，我们应该派武士去边界之外寻找新的猫薄荷采集地。”他向巫医巢穴走去，影兆也恰在这时探出头来。他提高声音问道：“小花楸怎么样了？”

虎星走进巫医巢穴后，莓心转了个身，与边须正面相对。

曾属天族的武士没有在莓心的目光下退缩，但日束注意到边须身侧的毛发不安地抖了抖。

“在你离开天族之前，你们那儿不是正好暴发了白咳症吗？”莓心逼问道。

日束瞪大了眼睛。这是真的吗？难道边须把白咳症传染给了影族吗？

“要是白咳症转化成了绿咳症，”莓心瞪着边须，嘟嘟囔囔地说，“那天族今天为什么一点儿猫薄荷都不肯给我们就很好解释了。”

日束突然理解了母亲为什么那么抵触武士守则中新增的允许武士自愿换族的条例。如果猫可以在族群之间随意乱串，那疫病自然也能。

蓍叶和石翅向她们凑了过来，他俩都眯起了眼睛。

边须抬起了下巴。“当时确实有几只猫得了很轻的病症，”她回答，“但我完全没有感染。”

莓心哼了一声转过身去。“那又不代表你不会把病传染给我们。”她咕哝道。

蓍叶伸缩了一下爪子。“我早就知道让族群搅和在一起肯定没好事。”她说道。

蹦须警告地看了蓍叶一眼。“族群总是要面对白咳症的。”她提醒蓍叶，“这已经是森林生活的一部分了。”

“责怪某一只猫没有任何意义。”亚麻脚也表示赞同，“我们只能面对现实，然后解决问题。”

石翅向他瞪了过来：“要是没有这些在边界上左右横跳的武士，我们哪用得着解决这么多问题。”

塔尖掌保护性地伸出尾巴搂住了边须。“走吧。”他说道，“我们捕猎去。”

莓心看着他们走远，愤怒地摊平了耳朵。“我记得忠于你出生的族群是头等大事！”她说道。

日束看了母亲一眼。指控边须把白咳症带进影族营地真的公平吗？在武士守则没被改写的时候，不同族群的武士们也是会在领地之间走动的。就在今天下午，日束还去拜访了河族。每逢半月，巫医们都会在月亮池碰头。再说，还有森林大会呢，五大族群每个月都要在小岛上召开集会。疾病借着这些场合传播，肯定比单靠某个改变族籍的武士快多了。但莓心始终是一名忠诚的影族武士，如果不是真心为影族感到担忧，她是不会这样满口怨言的。

接着，日束又看见虎星从巫医巢穴里走了出来，想必他刚刚看望过了小花楸。这让日束猛然想起炽火也还在那里养病。

他现在康复了吗？他的病会发展成绿咳症吗？日束匆匆地穿过空地向那边赶去。要是所有族群都分不出一点儿猫薄荷，绿咳症是能要他的命的。万一炽火出了什么事……一想到她有可能会永远失去他，日束的心就被悲伤撕成了两半。就算他不爱她了又怎样？只要他还在，他们就还能接着做朋友。但要是他病死了……在低头冲进巫医巢穴时，日束难受得几乎不能呼吸。要是炽火死了，她这辈子怎么可能再高兴得起来？

第五章

夜心舔舐着自己的腿。被松鼠咬出的伤口很疼，而且就算伤处现在不流血了，夜心心里清楚，他也应该叫松鸦羽和赤杨心为他检查一番。那只跳蚤脑子的松鼠临死之前硬是用它那对小尖牙狠狠啃了他一口。

和他一队的翻掌和海石竹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取笑他的机会。

“你应该吃它的，怎么能让它反吃你啊。”翻掌咕噜着道。

海石竹耳挤了挤眼睛：“或许狮焰叮嘱你待在地上是有道理的。”

翻掌用爪子钩起瘫软的松鼠晃了晃。“你可别嘲笑夜心了。”他半开玩笑地提醒道，“不然等你到了星族，恐怕还要向火星作检讨呢。”

夜心一把抢过松鼠，叼着它转身走了，尽力想要做出一副区区小伤既不配让他腿疼也没伤到他的自尊的模样。

“你就不能有点儿幽默感吗？”翻掌在他背后喊道。

“长老们都说，就算是火星偶尔也会讲几个笑话呢！”海

石竹耳附和道。

夜心低吼道："对，但我敢肯定没有猫敢拿火星当笑话。"要是火星亲戚的身份真的这么重要，那他的族猫怎么不多尊重他一点？

直到回了营地，夜心还是气愤得脚掌刺痛。他好像一抓松鼠就会倒大霉。但他不会为这点儿挫折却步。他一定要向翻掌和海石竹耳还有狮焰证明，他也可以像一切有经验的武士一样捕猎，绝没有必要和耳后绒毛还没褪净的小学徒一样只能抓地上的猎物。

日高时出发的巡逻队也回来了，雷族的武士们这会儿正趁着最后一班巡逻队还没出发，聚集在空地边上分享猎物。寒风摇动着山谷外的树木，落叶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洒进了营地。

夜心向巫医巢穴走去。一片碎叶落在他的须子上，被他抖落下去。叶片飘向地面，又被一阵风卷起，翻滚着飞向了烁皮和燕雀光的方向。她们正在武士巢穴外撕扯同一只老鼠。夜心烦躁地抖了抖尾尖。他的母亲和姐妹仍然拒绝和他一起分享猎物。但是他不在乎。他喜欢独自进食，反正他早就习惯了。

黑莓星闭着眼睛躺在高石台上，下巴搭着石台的边沿。他睡着了吗？昨天海石竹耳和贝壳毛咬耳朵的时候就议论过，雷族族长几乎整晚都不睡觉，只是在月光下坐着，好像在害怕巢穴里的黑暗似的。他们还说他被噩梦纠缠。但夜心知道，最好

别去听信族群里乱传的流言蜚语。雷族最强、最勇猛的武士怎么会怕黑呢？他都活着从黑森林里走出来了。黑森林肯定比噩梦可怕多了。

松鼠飞坐在黑莓星的身旁，她的目光落在山谷的对面，但没有聚焦在任何地方。

当夜心走到巫医巢穴门口时，营地入口的方向又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他立即停下动作转过身去。谁来了？雷族的武士应该都在营地里。他捕捉到了影族的气味，不禁皱起了鼻子。怎么又来了？他们不久前才刚刚来访过，向雷族讨要猫薄荷。这次他们又想干什么？

夜心生气地竖起了毛发。他们怎么敢这么随便地在雷族进进出出，好像这里是影族的领地一样？他抖开毛发，向跑进营地的鸥攫和亚麻脚迎了上去。“你们应该在边界上等着！”他低吼道。

两名影族武士猛地刹住脚步，他们看着他，侧腹剧烈地起伏着。

“没那个时间了。”亚麻脚喘得几乎说不清话。他们一定是跑了一路。

狮焰站了起来：“出什么事了吗？”

黄蜂条和樱桃落放下一起分享的麻雀，穿过空地走到了狮焰身旁。

鸥攫勉强控制住了喘息。“是巫医的事。”他急促地回答。

“到底是什么事？”松鼠飞沿着落石堆跑了下来。

黑莓星睁开眼睛看了看影族的武士，但根本没有抬头。

亚麻脚摆了摆尾巴。“虎星说，巫医们应该就猫薄荷短缺的问题展开商议。”他喘着气说道，“他希望松鸦羽和赤杨心在月高时分去月亮池和其他巫医见面。”

松鼠飞扫了两名影族武士一眼：“虎星以为自己是谁，他有什么资格对我们的巫医发号施令？”

“这不是命令。”亚麻脚抖了抖毛发，“只是一个请求。但巫医们真的需要今晚就开个会。事态已经很紧急了。”

松鸦羽匆匆地走出了巫医巢穴。“看来他一定也没有从其他族群要到猫薄荷。”他在松鼠飞身旁站定，“我们已经知道天族没有猫薄荷可以出借，但如果风族和河族的库存也已告罄，那族群确实有可能遇上大麻烦。”他那双看不见东西的蓝眼睛也阴沉了下来。“我们会去月亮池参会的。”他告诉亚麻脚。

影族武士明显松了一大口气。

鸥攫低下了头：“我会把你的回答转达给虎星的。”

夜心向高石台上瞟了一眼。黑莓星还是没有动，不过他的目光一直盯在影族猫的身上。

松鼠飞点点头打发了他们。“狮焰和黄蜂条会陪你们去边界的。”她告诉他们。

他们几个钻进了荆棘通道，松鸦羽则转身准备返回巫医

巢穴。

“亮心怎么样了？”松鼠飞抢在他动身之前问道。

松鸦羽叹了口气。“她还病着。”他回答道，“但还没转变成绿咳症。”

“那就好。”

在松鼠飞几步跳上高石台的同时，松鸦羽转向了夜心。他的鼻子颤了颤问道：“你流血了？”

“已经不流了。”夜心告诉他，“但我之前被咬了一口，正想去找你们呢。”

“被什么东西咬的？”松鸦羽边走向巫医巢穴边问，“你遇到狐狸了？”

夜心跟上了他。“是松鼠。”他嘟囔道。

“松鼠？”松鸦羽根本懒得放低声音。

空地四处的猫都抬起头，目光看向了夜心。他赶忙钻进巫医巢穴，尴尬得浑身发烫。

赤杨心正在向亮心的窝里添加采集的新鲜苔藓，亮心则在窝边吃老鼠。“嘿，夜心。”赤杨心打了个招呼。

松鸦羽走向了他们的药草库存。“他被咬了。”松鸦羽告诉赤杨心，然后抽了抽鼻子补充道，“而且是松鼠。”

正在啃老鼠的亮心抬起了头：“松鼠？”

夜心怒吼了一声：“猎物也有牙齿，你不知道吗？”

亮心与赤杨心对视了一眼。“大概吧。”她打趣地晃晃胡

须，重新吃起了老鼠。

松鸦羽从库存里找出一捆干叶片，丢到了夜心旁边，然后开始把它们弄成碎末混在一起。“今晚我们去月亮池一趟。”他对赤杨心说道。

赤杨心放下手头的工作抬起头：“但是还没到月半啊。”

“影族、河族和风族的猫薄荷储备也告急了。”松鸦羽解释道，“虎星希望巫医能开会讨论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能怎么办？”赤杨心问道，“我们又不能从星族讨来猫薄荷。”

“是不能。”松鸦羽承认道，“但我们可以搞清楚药草短缺到底有多严重。”他将混合好的药草碎末舔到嘴里，嚼成药糊。

亮心吃完了最后一口鼠肉。“你们说，其他族群是真的没有猫薄荷了吗？”她的声音依然嘶哑，但至少已经不咳嗽了。

松鸦羽忙着嚼药糊，顾不上答话，但赤杨心皱起了眉头。“你觉得他们会撒谎？”赤杨心问道。

“他们也许言过其实。”亮心对他说。

夜心从未想过其他族群会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撒谎。但现在想来，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我能大概猜到他们为什么想把猫薄荷掌握在自己手里。”

赤杨心哼了一声：“如果他们真这么想，那他们就太傻了。”

松鸦羽弯下腰，将混合好的药膏涂在夜心的伤口上。夜心

感到了一阵刺痛，但痛感很快就消退了。

赤杨心继续说道："如果绿咳症席卷了某一个族群，那它就会迅速向更远的地方扩散。到那时候，每个族群都会有猫被瘟疫夺去生命，不论他们有没有猫薄荷。"

松鸦羽直起身来。"我想不到有哪个巫医会私藏猫薄荷。"他说道，"但要是某个族长下了命令，我就真的说不好了。"他生气地抖了抖尾尖，"武士们总爱用爪子代替脑子想问题。"他嗅了嗅夜心的伤口，"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夜心发觉刚才的刺痛感已经完全消失了。

"很好。"松鸦羽拨走了剩下的药渣，"明天再过来一趟，我给你换新的药。"

*武士们总爱用爪子代替脑子想问题。*这本是一句对夜心有所冒犯的话，但听到松鸦羽抱怨他的族猫，夜心反而感到了一丝欣慰。这名巫医好像也明白，拥有武士的身份不会让你天然站在正确的一方。夜心很想知道，松鸦羽是否能理解他如今在雷族中的处境有多艰难。他的母亲和亲姐妹都不愿和他分享猎物，还有桃金娘绽，她甚至说他好像被娇纵坏了！现在翻掌和海石竹耳又开始公然嘲笑他取乐。他气得连皮毛都刺痛起来。

"你觉得所有的武士都在用爪子思考问题？"夜心问松鸦羽道。

松鸦羽的眼睛眨了眨。"你肯定知道。你是和他们同住一个巢穴的猫。"他回答，"他们只关心怎么才能证明自己多勇

敢、多有力量。”

夜心很庆幸巫医看不见他，因为听了松鸦羽的话之后他被震住了一瞬。*我也是一名武士。松鸦羽就是这么看我的吗？*这只盲眼的猫从不保留自己的意见。“我想也是。”夜心喃喃地答道。

亮心跳回了她的窝里。“渴望变得勇敢强壮又没有错。”她说道，“毕竟，我们是用力量与勇气保卫族群的。”

“是的。”夜心表示赞成，“但能让我们成为武士的肯定不只有勇气与力量，一定还跟让我们变得独一无二的东西有关。就好比你是谁不可能只取决于你的皮毛是什么颜色，或者你叫什么名字。同样地，只凭力量的大小又怎么能决定你对族群的重要程度呢？”

亮心瞅了他一眼。“是啊。”她说道，“但我猜，雷族猫也没法不用先祖的功绩来衡量自己。说到底，除了雷族，还有哪个族群出过像火星一样伟大的武士呢？”

夜心颤抖了一下。如果他的族猫无论何时都要拿他和火星作对比，那他在他们眼中就永远是一只有缺憾的猫。“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辩解道。

亮心对他眨了眨眼：“向一个崇高的身影形象看齐不是一件好事吗？”

“我觉得我们还是专注于现在更好。”夜心盯着地面说道，“我们最该关心的是今天的武士是什么样子。”他感到皮

毛下好似有一团火不自觉地烧了起来。他是雷族中唯一一只认为任何事情都应该有所改变的猫。“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格格不入。”他咕哝道，“或许要是我生在另一个族群，我就能表现得更好一点儿了。”

松鸦羽向他的方向转过了身：“你不觉得决定哪里更适合你之前，应该先考虑清楚你到底是谁吗？”他的语气似乎突然和缓了下来。

夜心抬起头，盯着盲眼的巫医。“或许当独行猫才是最轻松的。”他说道，“那样我就用不着非得融入什么了。”

亮心和赤杨心都安静了下来，夜心意识到他们都在专注地看着他。他突然觉得自己愚蠢至极。*我不该把这种话说出口的。*

“独行猫。”松鸦羽甩了甩尾巴，温和的语气消失得像它出现时一样猝不及防，“就凭你自己，你在森林里一个月都活不过去。”

夜心挺起了胸膛。松鸦羽怎么知道他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松鸦羽的本事也不过就是鼓捣药草而已。

赤杨心同情地朝夜心眨了眨眼。有那么一瞬间，夜心的心中生出了这名暗姜黄色皮毛的巫医能理解他的挫败感的希望。毕竟，赤杨心在成为巫医学徒之前，不也接受过武士的训练吗？也许他之所以选择成为巫医，就是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猫会拿他和火星作对比了。毕竟，赤杨心也是雷族那位伟大族长的后裔。

“你现在只当了几天的武士。”赤杨心温和地说，“你还在探索属于你自己的道路。加入另一个族群或者成为独行猫不会改变你的本质。”他走到夜心的身旁，用鼻尖拱了拱夜心的肩膀，“要有信念。星族会指引你的，就像他们指引我一样。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找到你在族群中的位置，到那时，你就会明白为何雷族才是唯一适合你的族群了。我相信你是属于这里的。”

夜心看向赤杨心的眼睛。他明白了，他对这名巫医的解读都是错的。赤杨心不是为了逃离被拿来与火星作比较的命运才选择成为巫医的。他只是足够幸运，接收到了那个幻象，让星族为他选好了未来。夜心感到一阵嫉妒。*能够在族群里拥有一席之地，想必是种不错的体验吧。*但星族丝毫没有指引夜心去走上哪条路的意思。他只能独自摸索着前行。

暗姜黄色的公猫满怀善意地看着他，琥珀色的眼睛里闪动着鼓励的光芒。*他相信我，*感激之情在夜心的心中油然而生，*我只希望他没有搞错什么。*

当夜幕笼罩山谷时，森林里的风终于停了。虽然营地里很冷，但夜心还是决定晚上露天睡觉。比起拥挤的巢穴，他更喜欢新鲜的空气。再说，他的同巢猫肯定也不会想念他。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松鸦羽和赤杨心很快就要从月亮池集会回来了，夜心想亲自确认他们的安全。在河族的武士遭遇了狗的袭

击之后，让两名巫医自己踏上荒原怎么想都不算安全。虽然黑莓星也说要派武士护送他们，但松鸦羽却拒绝了，还告诉黑莓星说自己的嗅觉和一切武士一样灵敏，但凡有狗出现在距离月亮池一天脚程的范围之内，他都能闻得出来。

夜心卧在武士巢穴边，口鼻搭在前爪上，享受着风中传来的森林夜晚的气息。山谷四周树叶摇晃的沙沙声渐渐催他入眠。但就在半睡半醒之时，他听见营地外传来了脚掌刮擦地面的声音。他猛地抬起头，眨眨眼望向黑暗之中。

赤杨心和松鸦羽回来了。

松鼠飞肯定也一直在等待他们。她轻盈地跳下高石台，快步跑向了两名巫医。

夜心皱了皱眉。黑莓星也醒着。夜心看见了他在高石台的阴影中进进出出、来回踱步的身影。为什么黑莓星不下来迎接他们？

夜心现在完全清醒了。他安静地站起身来，潜入了更深的阴影中。他不想让赤杨心发现他到外面来睡觉了。按道理，他现在应该努力融入族猫，而不是进一步疏远他们。但是赤杨心不会明白，和一群不但不理解你，而且压根不怎么喜欢你的猫共处一室有多痛苦。

“看来所有族群都很缺猫薄荷。”松鸦羽告诉松鼠飞。

“影族的库存里只剩几根枯茎了。”赤杨心补充道。

松鼠飞皱起了眉头：“所以虎星才会组织你们开这场会。”

“小花楸得了绿咳症。”赤杨心告诉她。

“他出生时就比他的兄弟体弱。”松鸦羽说道，“要是弄不到猫薄荷，我觉得他活下来的希望很渺茫。”

月光映照之下，赤杨心的双眼闪闪发亮：“洼光说，族群必须向湖区领地之外派出队伍采集猫薄荷。”

松鼠飞不耐烦地甩了甩尾巴：“为什么虎星不召集族长会议？族长才是有权力决定要不要派出搜寻队的猫。”

“我猜他是想确切了解每个族群到底还剩多少猫薄荷。”松鸦羽说道，“比起族长，巫医更不容易向彼此撒谎。”

松鼠飞瞟了松鸦羽一眼，但没有对他的猜想做出评论。她转而说道：“既然这样，那我支持虎星的意见。派出搜寻队是一个好主意。”

“要想采到足够所有族群用的猫薄荷，我们得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行。”松鸦羽提醒她。

赤杨心看起来有些担忧：“其他的族长会答应吗？”

“他们只能答应。”松鼠飞说，“要是没有猫薄荷，只需要一例绿咳症就能引发一场毁灭每个族群的大瘟疫。”

“斑愿说她知道一片两脚兽地盘，天族在寻找湖区的路上曾从那里路过过。”赤杨心告诉她，“那里的两脚兽在巢穴外种满了各种植物，像对待幼崽一样精心照料它们。她说，即使是在这个万物凋敝的季节，我们也一定能在那里找到猫薄荷。”

“那里离我们有多远？”松鼠飞问道。

松鸦羽回答道：“大概要走一天吧，或者两天？斑愿说这段路可能暗藏危险，但无论事实如何，她肯定都会那么说。天族总把他们回归湖区的迁徙之旅形容成一次史诗级的英雄壮举。但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趟旅程只是又漫长又无聊而已。”

“我们商量的结果是，风族和河族可以不参与这次行动。”赤杨心说道，“如果隼飞和蛾翅加入队伍，他们的族群里就只剩下一名巫医学徒勉力维持了。由影族、天族和雷族的猫组成队伍，应该也足够完成这项任务。”

“听起来不错。”松鼠飞答应道。

赤杨心挥挥尾巴：“我代表雷族去吧。”

松鸦羽吸了吸鼻子：“我想我还是能在你外出期间管好所有的工作的。”

松鼠飞对松鸦羽眨了眨眼。“很高兴听到你会留在营地。”她郑重地说道，“雷族需要你。”她的目光扫向赤杨心，“你打算带谁与你同行？桠枝怎么样？是她把天族带回湖区的，她应该认得路。”

松鸦羽替赤杨心做出了回答：“让他带夜心去。”

夜心心头一震。我？这完全没道理。就像狮焰最喜欢没事就强调的那样，夜心可谓是雷族里最缺乏经验的武士。

“他现在整天焦躁不安。”松鸦羽告诉松鼠飞，“在连续测评失败好几次之后，他非常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巫医的话刺痛了夜心的心，让他的颈毛竖立起来。他本不该“需要”证明自己。雷族应该相信我的实力，就像我相信我自己那样！

“很好。”松鼠飞痛快地答应了下来，这让夜心吃了一惊。听到松鼠飞的话，他的尾巴紧张地抽动了两下。“选他去是个好主意，黑莓星会同意的。他认为夜心完全具备成为一名好武士的能力。”

喜悦之情在夜心的胸膛中跃动。黑莓星相信他！夜心突然开始渴望证明自己了。这是一个让族猫知道他不是徒有其名的绝好机会。他是一名武士，一名不输于任何猫的武士——而且这和他是不是火星的后裔毫无关系。他想起了去巫医巢穴时松鸦羽说的话。脱离族群一段时间或许会是一个想清楚他到底是谁的好机会。

种种念头在夜心的脑海中盘旋飞舞，但松鸦羽的汇报还没有结束。

“今天这场集会上最奇怪之处，”盲眼的巫医说道，“是蛾翅和霜爪。”

赤杨心也点点头：“她们比我们更早抵达月亮池。”

夜心竖起了耳朵。巫医们似乎对此感到困惑。

“她们比所有巫医都更早抵达月亮池。”松鸦羽补充道。

“我们出现的时候，她们好像很惊讶。”赤杨心继续说道。

松鼠飞向一侧歪了歪头。“你们认为她们去月亮池其实另有目的？”她问道。

“对。”松鸦羽回答，“大家都走了之后，她们还是逗留在池边。”

“我们认为她们是去与星族沟通的。”赤杨心说道。

“霜爪出现在那里是去与星族沟通的，”松鸦羽纠正道，“但每只猫都知道蛾翅和星族一点儿联系也没有。我不理解为什么雾星不派一名武士陪同霜爪，把蛾翅留在营地里照顾族群。”

松鼠飞眯起了眼睛：“如果她们不是为了开会才去月亮池的，那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竟然能让雾星把她俩全派出去？她们有透露任何线索吗？”

“没有。”松鸦羽说道，“她们全程都没怎么说话。即使是在洼光提出要去外面找猫薄荷的时候，蛾翅的反应都更像是烦躁而非焦虑。她好像在盘算着别的事情。”

松鼠飞坐直了身体。“瞎猜是没有用的。”她说道，“如果这事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族群，只能盼望雾星会在下次森林大会上向我们说出真相。在那之前，我们用不着操心他们的问题。”她看了看一片漆黑的营地，“我得去把月亮池集会上的事汇报给黑莓星。你们快去睡一会儿吧。”

松鸦羽和赤杨心走向了巫医巢穴，夜心也向武士巢穴边缩了缩。松鼠飞抖抖皮毛，转身走向了高石台。就在这时，她的

脚步忽然迟疑下来。

松鼠飞的目光扫了过来，夜心如坠冰窟。松鼠飞看到他躲在阴影里偷听了。他做好了挨骂的准备，但松鼠飞一言未发，反而还向他点了点头，然后才轻捷地跃上落石堆。

夜心看着松鼠飞走远，意识到自己正抖个不停。这不是因为他偷听被抓了个现行，而是因为过不了多久，他就将迎来一生中的第一次告别族群领地的远行，参加一项也许会在未来拯救整个雷族的任务。

第六章

霜爪望着其余几名巫医排成一列，沿小径登上月亮池边的山顶。星光洒落在巫医们的皮毛上，让他们看上去竟与星族武士有了几分相像。很快，他们的剪影一个一个地消失在了山脊背后。

这些巫医的突然来访着实让霜爪吃了一惊。她和蛾翅在虎星派猫通知河族去月亮池议事之前就动身了，因此她们对这场会议一无所知。现在，在确定了要一起派遣队伍去族群的领地之外寻找猫薄荷之后，其他族群的巫医终于走了。蛾翅喃喃地低语了几句，只盼她们的族猫能顺利地糊弄过去，别让影族猫发现她们早就在来月亮池的路上了。好消息是，这次联合行动不需要河族出力。河族还有自己的危机要应对，不可能把任何一名武士或者巫医派走。

赤杨心是最后一个离开山谷的，他特意放慢步子，想撑着松鸦羽走下山谷外的那段陡峭的石坡。但松鸦羽低嘶着喝退了他。霜爪可以想象赤杨心有多爱戴指导过他的老师，毕竟松鸦羽的脾气都这么臭了，赤杨心还是愿意帮他。

"你准备好了吗？"蛾翅在她身旁紧张地动了动身子。霜爪将注意力重新放到了月亮池上。山崖环抱中的池水平静无波，倒映着满天繁星。

"我准备好了。"霜爪抖擞精神回答。*星族，这一次，请你们给予我帮助吧。*在前几次与星族沟通的尝试中，祖灵们总是含糊其词，不肯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前路究竟在何方。她只希望这次能够有所不同。也许雾星能和她说几句话，或者不是雾星也行，随便是谁都好，只要能告诉她究竟该选谁来做下一任河族族长。上一次，星族只在她的必经之路上留了一片卷曲的羽毛，让她从中推断出她的母亲卷羽将领导河族。

想到卷羽，痛苦立即刺穿了霜爪的心。她现在最希望的莫过于再见母亲一眼，确认她已经平安抵达了星族。但她不是来找母亲的。她的任务是帮助她的族群。霜爪清理了一下思绪，伏下身用鼻尖轻触池水，等待星族的讯息涌入她的脑海。

一个个毛团在她面前奔走，霜雾笼罩着它们，模糊的气味向霜爪席卷而来。*星族？*霜爪试图呼唤他们，但只发出了低声的呢喃。*雾星？*她奋力向迷雾中望去，寻找那团熟悉的皮毛，但她自己的躯壳却突然沉重得难以支撑。可怕的疲惫感侵蚀着她的骨头，将她拽向幻象的更深处，她垂下头，被骤然浓重起来的雾气一口吞没。

一缕气息掠过她的鼻尖，带着安抚心灵的暖意，让她的喉咙一下子缩紧了。*卷羽。*她的母亲从涌动的皮毛的汪洋中走

出，宛若一条从晦暗的深渊游入清澈浅水的鱼。

“霜爪。”卷羽的皮毛间有星辰闪烁，目光中写满了对她的欢迎。

“你还好吗？”霜爪快步跑到母亲面前，与她互触口鼻。喜悦与欣慰盈满了霜爪的心。

“我很好。”

霜爪的目光从母亲的皮毛上扫过，本以为会看到狗群留下的伤痕，但卷羽的身上既没有咬伤也没有被撕裂的皮肉，只有厚实的、闪烁着星光的淡棕色皮毛。霜爪松了口气。她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是她必须克制住激动的情绪。“对不起。”她脱口而出，“对不起，我没有把你救回来，我应该做得更好的。”

卷羽的眼中满是伤感：“霜爪，这不是你的错。只要你能安全，我愿意牺牲千千万万遍。”

“别说这种话！”霜爪紧紧地贴着卷羽的脸颊，她多么希望母亲没有在那场灾难中死去啊。“我好想你。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

“嘘，打住。”卷羽温柔地说，“没有时间沉浸在悲伤中了。你必须为你的族群着想。”

“可是……”

“你可以晚些时候再去悲伤。”卷羽也说出了和蛾翅一样的话。

霜爪知道母亲是对的。她抽身退后，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好吧。”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呼吸，“我必须请教你们，河族新族长的事该怎么办。我们的下一任族长是谁？”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惊慌的火花在霜爪的皮毛下跳动：“为什么不能？”

“现世的族群必须靠自己寻觅前路。”卷羽告诉她。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走对了方向？”霜爪的心猛烈地跳动着。母亲不能就这么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交托到她的掌中。

“你会知道的。”卷羽回答。

“可是我怎么知道？”她无助地问道，“河族里一只想当族长的猫都没有。”

“你要去看那些意料之外的选择。”

霜爪死死地盯着母亲琥珀色的眼睛。洒尾不是也说过一样的话吗？最显而易见的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星族一定也赞同洒尾的看法。“所以下一任族长不是微光皮？也不是暮毛？”

卷羽慈爱地看着她说道：“霜爪，我为你感到自豪。我完全信任你的能力。河族会没事的，我相信你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母亲的话勾起了她的另一段记忆。不要相信任何猫。“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她对卷羽眨眨眼。母亲的眼中涌动着对她的爱。“你和我说不要相信……”她悚然一惊，发觉母亲的皮毛正在变得透明。她淡棕色的皮毛溶化在雾里，只剩下闪烁

星光的轮廓。“那是什么意思？”她大叫起来，但卷羽已然闭上了眼睛，身影也消失了。

恐慌攫住了霜爪。“卷羽！”一时间，她觉得自己就像是再一次目睹了母亲的死亡。

“霜爪？”蛾翅焦急的呼唤声将霜爪从恍惚中拖了回来。霜爪眨眨眼，看到月亮池正因她的触碰泛起波澜。她觉得头昏昏沉沉，就像大梦初醒似的。她一定是在幻象里陷得太深了。她的老师期待地看着她。“发生什么事了？你喊了你母亲的名字。”

霜爪费劲儿地站起身来：“我见到卷羽了。”

“她告诉你我们的新族长是谁了吗？”

“没有。”挫败感让霜爪皮毛刺痛，“她说我们必须自己做出选择。”

蛾翅压抑着低吼了一声：“要是星族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都不能给予帮助，那他们还能干什么？”

“她说现世的族群必须靠自己寻觅前路。”霜爪回答。

“对于该选谁这件事，他们知道的恐怕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多。”蛾翅咕哝道。

“卷羽还说，我们必须去看那些意料之外的选择。”霜爪告诉她。

“这提示根本帮不上忙。”蛾翅走上了通往山谷外的螺旋小径。

“我猜这是星族对我们的信任，他们相信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霜爪边说边匆忙跟上了蛾翅。*我完全信任你的能力。*她想起卷羽的话，有那么一瞬间，她忍不住希望母亲没有在她身上倾注如此多的信心。似乎所有的猫都对她抱有过高的期望。

蛾翅翻出山谷，大步跳下石堆，走向下山的小路。霜爪紧随其后，专心致志地学着她踩上每一个落脚点。下到山脚时，霜爪已经气喘吁吁。再次踏上柔软的草地让她松了口气。她们沿着穿过荒原的小溪前行，抵达了河族的领地边缘。

明月高悬，月光穿透云层，将石楠染成银白。不知不觉间，月圆之夜就要到了。

忧愁如尖刺般扎进霜爪的皮毛中。“我们必须在下次森林大会之前决定河族的下一任族长是谁。”

“我知道。”蛾翅看了一眼月亮，“不然我们就得向其他族群坦白一切。他们绝不可能相信雾星和芦苇须会连着病两个月。”

*去看那些意料之外的选择。*卷羽一定是在暗示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呢？“意料之外的猫是谁？”霜爪忍不住念叨了出来。

蛾翅看了霜爪一眼。“这要由你判断。”她说道，“只有你能得到星族的指引。你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信任你胜过任何其他猫。”

霜爪心头一紧。为什么非得是我？在族群事务上，蛾翅比她有经验得多。她的老师也和微光皮、暮毛她们一样吗？她的老师也没有勇气担负责任吗？但是霜爪也明白，在族猫看来，蛾翅的选择永远不如她的选择有分量。所有族群猫都知道，蛾翅一点儿与星族沟通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让蛾翅来选族长，她很可能会遭到质疑。霜爪是唯一能联络到星族的河族猫。只有经她之口说出的话才有河族祖灵认证的权威。

无边的天空笼罩着荒原，霜爪的后背感觉似有千钧重。我别无选择。蛾翅不是有意要逃避责任。这个决定只能由霜爪来做。

第七章

日束紧张地挪动着脚掌，她抖散毛发，抵御黎明前的寒意。松枝间挂着缕缕薄雾，林中的鸟儿正渐次开嗓。当虎星通知她加入搜寻队，去族群领地外的两脚兽地盘寻找猫薄荷时，她非常激动。现在，她的兴奋劲儿还是没有过去，但漫长的等待却让她心情紧张。她感觉自己从月高时分起就在等待了。天将破晓，她却还是没有等到洼光的身影。他总不可能还在睡吧！再过一会儿，其他影族猫就要起来参加黎明巡逻了。夜心、赤杨心、根泉和躁片肯定已经在天雷两族交界处的旧雷鬼路尽头等着他们了。她得去看看洼光醒没醒。

于是，她向巫医巢穴走去。

“日束。”虎星叫住了她，这让她十分惊讶。她没想到虎星也已经醒了。他是来为他们送行的吗？日束转过身，看着影族族长在灰白的晨光中向她跑来，但一看见紧随其后的光跃，她就绷紧了肌肉。已经和她决裂的朋友也要来为她送行？日束的毛发不自觉地竖了起来。她还没准备好重新和光跃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虎星在距她一尾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

“我正要去确认洼光睡醒了没有。”日束告诉他。

“我决定让洼光也留在营地里。”虎星回答，“小花楸和炽火还在咳嗽，让他和影兆一起留下才是最明智的。搜寻队里还有其他巫医，他们能认得出猫薄荷。”

“所以我得独自去了？”日束惊讶得掌垫发痒。孤身上路、和雷族还有风族的猫一起远行，这听起来实在挺怪异的。

“光跃会和你一起去。”虎星告诉她。

日束的颈毛立刻竖了起来，她根本来不及控制自己的本能。光跃一脸期待地看着她，但眼神深处仍写满了谨慎。这对她俩来说都将是一场尴尬的旅行。日束把烦躁感咽回了肚子里。她所期待的是远离光跃一段时间，顺便逃离族猫的怜悯，而现在这场任务完全从一场冒险变成了一项棘手的工作。为什么虎星偏偏要选光跃？他难道没听说她俩在闹矛盾吗？也有可能他完全知道，所以才想用强迫她们一起旅行的方式让她俩重归于好。

接着她又想起了莓心说过的话。*虎星总会想方设法地把他的至亲塞到影族大大小小每一件事务里。*影族族长是想利用光跃在寻找药草的任务中插一爪子吗？她看了光跃一眼。如果虎星派光跃随队是为了监视他们，光跃是真的乐意参加这次远行吗？

“注意安全。”虎星对日束说道，然后转身舔了舔光跃的

耳朵，“你们两个都别乱冒不必要的险。”

“我们不会乱冒险的。”光跃向他保证。

日束抖了抖耳朵，心里有些不舒服。就在不久之前，光跃提出的“没必要冒的险”刚刚让她深爱的那只猫吃了大亏。但她还是控制住了内心的恼怒。“我们会尽快赶回来的。”她对虎星说道。突然，日束开始盼望这项任务越早结束越好了。

虎星点点头，然后便走向了巫医巢穴。他一定是去探望小花楸了。

光跃还在冲着他的背影大喊：“我们一定会带回猫薄荷的！我说到做到！”

光跃听起来是那么诚恳，一时间，日束竟感到有些内疚。也许她加入行动只是为了救她的弟弟罢了。或者救炽火。日束心中一紧。若是再拖上几天，炽火也有可能和小花楸一样迫切需要猫薄荷来救命。虽然炽火说他对光跃没有伴侣般的感情，但是……

日束的心猛然一紧。光跃会不会是为了抢夺救炽火一命的功劳，才特意向虎星请求来参加这次任务的？

嫉妒之情刺痛了日束的肚子。“走吧。”她避开光跃的目光，走向了营地入口。

在走向湖边、沿湖岸前往雷族领地的全程中，她俩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光跃念叨着关于这场任务有多酷、她的心情有多激动之类的话，但日束只是随便咕哝了几声，然后就继续专心

赶路。她暗自希望光跃别一直找话题和她聊天。抵达天族的边界之后，日束转头走进树林，顺着气味踪迹向旧雷鬼路赶去。

“小心！”光跃突然喊道。

日束猛地朝着光跃的方向转过头。那只暗棕色的虎斑母猫正瞪圆眼睛仰望着一根树枝。那根树枝裂开了一半，断口露着新鲜的白茬，垂下来的那部分正悬在她俩头顶。

日束吸吸鼻子，继续赶路。光跃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那根树枝虽然断了，但根本没有掉下来的迹象啊。

光跃追了上来，见日束闷头赶路，不自觉地蓬开了尾巴上的毛发。“你真的没必要……”

日束打断了她。“我才没有刻意做什么。”日束说道，“我们已经迟到了，所以没有时间对着每一根裂开的小树枝大呼小叫。”

“但要是它掉下来，你真的有可能被它砸伤啊。”光跃关心地说道。

“但是它根本没掉，对吧？”日束加快了脚步。她们越早和其他搜寻队成员会合，光跃就能越早换一只猫骚扰。

日束沿着废弃的雷鬼路一路小跑，一直领先光跃一小段距离，同时确保她俩都跑得呼哧带喘，根本没法开口说话。雷族派出一只英俊的黑色公猫正在半道上等着她们。见到日束，他竖起了尾巴，对其他几只猫喊道：

“她们来了！”

根泉和躁片走出树丛，赤杨心也出现了，他们走到黑色公猫身旁，睁大眼睛对她们表示了欢迎。

躁片快步走上前来问道："小花楸怎么样了？"

光跃缓了一会儿才把气喘匀："他病得还是很厉害。"

躁片的眼神黯淡下来。"我们一定会找到猫薄荷的。"他向光跃保证，"小花楸只要坚持到我们归来就行。"

日束看向黑色公猫，惊讶地发现他就是焰爪——那个在上次森林大会上和她聊过天的雷族学徒。他又长个子了。"你好啊，焰爪。"她问候了一声，很高兴再次见到他。

焰爪的低吼声吓了她一跳。赤杨心瞪了她一眼，似乎想提醒她什么。

"怎么了？"她困惑地看着焰爪。难道她认错猫了？

"我是夜心。"黑色公猫哼了一声。

"可是……"日束的声音越来越低。夜心？她还是很确定，眼前的猫就是焰爪。

"我原来是叫焰爪，"他怒气冲冲地抬起下巴，"但我现在是武士了。焰爪那个名字从来都不适合我，所以我要求黑莓星把我的名号改成了夜心。"

他竟然没有把幼崽时的名号前缀沿用到武士名中，这真的很奇怪。但也许雷族就是较为特立独行吧。再说了，日束自己不也说过他看起来完全不像"焰爪"吗？她又看了看他纯黑的皮毛："我想'夜'这个字确实和你更搭。"

夜心的毛发平顺下来，日束也松了口气，她总算没再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被迫和光跃一起行动已经够给她添堵的了，要是再惹恼一名同队武士，这趟远行只会变得更加难熬。

“走吧。”根泉转身走进树林，率先踏上了旅途，“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很抱歉我们来迟了些。”光跃连忙追了过去，“虎星在临出发前决定让我替洼光参加这次任务。”

“洼光没出什么事吧？”躁片也迈开了脚步。

“当然没有。”光跃回答道，“虎星只是希望两名巫医都能留在营地里。”

“在族群里出现绿咳症的情况下，这是明智的选择。”赤杨心跟上了他们。

日束看了夜心一眼，问道：“准备好了吗？”

夜心挥挥尾巴。“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他回答。他的眼神明亮起来，高高地竖起尾巴跟着队伍在林间穿行。看起来，离开族群让他兴高采烈。日束和他一起走着，心情突然也变得愉快起来。虽然光跃也在队伍里，但这场旅行还不算全无乐趣可言。

荒原上的沟壑里飘着缕缕雾气，尚未被初升的朝阳驱散。他们进入了风族的领地，微风吹来了泥煤和荒原猎物的气息。

兔子的香气飘进了日束的鼻子。她的肚子咕噜起来。

夜心看了她一眼：“饿了？”

“我们出发的时候猎物堆还是空的。”日束说，“我俩都没吃东西。”

根泉带头领着队伍在高高的石楠丛间穿行，夜心对他喊了一声：“我们得捕点儿猎物！”

“等我们离开风族领地再说。”根泉回答。

“但我们又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才踏上这次旅途的，我们的收获同样会造福他们。”夜心争辩道，“风族怎么说也应该分我们几只兔子，不是吗？”

根泉没有停步：“要是被风族巡逻队撞见，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来向他们解释。我们没有那个时间。”

“我们离月亮池已经不远了。”赤杨心向夜心保证，“过了月亮池，我们就远离所有族群的领地了，到时候我们再捕猎。”

日束兴奋得爪垫刺痒。族群领地之外是什么样的？那边有森林吗？有大河吗？会比河族领地里那条河更宽阔吗？没准他们还能看到山——就是族群在迁徙到湖区的途中路过的那片山地。“我不介意多等一会儿。”她说道。

光跃扭头看了日束一眼。“我敢打赌，月亮池那边的猎物肯定比家里的好吃。”她满怀期待地说。

日束移开了视线。光跃的插嘴能力从不让大家失望。

“有些猎物确实是不错啦。”赤杨心说道，“但肯定还是从自己领地里捉的东西更香。”

日束稍稍放慢了脚步，让另外五只已经聊得亲如同族的猫走到前面。光跃听起来总能成为对话的焦点，不过这也不意外，毕竟光跃向来喜欢让所有猫围着她转。

当他们绕过月亮池所在的山谷、在石楠丛中择路前行时，太阳已经升到了天顶。这条小道沿山坡上行，等众猫爬到山顶，日束已是气喘吁吁。他们挤过茂密的灌木丛，发现前方的地势再度向下倾斜。于是，搜寻队在这里停下脚步，向辽阔的原野眺望。

日束竖起了耳朵。她看见锯齿状的山峰轮廓耸立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丘陵间的平地里有田野也有树林，数条雷鬼路交织其间，许多两脚兽巢穴散布其上。她对躁片眨了眨眼。“从这里能看到你说的那片两脚兽地盘吗？”她问道，“就是有猫薄荷的那片？”

无须她的提问，躁片早已搜寻了起来。“我觉得应该在那儿。”他冲远处的一团两脚兽造的巢穴和道路点点头。在日束看来，这着实是一段漫长的旅途。天族巫医继续说道：“等我们下到山脚，我就能确定方向了。天族在寻找湖区时走了一些弯路，但桠枝及时找到了我们，给我们指明了路线。只要让我到山下看一眼，我就肯定能想起桠枝指的那条路怎么走。”

猎物的气味飘了过来，日束的鼻子抽动了一下。她的辘辘饥肠暂时比漫长征途显得更重要。“我们已经远离风族领地了，对吧？”她问道。

根泉点点头："我们早就跨过边界了。"

日束咕噜了一声。"好极了。"她说道，"我闻到兔子味了。"就在说话的同时，猎物的气息再次漫过她的舌头，让她流出了口水。她眯起眼睛扫视山坡，一看见那两个蹲在草丛里的棕色小毛球，她的心跳就加速起来。"我们可以捕猎了吧？"她满怀期待地看向根泉。

根泉点点头。日束摆出捕猎的蹲伏姿势，紧紧地盯着兔子，贴着草丛伏低身体潜行。

光跃兴奋地晃了晃尾巴，迈步超过了她。"要不要先去把那两只抓了？"她盯上了日束的猎物。

怒火在日束的皮毛下燃烧。*那是我的兔子！*但她把抗议吞回了肚子里。她不想争论，因为争论就意味着她得和光跃说话。还是另找一只兔子更容易。日束直起身子，愤怒地走开了，烦躁得皮毛刺痒。根泉和光跃一起匍匐靠近了本应归她的兔子。

"这里有兔子屎。"夜心跟上了日束。一阵风吹来，掀动了夜心厚实的黑毛。他冲草丛里的一堆小黑颗粒点点头。日束发现他们前方的草丛中有一条小道，应该是小动物的爪子踩出来的。她俯下身，再次扫视这片山坡，欣喜地在下方稍远处捕捉到了一些动静。一对淡棕色的耳尖正在高草丛后颤动。她和夜心对视了一眼。"去那边。"她用尾巴比画了一下。只要夜心顺着山坡绕过去，她再从另一边配合，兔子就一定会被他们

包抄。

随着日束的靠近，她发现这是一只大肥公兔。它胖得足够让她和巫医们都饱餐一顿，一口也不用碰光跃的猎物。她几乎已经看不见远方夜心的身影了，只看到草丛有些起伏，但那也像是被风吹出来的一样。他真是个好猎手。

日束重新把注意力放到了兔子身上。她听到兔子咔嚓咔嚓地啃食鲜嫩柔软的草茎的声音，显然兔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猫的猎物。风向山坡下吹去，带走了她的气味。她向前潜行几步，然后停下来，等待夜心接近到只需一跳就能扑向兔子的位置。夜心就位后抬起头，眨了眨琥珀色的眼睛，询问她现在到没到夹击兔子的好时机。日束微微点点头，下一息便纵身跃起。

兔子看见了日束，立即蹬腿起跑，在惊慌中向着远离她的方向狂奔。夜心截住了兔子的去路。兔子见状连忙转弯，但夜心迅捷无比地猛扑上去，张口咬住它的脖子，干净利落地结果了它。

日束站起身，快步穿过草丛赶到夜心的身旁。兔子血的气味让她口舌生津。“干得漂亮。”她对夜心说道，然后扭头向山坡上望去。

光跃和根泉叼着两只小兔子，向在山顶上等着他们的赤杨心和躁片走去。

日束帮着夜心把肥兔子拖上山，丢在光跃他们的小小猎获

好极了。我闻到兔子味了。
我们可以捕猎了吧？
要不要先去把那两只抓了？
那是我的兔子！
这里有兔子屎。

去那边。
一只大肥公兔！这下一口也不用碰光跃的猎物了。
干得漂亮！

旁边，骄傲之情溢满了她的胸膛。她在夜心身旁蹲下，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其他猫也边吃边聊了起来。

光跃正忙着给众猫描述她是怎么发现那条石头隧道、她和炽火又是怎么勇闯险境的。但她压根没提正是因为她的怂恿，炽火才冒险钻到隧道深处被落石砸中。正是因为她，炽火的一条腿差点儿就永远失去了行动能力。

“然后我就飞奔回去叫大家来救他了。”光跃喋喋不休，“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跑得那么快过。”

日束匆匆咽下最后一口兔肉，站了起来。

“真不知道炽火是怎么忍受那么大的痛苦的。”光跃对讲故事的专注甚至让她忘了吃东西，“幸好他不用再忍痛太久了，我真的很欣慰。”

日束沿山坡向下走了几步，独自舔梳毛发。对于光跃的胡扯，她一句也不想多听。

当众猫再度起程时，太阳已经开始向地平线滑落。躁片走在队首，不时停下来嗅闻空气，或是在几条路上来回试探，直到他确认自己判断出了正确的方向。他们在草甸与林地中跋涉，穿过一条条溪流和错综复杂的两脚兽道路。

夜幕终于降临，黑暗抽走了森林与灌木的颜色。日束的脚垫又酸又痛。

见阴影已经浓得看不清前路，赤杨心停下了脚步。“我们得扎营过夜了。”他告诉大家。

光跃眨了眨眼，琥珀色的眼睛在渐暗的天色中倒映着微光。“我们必须继续赶路！”她听起来异常紧张。

“我们不可能一觉不睡地就跑到两脚兽地盘去。”赤杨心说道。

光跃瞪了他一眼：“那小花楸怎么办？”

“要是我们太疲惫，就有可能犯错误。”根泉说，“我们必须保证自身的安全。”

“但我们是武士！”光跃反对道，“我们可以不睡，我们应该坚持前进！”

日束对她的族猫产生了一瞬的同情。毫无疑问，她非常担心小花楸的安危。如果她们还是朋友，她会上前安慰光跃几句的，但是她们已经绝交了。光跃还是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吧。他们显然不可能毫不停歇地一口气赶到两脚兽地盘，只有鼠脑子才会有这种幻想。为什么光跃非要大吵大闹不可？日束瞥了夜心一眼。夜心应该也能看出光跃有多不可理喻了吧？

然而夜心看向光跃的眼神里却有几分关切。“根泉和赤杨心说得有道理。”他柔声劝道。

根泉同情地对光跃眨了眨眼。“我知道你很担心。”他说道，“但我们至少还要走一天才能抵达目的地。到了那里，我们还得操心两脚兽和怪物的事。而且，有两脚兽的地方一定有狗，我们也许要靠速度甩开它们。所以我们必须休息。”

赤杨心用尾巴抚平了光跃后背上竖立的毛发。“根泉是对

的。”他温和地说，“我们现在好好休息，明天就能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多几分安全。平安回家比尽早回家更重要。”

为了安抚光跃，他们可真是挖空了心思，日束勉强将恼怒咽回了肚里。为什么所有的猫都在拼命哄光跃开心，就像炽火那样？光跃的感受怎么就比其他猫的更重要了？她是在场的唯一一只不想休息的猫，她就该乖乖接受搜寻队的其他成员都需要睡觉的现实。

躁片眺望前方，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前面还有一条雷鬼路。”他说道，“晚上的雷鬼路比白天安静很多，我们可以先到路对面去，然后再扎营休息。”

根泉点点头。“听起来很合理。”他用鼓舞的眼神看向光跃，“你觉得这么办如何？”

日束强忍着才没有被气得哼出声来。他们用不着征求光跃的同意。她没等光跃答话便向前走去，见夜心跟了上来，她的心情变好了一些。夜心张开嘴，似乎在探测空气中怪物的气味。日束也照做了，一股刺鼻的恶臭扑向她的舌头，她皱起了鼻子。

“这就是雷鬼路的味道？”她问夜心。

“我想是吧。”夜心眯着眼睛向黑暗中望去。

一道树篱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当他们来到近前时，其余的搜寻队成员也跟了上来。根泉走到队伍最前方，趴下身从树篱下钻了过去。日束紧随其后，几根树枝从她的后背上划过。她

从树篱另一边钻出，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吼叫。随着那声音越来越大，一双像太阳一样明亮刺目的眼睛翻过小丘，照亮了前方平坦的黑色路面，并朝着几只猫的方向冲来。

怪物！光跃在育婴室童话里听说过这种东西。它号叫着将目光投向了他们。日束退缩了几步，恐惧淹没了她。当怪物飞驰而过时，她的身子紧紧地贴着树篱。怪物喷出的臭气扑面而来，呛得她咳声连连。

光跃也缩在她旁边瑟瑟发抖。夜心趴了下来，肚皮紧贴着地面。根泉把躁片和赤杨心推到树篱边，用身子挡住了怪物跑过时向两侧踢起的砂石。

日束挺直身子，为自己的退缩感到尴尬——尤其是和根泉相比。根泉已经见识过黑森林，刚才的景象对他来说肯定不算什么。

雷鬼路重新安静下来，日束走到了路边。

“注意安全。”根泉一边提醒一边把她推了回去。

刚才那个小丘后再次传来了吼声。又一只怪物翻了过来，然后轰隆隆地跑远。这一次，日束没有逃跑。她不会被同样的东西吓退第二次。光跃也高高地抬起了头。夜心恶狠狠地盯着怪物消失在黑暗中，就像盯着落荒而逃的敌猫一样。

赤杨心抖了抖毛发。“怪物在夜晚是不会结伴而行的。”他说道。

“那很好。”根泉回答。他看了看搜寻队的成员们：“等

我让你们过的时候就过。"

日束点点头。根泉不是他们中最年长的猫，但勇闯黑森林的事迹让他比队里的其他成员更有威望。

他们在雷鬼路边一字排开。日束紧张地打量着眼前平坦的路面。

根泉脊背上的毛发抖了抖，他睁大眼睛，竖起了耳朵。一声吼叫从远方传来。"等它过去我们就跑。"他告诉大家。

日束绷紧肌肉，做好了狂奔到路对面的准备。又一只怪物翻过小丘，明晃晃的目光刺得日束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怪物从众猫面前呼啸而过，咆哮着跑远了。

"走！"

一听见根泉的号令，日束就冲上了雷鬼路。平坦的黑色石板仿佛在灼烧她的脚掌。她把目光锁定在雷鬼路的另一侧，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只剩一棵树高的距离了。她更加用力地迈动四肢，加速奔跑。

光跃的身影从她眼角的余光中一闪而过。一声嘶吼划破夜空，日束扭转头，只见一只怪物从另一个方向朝她直冲过来。随着它离搜寻队越来越近，日束的心跳快得几近爆炸。光跃此刻跑得比受惊的猎物还快，赤杨心也没落下多远，但躁片却掉队了。根泉刹住脚步，跑到巫医身后用鼻子推着他前进。夜心也从侧后方斜插过来，用肩膀撑住巫医免得他摔倒。

当怪物喷着焰光的眼睛快要烧焦他们的皮毛时，日束的脑

子里乱得像一团旋涡。她被强光晃得脚下踉跄，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感。她怔住了，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跑。

“别停！”根泉大声吼道。日束感觉到根泉正用宽大的脑袋推着她的肩膀。她跌跌撞撞地迈开脚步，任由他指示方向。她的心快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了。但下一瞬间她就意识到自己的脚掌踩上了草地。阴影吞没了她，她终于抵达了雷鬼路另一边的安全地带。

她瘫倒在地，拼命调整急促的呼吸。怪物从她身后飞驰而过，爪子蹬地时甚至和黑石路面摩擦出了尖啸声。她抬起头环顾四周，被强光晃过之后，她现在还是晕乎乎的。“光跃？夜心？”日束意识到，在被光跃烦了一整天之后，她第一个想到的竟然还是这个家伙。她不禁对自己心生诧异。她费力地爬起身来，终于发现了队伍里的其他猫。她的四条腿都在发抖，就像脚下的大地也在震颤一样。“所有猫都过来了吗？”

她屏住了呼吸。怪物眼中放出的光束令她眼花，她的耳朵也被咆哮声震得什么也听不清。日束抖了抖毛发，试图把萦绕在耳边的嗡鸣声也一并甩掉。她渐渐辨认出了躁片、赤杨心、根泉、夜心和光跃，他们都蹲伏在雷鬼路边一条狭长的草地上。她急忙跑到了他们身边。“大家都没事吧？”

赤杨心点点头。光跃咳嗽了几声。

“走吧。”根泉冲着一旁的灌木丛点点头，“我们得离开这儿。”他挥动尾巴，示意其他猫穿过灌木丛。

日束站在一旁，等待其他猫先消失在茂密的枝叶背后，自己则落到了队尾。“我们还要穿越很多条雷鬼路才能到两脚兽地盘吗？”她一边向黄色公猫发问，一边暗自希望他能给出否定的回答。

“我也不知道。”根泉回答道，“但我们迟早会习惯的。其实你什么都适应得了。”

他那沉稳的声音让日束悚然一惊。根泉的年纪其实没有她大，但他的谈吐却成熟得就像比她多活了一辈子一样。是失去鬓霜的痛苦将他变成了这样吗？还是黑森林会这样影响着每一只踏足其中的猫？日束匆匆地跟着队伍钻进了灌木丛。

躁片带领他们沿着田野的边缘前进，来到一片小树林跟前。他朝林子里点了点头。“我们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

蕨丛在树木间恣意生长，赤杨心带头推开蕨叶走了进去。他们进入了一处小空地。四周的树挡住了冷风，但日束还是抖开了毛发。夜晚的寒意已经沁了进来。

在一棵老橡树脚下，盘曲的树根构成了天然的巢穴，里面还垫着一层落叶。躁片、赤杨心和光跃都缩进临时的小窝里躺了下来。日束嗅了嗅空气，她还没想好要不要在睡前捉点儿猎物。夜心的目光在林中扫来扫去，似乎已经开始搜寻目标了。

根泉环顾四周，有些紧张地竖起了毛发。“我们应该轮流站岗保护睡觉的猫。”他说道，“因为我们既不熟悉这片区域，也不知道这里是否住着什么东西。每两只猫站一班岗吧。”

“我可以先来。”夜心主动说道。

根泉点点头，向他表示了感谢：“那我和你一起。”

日束转过了头。“我可以和夜心站岗。”她也自荐道。这样她就肯定不用和光跃一起组队了。

“你想好了？”根泉问她。

“让我来吧。”日束诚恳地说，“我还不困，刚才我正准备去捕猎呢。”

“在这儿捕猎安全吗？”躺在临时小窝里的光跃眨了眨眼，“根泉也说了，我们对这里毫无了解。我觉得我们应该集体行动。”

日束被她烦得脚掌刺痛。光跃没事打什么岔？

“我们明天早上再捕猎吧。”躁片提议道。他看了赤杨心一眼，雷族的巫医早已将鼻子埋在双掌之间，闭上了眼睛。“今天已经很辛苦了，比起食物，我们更需要睡眠。”

日束吸吸鼻子，转移了话题：“我们离两脚兽地盘还有多远？”

“大概再走一天吧，也可能不到一天。”躁片蜷进窝里，“我只希望那里依然有猫薄荷生长。”

夜心竖起了耳朵：“你觉得它们可能像湖区的那些植株一样被冻死？”

“我怕的倒不是这个。”躁片回答道，“你也知道两脚兽的作风，我是担心它们把猫薄荷挖光。”

“两脚兽连保持一个地方几个月不变都做不到。”赤杨心嘟囔着表示了同意。

日束的心中生出了些许担忧：“要是我们找不到猫薄荷怎么办？”

光跃焦急地瞪大了眼睛。“我们必须带猫薄荷回去！”她说道，“不然小花楸会死的。”

日束对昔日的好友产生了同情，但她并没有让情绪表露出来。她将目光投向根泉，看着他跳进了树根间的一处空隙。

“还没赶到就提前焦虑没有意义。”他对光跃说道，然后开始舔梳自己的毛发。

“我们一定能找到的。”夜心在空地里转了一圈，并嗅了嗅空气。

“我想，就算两脚兽偏爱变化，”赤杨心说，“它们也都懒得很。挖光所有猫薄荷可是个大工程。”

日束突然意识到，她眼前的这些猫——这些一边轻松地闲聊，一边准备睡觉，就像已经在同一巢穴中共住了很久的猫——来自三个完全不同的族群。这让她感到惊奇。他们看起来和影族猫多像啊。她突然很想知道，要是莓心看见他们这幅和谐共处的场景，又会作何评价。

“我只希望两脚兽的宠物猫别太介意我们拿走他们的药草。”光跃听起来有些焦躁。

“他们干吗要介意？”夜心问，“两脚兽不是会给他们治

病吗？”

“他们完全依赖两脚兽生活。”躁片告诉他们。

日束皱了皱眉。“但宠物猫还是会为了保卫巢穴而战斗，不是吗？”她问道，“他们再怎么说也是猫啊。”

“他们的确有可能保护自己的窝，”躁片解释道，“但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为药草开战。”

“你确定吗？”光跃对天族巫医眨了眨眼，“你见过很多宠物猫？”

“当我们还住在河谷的时候，我认识过不少。”躁片告诉她，“大多数宠物猫都不算太差劲儿。”

光跃好奇地看着他。“宠物猫有守则吗？”她问道，“我是说类似武士守则的那种？”

“没有。”躁片像是被逗乐了似的咕噜了一声，“他们不按任何规矩生活。”

根泉吸了吸鼻子：“但他们的两脚兽会给他们定规矩吧。”

“我才不要守两脚兽的规矩。”夜心颤抖了一下。

日束看了他一眼：“但你总不会不听武士守则的吧。”

“当然不会。”夜心回答，“毕竟武士守则是我们自己编的嘛。”

“武士守则是星族为我们立下的。”躁片纠正道。

“对，但他们也允许我们按自己的想法修改它啊。”夜心

提醒他，“所以我们现在才有权利加入别的族群。”

日束瞪大了眼睛。要是她的母亲听到夜心这么随便地谈论更改武士守则或者换族的话题，一定会惊掉下巴的。“你觉得我们想改守则就随时能改是件好事？”她问道。

夜心看起来很惊讶：“你不觉得？”

“她肯定也同意！”日束还没张嘴光跃就替她抢答道，“不然呢？要是我们允许武士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伴侣，就能让大家避免很多伤心事！”

日束将爪尖插进了泥土。当她们还是朋友的时候，光跃就老是替她回答问题。那时候她还没那么抵触这种做法。但现在她都几乎不和光跃说话了，光跃怎么还敢假定自己知道她在想什么？

光跃还在滔滔不绝。“而且我们影族猫现在都是这么想的。”她告诉他们，“鸽翅和虎星经历了很多磨难才结为伴侣。当时，要是他们的关系被曝光，雷族和影族都绝不会容忍这段爱情。这就是为什么鸽翅和虎星被迫离开了族群。在那之后，花楸星放弃了族长的位置，由于没有副族长能接任，影族被并入了天族，直到虎星归来我们才又独立出来。这都是旧武士守则造成的后果。”她热切地冲夜心眨了眨眼睛。“我真的很高兴他们最终鼓起勇气回到了湖区。”她微微打了个哆嗦，“不然我就要被养成城市猫了！”

日束在心里发出了无声的咆哮。*我就知道，光跃绝对会把*

修改武士守则的话题兜兜转转绕回她自己身上。

赤杨心轻轻地打起了呼噜。躁片也缩回到了自己的临时窝铺里。

根泉停下梳洗的动作，向黑暗中望了望。“星族允许我们改写武士守则，对此，我是十分感激的。”他的声音有些悲伤，“我唯一的愿望是，要是他们再早一点儿同意就好了。至少那样，我还来得及和鬃霜交往，哪怕只是在她……”他的声音低了下去，过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在她牺牲之前。”夜心面色凝重地看着根泉。光跃和躁片也把耳朵朝天族公猫的方向转了过去。“我们本来注定是要在一起的。”根泉又继续说道，“但是离开族群的代价太高昂了。无论离开族群的是我还是她，我们都会永远陷在背叛族群的悔恨中。”

“但是，只要你们是相爱的就没关系！真的！”光跃反驳道。

日束绷紧了身子。鸽翅和虎星能把他们的幸福置于族群之前，不代表所有的武士都会那么干！

“但那意味着我们将打破守则。”根泉解释道，“那样，我们就再也不能说已经尽全力去做最好的武士了。我们想忠于彼此，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忠于自己的内心。旧武士守则逼迫我们做出抉择。”

躁片认真地看着他，说道：“在目睹过你们受的苦之后，未来的猫将再也不必面对这样的抉择。”

夜心似乎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绪里。"你们说，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因为其他的理由申请加入另一个族群？"他问道。

"其他理由？"日束对他怒目而视。难怪莓心对于改变守则如此忧心。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想改守则就改守则，武士守则的意义何在？"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多严厉，不禁愣在原地。都怪她母亲的声音突然闯进了她的脑袋，还叫得那么大声！

夜心警惕地看了她一眼。"我就是想想，"他说道，"没别的意思。"

根泉在窝里蜷缩起来。"每只猫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赶紧睡觉为妙。"他闭上了眼睛，"明天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日束走到了空地的边缘，她的心里十分混乱。她似乎是这里唯一一只对此不认可的猫。其他几名同伴都欣然接受了守则已被改写的事实。她的担忧会是多此一举吗？她是不是听莓心的论调听得有点儿太多了？

夜心穿过空地，坐到了她的身旁。"你不支持修改后的守则？"他轻声问道。

日束挪了挪脚掌。她清楚地知道现在自己成了那个异类。"我说不好。"她回答道，"我的母亲莓心总是说，改变被那么多武士遵守了那么多岁月的规矩是不对的。她还说，影族应该是影族猫的影族。"她顿了顿，思考了一会儿，"边须真的

很不像影族猫。她不擅长在我们浓密的森林里捕猎，我也不觉得她真的会去吃青蛙。但她确实努力了。她参加的巡逻队比其他猫多，抓的猎物也常常是他们的两倍。我想，就边须而言，守则改变后，她的确在为了成为更好的、真正的武士而奋斗。这是件好事，对吧？”她看了夜心一眼，但黑色公猫只是望着树林。

“我觉得，你是不是真正的武士，和你属于哪个族群没什么关系。”夜心说道，“它只取决于你的心之所向。”

*心之所向？他是想说爱情吗？*日束瞥了夜心一眼。“你会为了追求伴侣离开你的族群吗？”

“为什么不呢？”夜心的语气是那么地理所应当。听了他接下来的话，日束的尾尖不安地颤了颤。“香薇条看起来很高兴能和贝壳毛在一起。我猜她还是会想念风族，但是她从来没有说过。雷族也不怎么介意一只风族猫加入我们。再说了，桠枝和鳍跃已经做了好多个月的伴侣了，也没有任何猫找过他们的麻烦。大家几乎都忘了他原来是天族的学徒了。”

“所以你觉得你去哪个族群生活都无所谓？”日束紧盯着他问道。

“倒也不是无所谓。”夜心看着她，眼神中若有所思，“但武士有适应变化的能力。他们可以为了融入新族群改变自己，族群也可以学着去接纳他们——哪怕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那你置忠诚于何地？”日束追问道。

“真正的武士忠于所有全心信任他们的猫。”夜心扭过头，瞥向几只熟睡的猫，然后压低了嗓门，“我相信忠诚的力量。我的忠诚不输于任何武士。只是我这段时间在雷族里过得真的很不舒服。”

日束惊讶地看了他几眼。她还以为只有她在生族猫的气。然后她突然想了起来——夜心的学徒生涯好像就出了点儿岔子，对吧？上次森林大会上夜心告诉过她的。“不过，你这不是也通过武士测评了嘛。”她说道，“你还在为测评了好些次而生气？”

“三次。”夜心的颈毛竖了起来，“区区三次而已。”

“也不算太糟啦。”日束鼓励道。

“你这话说得好像我被测评了好几个月似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日束抱歉地睁圆了眼睛。

夜心看了日束一会儿，重新将目光投向林间。“对不起。”他说道，“我想我还是对这事太敏感了。”

“我完全不觉得意外。”日束挪了挪爪子，“听起来你的老师真的很喜欢为难你。”

“你说得对。而且松鼠飞也一样。所有的雷族猫好像都在苛责我。”他气鼓鼓地说道，“因为我改了我的武士名，他们都在生我的气。整个雷族都觉得我必须向那个完全遥不可及的形象看齐。”

日束扭过头，见赤杨心仍在熟睡，不禁感到一丝庆幸。那位巫医大概率不会认同他的族猫向影族武士倾诉的这些怨念。但她对夜心心生同情。“这的确是很大的压力。”

夜心瞟了她一眼，似乎为她的善意感到惊讶。“我甚至没法和烁皮还有燕雀光搞好关系。”他又补充了一句，“哪怕她们是我的至亲。”

“但你的至亲不只有她们。”日束提醒他，“连影族里都有你的至亲呢，不是吗？”她应该没记错吧？“比如褐皮。”

“对啊！”夜心的眼睛亮了亮，“我完全没想到这个。比起我在雷族的那些至亲，我没准更擅长跟褐皮打交道呢。”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日束急忙说道。夜心听上去好像他早就想要换个族群生活了一样。但他的坦诚还是让日束颇有好感。“我想，可能所有猫都会经历觉得自己在族群里格格不入的阶段吧。”日束安慰道，“最近我的族猫还正在可怜我呢。”

“可怜你？”夜心听起来很诧异，然后才突然回忆起来，“噢，对哦，你本来想和一只公猫做伴侣的，结果他被你的朋友迷走了。”

“是‘曾经’的朋友。”日束愤怒地瞪着光跃。她倒是睡得舒服。

夜心顺着日束的目光看去：“就是她？”

“对。”

夜心伸过头拱了拱日束，安慰道："我为你们的决裂感到遗憾，但我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她的行为一定把你伤得很深。"

夜心的同理心让她心生感激。"我们没法告诉自己的心该产生什么情绪才好。"她叹了口气。

"我想也是。"夜心回应道。

"或许再过一段时间，你对你的族群的印象就会有所改观了。"日束告诉夜心。夜心是一只英俊的公猫，就像影族的武士一样——而且他的心肠也不错。雷族里一定也有猫这样认为。"等你喜欢上某只漂亮的族猫，一切都会变得大不相同。"

夜心哼了一声："短期内我看不到一点儿这种事的影子。"

日束再次侧目向他看去。他光洁的皮毛像夜空一样漆黑，在月下光泽夺目，但他的眉头紧锁着。日束真希望他能解开心结。让这样一只猫如此郁郁寡欢真的很不公平。"生活不会一直这么糟糕的。时间能冲淡很多东西。"她轻声说道。也许只要再给她一点儿时间，她也能从忧郁中走出来。

第八章

夜心翻了个身，渐渐摆脱睡意清醒了过来。头顶的橡树沙沙地摇动着枝叶，鸟儿也开始了鸣唱。他睁开了眼睛。朦胧的曙光中，蕨叶的颜色变得很浅，这是一个寒气刺骨的早晨。他很想伸伸懒腰，活动一下昨天长途跋涉后肌肉僵硬的腿脚，但他的后腿被一团柔软温暖的东西压着。夜心抬起下巴，看了过去。

日束躺在他旁边的树叶堆里。昨夜，在叫醒躁片和根泉接班之后，他们挤进了同一个盘曲树根圈成的窝。日束还在睡着，她面容平静，侧腹一起一伏。原来是她在不经意间把尾巴搭到了他的腿上。夜心控制住了翻滚于喉间的咕噜声。这只影族猫睡得可真香。要不是对日束颇有好感，他一定会心生嫉妒的。昨天，在他抱怨他的族猫的时候，日束不但愿意做一个沉默的聆听者，而且没有对他横加评判。*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夜心突然产生了负罪感。日束毕竟是另一个族群的猫。但他没提到任何重要的情报，而且就算虎星对有个雷族武士和自己的至亲闹翻了这种事感兴趣，日束也不像是那种乐于跑过去告密

的猫。

他轻轻地把腿从日束的尾巴下抽出，然后站了起来。

躁片和根泉还没睡醒。光跃和赤杨心分坐在空地两侧守夜。为了抵御寒气，光跃半闭着眼睛缩成了一团，她看上去好像快要打瞌睡了。不过赤杨心转过身来，无声地向夜心点点头打了个招呼。

夜心冲着树林点点头作为回应，但愿赤杨心能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赶在其他猫睡醒之前捉点儿猎物。他轻巧无声地跳出垫着树叶的窝铺，踮着脚小心地走进了蕨丛。空气中飘荡着老鼠的气味，夜心试着追溯气味的源头，然后欣喜地发现了一道踪迹。

当日光刺透枝叶照射下来时，他已经捉了两只老鼠和一只鼩鼱，并把它们带给其他猫。他们现在都睡醒了。躁片在舔舐脚掌；赤杨心结束了站岗，在一束阳光下伸展身体；日束似乎没有注意到夜心，因为她在忙着用牙齿挑出厚实毛发中的枯叶碎片。根泉捉了一只麻雀，这会儿正在为其他猫拆分猎物。看到夜心钻出蕨丛、放下自己的猎物，根泉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光跃穿过空地走了过来。“嘿，夜心。”她招呼道，并调皮地对他眨了眨眼，“这是给我的吗？”

日束没有看他，但夜心注意到她愤怒地竖起了柔软的棕白色毛发。

“这是给所有猫的。”夜心对光跃说罢，然后转向了日

束，"你想吃鹧鸪吗？"

日束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接着又看向鹧鸪："好啊，多谢。"

夜心以为光跃会继续开玩笑说她也想吃鹧鸪，但光跃却有些小心地看了日束一眼，转身走到了根泉身旁。

"需要我把翅膀带给躁片和赤杨心吗？"光跃问道。

"把胸肉给他们吧。"根泉回答，"我们三个吃翅膀。"

"你们可以再多来一只老鼠。"夜心把老鼠甩了过去。光跃礼貌地点点头，向他表示了感谢。

夜心在日束身旁蹲伏下来。日束迫不及待地大吃了几口，然后坐起身来舔了舔嘴唇。"我最喜欢鹧鸪了。"她说道，"谢谢你，夜心，真抱歉我起得这么晚。我应该帮你捕猎才是。"

"没关系的。"夜心回答，"我没有吵醒你真是太好了，你当时睡得很香。"想到日束搭过来的尾巴，他打趣地晃了晃胡须。

日束咕噜起来。"我还以为只有躺在影族的武士巢穴里我才能睡得着呢。"她回答道，"看来我的入睡本领比我以为的要好很多。"

夜心也咕噜了一声："你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嘛。"

填饱肚子之后，搜寻队在躁片的带领下重新踏上了旅程。他们一上午都在空旷的草甸上跋涉，但随着日高时分过去，他

们路过的两脚兽巢穴越来越多。雷鬼路又窄又荒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穿过的雷鬼路也越来越密集。不久之后，森林与原野那香甜的、能够安抚心神的芬芳就消失了，它们渐渐被陌生而刺鼻的臭气取代。夜心感到一阵不适，忍不住耸动了几下皮毛。他们肯定离两脚兽地盘越来越近了。

当他们走进一条两侧长着高草的宽沟，开始沿着沟渠前进时，树篱的背后响起了一声低沉的吼叫。夜心竖起颈毛，趴低身子离开队伍，探头向树篱对面望去。另一边的田野光秃秃的，地上的泥土被翻出，堆成长长的土垄，就像被巨大的利爪挖过一样。一只大怪物在田野中央踱步，吼声盖过了一切鸟儿的尖叫。怪物硕大的脚掌颠簸着踩过土壤，轻而易举地踢起大堆的泥土，在身后留下崭新的沟壑。

夜心紧张地望着它。当他意识到有只两脚兽高高地坐在怪物的头上，像幼崽坐在母亲肩头玩骑獾游戏一样时，他的心跳空了一拍。他猛地收回视线，小跑着追上了队伍。"你们知道吗？两脚兽能骑怪物！"

"什么？"日束赶忙跑过去偷看。躁片和光跃也跟过去，俯下身从树篱下的缝隙中向外张望。赤杨心看着他们，根泉却坐了下来，将目光投向前方。

"要是我们每路过一只不寻常的怪物都停下来围观，"天族公猫说道，"我们就永远都赶不到两脚兽地盘了。"

夜心眨了眨眼。根泉是怎么做到这么冷静的？"但是它好

像在巡逻。”夜心提醒道，“要是它发现我们在它的领地上乱晃怎么办？”

“它对我们没兴趣。”根泉回答道，“只要我们和怪物保持距离，它就不会靠近我们。”

“可是万一……”

“万一什么？”根泉看了他一眼，“你觉得它会怕我们偷它的食物？”

日束扭头看向根泉："怪物是吃什么的？"

“反正肯定不是老鼠或者鸟。”光跃也抬起了头。

日束恶作剧地瞪了她一眼："没准它们吃猫呢。"

一时间，光跃被吓得瞪大了眼睛。但她很快就抖了抖毛发。“那是不可能的。”她说道，“不然我们早就知道了。”

“别拿你的族猫寻开心。”躁片批评了日束一句。

但夜心对日束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光跃的背叛真的让她很伤心。他有些好奇，对日束而言，炽火和光跃谁才是最大的叛徒？他们从前都是她的朋友，但现在，那两只猫却似乎越来越形影不离。在根泉重新带队前进时，夜心放慢脚步来到了日束身旁。

“我们要往那边走。”队伍来到树篱的尽头之后，躁片停下脚步，冲着有怪物巡逻的那片田野点了点头。那只怪物已经走到了田野的远端一侧，但它正准备转身返回。“只要我们动作够快，就能在它追过来之前跑到对面。”

“好吧。”根泉看了看四周，“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他趴低身体钻过树篱，另外几只猫也依样照办。

夜心拖到最后，等其他的猫都平安通过之后才钻到对面。根泉带领他们在树篱与土垄之间的深沟中奔跑，潮湿泥土的浓烈气息涌入夜心的鼻腔。田野的另一边被两脚兽用网做成的高高栅栏包围着，那片网闪闪发光，就像斜阳照耀下的水面一样。

“我们要怎么过去？”夜心忧心忡忡地问。

“我们爬不过去，它太高了。”躁片说，“只能从下面打洞。”

日束瞥向田野：“那只怪物怎么办？”

那只怪物离他们还很远，但在稳步靠近。

夜心抖松了毛发，决心不被眼前的场面吓倒。“等它走过来的时候我们肯定已经过去了。”他抢先冲到栅栏下，沿着地面仔细嗅闻。所幸，这片区域的泥土还算松散。“在这儿挖个洞不算难。”夜心告诉大家。他扒了一大把土出来，其他几只猫也靠过来，以最快速度投入了挖土的工作。

怪物的吼声越来越响了。夜心加快了爪下的动作，一爪接一爪地扒开泥土。他身边的日束打起洞来简直比兔子还快。她的身子紧挨着夜心，夜心甚至能感觉到她修长身体上有力的肌肉正在收缩伸展。

夜心瞥了她一眼：“你确定你不是风族猫吗？”

日束一愣，满脸不解地看着他。

“风族曾经在荒原的地下打洞。”夜心解释道。

“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躁片冲着怪物扬了扬下巴。怪物靠得越来越近，它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似乎已经死死盯住了他们。

光跃钻到他们挖出的洞里试探了一下。“我觉得我能挤过去了。”她兴奋地汇报道。其他几只猫退开一步坐下，看着她弯腰钻进地道，从另一边探出了头。“哎哟！”她猛地一回头，在脊背上舔了舔。

根泉紧张地眨了眨眼：“你还好吗？”

“它钩到我的毛了。”光跃直起身子，“但是我没事。”

夜心在栅栏的最底端发现了她的一缕深棕色毛发。“当心点儿。”当躁片跟着钻过去时，他开口提醒道。

天族公猫毫发无伤地钻了出去。赤杨心也成功过去了。

根泉对日束点头示意，于是日束趴下身子，像蛇一样滑进了洞。她后腿一蹬，艰难地往前挪了挪，但很快就惊叫着不敢再动。“我的毛！”她惊慌失措地喊道，“我被钩住了！”

日束脊背上的毛发都竖立了起来。夜心看到，她脖根处的长毛缠在了网上伸出的参差细刺上。

身后的怪物隆隆地走近了。

“别动。”夜心伸长脖子，试图用牙齿解开打结的毛发。但日束像受困的猎物一样扭个不停，喉咙里低吼阵阵。夜心根本咬不住被缠住的那团毛。

"请你尽量保持冷静！"栅栏另一边的赤杨心安抚她道。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躁片向她保证。

但日束的慌张不减反增。她身上的恐惧气味越发浓烈，动作也从扭动变成了剧烈的挣扎，然而这只是让她的脖子被卡得更紧。她试着压抑喉中的哭喊，但最终还是绝望地低声呻吟起来。怪物难闻的鼻息滚滚涌来，他们脚下的大地也开始颤抖。

"别乱动了！"根泉厉声喝道，但他的声音还是被淹没在了怪物的咆哮中。

就算日束听得到，她也已经吓得根本无法服从根泉的指令。夜心强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恐慌。日束疯狂地划动前肢，试图把自己从栅栏上拔出来。要是日束再不冷静下来让他帮忙，她一定会把自己弄成重伤的。夜心已经听到日束的皮毛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撕裂声。剧痛让日束的喊声更显凄厉。

"你不会有事的。"夜心凑到日束的耳边说道，并抬爪按住她的脊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

日束扫了他一眼："那只怪物……"

"它还没过来。"夜心扭头看向身后。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重新靠近日束。"但是光跃在看着你呢。"他压低声音对她耳语，"别让她看见你被吓坏的样子。"

日束终于停止了挣扎。

夜心的胸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花。"非常好。"他给日束鼓劲儿，"再冷静一小会儿，我已经看见被钩住的是哪一簇毛

了。我帮你解开。”

“怪物来了吗？”日束的抽泣声很低微，夜心几乎无法分辨。

“还没有。”夜心感到庆幸。日束的毛发被缠得很紧，所以不可能扭头看到怪物那离他们只剩一棵树高距离的巨爪。“我会在它赶到之前让你出去的。”夜心伸长脖子，开始咬断日束打结的毛发。

怪物发出咆哮，冷酷地转动巨大的黑色圆掌向他们逼近。夜心无视了它。他一定要保护日束的安全。他奋力咬断了一簇又一簇毛结。日束呜咽了一声。夜心肯定弄疼她了，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逼迫自己继续强行扯开那些死结，直到日束能够脱身。“能挣开了吗？”夜心冲日束的耳朵喊道。

日束试探着向前挪了挪，似乎在感受后颈的疼痛。然后她松了一大口气，用力钻过地道，来到了栅栏的另一边。

“感谢星族！”根泉欣慰地甩了甩尾巴，把夜心推到了地道前。

夜心拒绝了他："那你呢？"

怪物离他们只有几尾巴远了。它滚动脚掌转过了身。

根泉更加用力地推了夜心一把："让你走你就走！"

夜心手忙脚乱地钻过栅栏，心脏紧张得怦怦直跳。他一从另一边的洞口里蹿出来，就立即转身看向栅栏对面的根泉："快啊！"

怪物巨大的身子向根泉撞了过来，但天族武士的动作异常敏捷。他用老鼠钻进树根逃脱追捕的速度冲到栅栏下，钻过地道来到了其余几只猫的身边。

日束愧疚地对他眨了眨眼。“对不起。”她说道，“都怪我害你们身陷险境。”

根泉抖松毛发。“你做得很好了。”他鼓励道，“有哪里受伤吗？”

“只是有一点儿疼而已。”日束感激地看向夜心，“谢谢你。”

“不客气。”夜心试图让自己的回答显得更不经意一些，但他的心一直跳得很厉害，以至于几乎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他对日束低下头，很开心能帮到她。

光跃绕着他们转了一圈。“我差点儿以为你们要被怪物吃了！”她的声音依然紧张。

赤杨心从光跃身边走过，开始检查日束后颈的擦伤。“没事，只是撕掉了几撮毛。”他看了夜心一眼，“你是怎么让她冷静下来的？”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夜心回答，“我只是稍微给她鼓了鼓劲儿。”他对上了日束的目光。

日束不自觉地弹了弹耳朵。至于夜心究竟对她说了什么，那是只能为他们所知的秘密。

太阳开始向远方的山脉滑落，众猫的影子融入了越来越黑

的夜晚。

“我们离两脚兽地盘不远了。”躁片告诉他们。他看了看日束问道：“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用。”日束答道，“已经没有那么疼了。”

赤杨心弹了弹尾巴。“等我们遇到橡树叶，我就给你配一服药膏。”他承诺道。

根泉将目光投向了远处亮起的几点不自然的黄色光源。“夜晚的两脚兽地盘比白天安静。”他说道，“我们应该可以用最快速度找到猫薄荷，然后尽早离开那儿。”

队伍继续向前走。日束走到了夜心的身旁，这让夜心很是高兴。

“我得再谢你一次。”日束悄声说。

“别客气。”夜心心不在焉地答应道。他闻到了猎物的气味。夜心抬起头，嘴里渐渐分泌出了口水。这气味和他过去闻过的都不一样，他说不上那是什么味道，但他就是迫切地想要品尝散发出这种味道的食物。

他们的前方是一片草坡，向上延伸到一片小树林，五颜六色的光从树林后射出，在渐暗天幕的衬托下显得十分明亮。夜心眯起了眼睛。他们已经进入两脚兽地盘了吗？猎物般的气味变得更浓郁了。夜心听到了两脚兽的咕哝声，还有怪物的隆隆低吼。两脚兽们偶尔会发出穿透夜空的大喊，似乎是在互相呼唤。

夜心警惕地竖起了毛发。其余几只猫看起来也神经紧张。在接近树林时，他们放慢了脚步。根泉轻轻地走到了队伍的最前方。他挥挥尾巴，示意众猫保持安静，然后小心地在树林中择路前进。在他的带领下，队伍穿过了小树林。树林这边的噪声更大了，那种气味也变得更浓烈了。

当来到树林尽头、前方豁然开朗时，夜心的肚子一下子缩紧了。颜色鲜艳的两脚兽巢穴密密麻麻地铺展开来，占据了一大块平原。那些巢穴的顶棚闪着五颜六色的光，成群的两脚兽在巢穴间匆匆奔走。

“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两脚兽地盘。”躁片在夜心身旁站住了，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赤杨心和光跃迟疑了，他们转动耳朵，难以理解如此嘈杂的噪声从何而来。巨大的砰砰声与尖叫声从那些巢穴中迸发出来，连空气都为之震颤。夜心摊平耳朵，双眼紧闭，被那些绿叶季花朵般颜色的光线晃得头昏脑涨。与此同时，温暖而香甜的猎物香气包围了他的鼻腔。一群群两脚兽在巢穴间的空隙里游走，夜心观察到它们在边走边吃，把各种猎物塞进自己的嘴巴。它们的眼睛反射着斑斓的光线，看起来兴高采烈。

“看啊！”日束紧张的叫声吓得夜心蹦了起来。日束正死死地盯着一座巢穴：“那是一只怪物！”

那座鲜艳的两脚兽巢穴竟然长着怪物的大圆脚掌。夜心打了个寒噤。难道两脚兽不但骑怪物，还住在怪物的肚子里？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两脚兽地盘。”躁片望着拥挤的平原，似乎想看到平原那边更远的地方，“我们应该绕开它。真正的目的地肯定就在它的后面。”

躁片话音刚落，一座两脚兽巢穴就动了起来。随着它转动脚掌，夜心惊恐地看到那只怪物巨大的圆脑袋周围挤满了两脚兽，而且它的头还在越扭越快。被困在怪物脑袋上的两脚兽嚎叫了起来。随着怪物的头越抬越高、离身体越来越远、同时一圈又一圈地旋转个不停，两脚兽们惊慌失措的尖叫逐渐变成了哭喊。难道那只怪物想杀死两脚兽？他试图观察两脚兽们的表情，但是怪物的脑袋转得太快了，他只能看见一片模糊的影子、听见它们被甩来甩去时的惊呼。夜心缩回树林，恐惧攫住了他。这地方真的太恐怖了。

见此情形，根泉也竖起了毛发。“走这边。”他厉声下令，然后领着众猫钻进树林，沿着林子绕个大圈避开了平原中的两脚兽地盘。

夜心连忙跟了上去。日束走在他的旁边，瞪大了眼睛。“为什么两脚兽们不逃？”她嘶声问道，“它们难道看不出怪物有多危险吗？”

“它们可能无法抵御猎物气味的诱惑吧。”夜心猜测道。从两脚兽巢穴的方向飘出的猎物气味比他在湖区吃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具诱惑力。他不禁舔了舔嘴唇。这片平原危机四伏，但他还是非常渴望尝一尝散发那种气味的食物。它尝起来会和闻

起来一样好吗？会更好吗？“等回程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试试去那边捕猎？”

根泉瞟了夜心一眼。“武士不吃两脚兽的食物。”他低吼道。

“即使闻起来那么好吃也不行？”夜心顶嘴道。

日束凑了过来。“反正我也很想尝尝。”她悄声说。

看到日束兴奋的神情，夜心给她递了一个会意的眼神。

在树林的尽头，他们找到了一片未被两脚兽或怪物侵扰的灌木丛。根泉趴低身子钻了过去。夜心落在了队尾，他一边看着前面的队友，一边忍不住回头偷看那些闪着亮光的巢穴。他很高兴队伍与两脚兽群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那种温热的食物气味挑逗着他的馋虫，他从未感到如此饥饿。

“快点儿。”根泉对他喊道。夜心这才意识到他被猎物的香气分了心，已经脱离了队伍。其余的猫已经钻到了两道高高的木栅栏之间的空隙里。栅栏的那边是一排又大又方的两脚兽巢穴，它们都笼罩在暗影里。

“这是我们要找的两脚兽地盘吗？”夜心一边赶过去一边问道。

“没错。”躁片看起来松了口气，“我绝对来过这里。”他跳上栅栏，低头看向另一侧。“跟我来。”他说道。

几只猫陆续跳上了栅栏。夜心看到两脚兽地盘里有许多纵横交错的栅栏，栅栏间围着一片片平整的草地。他嗅了嗅空

气，但没有捕捉到一丝熟悉的气味，只有微弱的雷鬼路臭气和两脚兽石头的味道。“猫薄荷丛长在哪里？”夜心问道。

“我们得去两脚兽地盘更深处找。”躁片小心翼翼地踩着栅栏顶向前走去。这感觉有点儿像沿着一根根树枝在森林的树冠上行走。最终，躁片停下了脚步。眼前的这片草坪比别的都大，而且四周还长有花丛。在落叶季寒流的摧残下，那些花朵已经零落不堪、奄奄一息。

躁片跳下栅栏走向了它们。

“你闻到猫薄荷的气味了吗？”赤杨心边问边跟上了他。

躁片没有回答，只是弹了弹尾巴。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方浓密的花丛里。

夜心跳下栅栏走进草坪，同时张开嘴巴嗅闻空气。巫医们在专心寻找猫薄荷，但夜心要探测的是一切可能昭示着危险的气味。在四处弥漫的怪物臭味之下，他捕捉到了猫的气味，但它们非常微弱，而且带着一股武士所没有的甜香。*宠物猫？*

*至少这里没有狗的气味。*夜心边想边跟着队伍钻进花丛。柔软而芳香的枝叶扫过了他的皮毛。“你闻到猫薄荷了吗？”他追上日束，问道。

“除了这些花我什么也闻不出来。”日束回答。

光跃领先他们几步，这时她扭头看了过来。“要是我们一点儿猫薄荷都找不到怎么办？”她忧心忡忡地问道。

“我们会找到的。”队伍最前面的躁片回答道。他钻出花

丛，走进宽广的草坪。众猫都跟上了他。草坪的一侧立着一座方正寂静的两脚兽巢穴，一丛丛植物沿着巢穴的墙脚蔓延开来。

赤杨心和躁片开始在草丛中边闻边找。夜心竖起耳朵，留意着一切危险的声响。怪物的低语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冷风在两脚兽巢穴四周回旋呼啸。

日束在夜心身旁停下脚步，竖起了脊背上的毛发。

“你的伤还疼吗？”夜心悄声问道。

“不怎么疼了。”日束低声回答，“要不是你，我肯定会更……”

一阵微弱的低嘶声打断了她。

夜心绷紧了身子。难道有蛇？他猛地扭过头四下搜寻，同时弹出了利爪。

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从一株灌木后面探了出来。“给我出去！”

一只幼崽！

幼崽气鼓鼓地瞪着他们。“这是我们的花园！”他细声细气地喊道，“你们不许进来！”

其他猫纷纷转身看了过来。

“这又是只什么猫啊？”光跃惊讶地感叹道。

这只幼崽长着灰色的皮毛，耳朵圆滚滚的，看上去很是奇怪，就像一只大老鼠一样。

在搜寻队的注视下，幼崽瞪大了眼睛，但强撑着没有退缩。夜心一时间不知道是该佩服他的勇气，还是该嘲笑他的鲁莽。星族在上，他们可都是武士啊！这只小猫难道真的以为他能把他们全部赶走？

赤杨心平静地对他眨了眨眼。“对不起，我们很抱歉进入了你的领地。”他说道，“但是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

“出去！不然我就叫我妈妈来了！”幼崽挺起了胸膛。

躁片和根泉对视了一眼。

日束咕噜了一声：“他好可爱啊。”

“我不可爱！”幼崽对她嘶声喊道。

夜心礼貌地低下了头，说道：“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话音未落，幼崽身后的枝叶就摇晃起来。一只高大的母猫走了出来。她也长着和幼崽一样的圆耳朵，而且很显然她也是一只宠物猫——因为她身上有夜心之前闻到过的奇异的甜香味。

见到药草搜寻队，母猫摊平了耳朵，迅捷地用身体挡住了她的幼崽，对族群猫们怒目而视。“你们在干什么？”她厉声喝问。

母猫激烈的反应令夜心后退了一步。“我们……呃……”一时间，他连话都有点儿说不清楚了。

宠物猫眯起眼睛弹出了爪子。她真的想和他们开战吗？怎么可能！她又厚又软的皮毛上一道伤疤也没有，这辈子肯定一场架都没有打过。

赤杨心低下了头。“我们是来寻找猫薄荷的，”他告诉母猫，“我们的族群里暴发了绿咳症。”

宠物猫满脸疑惑。

“我们有一只幼崽生了重病。”躁片解释道。

宠物猫的毛发平顺了一些。她抖了抖圆圆的耳朵，问道：“所以你们认为猫薄荷有疗效？”

“他再吃不到猫薄荷就会死的！”光跃的琥珀色眼睛紧张地眨了眨。

母猫的爪尖收了回去。“你们的幼崽在哪儿？”她换了更加温和的声音问道。

“他在湖区。”赤杨心告诉她，“我们都住在那里。在荒原的另一边。”

母猫的幼崽钻到她的肚子底下，隔着母亲的前腿偷看他们。夜心这才辨认出来，原来她是一只小母猫。“猫薄荷是什么呀？”小猫问道。

“是一种植物。”她的母亲回答，“我们的花园里没有猫薄荷。”母宠物猫用蓝色的大眼睛看着赤杨心，“但你们再往前走几座房子就能找到了。”她冲一道树篱扬了扬口鼻，“就是那边。”

“谢谢你。”赤杨心感激地眨了眨眼，“我们保证，除了采集药草之处，什么也不会做。”

“我们一收集到足够的药草就立刻离开这里。”根泉也承

诺道。

宠物猫松了口气。“祝愿你们的幼崽早日康复。”她低下头，叼起了女儿颈部的皮毛。

“喂！”小母猫挣扎着被母亲拎回了灌木丛里。“我会走路！”她生气地蹬着小腿，和母亲一起消失在枝叶间。

夜心看了日束一眼。“真没想到宠物猫竟然这么勇敢。”他赞叹道。

日束皱起了眉，担心地说：“我只希望她们俩永远也别撞见泼皮猫。”

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花朵的芬芳。闻惯了森林的麝香气或大湖与荒原的气味，这种甜腻的香味让他们头昏脑涨。

光跃抬起头看了看四周。“很难想象泼皮猫会出现在这里。”她说道。

“快走吧。”躁片向宠物猫指出的那道树篱走去。

队伍跟上了躁片。随着他们穿过一座又一座巢穴的围栏，夜心的呼吸急促起来。在远离了那片布满花里胡哨的巢穴的平原后，他第一次闻到了一种气味，让他忘记了那美味的两脚兽的猎物。他张开嘴，让气味流过舌尖。闻起来有点儿像松鸦羽的巢穴。会是猫薄荷吗？

躁片显然也闻到了这种气味。天族巫医加快脚步，最终奔跑了起来。他横穿过草坪，消失在又一丛灌木背后。

夜心紧张起来，脚垫中似有刺痒之感。“注意安全。”他

低嘶着发出提醒。谁知道那些植物后面可能潜藏着什么东西？

“慢一点儿！”夜心挤开灌木的树枝，竭力跟上巫医的脚步。那种气味已经清晰至极、不容错认。等他们再次踏上草坪时，夜心一眼就看到了它们——猫薄荷！这里的植株比生长在湖区的那些更高大，它们开着成片的紫色花朵，从树篱下蔓延到草坪里。

躁片已经走进猫薄荷丛，高兴地竖起了尾巴。光跃、赤杨心和根泉也冲了过去。

“收集尖端的嫩叶。”躁片告诉他们，“嫩叶的药效最强。”

日束来到了夜心的身旁，她微张着嘴，眼睛闪闪发亮，似乎从猫薄荷独有的气味中汲取到了新的力量。她钻进猫薄荷丛，回头望了夜心一眼。“快来啊。”她呼唤道，“我们也去帮忙。”

夜心走了过去，他的嘴里渗出了口水。猫薄荷的气味充盈在他的鼻腔与口腔，让他心醉神迷。他艰难地抵御着趴到地上、在这堆芬芳的植物中打滚的冲动。

赤杨心抖松了毛发，兴奋地说道：“这里的猫薄荷真是太多了，我们用都用不完！”

躁片眨眨眼表示同意：“而且它们的气味比森林里的那些更浓郁。”

夜心咬下一截多汁的嫩茎，甜美的汁液让他感到飘飘然。

他把药草搁在一旁的草地上，然后转头去采集更多的枝叶。其他几只猫也和他一样忙碌。很快，他们就收集了一堆猫薄荷。

赤杨心后退几步，看了看他们的收获赞叹道："这可真是不少。"

躁片坐了下来，感叹道："这些足够所有族群使用了。"

根泉晃晃脑袋，甩掉了一片沾在胡须上的叶子。"而且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药草的生长位置。"他说道，"如果还不够用，我们随时可以过来采摘。"

"最好还是别发生那样的事。"赤杨心说道。

这会儿，夜心已经叼起了一大束猫薄荷。他迫不及待地渴望回到那片布满彩色巢穴的平原。猫薄荷让他食欲大动，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那些两脚兽巢穴间捕猎，尝尝香气四溢的两脚兽猎物究竟是什么味道。他没想好要不要把自己的打算说给队伍里的其他成员听，但现在他的嘴巴塞得满满的，他决定等他们返回那片平原再公布自己的计划。

夜心跟随队伍，贴着灌木林地的边缘绕过了色彩鲜艳的巢穴群。那里依然盘踞着大量的两脚兽。它们难道不用睡觉吗？他感到困惑。日束走在他的前面，夜心想得太出神了，完全没有注意到日束也放慢了脚步。他的前爪一不小心划到了她的后脚。

日束哆嗦了一下，夜心赶忙向后一跳。

"对不起！"

日束叼着满嘴的猫薄荷，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夜心朝两脚兽巢穴的方向点了点头作为解释。日束想必也能闻到那种猎物的味道。她会不会和他一样，好奇猎物的滋味如何?

日束疑惑地歪了歪头，然后加快脚步追向了其他猫。他们已经快要走进林地了。

夜心跟上了队伍。进入树荫遮蔽的安全地带后，他放下了嘴里的猫薄荷。“我想去捕猎。”他说道，“我们应该先吃点儿东西再睡觉。”

光跃眨了眨眼，说道:“在这种地方是抓不到猎物的。”

根泉也点点头赞同道:“它们肯定都被两脚兽吓跑了。”

“别担心。”夜心望向彩色的巢穴，令猫口舌生津的气味从中滚滚而出，“我会给你们带吃的回来的。”

日束也放下了她的猫薄荷，说道:“我和你一起去。”

趁其他猫还来不及否决夜心的提议，他就奔向了两脚兽巢穴。日束小跑着追上了他。

“夜心！”身后的根泉大喊了一声，但夜心假装没有听见。很快，天族公猫的喊声就被淹没在了两脚兽的交谈声和“巢穴怪物”的嗡鸣声中。所有的巢穴似乎都在富有节奏的砰砰声中震荡，这让夜心不由得庆幸还有日束在这里陪他。夜心弹弹尾巴，示意日束别离他太远，然后躲到了一座巢穴的后面。他们一起探出头，窥视着来来往往的两脚兽群。

“你看到猎物了吗？”日束睁大眼睛问道。

“还没有。”夜心竭力向来来往往的两脚兽身后望去。在距离它们一棵树长度的地方有一只红黄相间的“巢穴怪物”，它的爪子陷在泥泞的草地里。一群两脚兽簇拥在怪物面前，从巢穴内的两脚兽伸出的爪子里接过一团又一团东西。夜心眯起了眼睛：“那是不是猎物？”他冲那边点了点头。

日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同时吸了吸鼻子。“我觉得是。”她回答道。

夜心的肚子饥饿地咕咕叫了起来。他真的很想尝尝两脚兽给它们的同族分发的食物。

透过由两脚兽的后腿构成的丛林，夜心发现“巢穴怪物”肚子下方的阴影里有一些空间。他朝那里扬了扬口鼻。“你觉得你能冲到那里去吗？”他问日束。

日束犹豫了。

“如果你想留在这边也行。”夜心说道。日束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两脚兽吧。反正他肯定没有。这里的噪声和强光让他几乎无暇他顾。

但日束却热切地眨了眨眼睛。“你别想把我甩在后面。”她回答道。

夜心沿着一排巢穴爬到了两脚兽小路的旁边。日束也伏低身体尾随而来，看着前方汹涌的两脚兽潮。夜心将爪尖插入泥泞的草坪，准备冲进它们的队伍中。

“等一会儿。”日束用尾尖碰了碰夜心的脊背。她正向小路的尽头眺望。夜心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发现两脚兽的洪流正在变得稀疏。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找到了一个缝隙。日束点点头，小声喊道：“冲！”

日束冲出他们的藏身处，如野兔般飞奔进了巢穴下的缝隙。夜心紧随其后，跟着她绕开红黄色“巢穴怪物”前的两脚兽群，钻进阴影之中。夜心跑得脚掌都在打滑。

他趴在日束的身边，侧腹剧烈地一起一伏。

日束的眼睛闪闪发亮：“我感觉它们压根儿就没发现我们！”

“你跑得可真快！”夜心浑身上下的每一根毛都因紧张与激动而战栗着。两脚兽食物的香气向他们涌来。他高兴地对日束眨眨眼：“你闻到了吗？”

日束舔舔嘴唇。“当然，”她说道，“但是我们怎么拿到它呢？”

夜心抬起头来，观察怪物黑漆漆的腹部。他没有发现任何开口。但巢穴怪物的内部有一只两脚兽，所以它一定有通道可供出入。他爬出怪物身下的阴影，试图在它的侧腹上寻找入口。他们或许可以趁两脚兽不注意偷偷溜进去，拿了它们的猎物就跑。

“夜心！”日束兴奋地喊了一声。他转过身，看到日束正用口鼻指向怪物跟前的草坪。

夜心睁大了眼睛。那儿赫然摆着一大块猎物。两脚兽的大脚来来往往，随时都有可能把美食踩进泥坑。

“我去把它抢过来。”夜心心念电转，“然后我们就一起往树林里跑。”

“没问题。”日束点点头。

“跟紧了！”夜心从怪物下狂奔而出，连转几个急弯避开两脚兽们挡路的脚掌。他的耳畔充斥着自己的心跳声，他的目光紧紧地锁在被遗落的猎物上。他终于跑到猎物前，一口叼起了它。夜心被惊得浑身一震。*好烫！*他差点儿把猎物掉到地上，但是流进他嘴里的肉汁太鲜美了，就算猎物再烫，他也舍不得松嘴。

惊呼声从头顶的上方传来。两脚兽发现了他们。两脚兽像受惊的马群一样远远地散开，或粉或棕的圆脸上满是震惊的表情。夜心冲向了树林。*日束！*他扭头瞥了一眼，欣慰地看到日束就在他的身后。在对视的一瞬间，夜心从日束眼中读出了胜利的喜悦。

搜寻队的其余成员都蹲在灌木丛下望着他们。夜心冲进灌木丛，在他们面前刹住脚步。他们的目光都集中了过来。夜心放下猎物舔了舔嘴唇，温热浓稠的肉汁沾附在他的舌尖，让他的肚子咕咕作响。他偷回的猎物很像放大版的乌鸫，但是比乌鸫更肥，一对大腿更是圆润得像鸽子腿一样。

根泉吸了吸鼻子。“两脚兽的猎物。”他不屑地说。

“这是什么东西？”光跃困惑地打量着它，“这只鸟这么大，肯定不是森林里的生物。”

“管他呢！”躁片绕着它转了几圈，高兴地甩了甩尾巴，“这东西闻起来可真不错！”

日束坐下来喘了几口粗气。“它足够让大家都吃饱了。”她说道。

赤杨心站在远处，谨慎地盯着他们的猎物。

夜心对赤杨心眨了眨眼。“猎物的肉汁很好吃。”他告诉巫医。

赤杨心看起来有些怀疑，警告道：“武士不应该吃两脚兽的食物。”

但躁片已经咬了一大口。他顿时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光跃兴奋地抖了抖尾巴，她也挤到前面尝了一口。温热的肉食让她呼出的气变成了白雾，萦绕在她的口鼻周围。“真是太好吃了。”她兴奋地说道。

夜心也很渴望尝试这种食物，他已经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但他还是想先说服根泉和赤杨心。“你们想去森林里捕猎也行，”他告诉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时间浪费在捕猎上，就能更早赶回湖区。那时候这些猫薄荷可能还没来得及打蔫儿呢。”

根泉弹了弹尾巴尖。“我想，吃这份食物确实可以节约时间。”他做出了退让。

日束拽下一块肉推到他的面前。“我们都已经把它偷回来了。”她劝说道，“再不吃就太浪费了。”

赤杨心皱起了鼻子抱怨道：“这比两脚兽的垃圾好不到哪里去。”

光跃鼓着腮帮子抬起头来说道：“它比垃圾强多了！”

根泉和赤杨心对视了一眼。

“至少这不是我们像宠物猫一样向两脚兽摇尾乞怜讨来的食物。”赤杨心说道。

根泉走向了怪鸟。“唉，拿都拿了。”他不情愿地咕哝着，低头啃了一口。

看到根泉眼中陡然亮起的神采，夜心憋住了涌到嘴边的咕噜声。天族武士又尝试了一口，他的毛发渐渐恢复了平顺。夜心满意地扯下一只翅膀，坐到一旁开始进食。香甜的美味让他浑身暖洋洋的，心情也十分舒爽。他和日束对视了一眼。日束的下巴蹭上了肉汁，显得油汪汪的。日束开心地对他眨了眨眼。今晚众猫都填饱了肚子，而且睡了个好觉，为明早的回乡之旅做足了准备。

夜心是醒得最早的猫。其他搜寻队成员蜷在他周围，皮毛散发出丝丝热意。吃光两脚兽的猎物之后，他们像幼崽一样在榉树的树根间挤成一团，在两脚兽聚集地的嗡鸣与碰撞声中睡着了。这会儿，日束还在打着呼噜，根泉的尾巴一抖一抖的，

好像正在做梦。

夜心站起身，跳出了他们的临时巢穴。他扫视林地，打算找个地方上厕所。现在天刚蒙蒙亮，那片遍布明亮巢穴的平原万籁俱寂。他走到树林边缘向外看去，想知道在两脚兽终于感到困倦、在怪物中睡着之后，那些彩色的光线还存不存在。然而，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他惊讶得皮毛刺痒。夜心忍不住眨了眨眼。

所有的怪物都消失了。夜心举目四望，一只两脚兽也看不见了。浓雾笼罩在宽广而空旷的平原上。树林中的鸟儿渐次醒来，开始了它们的清晨合唱，就像从未被任何东西打扰过一样。

夜心的目光从被两脚兽抛弃的平原上扫过。他看到了许多块被碾平的草地，两脚兽丢弃的垃圾，以及怪物离去后留下的深深足迹。它们是被什么东西赶跑的？

他的身后传来了脚掌刮擦泥土的声音。夜心猛地一回头，见是日束，顿时松了口气。日束向他走来，往平原上张望了一会儿，然后在他身边站定，不安地弹了弹耳朵问道："它们都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一阵哆嗦顺着夜心的脊柱传至尾尖。

"我们是做梦了吗？"日束看着他问道。

"不可能。"夜心的肚子给出了答案。昨晚的大餐让他到现在都很饱，因此那不可能是梦境。他的嘴边甚至还沾着些许

香甜黏稠的肉汁。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夜心！日束！”赤杨心发出了呼唤。

日束对夜心眨了眨眼：“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她转身走开了，夜心却陷入了犹豫。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点点“不想回家”的冲动。

“我们的族猫一定会很高兴见到我们的。”日束说道，“我们带了这么多猫薄荷回去，他们会更开心的。”她走向了在树下等着他们的同伴。

夜心看着她的背影。这趟旅程拉近了他和所有队友的距离，甚至连光跃也不例外。但日束和他的关系更为特殊，那是一种近乎亲情的纽带。他们一同捕猎、一同进餐、一同站岗守夜。他信任日束，而且他不曾把同样的信任交予任何一只雷族猫。他们已经是朋友了。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渴望：要是他们回到湖区之后仍能维持这份友情就好了。

第九章

霜爪凝视着巫医巢穴顶棚上的一片芦苇。一整晚过去了，族猫们的名字仍像裹挟于风中的树叶一样在她的脑海中回旋。她肯定在某个时刻睡着了一小会儿，但绝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拷问自己同一个问题：她应该选哪位武士来领导河族？微风心？喷嚏云？湾皮？还是夜天？似乎选谁都合乎情理。他们都经验丰富，都是值得被认真考虑的候选者，但他们能称得上是“意料之外的选择”吗？

她坐起了身子。*谁是意料之外的选择？*母亲的话反反复复地在她的心中盘旋。看来她不能选微光皮或者暮毛。冰翅和蜥尾也不行。应该说，她现在不能选任何一只她原本确信有能力领导河族的猫。相反，她必须选出一位超出所有武士意料的族长。

躁郁之气在她的胸口鼓荡。为什么卷羽要让她去看意料之外的选择？星族的脑子里难道进蜜蜂了吗？还是说他们就喜欢让活着的猫活得不那么舒坦？她抖了抖毛发。*不要质疑星族。*她坚定地告诉自己。河族里有一个认为祖灵无权管束活猫怎么生活的巫医就已经够糟的了，绝不需要再来一个。尤其是在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必须守住信念，相信星族会用智慧与同情，为现世的族群指引前路。

*只要做个选择就好！*她屈起爪尖，插进垫在窝里的苔藓。既然星族把决定权交给了她，那他们肯定认为她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洒尾？

太年轻。

锦葵鼻？

太老了。

她每想到一个名字，脑海中就会立即蹦出为什么他或她不是河族现在最需要的族长的理由。她就这样否决了一个又一个可能性，直到头昏脑涨。

曙光照进了巢穴，蛾翅在她的窝中翻了个身。霜爪的老师就要醒了，她很快就会过来询问这一夜冥思的结果。

霜爪的心跳加速了。*我必须尽快做出选择。河族需要一个答案。*

就在这时，一个名字蹦到了她的眼前，就像跃出水面的游鱼。她眯起眼睛，集中注意力，等待着一个反对的理由，就像其他被否决的提议一样。但这次，反对的理由并未出现。霜爪怔住了。是这样吗？她终于想到一个可以成为河族族长的武士了吗？希望的火花在她的掌心中跳动。*没错！就是这样！这就是星族想让她想到的武士。她终于知道该选谁了！*

她跳出窝，尾巴兴奋地抖动个不停。“蛾翅。”她已经听见巢穴外族猫们起身四处走动的声音了，“蛾翅！”

她的老师抬起头，疲惫地睁开了眼睛：“怎么了？”

“我知道该选谁了。”

但蛾翅似乎没听见霜爪的话。她的眼睛紧盯着漏进巢穴入口的阳光。“天已经亮了？”她费劲儿地爬起身来，“我得去安排巡逻队。”

“不用急。”霜爪眨了眨眼，“你不需要再操心那些了。我知道我们的新族长是谁了！”

蛾翅转过头，瞪大了眼睛：“谁？”

霜爪已经等不及想听听老师会对她的选择作何评价了。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张口，巢穴入口处就传来了沙沙声。洒尾走了进来。

“武士们都醒了。”他告诉蛾翅，“他们在等着你呢。”

“很好。”蛾翅跳出了她的窝，“我有消息要告诉他们！”

“是吗？”洒尾竖起了耳朵，“是什么消息？”

“霜爪为我们选出新族长了。”蛾翅告诉他。

洒尾兴奋地转身看向了霜爪：“星族终于给你托梦了吗？”

“其实并不是梦。”霜爪挪了挪爪子，“但是之前在月亮池的时候，星族说他们相信我的判断。”她回答，“我想了很

久，现在我觉得我知道他们想让我选谁了。”

“是谁？”洒尾热切的目光几乎灼痛了霜爪的皮毛。虽然她很愿意与老师讨论她的选择，但让一名武士先于其他族猫知道答案似乎有失公平。不过，她也很想赶紧把答案公布出来。要是她先和蛾翅说了，然后蛾翅又否定了她的选择，她就不得不从头再来一遍了。还是直接把结果告诉全族，让他们一起做决断吧。

“如果你召开族会，我现在就可以宣布最终的选择。”她告诉蛾翅。

“现在吗？”蛾翅吃了一惊。

“嗯，现在。”霜爪果断地抖松了毛发，但她的心跳还是很快。要是族猫们要求她做出解释怎么办？只说“我觉得我很确定”够吗？他们会不会要求她拿出更多证据来证明她真的是在传达星族的旨意？

蛾翅和她对视了好一会儿，似乎在确认霜爪是否真的不再动摇。最终，霜爪低下了头，河族巫医也弯腰钻出了巢穴。“我这就召开族会。”蛾翅边说边消失在霜爪的视线中。

洒尾依旧在一旁看着她。“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真的需要承担很重的责任。”他同情地说道，“你这几天一定很辛苦吧。”

“星族在指引着我的思考。”霜爪回答。她希望这句话是真的。

“那当然了。”洒尾说道，“你是我们的巫医，无论你选了谁，河族都会支持你的。”他低头向霜爪致意，然后走出了巢穴。

霜爪目送着他离开，脚掌突然颤抖了起来。*我不是你们的巫医，*她在心中说道，*我只是个学徒而已。*但她仍是维持河族与星族的联络的纽带。现在只有她能与他们的祖灵沟通了。她无视腹中翻涌的焦虑，抖开毛发走出了巫医巢穴。

族猫们已经在空地上围成了一圈，霜爪的出现让他们都期待地睁大了眼睛。

暮毛的尾尖微微颤动着。冰翅在族猫之间来回踱步。微光皮坐在后排靠近芦苇围墙的地方，银色的皮毛在曙光中闪闪发亮。当霜爪走向空地中央时，洒尾鼓励地对她眨了眨眼。

霜爪突然觉得浑身无力。她接下来要说的话将会左右河族的未来。她深吸了一口气，让声音不再颤抖。“星族告诉我，要在寻找族长时去看那些意料之外的选择。”她开口说道，“我思考了很久，他们所指的究竟是哪名武士。而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得出了答案。”

“你‘觉得’你知道？”暮毛皱起了眉头。

“我确信我知道。”霜爪纠正了自己的措辞。如果她想让这件事就此尘埃落定，那她就必须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坚定不移，就像她刚才在巫医巢穴里感受到的那样。这就是正确的选择。她在想到那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她是对的。她必须是

对的。她用目光扫过族猫们期待的脸庞。“我们的新族长将会是……”她抬头望了望天空。如果她真的搞错了，星族一定会降下征兆的，不是吗？但今天的天空湛蓝而晴朗，可以称得上是近几天以来最好的天气。微风吹动芦苇，预示着这将是一个舒适的落叶季早晨。“我们的新族长是枭鼻。”

那只棕色的虎斑公猫僵住了。他一定就是正确的选择吧。难道不是吗？他的肩膀那么宽阔，结实的肌肉在厚实而光洁的皮毛下若隐若现。枭鼻是她父亲的同窝手足。和松鸦掌一样，枭鼻既是强大的战士，又是优秀的猎手。虽然他偶尔脾气暴躁，但那未尝不是一种优点，对吧？那代表他一定会为他的族群而战。

枭鼻定在原地没有动弹，只是震惊地回望着她。“我？”

议论声像涟漪一样在空地上扩散开来。

“他还没收过学徒。”金雀花掌提醒道。

“族群里的学徒从来都不够让每名武士都分到一个。”锦葵鼻说道，“再说了，必须教过学徒是选副族长时的规矩，不是选族长的。所以……”

夜天眯起了眼睛：“可以肯定的是，这真是个有趣的选择。”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怀疑。

族猫们暗中交换的眼神让霜爪鼓起的信心渐渐退了下去。

但冰翅点了点头说道：“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枭鼻是一位真正的武士。”雾鼻也说道。

宽慰之感如潮水般向霜爪涌来。至少还有一部分族猫赞同她的选择。

蕨皮把枭鼻推出了猫群。

棕色的虎斑公猫有些迟疑地走到霜爪面前，低下了头。“感谢你赐予我这份殊荣。”他真诚地说道，“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为河族服务。”

“这是星族的旨意。”霜爪告诉他。但愿这是真的。“明天晚上，我就带你去月亮池领取九命，然后你就可以任命你的副族长了。”虽然有些族猫仍抱有怀疑，但霜爪还是感到十分欣慰。河族很快就会重新拥有族长和副族长，到那时，他们的生活就能回归正常了。枭鼻会觉得紧张也很正常。对任何一名武士来说，成为族长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霜爪看向了暮毛。那位虎斑武士正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枭鼻。她支持我的选择吗？微光皮呢？那只银色的母猫沉默地坐在芦苇丛的阴影中，尾巴贴着地面来回甩动。

蛾翅走到了霜爪的身旁。“表现不错，霜爪。”她伸出尾巴拂过霜爪的脊背，然后向枭鼻低头行礼：“我认为霜爪的选择是正确的。”

“谢……谢谢。”枭鼻磕磕绊绊地回答道。他转头看了看其他的族猫。“愿我能领导好大家。”

暮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霜爪已经询问过星族，并做出了选择。”她随后大声宣布道，“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新族长，

我们应当尊重他的决定，以执行他的命令为荣。枭鼻一直对族群充满奉献精神，我确信他会时刻把河族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她对棕色的虎斑公猫低头致意，并冲微光皮挥了挥尾巴。“我们去捕猎吧。”暮毛呼唤道，“无论族长的事结果如何，我们的族猫都还饿着肚子呢。”

霜爪看着暮毛和微光皮走出了营地，腹中突然升起了一丝凉意。

蛾翅面带笑意地看向枭鼻。“或许你可以先安排其他武士巡逻。”她提醒道。

“呃，”枭鼻眨了眨眼，“哦，对。”他听起来有些抱歉，大概是在后悔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洒尾！”他把同巢武士叫了过来，“你和蕨皮去河流的上游捕猎。”他说道，但又旋即改变了主意，“哦，等一下。现在河里水流很急，蕨皮最擅长在激流的河段捕鱼，让她去峡谷吧。你带着……”枭鼻迟疑了一下，转头看了看其他的族猫。他们都满脸期待地看着他。“你带着……”他的目光从一名名武士身上划过，似乎难以做出抉择。

“我带锦葵鼻去吧。”洒尾提议道，“他擅长在静水里捕猎。”

“对对。”听到他的提议，枭鼻松了口气，“你带上锦葵鼻。”

“再加上豆荚光？”洒尾继续提示。

“嗯。”枭鼻同意了。

“再叫上喷嚏云怎么样？”洒尾又补充道，“那里河面很宽，多带一只猫捕猎，就能多抓回一些鱼。”

蛾翅清了清嗓子。“我们还需要留足够的武士去巡逻边界。”她提醒枭鼻。

棕色虎斑公猫猛地扭头看了她一眼，然后又看向洒尾。“嗯，边界巡逻，当然。”他对湾皮点点头，“你和兔光去标记边界好吗？”

“哪段边界？”湾皮问道。

“风族。”枭鼻的毛发抖了抖，“哦不，稍等。唔，还是影族吧……不不不，就去风族边界。”

湾皮和兔光对视了一眼，小声说道：“我们最好在他又改主意之前赶紧出发。”

蛾翅同情地对枭鼻眨了眨眼。“这只是你第一天上任，”她安慰道，“你很快就会熟练起来的。”

霜爪也对枭鼻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或许她应该在向全族宣布他是下一任族长之前给他提个醒。但就算他现在还有些不知所措，他也一定很快就能学会这一切。若非如此，星族怎么会引导她做出这个选择呢？

武士们围拢到枭鼻身边，等待他下达指令。霜爪返回了巫医巢穴。她的脚步突然间轻快了起来。她终于做出了这个压迫她已久的沉重决定。从现在起，她可以重新成为那个普普通通

的巫医学徒，只为族猫的健康操心，而不用时刻忧心于他们的未来了。她甚至有机会一举赢得她的巫医名号。

“霜爪。”在她快要接近巫医巢穴时，洒尾赶了上来，“你肯定觉得这阵仗有点儿恐怖吧。”

“是啊。”霜爪咕噜道，“现在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真的很高兴。”

“你选择得很好。”他告诉她。

“你真的这么觉得吗？”霜爪看着洒尾的眼睛，渴望能得到一个保证。

“当然。”洒尾回答，“不然星族怎么会引导你这样决定呢？”

霜爪探身钻进药草库存最深处，拽出了最后一捆干枯的叶片。它们实在太陈旧了，她重复嗅了两遍，才敢猜测这东西究竟是什么。金盏花。它还残留着一点儿刺激性的气味，但霜爪说不好这些药草还有没有治疗感染的效力。

她将这些金盏花放进了必须在秃叶季降临前替换的那一堆药草里。她和蛾翅本应该早点儿清点药草库存的，但河族的族长危机让她们忙得一直无暇他顾。现在，河族终于有族长了。明天晚上，枭鼻就会到月亮池领取他的九命，并选出新的副族长。到那时，一切风波就终将归于平静，她和蛾翅也可以专心采药补充库存了。

河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绿咳症，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他们在这个季节里甚至连一例白咳症都没有遇到过。霜爪突然想起了虎星的孩子，他现在还好吗？去族群边界之外寻找猫薄荷的队伍回来了吗？他们找到猫薄荷了吗？她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霜爪环顾巫医巢穴，发现巢穴一侧的芦苇墙耷拉了下来。如果她们把它修好，就能在墙边腾出空间再放一个窝。其余的几个空窝也有些疏于打理，应该再往里面垫一些新鲜的苔藓。所幸在寒潮降临之前，她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整理这一切。

霜爪坐下身来长叹了一口气，在那么多个漫长的、煎熬的日夜终于过去之后，她突然感到无比疲惫。她的心脏隐隐作痛，但她并不排斥这种感觉。就该这样才对。被她强行推开的悲伤重新找到了可以恣意蔓延的空间。她需要完成对母亲之死的哀悼，而现在，她终于可以那么做了。

巫医巢穴的入口暗了一下。蛾翅走了进来。

霜爪对她眨眨眼："枭鼻做得怎么样？"

"还不错。"蛾翅看起来很乐观，"他把所有队伍都安排好了。"

"你觉得可不可以让他派几名武士来帮忙整修我们的巢穴？"霜爪冲歪斜的巢壁点点头。

"等他回来我就跟他说。"蛾翅回答道。

"回来？"新族长竟然不在营地这件事让霜爪很震惊。巫

巢穴并不是唯一需要修补的巢穴。育婴室的顶棚漏了几个
，学徒巢穴的入口快散架了，在最近的几场风雨过后，营地
墙也显得有些破旧。“他去哪儿了？”

“他加入了洒尾的队伍。”

“他难道不该先集中精力把营地整顿好吗？”

蛾翅的表情突然变得烦乱了起来。“他得去检查边界。”
说道，“影族一直在探头探脑。昨天我在河的另一边遇到了
们的几名武士，他们一直在问河族有没有绿咳症病例、我们
没有找到猫薄荷之类的事。我把金雀花掌和锦葵鼻都叫了过
，才没让他们直接闯到我们的营地里。我早就说过我们没有
薄荷了，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是没完没了。”

霜爪的肚子缩紧了。“你觉得他们是在以猫薄荷为借口刺
我们的情报吗？”她问蛾翅，“也许他们猜到我们出状况
。”

“所有的状况都已经结束了。”蛾翅坚定地说。她抖松了
发。“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族长，让枭鼻去处理影族的问题
。你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别再为这些事担惊受怕。”她同
地睁大了眼睛，“你依然需要消化卷羽离去带来的悲伤。现
的时间足够充裕。”

霜爪感到喉咙一紧。“嗯。”她轻声回答。她的确想暂时
离河族的族群大事，以及近些日子压在她心头的忧虑，但蛾
说得没错：她最大的心结还是对母亲的思念。她需要时间来

为那只将她培养成如今的她的猫哀悼。不久之前，霜爪还对拜访月亮池充满恐惧，因为她还没有准备好。但是现在河族族长的事已经尘埃落定，她开始期待去月亮池联络母亲，除了与她告别之外什么也不必去想。她只想和卷羽单独相处一会儿。“我想去月亮池。”霜爪说道。

“我能理解。”蛾翅点点头，“需要找只猫陪你一起去吗？比如灰爪，或者薄雾爪。他们也在缅怀她。”

霜爪犹豫了。她应该叫上同窝手足和她一起去的，毕竟他们都失去了卷羽。但在过去的几天内，他们都有机会为她哀悼，只有霜爪被迫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为河族选择下一任族长上。“不用了。”霜爪回答，“我想独自去找她。”

蛾翅用鼻子碰了碰霜爪的耳朵。“好的。”她说道，“不过在你没有外出的时候，你或许可以多和灰爪还有薄雾爪互相陪伴一会儿。”

“我知道……”霜爪的话音被冲进营地的脚步声打断了，她闻到了湿透的毛发，以及恐惧的气味，“出事了！”

蛾翅已经奔出了巢穴，她尾巴上的毛紧张地奓立了起来。

霜爪跟着她钻了出去。看到锦葵鼻跌跌撞撞地跑进空地，霜爪一下子绷紧了身子。锦葵鼻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湿淋淋的毛发也簇立着。他扭头看向营地的入口。洒尾扶着蕨皮走了进来。玳瑁色母猫眼神迷离，似乎连站都站不稳了。

“这是怎么回事？”蛾翅绕着他们转了一圈。

“河岸垮下去了。”洒尾回答，“蕨皮被水流卷走了，我感觉她可能磕到了头。”

“把她带到巫医巢穴里去。”蛾翅命令道。

当洒尾扶着蕨皮离开时，霜爪注意到他的脚步也有些不稳。她赶忙跑到他身旁，嗅了嗅他的爪子。她发现没有扭伤的迹象，但趾甲周围的部分还是肿了起来。“你还好吗？”霜爪关心道。

“我在摔下去的时候爪子卡在树枝上了。”他回答道。

“霜爪！”听到蛾翅喊她，霜爪转过了身。

喷嚏云和枭鼻架着豆荚光走进了营地。他们的毛发都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霜爪突然发觉此时的枭鼻看起来是那么瘦小。当他帮助豆荚光躺到地上时，他的身子不住地颤抖着。

霜爪冲上前去为负伤的武士检查身体。豆荚光睁着眼睛，但是眼神呆滞。霜爪用脚掌沿着豆荚光的四肢和脊背按了一遍。“没有骨折。”她告诉蛾翅。

蛾翅弯下腰来仔细看了看豆荚光。

“我想他应该只是喝了很多脏水。”喷嚏云告诉她。

“他需要蓍草和水薄荷。”蛾翅说道。

“需要我去拿吗？”霜爪问道。

“不用。”蛾翅冲着巫医巢穴的方向弹了弹尾尖，“你去照顾蕨皮。她需要百里香。”

霜爪试着回忆她之前收拾的药草里有没有百里香。她记得

库存里肯定还剩了几片叶子。

蛾翅看向了枭鼻。“我们得把豆荚光抬到巫医巢穴去。”她说道。

但河族的新族长毫无反应。他的眼里只有慌乱，仿佛已经被吓呆了。

蛾翅转向了喷嚏云说道：“能帮我一把吗？”

喷嚏云点了点头，将口鼻探到豆荚光身下，推着他站了起来。

霜爪奔向了巫医巢穴。蕨皮斜倚在一个窝里，眼神依旧迷离。洒尾正在小心地舔舐受伤的爪子。霜爪从药草库里找出几片紫草叶，丢到洒尾身边。“你用这些叶子包一下脚掌，我先去看看蕨皮。”

洒尾叼起一片叶子盖在了脚上。霜爪重新扑进药草堆，拣出了仅剩的几片百里香叶。

就在她蹲在蕨皮身旁将叶片弄成小块时，喷嚏云把豆荚光扶进了巢穴。

蛾翅匆匆地跟着他们走了进来。“让豆荚光躺在那里。”她朝一片小空地点点头，然后奔向药草库，挑出了蓍草和水薄荷。她冲回豆荚光身旁，把药草丢在他的面前。“把它们吃了。”蛾翅提醒道。

豆荚光有些迟疑地盯着药草。

蛾翅看向了喷嚏云，问道：“你们没有发现河岸不够稳固

吗？”

洒尾回答道：“枭鼻安排我们在水流不太急的河段渡河，我们以为那段河岸能撑得住。”他将又一片紫草叶包在脚上，打了个哆嗦。“我都感觉不到我的爪子了。”他问道，“这正常吗？”

“等豆荚光把蓍草吃了，我就帮你看看。”蛾翅把苦味的叶片推到灰白相间的公猫面前。“快吃吧。”她像哄不愿配合治疗的幼崽一样命令道，“谁知道你喝下去的脏水里有什么东西呢？被恶心一下总比躺在巫医巢穴里呕吐半个月要强吧？”

蕨皮还是那副魂不守舍的模样，霜爪只好用爪尖小心地撬开了她的嘴。就在霜爪把碎百里香叶倒进蕨皮嘴里的同时，枭鼻走进了巫医巢穴。

“大家都没事吧？”他的声音很小，霜爪几乎听不清他说了什么。

“我们还不能下定论。”蛾翅走到了霜爪的身边。蕨皮努力地对抗着合上眼皮的欲望。蛾翅检查了她耳后的肿包，说道：“看起来不是特别严重，但我们必须再观察一段时间。”

枭鼻的眼神中闪现出愧意。“对不起。”他说道，“要是我早点儿发现那段河岸不安全，我就不会……”

洒尾打断了他：“你怎么可能预知一切呢？我们已经有四分之一个月没派队伍去检查河岸线了。”

“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安排一支巡逻队？”枭鼻对喷嚏云眨

了眨眼。

喷嚏云瞪大了眼睛："那当然了！"

"好……好的。"枭鼻有些失魂落魄地看着身边受伤的族猫，"等边界巡逻队回来，我就派一支小队伍去检查。"

"一支小队伍？"洒尾用探寻的目光看着他，"要是他们也被河水冲走怎么办？"

"那就派一支大队伍去。"枭鼻立即改口。

"两侧的河岸都需要检查。"洒尾提醒他。

"那就派两支小队伍。"枭鼻回答。

喷嚏云皱起了眉头问道："就两支吗？"

枭鼻的目光在洒尾和喷嚏云之间游移，耳朵迟疑地抽动着。他陷入了犹豫。霜爪心里一揪，忽然感到一阵恐惧。枭鼻已经左支右绌、力有不逮了。她祈盼枭鼻赶紧做出一个决定。

"今天我先派两支小队伍检查，明早再安排更多猫去。"枭鼻说道。喷嚏云和洒尾对视了一眼。霜爪的心沉了下去。所有猫都看得出来，枭鼻不是在为族群的需要着想，而只是在尽力让这两名武士满意。

霜爪转过头，继续检查洒尾的爪子。洒尾已经妥帖地裹好了紫草叶。霜爪把叶片又抚平了一些，然后用芦苇将它们固定好。"我可以给你一些罂粟籽止痛。"她说道，但她的思绪早已飘离了洒尾脚上的伤口。她在怀疑自己的决定究竟正确与否。*去看意料之外的选择*。这就是她选择枭鼻的唯一理由吗？

因为枭鼻是看起来最不可能当上族长的猫？这对河族而言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到底是什么让她刚才那么确信，枭鼻就是被星族选中的猫？

霜爪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分内的工作上。给芦苇打结是个精细活。她先将紫草叶牢牢固定在洒尾的脚掌上，然后取了些罂粟籽。与此同时，她也在努力地把所有疑虑推出自己的脑海。但是等到所有猫的伤势都已稳定、所有伤员都得到休息，霜爪走出巢穴，发现她已经很难再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了。

她穿过空地走向猎物堆。太阳正在向遥远的荒原下沉。猎物的储备十分充足。这会不会是预示枭鼻是个好族长的征兆？她从猎物堆上捡起一条小鲤鱼，叼着它走向了在一旁分享鳟鱼的灰爪和薄雾爪。看到她走近，灰爪高兴地竖起了耳朵。霜爪突然感到了一阵愧疚：在母亲死后，她几乎再也没有陪伴过她的同窝手足。

“据说他本来还想派一支大队伍去河边的，但后来又改主意了。”暮毛的话让霜爪停住了脚步。她把耳朵转向了那只正在金雀花掌身边择鲑鱼刺的棕色虎斑母猫。他们显然在议论枭鼻。“就因为洒尾说了一句话，他就觉得派一支小队伍比大队伍更好了。”

“是两支小队伍。”金雀花掌提醒暮毛道，“而且明天他还会派出大队伍的。”那只白色公猫的语气有些尖锐。

暮毛吸了吸鼻子。“我看他只是折中主义而已。”她并没有

被金雀花掌说服。"除非他明天早上又想了个新点子出来。"

霜爪强迫自己不要竖起毛发。族群当然会质疑枭鼻一段时间，这是不可避免的。在领导族群方面，他还是一个新手。他们都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一切。她不禁再次自问，要是她在向全族宣布结果之前先和枭鼻打声招呼，枭鼻会不会准备得比现在充分一点儿。*要是我早点儿告诉他，族里形势的转变也许就没这么突兀了。*但话说回来，如果枭鼻就是她所期待的那个族长，难道他不应该具备在突发情况下临危不乱的能力吗？霜爪在灰爪和薄雾爪身边坐下，心中的不安让她皮毛刺痒。

她的同窝手足亲昵地聊着天，霜爪本想加入他们，但暮毛和金雀花掌的对话让她心神不宁。她总是回想起自己的选择。或许她真的误解了星族的意思。或许他们其实想让她选的是另一只猫。

当明月升起普照营地时，暮毛跟着霜爪走向了巫医巢穴。对此，霜爪并不觉得意外。

"我能和你聊一聊吗？"暮毛柔声问道。

"当然。"蛾翅早就回窝休息了，其他的族猫也进了各自的巢穴，因此空地里基本上空无一猫。

霜爪看着暮毛，不知道这只虎斑母猫想和她聊些什么。暮毛是卷羽的母亲，虽然她之前和金雀花掌说了那些话，霜爪还是希望她能够支持自己。但暮毛开口前却犹豫了。霜爪紧张起来。*她是不是觉得我选得不对？我是不是真的搞错了？*

“呃……一切都还好吗？”

“不算太好。”暮毛轻声回答，“我很高兴你做出了选择。河族需要一个族长，做出这个选择的猫无疑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星族在指引着我。”霜爪告诉她。

“我所在意的就是这个。”暮毛说，“他们是怎么指引你的？他们说了什么？”

霜爪抬起了下巴。暮毛在质疑她的选择吗？“和我交流的猫是卷羽。”她回答道，希望这个答案能终结这次问话。听到女儿的名字，暮毛的目光也确实柔和了一些。

“听到她仍在努力帮助你，我真的很高兴。”暮毛说，“但她到底说了什么？”

霜爪犹豫了。她必须谨慎斟酌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她从没说过卷羽直接点出了枭鼻的名字，但在族猫们看来，卷羽一定是这么引导她的。“她说星族不能替我做出选择，但他们相信我的判断。他们说，我必须……”

“我们已经知道了。”暮毛打断了她，“你必须去看意料之外的选择。但是他们有说过你为什么必须那么做吗？”

霜爪紧张地挪了挪脚掌。她要告诉暮毛，她的母亲曾警告她不要相信任何猫吗？迄今为止，这是唯一一句她能确信无疑的忠告。但是，如果她选择信任她的母亲，那她就应该把暮毛也列入怀疑对象之中。仅凭我自己，我要怎么才能弄清这句话

背后的真实含义？“卷羽没有解释。”她告诉暮毛，“但是我把所有的族猫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枭鼻是唯一让我感觉正确的选择。”

“‘感觉’正确？”

霜爪努力想要向她解释。“当他的名字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我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她说道，“所以我就想……是的，星族一定就是想让我选择他。你能理解吗？虽然这听起来不是那么地显而易见，但是我就是……我就是觉得这是对的。”霜爪闭上了嘴。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说的这些话能解释清楚吗？

暮毛看起来若有所思。“听起来，你的选择确实是对的……”她顿了顿，“但希望你去看意料之外的选择的究竟是谁呢？”

霜爪眨了眨眼：“什么意思？”

“是卷羽，还是星族？”

霜爪怔住了：“有什么区别吗？卷羽的意愿难道不就是星族的旨意吗？”她问道。

暮毛意味深长地看着她说道：“我想也是。我只是有些惊讶，卷羽竟然会认同他们的做法。”

霜爪愣愣地看着暮毛。她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呢？”

“没什么，只是卷羽一向有话直说而已。”暮毛回答，“而且她为了保护你可以不顾一切。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强迫你独自面对这么艰难的抉择。”

霜爪不禁又陷入了自我怀疑的浪潮。她是不是误解卷羽的意思了？也许她的母亲想向她传达的是另一种信息。如果这个选择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做呢？她推开了这个念头。暮毛怎么会明白星族的想法？她只是一名武士而已。“卷羽相信星族，”霜爪说道，“我也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懂的比现世的猫更多。”

暮毛注视着霜爪。“也许吧。”她似乎不为所动。接着，她抖散了毛发。“抱歉，我不该给你徒增烦恼的。你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该由我们来履行支持枭鼻的职责了。”她环顾四周，空地上只剩下了她们两个，“我只希望枭鼻赶紧拿出族长该有的样子来。如果他一直做不到，你恐怕还是得承认你的选择是错的。”

“等星族赐予他九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没搞错了。”霜爪愤愤地瞪着暮毛，但她的四肢颤抖了起来。她看着暮毛走向武士巢穴，悄无声息地钻了进去。现在，空地上只有她了。她的心沉了下去。她做出了选择，而这远比她所想象的困难得多。但她已经完成了任务。难道这场煎熬还不能到此为止吗？她闭上眼睛，疲惫突然侵入了她的骨髓。枭鼻的领导终究还是没能让族群安定下来，他们甚至比之前更不安了。她的族猫已经开始怀揣着疑问来找她谈话。很显然，她还是不能从为族群选出族长的难题中脱身。

第十章

日束的脚掌十分酸痛。他们从昨天清晨开始就一直在赶路，夜里也没有休息。但是当他们抵达荒原、穿过风族的领地时，太阳还是高高地升了起来。他们能来得及挽救小花楸的生命吗？

她已经几乎闻不到嘴里叼着的猫薄荷的气味了，她肯定浑身都浸透了这股味道。此时猫薄荷的叶子还没有开始打蔫儿，在旅行途中，她只在靠近水坑喝水时短暂地放下过它们一会儿。在熟悉的落叶季森林气息中，这些药草的气味让她恍惚间觉得自己已经回到了家。

日束不顾肌肉的酸痛奋力赶路，他们终于抵达了那片延伸至湖边的石楠丛。随着时间的流逝，小花楸将越来越虚弱。虽然根泉、躁片、赤杨心和夜心都不是影族的武士，但他们仍在一步不停地赶往湖区，就像身患重病的是他们自己的族猫一样。搜寻队离影族的领地越来越近了。日束焦急得皮毛刺痒。当他们走进巫医巢穴时，迎接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景象？他们回来得够及时吗？他们来得及拯救小花楸的生命吗？

他们来到湖边，开始沿着雷族一侧的湖岸前进。赤杨心和夜心退出队伍，走进了雷族的森林中。在分别之前，赤杨心短暂地放下了口中的药草。“稍后我会给风族和河族送一些药草。你们快回去吧。”日束他们的嘴里都叼着满满的猫薄荷，没法停下来与雷族猫好好地告别，但光跃从喉间对赤杨心挤出了一串咕噜声，日束也和夜心对望了一眼，希望夜心能够感受到她的感激。直到旅途的最后，夜心都在陪着她全速前进。

夜心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消失在森林之中。赤杨心甩了甩尾巴，急匆匆地追了上去。在抵达天族的边界后，躁片和根泉也奔向了他们远离湖岸的营地。现在只剩日束和光跃还在向着影族的松林赶路了。

从光跃仓促的脚步中，日束能够看出她的紧张。这让日束感到心痛。最近她确实很烦光跃，但她们从幼崽时起就是很好的朋友了。她突然想到了光跃此刻的感受。光跃是不是在害怕，即使她们带回了这么多猫薄荷，还是来不及拯救过于虚弱的小花楸？日束很难想象，倘若危在旦夕的是塔尖掌或者她的任何一位至亲，她的心情会是多么地焦虑。日束渴望说点儿什么，让昔日挚友稍微松一口气。一时间，她们因炽火而产生的争吵突然显得那么地无足轻重。但光跃一直领先她几步，似乎一刻也不敢歇息。

终于，她们踏上了通向影族营地的小径。日束的心跳加速了。*拜托了，请让小花楸平安无事吧！*而且，炽火现在怎么样

了？想到他的名字，日束心中一惊——她这几天竟然一次都没有想念过他。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日束开始担忧了……他的白咳症会恶化成绿咳症吗？他会不会病得比小花楸还要重？日束突然开始后悔，要是他们的队伍没有浪费时间停下来捕猎或者睡觉就好了。他们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一步不停地前进。

光跃率先弯腰钻进了营地入口的通道。日束也紧随其后。她们的族猫睡醒了吗？看到他们的身影，她松了一口气。蓍叶和雪鸟正坐在猎物堆旁。鸥攫和石翅站在武士巢穴附近，低着头轻声细语。所有的影族武士都醒着。他们是在等待苜蓿足安排晨间巡逻吗？

日束的心脏狂跳起来。炽火走进了空地，看起来气色很好。他一定是在她离开的这几天里好转的。

但她还是没有找到小花楸的影子。

她高兴地对炽火眨了眨眼，但炽火的神情让她从头顶凉到了脚底。炽火的琥珀色眼睛看起来很严肃。日束突然反应了过来：武士们确实在等待，但他们等的并不是苜蓿足对巡逻队的安排。除了营地周围树上的鸟儿鸣声急促之外，她的族猫的动作中没有一点儿轻快之意，交谈的声音也毫无激情。凝滞的寂静让日束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苜蓿足坐在空地边缘，沉默得像一块磐石。

日束本能地望向了她的朋友。光跃的眼中也映着和她相同的恐惧与悲伤。不！日束向光跃走去，想给她一些精神上的支

持。但不等日束开口，光跃就快步从她身旁挤过，钻进了巫医巢穴。

日束放慢脚步，与影族副族长对视了一眼。副族长的眼中写满了悲痛。他还是走了。听到巫医巢穴中传出光跃的号哭，日束感到浑身无力。她迟疑起来，恐惧让她的脚掌无比沉重，但她还是强迫自己跟着光跃进入了巫医巢穴。

她分辨出了洼光的身影，他浅蓝色的眼睛在黑暗中像两轮月亮一样。虎星和鸽翅蹲伏在一旁，守着一个小窝。

光跃盯着小窝，她的皮毛紧贴在瘦削的身体上，仿佛被雨水打湿了一样。她恐惧地弯着尾巴，夹到了后腿之间。原本被她叼在嘴里的猫薄荷撒了一地。“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她悲痛欲绝。

“就在天亮之前。”鸽翅无力地抬起尾巴，拂了拂光跃的后背。

“我们应该再跑快一点儿的。”光跃绝望地看着母亲，然后又看向父亲。悲伤在她的眼中闪动。

“那并不能改变什么。”洼光柔声说道，“他那时已经太虚弱了，猫薄荷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

日束将自己叼着的药草放在巫医巢穴的入口边。直到这时，她才发觉巢穴的墙边还有其他猫的身影。疾病的气味涌入了她的鼻腔。虽然炽火恢复了健康，但一定还有其他的猫病倒了。她认出了躺在窝里的橡毛，长老未经清洗的棕色毛发缠结

成团。另一个窝里的肉桂尾眨了眨眼，高烧让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在她旁边的窝里躺着两只猫，日束勉强辨认出了那是小溪和小绽。

影兆从药草库存旁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穿过巢穴，看了日束一眼，然后弯腰嗅了嗅她带回来的猫薄荷。“这真是太好了。”他轻声说道，“我想到了绿咳症会传染蔓延，但我没想到情况会恶化得这么快。”

“但是炽火已经没事了，对吗？”日束渴望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

“你们刚一出发他就好转了。”影兆回答道。他焦急的目光先是移向橡毛，然后又看向肉桂尾和她的孩子们。“但其他的猫还是很需要这些药草。”影兆叼起猫薄荷走向了肉桂尾的窝。正当他把药草撕成小块的时候，光跃终于忍不住呜咽了起来。

“我们怎么就没有再跑快一点儿呢！”她懊恼地说道。

鸽翅用口鼻抵住了光跃的脸颊。“我相信你已经在赶路时拼尽全力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你们为其余的猫带来了生的希望。”

日束不愿打扰沉浸在悲伤中的族猫。她现在感觉糟透了。在旅途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她不是在回避光跃，就是在和夜心一起找乐子。现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永远失去了她的弟弟，日束却无法给她任何安慰。*我应该对她更好一点儿的。*围绕炽火

产生的争吵从来不是她在光跃需要支持时冷眼旁观的理由。她懊悔地望了朋友一眼，然后钻出了巫医巢穴。

离开巢穴后，莓心向她走了过来，并用鼻子碰了碰她的脑门。“你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她说道。

日束对母亲眨了眨眼。“我以为小花楸能撑到我们回来。”她沮丧地说，“病倒的猫竟然这么多。”

“你已经带回来猫薄荷了，他们都会好起来的。”莓心安慰道。

“是吗？”日束期盼地看着母亲。真的能像母亲说的那样吗？“洼光说，即使是猫薄荷也救不回小花楸。”日束等待着母亲再给自己一个确定的回答，但莓心却皱起了眉头，愤怒从她黑白色的毛发下透了出来。

“小花楸病得太重了。”莓心说，“即使在你们出发之前，猫薄荷也来不及救他的命。我只能说，要是他从一开始就没得这种恶疾就好了。”

*她难道在怪罪星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日束不知道答案。但她母亲的目光径直穿过了空地，恶狠狠地锁定在了边须的身上。哦，不。日束心里知道，她的母亲依然认为那只前天族猫才是把瘟疫带进影族的罪魁祸首。

这一天就像四分之一个月一样漫长。苜蓿足派出的巡逻队带回了猎物，但所有猫都没什么食欲，只草草吃了几口了事。

终于，太阳落了下去。虎星叼着小花楸走出巫医巢穴，让他躺在空地中央，准备为他守夜。花茎和雪鸟采回了这个季节里的最后几束花和叶，她们和鸽翅一起把这些装饰摆在了小花楸的周围。

日束正看着她们忙碌，这时，影兆穿过空地，来到了她的身边。

“你们在旅途中遇到过什么危险吗？”影兆问道。

“基本没有。”日束回答，“我们的行动很隐蔽。”她没有提冲进遍布亮色巢穴的平原、从两脚兽的眼皮底下偷猎物的事情。

“你们不在的这几天，虎星一直在想，风族和河族为什么没有派猫来参加搜寻队。”影兆说道。

“因为他们不想只留巫医学徒在营地里负责治疗啊。”日束不明白影兆怎么会忘记这一点。

“他们的确是这么说的。”影兆说，“但他们至少可以派武士随行，就像我们一样。”

“或许吧。”日束看了影兆一眼。他想表达什么？

“和你们同行的猫有没有议论他们为什么缺席？”影兆追问道。

“没有。”很显然，这名年轻的巫医正被某些事情困扰着。“有什么问题吗？”日束问道。

“只是虎星在想，他们是不是其实不像我们一样急需补充

猫薄荷。”影兆说，“所以他去找了隼飞，隼飞也给他看了风族仅剩的一点儿猫薄荷，还带他去看了荒原上枯萎的猫薄荷丛。”影兆顿了顿，“但是当他拜访河族时，蛾翅却不怎么愿意帮忙。”影兆向族长的方向瞥了一眼。虎星坐在空地一端，看着伴侣鸽翅把花楸树叶撒在儿子的遗体周围。“蛾翅不让他靠近河族营地。她甚至让河族武士拦截他，阻止他跨过边界。当虎星问她绿咳症有没有传进河族时，她回答说这事他管不着。”影族巫医的语气听起来十分忧虑，“他们那里一定出了问题。我们必须在河族的问题影响到其他族群之前查清这是怎么回事。虎星认为……”影兆还没说完，虎星的声音就响彻了空地。

“让我们开始吧。”绝大多数影族猫已经等在空地上了。其余的猫也纷纷走来，在空隙间落座。虎星继续说了下去。“今年的绿咳症来得很早。”他说道，“而且在疫情初始就夺去了一条生命。”

鸽翅把小桦紧紧地搂进怀中，又用尾巴环住了小冷杉和小喃。在肉桂尾和她的另外两个孩子暂住在育婴室期间，鸽翅揽下了照顾这两只幼崽的职责。小冷杉和小喃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似乎非常害怕，但小桦扭动身子钻出了母亲的怀抱，走到了同窝兄弟的身旁。

小桦伤心地看着小花楸。“我会想念你的。”他轻声说。

虎星走到了儿子的身边，哑声说道：“他已经安全抵达了

星族，我们终有一天会和他重聚。”

日束感到喉咙发紧。要是他们跑得再快一点儿就好了。

光跃坐在空地的另一侧，炽火挨着她。在族猫回顾小花楸短暂的一生时，炽火不时用鼻尖轻触光跃的耳朵。光跃的眼中闪烁着悲痛的光。

日束的心中生出了一丝愤恨。她才是最该坐在那里安慰她朋友的那只猫。这个念头让她自己也吃了一惊。她最该嫉妒的难道不是光跃吗？为什么是炽火？他本应该关心我的感受。但是小花楸死了。生命太过宝贵，不应被浪费在无谓的争执上。他们三个的矛盾已经拖得够久的了。等这场守夜结束，她就第一时间去道歉。

可是，她真的有什么需要道歉的吗？她才是在炽火与光跃互相安慰时形单影只的那个。她什么错也没有。错的是他们。

她有些内疚地把注意力放回了小花楸的身上。她应该多去想想他和他的至亲，而不是自己的感情问题。

“小花楸是我的孩子中最贴心的一个。”鸽翅哑着嗓子说，“在他的手足忙着出去玩、忙着探索营地的时候，小花楸总是愿意依偎在我的怀里。”鸽翅眨了眨眼睛，“我知道我仍会在梦境中与他相遇，我只是无法相信他竟然真的走了。”

虎星走过去用口鼻轻轻触碰他的伴侣。洼光站了起来，开始讲述小花楸生病期间听话的表现。日束的心中十分悲痛。她仔仔细细地听着族猫们对那只小公猫真诚的悼念，同时思索着

自己能否为他多说几句。但她还没有斟酌好词句，仪式的这一环节就结束了。影族猫纷纷散开，走进各自的巢穴，或是黑莓围墙下的避风处。蹦须领着小桦、小冷杉和小喃返回了育婴室。夜幕降临，晚风越来越冷，在下一个黎明到来之前，外面的温度都不适合幼崽外出。但虎星和鸽翅仍坐在小花楸身旁，准备整晚为他守夜。光跃和扑步加入了他们，炽火也走了过去。日束不禁注意到他和光跃挨得那么近，近得皮毛都能贴在一起。

日束环顾被月光照亮的营地，思考要不要在睡觉前再去猎物堆取点儿吃的。她走到猎物堆旁，嗅了嗅上面的老鼠。她也说不准自己到底饿不饿。就在这时，她身后传来了掌垫摩擦地面的脚步声。她转过了身。

莓心站在离她只有一口鼻远的地方，在黑暗中对她眨了眨眼。“风族和河族真的没有派猫参加搜寻队吗？”她问道。

“我们不需要他们加入。”日束告诉她，“要是队伍的规模再大一点儿，我们就很难悄无声息地穿过两脚兽地盘了。”

莓心吸了吸鼻子。“他们又把最艰辛的工作留给我们来做了，我真是一点儿都不意外。”她愤愤地说，“风族总是第一个对其他族群不管不顾，河族猫也只知道考虑自己。”

“他们这么做可能有其他原因。”日束试探着说。他们那里一定出了问题。影兆的话仍回荡在她的脑海中。

“不是这样？”莓心的目光陡然锐利起来，“你这是什么

意思？"

"他们说，他们没法把唯一的巫医派出去。"日東说道，"他们也有可能因为一些缘故无法分派武士来参加队伍。"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日東还是忍不住怀疑，自己或许更应该附和母亲的猜疑。莓心的情绪已经够差的了。

"无法分派武士？"莓心用惊讶的语气说，"一派胡言！他们就是自私。当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就吵着要改我们的武士守则；当事关我们的幼崽的生命时，他们就开始置身事外了。"

"武士守则不仅是我们的。"日東说，"它是所有族群共享的。"

但莓心根本没听她说了什么，她脊背上的毛发起伏着。"我为小花楸的死感到遗憾，"她压低了声音，"但要是虎星没答应更改武士守则，他就有可能还活着。我早就知道，虎星不应该同意这件事。"她愤怒地抽打着尾巴，"他难道不知道，他的职责就是保护影族不受外来者的侵害，而不是把他们请进来吗？他应该和所有武士一样清楚地知道让陌生猫加入族群之后会发生什么。"

日東在母亲的目光中捕捉到了一丝恐惧。她眨了眨眼。莓心畏惧外来者。"别忘了鸽翅。"日東柔声提醒，"她也加入了影族，但并没有带来坏事。"

"恐怕就是因为鸽翅，虎星才失去了他的强硬。"莓心抖

松了毛发，“别误会我的话。我对鸽翅没有意见，她是一名真正的武士。但是和她结成伴侣之后，虎星或许形成了错误的认知，以为从任何一个族群来的猫都是真正的武士。我还记得，曾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一切非本族的猫看作敌猫。如果虎星忘记了过去，那他的资深武士就有责任提醒他。”莓心瞥向了坐在育婴室的阴影中的边须和塔尖掌。在鸽翅为小花楸守夜时，他们似乎在帮忙守卫育婴室。“外来者总是意味着麻烦。”莓心说道。

日束不安地挪了挪脚掌。坐在阴影中的塔尖掌和边须突然显得无比孤独，日束回想起来，他们之前是脱离族猫独自进食的，捕猎归来时也没有其他猫和他们同行。难道所有的影族猫都在疏远他们吗？难道大家都认为一只曾属天族的猫会带来威胁吗？这不是没有可能。边须的确有可能把天族的传染病带进影族。她承认过，当她离开天族的时候，天族里正在流行白咳症……日束不禁开始回忆，这个季节里最先开始咳嗽的影族猫是谁。

她的母亲眯起眼睛注视着她，目光中若有所思。“你也意识到了，对吧？”不等日束回话，莓心就继续说道，“那么你也应该来参加今晚的集会。”

“什么集会？”日束眨了眨眼。

“一部分影族猫的集会，我们要讨论一下最近这一系列变节行为的问题。”

变节？日束从未听过其他猫用“变节”来形容改变族籍的举动。这一听就是个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的贬义词，好像只有狐狸心的猫才会那么做一样。她应该参加会议，搞明白她的这些族猫究竟在讨论什么吗？或许她应该给他们讲讲夜心说过的话——香薇条很好地适应了雷族的生活。那名风族武士没有散播白咳症或者绿咳症。事实上，她似乎为雷族带去了新的技能和新的激情。看起来，莓心口中的“变节”行为反而让雷族变得更加强大了。影族只是这次有点儿倒霉，仅此而已。

“跟我来吧。”莓心领着她走向了厕所通道。

日束跟着莓心走进森林，登上了一块距离营地稍远的高地。莓心趁虎星为他的孩子守夜时与族猫集会，这让日束心中很是不安。影族族长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雪鸟和涡皮已经在坡地的顶端等着了。蓍叶、石翅、蛇牙也和他们在一起，草心则从后面追上了莓心，加入了集会的猫群。当莓心开始发言时，日束稍稍退开了一些。

“小花楸本来可以继续和他的兄弟一起玩耍的。”莓心对他们说道。

其余几只猫纷纷低声表示赞同。

“这个时节的巫医巢穴本应该空空荡荡，而不是住满了病号。”涡皮也说道。

“秃叶季还没到，绿咳症就夺去了一只猫的性命。”蓍叶附和道。

“而我们都知道这是因为什么。”莓心看向与会的众猫。

这些猫的怒火让日束感到震惊。他们都在怪罪边须吗？

“所有族群都会时不时地遭受绿咳症的侵袭。”日束据理力争道。

“但过去这些都是一个族群内部的麻烦。”涡皮低吼道。

“我敢打赌天族在绿叶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流行绿咳症了。”蓍叶说。

“我们没有证据。”日束提醒她。

“但他们族群里有白咳症。”草心加入了对话，“所有猫都知道绿咳症一定会尾随白咳症而来，就像狐狸尾随着兔子。”

“边须把瘟疫带了过来。”雪鸟的两只白色耳朵愤怒地抽动着。

“她加入我们的时候身体是健康的。”日束告诉她。

“也许她只是大病初愈，但还没有失去传播瘟疫的能力。”涡皮说道，其他几只猫用低吼声表示了支持。

草心咆哮着说：“要是边须没来影族，现在小花楸就还活着。”

日束心中一惊，她的脚掌刺痛起来。“小花楸是因为我们缺乏猫薄荷才死去的，”她对大家说道，“而不是因为边须加入了影族。要是我们的搜寻队早点儿回来……”愧疚之情在她的肚子里灼烧着，“要是我们跑得再快一点儿……”

“要是没有她，我们根本就不用在落叶季刚开始的时候面对猫薄荷的短缺问题！”雪鸟厉声说。

莓心甩了甩尾巴说道：“我只希望这场悲剧能让虎星看清楚，允许变节者随心所欲地改变族籍是他的错误。”

其他猫再次以低吼支持了她。

变节者。莓心又用了这个词！日束失望地对他们眨了眨眼。“他们想要改变族籍仍然很不容易。他们需要通过考验，而且……”她争辩道。

“考验！”涡皮打断了日束，“她只不过是把一根树枝滚到了坡上而已！就连学徒都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对于一名武士来说，这也太便宜她了！虎星把考验设置得这么简单，完全是因为他不想做那个拒绝改变守则、把外来者赶出去的族长。”

日束愤怒地竖起了毛发。不管她怎么讲道理，这些猫都不会听。或许她只有先做出让步，他们才会把她的话听完。她于是说道：“就算边须把白咳症传染给了小花楸，她也不是故意的啊。”

蛇牙眯起了眼睛。“我们真的能确定吗？”她问道。

石翅对她眨了眨眼说道：“你觉得边须是故意这么做的？”

蛇牙冷冷地看了石翅一眼。“边须是偷偷和塔尖掌碰面的，不是吗？没准她从一开始就在勾引塔尖掌爱上她，这样她就能加入影族了。”她说道。

“但是边须是爱塔尖掌的啊！”日束争辩道，“这谁都能看得出来。”

蛇牙狠狠地瞪了日束一眼。“天族能从削弱其他族群中获取极大的利益。”她低吼道，“故意把疾病传染给我们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叶星的主意。”

“这也太胡扯了！”日束对蜂蜜色虎斑母猫怒目而视。

但石翅却开始点头。“这么说也有道理。”他说道，“这下天族连动动爪子都不需要，就成了湖区最强大的族群。到最后，他们甚至能随心所欲地分割湖区的所有领地。别忘了他们刚搬过来的时候向我们索要了多少领土。”

涡皮弹了弹尾巴应和道：“他们很可能私藏了足以保证他们全都不会死亡的猫薄荷。”

“其他几个族群的猫薄荷丛很可能都是被天族暗中破坏的。”草心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拿不出足量的猫薄荷来自保。”

日束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听说过邪恶的猫能有多坏，比如暗尾，还有上一个虎星。她也亲眼看到了蜡毛是怎么危害族群的。但是天族呢？他们根本没有表示出任何与影族为敌的意图，而且他们在对抗暗尾和蜡毛的过程中都出了力。在这种时候，他们何必蓄意伤害其他几个族群？“天族也派猫参加了寻找猫薄荷的行动。”她提醒他们，“要是他们有意削弱我们，又何必这么做呢？”

“那当然是为了掩饰他们的阴谋。”蛇牙回答。

日束绝望地看向了她的母亲。莓心肯定能意识到这场谈话的走向已经太奇怪了，再这样下去，他们将会挑起一场可能使猫丧命的战争。

但莓心的眼睛喷射着怒火。“我早就知道天族不可信任。既然他们的营地里有瘟疫，那他们就不该把自己的猫送到影族来。”她看向日束，“我真的很惊讶，你竟然还在帮他们说话。”

“我和天族猫一起参加了搜寻行动。”日束辩白道，“他们没有任何伤害其他猫的意图。”

莓心眯起了眼睛，警惕地说道：“他们派出的猫有没有病？你回来之后找洼光检查过身体吗？”

日束瞪了回去。她的母亲难道想指控她也传播了感染？“他不需要检查我。根泉和躁片都没得病，我的身体也很健康。”

但她还是发觉其余几只猫都退了几步。

莓心转过身对他们说道：“我就是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各个族群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混在一起。这是极度危险的做法。”

草心赞同地哼了几声，雪鸟也点了点头。

涡皮低吼道：“我们现在应该吸取教训，那就是五族应该进一步划清界限，而不是越走越近。”

“当雷族的黑莓星与蜡毛惹出麻烦时，我们已经看到过影

族被波及之后发生了什么。”蓍叶说道，“那场灾难差点儿毁灭了所有的族群。”

日束陷入了无助。她真希望这些猫能看看她和夜心是怎么合作的。他们配合着捕过猎，还一起偷过两脚兽的食物。那与族猫之间的合作没有任何不同。如果所有猫都不再盯着族群间的差异不放，而是专注于发掘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每个族群都会变得更加强大。但是日束能从身边这些猫的怒容中看出，她无论如何解释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成见。而且，直到这时她才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成为被孤立的那个。日束焦躁得皮毛刺痛。她开始反思自己是怎么落入这种境地的。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被孤立的感觉？眼前的这些猫与她来自同一个族群。他们应该和她站在同一阵线。而且，她的母亲竟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莓心甩了甩尾巴。“我们必须让虎星看清楚他犯的错误。”她告诉大家，“我们之所以能自称武士，是因为我们尊重武士守则，而不是因为我们能擅自改变它。”

寒意在日束的皮毛下蔓延开来。她不是这场计划的制订者，也不想加入他们，而且，她真心希望她的母亲莓心也不要那么做。

第十一章

夜心待在雷族营地里，心中一刻也静不下来。在见识过辽阔的山谷草甸之后，四周高耸的崖壁与森林就变得压抑起来。但他还是很享受回家的感觉。熟悉的气味与身影让他心安，而且现在他的族猫应该会对他多几分尊重。毕竟他为大家带回了猫薄荷，让亮心的病情得到了好转。松鼠飞不是也说了，多亏了他和赤杨心，虎星终于能暂停对雷族的骚扰了。她有没有可能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清新的风赶着云朵划过清晨的天空。过一会儿可能会下雨，但是夜心并不在乎。他渴望到森林里去。松鼠飞正在安排黎明巡逻队，大多数族猫都已经离开了营地。他不断地挪动脚掌，等待松鼠飞叫到他的名字。桃金娘绽也在他身旁坐立不安，翻掌则一边踱步一边甩着尾巴。空地边缘的桦落注意到了夜心的眼神，对他点点头打了个招呼，然后才转身看向松鼠飞。鳍跃也对他赞许地眨了眨眼。

骄傲之情溢满了夜心的胸膛。*他们开始把我当作真正的武士来看待了。*松鼠飞会安排他去加入哪支队伍？边界巡逻队？

也可能她会再次派他去和狮焰还有鳍跃一起去抓松鼠，然后他就能让他们看到他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进步了多少。

“香薇歌。”松鼠飞点到了那只淡黄色公猫的名字，“你带上藤池和桦落去巡逻天族那侧的边界。”

她马上就要点到夜心的名字了。夜心抖松了全身的毛发。

在和日束相处的时候，他不必向她证明任何事。日束从一开始就把他看作一个真正的武士，这给了他信心。他们无须沟通就抓住了那只兔子，像一起训练了许多个月一样合作无间。日束相信他会截住兔子的去路，他也相信日束能追得上它。在逃离了族猫对他每一个动作的点评之后，捕猎变得比过去有意思多了。

也许从现在开始，他的族猫再也不会对他的行为指指点点了。因为他的努力，巫医们的库存里重新堆满了猫薄荷。他急切地对松鼠飞眨了眨眼，等待着她把目光转过来。

“桃金娘绽。”

夜心兴奋地向前倾了倾身。他是最后被点名的几只猫之一。松鼠飞是不是要给他安排一项特别的工作？

“翻掌。”

接下来肯定要叫到他的名字了。

“跟狮焰和鳍跃去捕猎，看看能在榉木林附近抓到什么。”她对棕色的虎斑猫吩咐道。

那我呢？夜心竖起了尾巴。她可能没注意到他。可是她怎

么会看不见他呢？现在空地里只剩下他和月桂辉、贝壳毛还有香薇条了。

“夜心！”听到松鼠飞终于喊出他的名字，夜心的心跳猛然加快了。他要成为巡逻队的领队了吗？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自己率领月桂辉、贝壳毛和香薇条走出营地的场景。

松鼠飞甩了甩尾巴：“你去把黑莓星的巢穴打扫一下。”

他愣愣地看着松鼠飞，不敢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可是那是学徒的工作。”他小声反驳道。

“对。”松鼠飞轻描淡写地说，“但是由于雷族现在没有学徒，所有的武士必须轮流负责这些杂务。”

“可是我刚刚完成了一项……”一项能拯救族群的任务！但他及时地闭上了嘴。可是松鼠飞一定也想到了这一点。“而且我打扫过的巢穴很可能比雷族里的任何一只猫都多。”那都是拜松鼠飞所赐。在他的同巢伙伴都搬进武士巢穴住了很久的时候，他却还在当学徒，因为松鼠飞给他的第二次测评判了不合格。“我难道不配参加巡逻队吗？”他质问道。

松鼠飞严厉地看着他：“雷族的每一名武士都有资格参加巡逻队。但是由于你刚刚结束一段漫长的旅程，你应该先休息一下。”

打扫巢穴又不轻松！但夜心把反驳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你很快就会有机会和族猫一起捕猎的。”松鼠飞告诉他，“但是现在，黑莓星的窝铺已经很旧了，需要更换。”她

的目光从夜心身上扫过，划向了香薇条和贝壳毛："你们去打扫武士巢穴吧。"

"那我去打扫育婴室？"月桂辉主动问道。

"黛西和斑毛会负责那边的。"松鼠飞说，"我想让你去修补学徒巢穴的围墙。"

在她说话的同时，黛西从育婴室中走了出来。那只长毛的奶油色母猫正拖着一团破旧的蕨叶。小茎、小鬃和小灰迈着小小步子追在她身后，他们都骄傲地叼着一捆树叶。

松鼠飞看了看他们，眼神中流露出暖意说道："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了。"

贝壳毛的目光逗趣地闪了闪。他推了夜心一下。"打扫巢穴也没有那么无聊啦，"他咕噜道，"你看幼崽们都乐在其中呢。"

夜心吸了吸鼻子说道："当你还是幼崽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什么都不无聊。"他不由得想起了当他还是学徒的时候，他也曾允许这几只小猫帮他完成工作，最终却只挨了一顿批评。再说了，他现在已经是武士了。他本应该去参加属于武士的任务。

他愤怒地抖动着尾巴尖，爬上了通往黑莓星巢穴的落石堆。他很想知道，其他几只把猫薄荷带回族群的猫正在做什么。他们的族群也会用学徒才做的杂务来庆祝他们的回归吗？根泉也在打扫巢穴吗？日束呢？他敢打赌，她一回家就会赢得

族猫的敬重。她很可能一直都是一只备受尊重的猫。只有雷族才会对自己的武士毫无感激之心，尤其是任何一只有了自己的想法，而且不认为做火星的亲戚就是最大殊荣的猫。

夜心走到黑莓星的巢穴前，探头向崖壁上的沙质洞穴里望去。当看到黑莓星还在巢穴里时，他惊讶地抖了抖胡须。雷族族长坐在自己的窝里，用空洞的目光盯着面前的洞壁。

他病了吗？夜心站在巢穴的入口犹豫起来。他嗅了嗅巢内的空气。这里的通风有些不畅，但他并没有闻到疾病的酸腐味。雷族的武士都外出捕猎了，族长难道不应该至少到空地上去，而不是在巢穴里偷懒吗？

夜心清了清嗓子，但黑莓星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夜心只好再次尝试。“嘿。”他试探着喊道，“松鼠飞叫我来打扫……”当黑莓星转过头时，夜心不由得闭上了嘴。雷族的族长看起来就像不认识他了一样。

“松鼠飞派我过来……”夜心再次开口。

黑莓星眨了眨眼，似乎刚刚回过神来。他的目光突然亮了起来，甚至有点儿亮得过分了。他的眼神中透着焦虑。

“我是来打扫你的巢穴的。”夜心溜进巢穴，试图开个玩笑来掩饰尴尬，“我知道，我知道。打扫巢穴是学徒的活儿，只是松鼠飞觉得我在跋涉了几乎可以抵达高山的距离、为族群带回猫薄荷之后，很可能已经厌倦了走到营地外面去。”

黑莓星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这让夜心越发感到尴尬。说出

这种话来真的太鼠脑子了。他现在听起来简直像个闹情绪的幼崽。他拽了拽从黑莓星的窝里耷拉下来的一根蕨叶。“看来她是想让我把这个换掉？”他小心地把蕨叶拖了出来。

“嗯？”黑莓星眨了眨眼，“哦，对，当然。”他跳出了窝，“不好意思，我好像挡住你了。”但是黑莓星依然没有离开巢穴。

夜心将爪子插入族长的窝的一侧，拽下了一团蕨叶。他把旧叶子拖出山洞，堆到了入口边。他希望黑莓星能跟着他走出巢穴，然后沿着落石堆走下去。然而当他返回山洞时，黑莓星依旧坐在原地。

夜心又拽了一把蕨叶。他确切地感知到黑莓星正盯着自己。难道雷族的族长觉得打扫巢穴很有意思？夜心的皮毛在无意识中发烫起来。他把蕨叶拖出山洞，然后返回去拿更多。黑莓星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但又恍恍惚惚，仿佛这位雷族的族长已经迷失在了自己的思绪中。夜心强迫自己专心工作，假装黑莓星没有看着自己拆解他的窝。

突然，黑莓星从白日梦中回过了神。“或许你能为我解决一个问题。”他说道。

“什么问题？”正在把蕨叶拢到一起的夜心停下了爪子。黑莓星这是什么意思？

“在上次的森林大会上，兔星提到了一件和鼩鼱有关的事。”

夜心掌中的蕨叶掉到了地上。他当然知道黑莓星指的是什么。雷族族长注意到了兔星对松鼠飞的那句挖苦。

黑莓星继续说道："松鼠飞说兔星没什么别的意思，但我觉得未必如此。"

夜心觉得自己的肚子里仿佛突然生出了一个空洞。黑莓星对松鼠飞下过命令，让她不要去追究风族武士把田鼠赶到雷族这边抓住的事。但是松鼠飞并不认同他的决定，还是带着夜心和烁皮去找了他们一趟，提醒风族族长注意边界上的规矩。松鼠飞还没有向黑莓星汇报此事吗？她当时说过那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夜心突然感到非常不安。

他紧张地看着黑莓星，暗自希望自己的表情没有露馅。要是他什么也不说，黑莓星或许就会认为他什么也不知道。

但黑莓星似乎铁了心想要从他这里挖出一个答案。"我清楚地记得，在上次森林大会上，兔星说我们雷族一切安好'是风族的美味鼩鼱的功劳'。"黑莓星皱起了眉头，"听起来就像风族给过我们一只鼩鼱一样。但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也许那只是一个礼物？"夜心毫无底气地说。

"也许吧。"雷族族长紧盯着他，目光如鹰隼般锐利。

夜心真想退出巢穴落荒而逃，但他已经进退两难。一个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飞旋。*黑莓星真的想让我告发他的副族长、他的伴侣？*他移开目光，越发憎恨自己摊上的这份愚蠢的工作。要是松鼠飞想让他对黑莓星保守秘密，她就不该把他派到

雷族族长的眼皮底下干活。

黑莓星垂下了目光。“抱歉。”他说道，“我让你分心了。”轻松之感冲刷着夜心的皮毛。雷族族长一定意识到了他现在有多尴尬。夜心开始清走最后一批旧蕨叶。但没过一会儿，黑莓星的声音就又猝不及防地响了起来。

“对了！”雷族族长似乎终于了却了一件心事，“我想起来了。松鼠飞跟我提过找兔星谈话的事。”

夜心看了他一眼。黑莓星难道失忆了吗？“我们是和鸦羽谈的，不是兔星。”他很高兴松鼠飞最终并没有将他们对风族的拜访完全保密，不然他就真的太尴尬了。夜心拖着最后一堆叶子向巢穴外走去。“鸦羽的态度很和善，所以我觉得兔星在森林大会上不是认真的。他只是跟我们开个玩笑而已。”他看向黑莓星，见到雷族族长脸上的表情，夜心的肚子一下子缩紧了。

黑莓星的目光闪了闪。他看起来很受伤。夜心的心沉了下去。他绝不是有意要让他的族长难过的。但他随即咬紧了牙关。黑莓星刚才是不是在假装知道那件他只是有些怀疑的事？夜心感到浑身燥热，怒火在他的脚底升腾。要不是松鼠飞派他来做学徒的活计，他根本不会犯这么鼠脑子的错误。这下好了，他不仅帮黑莓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还背叛了松鼠飞。他迅速把蕨叶推出了巢穴。他得在把事情进一步搞砸之前离开这里。但他还没溜出山洞，黑莓星就开口了。

夜心掌中的蕨叶掉到了地上。他当然知道黑莓星指的是什么。雷族族长注意到了兔星对松鼠飞的那句挖苦。

黑莓星继续说道："松鼠飞说兔星没什么别的意思，但我觉得未必如此。"

夜心觉得自己的肚子里仿佛突然生出了一个空洞。黑莓星对松鼠飞下过命令，让她不要去追究风族武士把田鼠赶到雷族这边抓住的事。但是松鼠飞并不认同他的决定，还是带着夜心和烁皮去找了他们一趟，提醒风族族长注意边界上的规矩。松鼠飞还没有向黑莓星汇报此事吗？她当时说过那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夜心突然感到非常不安。

他紧张地看着黑莓星，暗自希望自己的表情没有露馅。要是他什么也不说，黑莓星或许就会认为他什么也不知道。

但黑莓星似乎铁了心想要从他这里挖出一个答案。"我清楚地记得，在上次森林大会上，兔星说我们雷族一切安好'是风族的美味鼩鼱的功劳'。"黑莓星皱起了眉头，"听起来就像风族给过我们一只鼩鼱一样。但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也许那只是一个礼物？"夜心毫无底气地说。

"也许吧。"雷族族长紧盯着他，目光如鹰隼般锐利。

夜心真想退出巢穴落荒而逃，但他已经进退两难。一个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飞旋。*黑莓星真的想让我告发他的副族长、他的伴侣？*他移开目光，越发憎恨自己摊上的这份愚蠢的工作。要是松鼠飞想让他对黑莓星保守秘密，她就不该把他派到

雷族族长的眼皮底下干活。

黑莓星垂下了目光。“抱歉。”他说道，“我让你分心了。”轻松之感冲刷着夜心的皮毛。雷族族长一定意识到了他现在有多尴尬。夜心开始清走最后一批旧蕨叶。但没过一会儿，黑莓星的声音就又猝不及防地响了起来。

“对了！”雷族族长似乎终于了却了一件心事，“我想起来了。松鼠飞跟我提过找兔星谈话的事。”

夜心看了他一眼。黑莓星难道失忆了吗？“我们是和鸦羽谈的，不是兔星。”他很高兴松鼠飞最终并没有将他们对风族的拜访完全保密，不然他就真的太尴尬了。夜心拖着最后一堆叶子向巢穴外走去。“鸦羽的态度很和善，所以我觉得兔星在森林大会上不是认真的。他只是跟我们开个玩笑而已。”他看向黑莓星，见到雷族族长脸上的表情，夜心的肚子一下子缩紧了。

黑莓星的目光闪了闪。他看起来很受伤。夜心的心沉了下去。他绝不是有意要让他的族长难过的。但他随即咬紧了牙关。黑莓星刚才是不是在假装知道那件他只是有些怀疑的事？夜心感到浑身燥热，怒火在他的脚底升腾。要不是松鼠飞派他来做学徒的活计，他根本不会犯这么鼠脑子的错误。这下好了，他不仅帮黑莓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还背叛了松鼠飞。他迅速把蕨叶推出了巢穴。他得在把事情进一步搞砸之前离开这里。但他还没溜出山洞，黑莓星就开口了。

“你是和她一起去的吗？”

夜心看着黑莓星，他的脚掌仿佛突然沉重得难以抬起。“是的。”他承认道。

“还有谁？”

“烁皮。”夜心吞了一口唾沫，愧疚之情溢满了他的胸膛。他不但背叛了松鼠飞，而且还故意向黑莓星撒了谎。雷族族长的目光冷硬了下来。“她觉得那是正确的做法。”夜心咕哝着说道。

“我确信她就是那么想的。”黑莓星的目光穿过了夜心，仿佛能透过穴壁落到松鼠飞的身上。愤怒在他的眼里燃烧，但夜心反而感到了一丝欣慰。黑莓星当然应该生气，因为松鼠飞对他撒了谎。雷族族长终于要和他的副族长当面对质了，他们会在争辩中把话说开，到时候，他们的生活就会回归正常。

然而黑莓星很快就泄了气。他的肩膀耷拉了下去，脑袋也低垂着。他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位长老，比他实际的年纪苍老了许多。夜心的心沉了下去。一位伟大的族长不应该显露出这副姿态。族猫们口中的那个黑莓星去哪儿了？眼前的黑莓星失魂落魄，仿佛刚才的对话已经抽干了他全部的力气。

夜心瞥向了黑莓星的旧窝所在的那片空地。“我想我最好还是去拿点儿新鲜蕨叶过来。”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蕨叶？”黑莓星似乎只听见了夜心说的半句话。他对夜心眨了眨眼说道：“别管它了。你出去吧，我过会儿自己来整

理这个窝。”

“真的要这样吗？”夜心试图观察他的目光，但黑莓星移开了视线。

“你出去就行了，”黑莓星说道，“我需要休息。”

“但是你还没有新窝可以睡。”夜心突然十分担心雷族族长的状态。

“没关系。”黑莓星回答道。

“你一定饿了吧。”也许吃点儿食物能让黑莓星舒服一些，“我可以为你取些猎物过来，或者我也可以把松鼠飞叫来，然后你就可以跟她聊聊，我们会解释……”

“我让你出去！”夜心被黑莓星的咆哮吓了一跳。他向后退去，看到雷族族长眼里闪现的烈焰，不由得奓开了毛发。但紧接着黑莓星就再次显现出疲态，重重地趴了下来，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

夜心犹豫了一瞬。他是不是应该去叫松鸦羽？雷族族长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他还是退出了巢穴。黑莓星或许真的只是需要休息而已，就像他说的那样。

夜心走下高石台，这才意识到他的四爪都在颤抖。他想起了雷族被冒充者掌控的那段日子。蜡毛是一个强大而且喜怒无常的武士，在他在位期间做学徒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但至少蜡毛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族长。冒充者说的所有话和他的一切所作所为，包括他下达的那些几乎毁灭整个雷族的命令，都出

自一个狐狸心的骗子之手。但是冒充者已经消失了。他们再也不能把责任怪罪到蜡毛的头上了。现在的这个黑莓星是真正的黑莓星，然而他的行为却根本不像个族长。黑莓星到底怎么了？他还能变回夜心听说过的那个族长——那个被蜡毛附身之前的族长吗？

夜心将旧蕨叶拖到空地里，心中五味杂陈。如果黑莓星已经难以胜任领导雷族的职责，那么谁能替代他呢？更改后的武士守则允许武士们废黜他们的族长，但是如果雷族真那么做，松鼠飞就会成为新的族长。如果松鼠飞真的上任了，那夜心的处境就真的糟得不能再糟了。夜心的第二次测评就是在松鼠飞的授意下被判不及格的，而且就算他现在已经通过测评成了武士，松鼠飞也依旧把他当作学徒对待。要不然，他又怎么会打扫这么久的巢穴？

他把蕨叶丢到营地外，然后坐了下来。他是不是正在雷族里浪费他的生命？他的族猫已经够不把他当回事儿了，要是松鼠飞成了族长，他们肯定永远都会看不起他。他很可能永远都要被绑定在打扫巢穴的工作上，直到他成为长老为止。一想到他的未来正向着一条他根本不想要的路狂奔，夜心的心跳就快得不行。

要是寻找猫薄荷的任务还没结束，他就能向日束倾诉他的感受了。日束会聆听他的想法，而且她比任何一只雷族猫都更理解他。夜心向树林深处望去，忍不住开始盘算这里离影族营

地有多远。日束会在他们的营地里吗？还是在与族猫一起外出捕猎？

“你在干什么呢？”

月桂辉的声音让夜心抬起了头。那只金色的虎斑公猫正站在营地入口边望着他。

“我只是出来把黑莓星巢穴里的旧垫料扔掉。”夜心回答道。

月桂辉走了过来，说道：“但你看起来就像刚追完兔子又去抓了蜜蜂一样。”

夜心看着月桂辉陷入了思考。他很需要和其他猫说说话，但他能袒露多少心声呢？“你在雷族感受到归属感了吗？”他认真地看着月桂辉问道。

“那当然了。”月桂辉疑惑地看着他，“你能想象变成风族猫，在那片荒原上生活会是什么感觉吗？”他打了个哆嗦。“或者在河族里吃鱼？多谢了，但是千万不要。”

夜心挥了挥尾巴。“当然，谁也不会渴望当河族的武士。”他说道，“但是如果……”他顿了顿，“如果是其他的族群，比如说……影族呢？”他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更像是在随便闲聊，“毕竟褐皮就离开雷族去了他们那里，还有鸽翅也是。”

月桂辉愣愣地盯着他。“星族在上，你到底在搞什么？”夜心不自觉地动了动身子，但月桂辉并没有停下来，“我们是雷族

猫，生在雷族是我们的荣幸。星族作证，雷族就是最好的族群！而且你可是火星的后代，你难道真的在考虑去当影族猫吗？”

夜心不自在地弹了弹耳朵。“不，”他立即回答道，“当然没有，那也太鼠脑子了。”他站起身，擦过月桂辉的身侧，向雷族营地走去。“谁会不想当雷族的猫呢？”此刻他的心和脚掌一样沉重。雷族里就真的没有一只猫既能听他倾诉，又不会撕烂他的耳朵吗？*这个族群里没有一只猫理解我。我在这里无依无靠。*他的胸口就像扎了刺一样难受。要是他还在和日束一起执行任务就好了。至少那时他还拥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第十二章

“这个仪式会疼吗？”枭鼻在通往月亮池的小径前停下了脚步。

霜爪也不知道族长在领取星族赐下的九命时会不会疼。荒原之上，苍白的月亮透过轻薄的云层洒落清光。小径两侧的石楠丛投下阴影，将两只猫笼罩其间。她和枭鼻马上就要走进山谷了。霜爪的心跳急促了起来，这将是她第一次目睹九命仪式的全过程。她回头看向枭鼻回答道："呃……也有可能？”她也只能猜测。隼飞不是说过，兔星在领取圣名的仪式之后有些颤抖吗？这么说的话，族长仪式很有可能相当痛苦，但是她不想吓到枭鼻。

“我们快走吧。”她催促道。

枭鼻略带怀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跟了上来。枭鼻的眼中有忧虑的火花闪烁着。

夜空中的月亮清晰明亮，溪流在他们身旁潺潺流淌，荒原无边无际，静得只能听见风吹石楠的沙沙声。他们就快要抵达卷羽牺牲的那个地方了。霜爪虽然有意向，却一直没能回到月

亮池与卷羽交流，因为她一直在为那些遭遇事故的捕猎队成员治疗伤势。想到母亲的惨死，她的心脏十分疼痛，但她还是把那些记忆逐出了脑海。

前方就是环绕月亮池、直插天空的高崖，他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霜爪的心跳开始加速。在旅途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她身旁的枭鼻都沉默寡言，但当月亮池山谷近在眼前时，他终于忍不住开始追问有关仪式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显然从他们离开河族营地开始就一直徘徊在他的脑中。族长仪式会持续多久？在仪式过程中他是睡着的还是醒着的？他需要与星族进行什么特殊的对话吗？

“仪式上到底会发生什么？”枭鼻紧张地问道。

“我也不太清楚。”霜爪再一次给出了与之前的诸多问题相同的回答。她也希望自己能多给枭鼻一些帮助，但蛾翅没有告诉她任何有用的信息，只让她留心照顾枭鼻，保证他不出意外。她希望能赶紧把枭鼻带到月亮池，让他领取九命，这样她也能欣慰于自己选择了正确的猫——并且堵住暮毛还有其他心存怀疑的猫的嘴。她在心里补充道。“不过我相信你的祖灵们会到场的。”

“我的至亲呢？”枭鼻的眼中第一次亮起了可以称之为兴奋的光。

“我想他们也会来的。”看到枭鼻终于燃起激情，霜爪十分高兴。她希望自己能再推他一把。“他们很可能就是赐予你

生命的猫。”所以我们快点儿去吧！“当然还有河族历史上的重要成员们。”她鼓励道。

但枭鼻再一次慌张了起来。霜爪的肚子一沉，但还是继续向前走去，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现。霜爪告诉自己，等枭鼻见到星族的时候，他的所有疑虑都会烟消云散的。我们只需要赶到月亮池就好。

当她爬上通往山谷的石坡时，枭鼻放慢了脚步。霜爪在山谷顶端停了下来，等待枭鼻跳上岩石追上自己。但是枭鼻站在坡下犹豫了很久，久得连霜爪都忍不住害怕他会不会突然改变主意。

“快来啊！”霜爪鼓励枭鼻，“我们马上就到了！”

枭鼻还是继续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才跳上石径，轻盈地落在她的身旁。

霜爪望向月亮池。平静的池水反射着星空，宛如远古豹族武士巨大、浑圆的黑色眼睛。河族的窘境必将在此地得到解脱。“准备好了吗？”霜爪柔声问道。

枭鼻吞了一口唾沫。“我们大错特错了，”他突然说道，“我连副族长都不是，怎么能当族长呢？”

“这是星族的旨意。”霜爪回答。拜托了，拜托你相信我就好。

“你确定吗？”枭鼻看着霜爪的眼睛，仿佛在搜索着什么，“你真的确定星族会认可我吗？”

“我看到了幻象。”霜爪告诉他，并暗自祈祷他不会追问幻象的详细内容。他们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不能在这里退缩。河族需要一个族长。“如果星族不同意，他们早就降下征兆了。”

枭鼻似乎并没被霜爪说服。“但过去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问道，“什么时候一只没当过副族长，甚至不算是资深武士的猫当上过族长？”

“我们必须试一试。”霜爪不耐烦地弹了弹尾巴。如果她想得没错，那枭鼻的这堆问题完全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但如果她错了……她赶走了这个想法。她直直地看着枭鼻说道：“我会先和星族沟通的，这样可以了吗？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对，他们会告诉我的。”她的心里产生了一丝对星族的愤怒。*他们根本没给过我多少有用的提示。*“等我解释完我为什么这么选，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理解的。他们肯定也明白河族需要一个族长，而你的表现和其他猫一样好。”

枭鼻眨了眨眼，似乎有些受伤。“和其他猫一样好？”他重复道。

霜爪抖松毛发，感到有些紧张。“我的意思是比他们更好。”她换了一个说法。*我这是在干吗？*她不久前刚费尽心思向暮毛解释她做出选择的缘由，现在又冒犯到了她的族长。

“所以你觉得他们会接受我？”

“当然。”愧疚之情使霜爪掌垫刺痛。她现在什么也无法

确定。

“他们会给我九条命？”

“为什么不呢？”

“而且我不会被闪电或者什么东西打中？”枭鼻看着月亮池，身上的皮毛波动起来。

“你不会有事的。”霜爪沿着遍布古老掌印的螺旋小径走下了山谷。她其实很高兴能有机会提前和星族沟通几句。她希望卷羽能来迎接她。想到这里，她的心脏痛了起来。没有母亲存在的河族让她感到陌生而孤独，就像一个她迫不及待想要脱离的噩梦。

枭鼻跟着霜爪走到谷底，在月亮池边默默地等待着。霜爪伏下身，用鼻尖轻触平静的暗色池水。她闭上眼睛，敞开心灵等待星族幻象的降临。但是她的眼前只有一片漆黑。

*星族？*她试图放松心神。*卷羽？*她的呼唤在寂静中回荡。恐慌开始在她意识的边缘盘旋。她无视了它们，更加努力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前方的一片幽暗中，渴望看到那里涌现出星光闪烁的皮毛。*求你了！求你们帮帮我！*为什么星族不来见她？他们难道觉得她无须星族的帮助就能完成这项仪式？还是他们因为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弃她于不顾？*我已经尽全力去执行你们的要求了。*她无助得像一只在芦苇丛中走失的幼崽。*你们不能抛弃我！我需要你们，我不能独自面对这一切。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我做不到！*

恐惧攫住了她。如果卷羽在这里，她会说什么？她在想象中听到了母亲坚定的声音。霜爪，不要陷入慌张。枭鼻还在看着她。她不能吓到他。她屈起爪子抠住岩石，让自己的呼吸恢复平静，然后睁开眼睛站了起来。

枭鼻期待地看着她问道："星族说什么了？"

"他们什么都没说。"她让自己的语气尽量显得轻快，"但我也不是很意外。这毕竟是属于你的仪式，不是我的。"她希望自己说得没错，星族的沉默也不是因为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河族已经失去族长太久了。

枭鼻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向月亮池，然后又看了回来问道："你确定？"

"我确定。"她答道。

枭鼻并没有放下心来。他竖起颤抖的尾巴，但最终还是走到了月亮池边。"我想我确实得试一试。"他边说边蹲伏下来，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闭上眼睛用鼻子触碰池水。

霜爪注视着他，她的心跳异常剧烈，以至于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心跳声中共鸣起来。她退后几步坐了下来，一边看着枭鼻，一边祈祷星族的武士已经走进了他的幻境。他的皮毛在颤抖。这会是一个好兆头吗？她在紧张中等待了几个呼吸，枭鼻仍一动不动。星族在赐予他第一条命吗？

微风吹动了霜爪的毛发。她紧张地回头望去，心思回到了她和卷羽一起走上荒原的那个晚上。她想起了狗群的巨掌重重

砸落地面的轰鸣，想起它们灼热的呼吸，疯狂的眼睛，还有母亲的惨叫。她感到浑身发软。万一那些狗尾随着他们来到了这里呢？她环顾山谷顶端，几乎准备好了看见狗群翻过山脊时的漆黑剪影。但她目之所及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风中也只有石楠与泥土的清香。*蛾翅已经派巡逻队到这里搜查过了，她提醒自己，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狗的踪迹。*

但卷羽的遗言仍在她的脑海中回荡：*不要相信任何猫。*

新一轮的悲痛刺伤了她的心。她的母亲曾是她最信任的猫，但是母亲已经不在了。随着母亲的逝去，霜爪再也无法那般全心全意地相信任何猫了。她回忆起了母亲温柔的目光和温暖的呼吸。就在这时，脚掌划过岩石的声音响了起来。霜爪浑身一僵，抬起了头。枭鼻离开了月亮池畔。

霜爪抬起头，急急忙忙地向他跑去。星族已经把九命赐给他了吗？他皮毛下的身躯仿佛突然间萎缩了许多。这场仪式像影响兔星一样影响了他吗？霜爪期待地对他眨了眨眼问道："都发生了什么？"

枭鼻摇摇头。"星族不在那里。"他回答道。他担心地瞪圆了眼睛，但霜爪还是在他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一丝放松。"没有猫出现。没有猫和我说话。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失望的巨石落进了霜爪的肚子里。她注视着枭鼻，感到口干舌燥。*我们还能怎么办？*

星族？卷羽？
为什么星族不来见我？
我不能独自面对这一切！
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我做不到！
求你了！求你们帮帮我！
你们不能抛弃我！我需要你们！
霜爪，不要陷入慌张。
如果卷羽在这里，她会说什么？
星族说什么了？
他们什么都没说。但我也不是很意外。这毕竟是属于你的仪式，不是我的。
你确定？
我确定。
我想我确实得试一试。

星族在赐予他第一条命吗？
不要相信任何猫。
沙
沙
都发生了什么？
星族不在那里。
没有猫出现。
没有猫和我说话。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当霜爪跟着枭鼻走上芦苇荡中通往营地的小路时，天空已经破晓。在回家的路上，他俩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但随着河族营地越来越近，枭鼻放慢了脚步。他焦虑地看了霜爪一眼。霜爪明白了过来。他在等她走到前面去。

从离开月亮池起就撕扯着她的心的怀疑之情越来越强烈了。她对枭鼻的选择难道从一开始就全错了？不会的。她必须更自信一些。她选择枭鼻，是因为她发自内心地相信枭鼻就是星族想让她选择的那只猫。她抬起头，从枭鼻身边走了过去。她能理解为什么枭鼻想跟在她后面。迄今为止，除了当巡逻队长之外，枭鼻还不曾有过任何其他的领导经验，而且星族刚刚拒绝了他。但她会向枭鼻展示什么才是责任与担当。

当霜爪走进营地，看到族猫都簇拥在暮毛身旁时，她差点儿被恐惧压垮。等她告诉他们枭鼻没有领到九命，他们会说什么？但她很快就停下了脚步。暮毛正在安排黎明巡逻队。这只棕色的虎斑母猫——河族最资深的武士之一——终于肯站出来主持大局了。*要是她再早一点儿挑起担子*，霜爪暗想，*我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但卷羽的声音再一次在她脑海中响起。*去看意料之外的选择*。霜爪抖开了毛发。即使真是那样，她选择枭鼻来当河族族长的决定恐怕也不会改变。

但是要是星族能多给她一点儿支持就好了。霜爪忍不住再次思索，他们为何要保持沉默。星族和现世族群的联系难道又被斩断了吗？就像蜡毛的魂灵重归现世、占据黑莓星的躯壳时

那样？

霜爪抬起了下巴。自己吓唬自己毫无意义。她挤开猫群，走到了暮毛的身旁。见族猫们期待地对自己眨眼，霜爪的肚子缩紧了，但她还是等待枭鼻随她走到猫群中间。待到棕色的虎斑公猫在她身旁站定，微光皮第一个喊出了声。

“仪式成功了吗？”银色的武士问道，“你正式成为我们的族长了吗？”

枭鼻还没来得及回答，其余的族猫就兴奋地欢呼起来：“枭星万岁！”

“枭星，欢迎回家！”

“我们已经为你收拾好了族长巢穴……”

“雾星来参与仪式了吗？”

枭鼻的目光紧张地在族猫们脸上游移，什么也没有回答。

微风心身旁的灰爪急切地挥了挥尾巴问道：“我们能得到武士名号了吗？”

霜爪这才突然发现，她兄弟的肩膀已经比他的老师还要宽了。薄雾爪看起来也比她的老师冰翅结实不少。她的手足早就该成为武士了，但当河族没有族长时，谁能给他们颁发武士名号呢？她看了枭鼻一眼。他没有领取星族赐福的九命，能为他们举行晋升仪式吗？

“怎么了？”

霜爪意识到蛾翅正看着她。

“你们经历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霜爪遗憾地瞥向枭鼻，“我想，枭鼻恐怕没有得到他的九命。星族没有出现。”

震惊的喵声如涟漪般在族群中扩散开来。枭鼻紧盯着自己的脚掌。

“星族抛弃我们了吗？”微光皮倒吸了一口凉气。

雾鼻不安地抖了抖耳朵：“他们为什么要在我们失去族长之际销声匿迹？”

鱼尾皱起了眉头。“他们很显然不同意让这么一名经验匮乏的武士领导族群。”她和暮毛对视了一眼。

暮毛挪了挪脚掌说：“他们肯定是希望我们重新选择一次。”

霜爪的心沉了下去。

“要是星族真这么想，他们早就告诉我们了！”

听到洒尾的喊声从猫群后方传来，霜爪松了一口气。那只棕色的虎斑公猫挤到了众猫前面。

“他们可能只是想再等一段时间，看看他领导族群的表现。”洒尾继续说道，“如果你们过半个月，或者四分之一个月再去月亮池一趟，星族或许就准备好赐予他九命了。”

霜爪对他感激如潮，尤其是在看到灰爪、薄雾爪、微风心和蕨皮都出声赞同之后。

“我们不能把沉默等同于否认。”微风心说道。

“这可能只是个考验。”蕨皮大声说，“他们想看看我们是否坚信自己的选择。”

暮毛猛地一甩尾巴说道：“在我看来这已经再明显不过了，他们就是不支持现在的结果，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这一切。”

微光皮也赞同暮毛的观点。“星族从未拒绝把九命赐给一名真正的族长。”她强调道。

雾鼻点点头。“你们还记得夜星吧。”她说道，“他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九命，因为他不是影族真正的族长。”

洒尾对她怒目而视。“那是因为影族的上一个族长还活着。但我们的情况不一样。雾星已经去世了。”他大声说道。

“那星族怎么没给枭鼻九命？”暮毛厉声质问道，“没有九命的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武士，不是什么特殊的猫。”

霜爪看向枭鼻，希望他为自己辩护几句。但棕色虎斑公猫的眼中满是犹疑，仿佛马上就要认同暮毛的说法。

蛾翅走上前来。“星族的缺席是一个意外。”她说道。

“在你看来或许是这样。”暮毛低声嘟囔道。

蛾翅无视了她，接着说道：“你们都知道，我一向认为族群把星族的话看得太重了。我知道尊重传统很重要，但我们才是活在现世的猫，我们不需要征求死者的认可。无论如何选择，我们都必须自己承担所有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做出选择。”看到老师的目光向自己转来，霜爪突然感到皮毛刺

痛。“我相信霜爪正领着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因此，在星族重新开口之前，我会支持她的决定。”微光皮哼了一声，暮毛的眼神也阴沉了下去，但蛾翅没有退却，“霜爪选择了枭鼻，所以枭鼻仍是我们的族长。我们只是需要过段时间再去请求星族赐福于他。”

“星族下次就会赐予他九命的，”洒尾说道，“等他们看到我们都确信枭鼻是正确的选择之后。”

微风心和蕨皮喃喃地表示了赞同。

霜爪的肩膀放松了一些。蛾翅的支持让她十分感激。她充满希望地看向四周的族猫。看到做出了决定，许多河族猫都和她一样松了口气。

在猫群最后方徘徊的兔光抬起了头。“当初一根须也等了一段时间才成为一星。”他试图鼓舞大家。

“而星族也最终给了他九命。”微风心接话道。

枭鼻终于表现得稍微乐观了一些。他微微举起尾巴看向他的族猫。他要发表讲话了吗？霜爪期待地看着他。但枭鼻只是对他们眨了眨眼，然后就看向了蛾翅，显然在等她继续发言。

巫医对枭鼻低下了头。“你需要选出一名副族长。”她告诉他。

霜爪注意到暮毛把身子稍稍挺直了一些。她是否在期待被枭鼻选中？这就是为什么她刚才要安排黎明巡逻队吗？

“你是我们的族长。”蛾翅继续对枭鼻说道，“这个选择

必须由你来做。”

暮毛脊背上的毛发抖动起来，但她什么也没说。众猫期待地看向了枭鼻。

棕色虎斑公猫反反复复地调整着自己的重心。他挨个儿看向他的族猫，比起斟酌思考，他的焦虑似乎更明显一些。显然，这个抉择对他而言十分艰难。霜爪开始好奇他究竟会选谁——年长的武士经验丰富，但年轻猫比他们更富活力与激情。她很高兴这次终于不用再担起这份沉重的责任。

在枭鼻陷入犹豫之时，河对岸芦苇丛中的鸟雀渐渐活跃了起来。杓鹬呼朋引伴地掠过远处水间的草甸，苍白的晨曦也化作了明亮的日光。他们的族群应该开始外出捕猎，而不是在这里等待族长做出抉择。霜爪注视着枭鼻。对于该让哪名武士来当副族长，他的心中总该有些候选方案吧。然而他看起来却一如既往地迷茫。

蛾翅清了清嗓子。“你必须做出决定。”她催促道。

“不能让我再考虑一两天吗？”枭鼻问。

蛾翅不耐烦地弹了弹尾巴回答道：“如果你现在想不出来，再拖延一两天也不会有多大帮助。”

霜爪突然对枭鼻生出了些许同情。她知道背负如此沉重的压力有多痛苦。看到枭鼻的目光再一次从族猫身上扫过，霜爪默默希望枭鼻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枭鼻突然开口，让霜爪有些猝不及防。“洒尾。”他宣

布道。

“洒尾？”喷嚏云诧异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洒尾竖起耳朵，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他太年轻了。”暮毛哼了一声。

霜爪抵触地竖起了颈毛。“但是他又强壮又勇敢。”她说道。

洒尾挺起了胸膛，但看到微光皮吸了吸鼻子，他又有点儿垮了下去。

“就算你说得对，”微光皮生气地说，“他也没有任何经验啊！”

鱼尾紧盯着枭鼻，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没经验的族长已经够要命的了，现在还要再来一个一样的副族长？”她质问道。

洒尾受伤地瞪大了眼睛。霜爪对他眨了眨眼，示意他放下心来。他不是主动被拉进这场纷扰的。

枭鼻看着鱼尾，宛若一只被逼到角落的猎物。“我……我只是选择了我认为和我配合得最好的猫。”

“副族长不是这么选的！”鱼尾低吼道，“你应该选择一只有勇气挑战你，而且能在你的弱势方面与你互补的猫！”

暮毛吸了吸鼻子，霜爪忍不住猜测她现在在想什么。枭鼻需要被弥补的缺点太多了。霜爪对鱼尾眨眨眼说道：“洒尾是一只行事果断的猫。”现在，河族猫已经意识到做决定并不是

枭鼻所长了。看到兔光和微风心点了点头，霜爪松了一口气。

但鱼尾并没有停止质疑。“但是洒尾从来没有收过学徒。”她提醒道，“怎么能让他当副族长呢？”

“要是河族拥有更多幼崽，他就很可能有机会当上老师。”蛾翅说，“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只有灰爪和薄雾爪两个学徒。”她抖松了毛发，“我们应该着眼于实际，适当地忽略一部分条件。”

“忽略？”暮毛质问道，“难道武士守则现在仅仅是一个建议了吗？”

蛾翅瞪了她一眼，回应道：“当然不是。但我们迫切地需要族长和副族长，既然现在他们已经被选出来了，那我们就应该支持他们。”

灰爪竖起了耳朵问道：“既然我们现在有族长和副族长了，那我和薄雾爪能得到武士名号了吗？”

蛾翅犹豫了。这是一个好问题。没有领到九命的族长能为新武士赐名吗？河族已经游进了一片未知的水域。

让霜爪惊讶的是，枭鼻竟然开口回答了他们。或许，在选出了副族长之后，他的脚掌终于摸索到了当族长的正确方式。“等我领取我的九命，就立即为你们举行武士命名仪式。”他说道。

灰爪和薄雾爪对视了一眼。他们对枭鼻的承诺满意吗？至少，霜爪心想，枭鼻摆出了他很快就会得到九命的姿态。公猫的乐观给了她一线希望。

但暮毛仍对枭鼻怒目而视。“那我们要怎么向其他族群解释？”她问道。

蛾翅镇定地迎上了她的目光。“我们会告诉他们雾星和芦苇须去世了，现在我们的新族长是枭星，新副族长是洒尾。”她回应道。

“你以为其他族群不会提出异议吗？”暮毛问她，“他们难道不会……质疑吗？”

“他们有什么资格指点河族的决定？河族只归河族猫管。”蛾翅厉声驳斥道。

“枭星？”微光皮看起来不怎么赞成。

蛾翅用锐利的目光扫了过去。“你难道更愿意和其他族群说我们的族长还没领到他的九命吗？”她质问道。

微光皮垂下了目光。焦虑的低语声在族群中扩散开来。

洒尾挺起了胸膛。“我们不能展现出任何脆弱的姿态。现在，我们必须让其他族群相信枭星已经得到了星族的赐福。我相信他很快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族长。”洒尾瞪着他的族猫，仿佛在质问他们敢不敢站出来挑战他。没有一只猫接他的话，但霜爪仍注意到有些猫不安地竖起了毛发。

河族正在冒险，即便星族还未明确认可族群对族长的选择，他们仍要如此继续生活下去。可是若非如此，他们还能怎么办呢？霜爪已经尽全力按照卷羽的指点去寻找意料之外的新族长了。她必须相信河族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蛾翅甩了甩尾巴。"我建议就由洒尾来继续安排黎明巡逻队吧，"她无视了暮毛的低吼，"而枭鼻……"

她刚说到一半，芦苇通道就晃动起来。夜天冲进了营地。河族母猫看起来满面愁容。当看到褐皮跟着她走进了营地时，霜爪一下子愣住了。

"我刚才出去上厕所，"见所有族猫都转过头来看向这位不请自来的拜访者，夜天解释道，"然后就闻到了影族的气味。我看到褐皮在河对岸等着我们。"

褐皮低下了头。"我很抱歉走进了你们的领地。"她说道，"但是虎星希望我来给你们带一个口信。"

兔光和蕨皮对视了一眼。

鱼尾转了转眼珠问道："这回他又想干什么？"

蛾翅匆匆地走上前去，并冲枭鼻和洒尾弹了弹尾巴，示意他们跟上。她走到了影族武士面前。"是什么口信？"蛾翅问道。

枭鼻和洒尾站到了河族巫医的两侧，但褐皮的目光向营地四周扫去。

"雾星在吗？"褐皮问大家。

霜爪捕捉到了蛾翅的眼神。他们该在这个时候向其他族群的武士宣布河族有了新的领导者吗？蛾翅警告地瞪了她一眼，然后回答了褐皮的提问。

"我会把口信转达给她的。"蛾翅说道。

褐皮的眼中闪过一线精光，但她没有要求蛾翅给出进一步的解释。相反，她只是说道："虎星想请所有的族群召开一场紧急的森林大会。"

"为什么？"蛾翅眯起了眼睛。

枭鼻走到了巫医的身前。"发生什么事了？"他问褐皮。

影族武士的目光从营地中扫过，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她没有看枭鼻，只是敷衍地回答道："他想讨论一下猫薄荷短缺的问题。"

霜爪皱起了眉头。"但是外出寻找猫薄荷的任务成功了啊，"她说道，"赤杨心给河族带来了一些药草。"

"他们确实带回了一些猫薄荷……"褐皮看着霜爪说道，"但还是没来得及挽回小花楸的生命。"

霜爪的呼吸顿时哽在了喉间。一只幼崽在绿咳症疫情中病死了。"我为他感到悲伤。"愧意刺痛了她的心。河族在族群内部的困境中陷得太深了，以至于几乎完全无暇对别的族群伸出援手。

褐皮的目光冷硬下来。"河族现在才知道关心虎星的孩子，实在有点儿迟了。"她尖刻地回答道，"但虎星还是希望你们能参加讨论，避免未来再发生这种药草短缺的事故。"

霜爪听出了她话中夹带的尖刺。当洒尾走上前与影族武士对视时，她不禁松了口气。

"河族会出一份力的。"洒尾告诉褐皮。

褐皮好奇地眯起眼睛，仿佛在好奇洒尾凭什么能代表河族发言。

蛾翅挥了挥尾巴。“请代我们向虎星转达最深切的慰问。”她说道。

“你可以去亲自和他说。”褐皮告诉蛾翅，“大会今天晚上就召开，这不是独属于族长的会议，所有猫都可以来参加。”她看了看紧张地盯着她的河族武士们，补充道：“希望我们今晚能见到你们的身影。”

褐皮无意等待他们的回答，直接转身走出了河族营地。待她消失在芦苇通道中，霜爪的呼吸急促起来。五大族群今晚就要召开森林大会了。河族已经拖延了太久，他们再也无法逃避向所有猫公布秘密了——雾星和芦苇须都去世了。枭鼻也必须站到其他几名族长的身旁。他准备好成为枭星了吗？河族的武士们准备好怀揣如此的弥天大谎面对其他族群了吗？

第十三章

日束望着眼前由猫构成的海洋，参加这场大会的猫是不是格外多？她心想。小岛的空地上回荡着众猫的声音，长老和学徒都来聊天了。他们的气味冲进她的鼻腔，风族的泥煤气息和河族的鱼腥味交杂在一起。或许会场如此拥挤只是因为这里太昏暗了。虎星没等到天空晴朗就宣布了大会开始。此刻，银毛星带仍躲藏在厚厚的云层之上。这是否意味着星族并未俯瞰这场会议？要是五个族群在这里打起来怎么办？

他们不会开战的。日束告诉自己。他们是来这里讨论如何避免猫薄荷短缺问题的。肯定没有猫会因为这种话题而大打出手！

日束的族猫散入猫群之中，但她停在了空地的边缘。在那场针对所谓“变节者”的小会议之后，她一直在躲避莓心，因为她不知道该对母亲说什么。莓心现在已经进入猫群了，日束只希望她别再找猫分享她的观点，以及她对武士守则被更改的愤怒。日束还没有公开反对过莓心的看法，她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毕竟，莓心既是她的母亲，又是一名资深武士。莓心

的主张有可能真的是正确的，更改守则就是会为族群招来未知的可怕后果。但就目前而言，她还是觉得和母亲保持至少一尾的距离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

日束渴望能向谁倾诉自己的心声，但光跃一直拒她于千里之外，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修复这段友谊。光跃更喜欢和炽火单独外出，而不是与日束相处。日束只能尽量不去为此伤心。炽火和她说过，他没有和光跃结为伴侣的想法，但这并不能让她得到任何抚慰。日束曾经和他俩都是好友，但现在他们谁也不想和日束多一点儿接触。目睹他们俩一起分享猎物、一起争着参加同一支巡逻队真的让她很难受。当身处族猫之中时，日束觉得自己从未如此孤独过。她意识到，她在期盼自己仍在执行寻找猫薄荷的任务。至少那时她还能和夜心袒露真心。

当日束在猫群中捕捉到夜心的身影时，急切地竖起了耳朵。这感觉就像这只雷族公猫是因她的思绪而出现的一样。夜心琥珀色的眼睛扫了过来，一看见她，就立即亮起了兴奋的光。他看起来也很高兴与她见面。

夜心向她走了过来。日束竖起尾巴打了个招呼："嘿，夜心！"

"嘿！"夜心从一名风族武士和一名河族长老中间挤过，在她身旁停下了脚步。"哇哦，今天晚上可真够挤的。"他看着四下游走的猫群，"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满月之夜之外的森林大会。虎星肯定是非常难过，才特地召开了这场会议。"他急

切地对日束眨了眨眼，“小花楸真的死了吗？”

“是的。”日束愧疚地移开了视线，“我们回来得太晚了。”

“我们不可能走得更快了。”夜心告诉她。

“要是我们没有停下来睡……”

“或者停下来吃东西？”夜心的声音中似有挑衅之意，但他根本没有等她作出回答，“那样我们肯定会累倒的。”他对她说，“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武士，没有星族猫的能力。”

日束对他眨了眨眼。他说得没错，日束十分感谢他的安慰。“虎星真的很伤心。”她说道。

“失去一个孩子肯定很痛苦。”夜心回答道。

日束转移了话题。她不想在今晚陷入悲伤，尤其是在夜心还在她身边的时候。这是她在任务结束后第一次找到机会与朋友聊天。“你最近在雷族过得怎么样？”她问道，“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在族群里其实生活得不怎么痛快。”她完全能理解他的感受。

“我这次回家之后，情况稍稍好转了一些。”夜心回答道，“我想有几名武士现在能多尊重我一些了。只是……”他犹豫了一下。日束把身子倾了过去。“只是现在族群里有点儿奇怪。”他说道。

“奇怪？”他这是什么意思？

夜心皱起眉头，似乎在想办法向她解释。

“是什么状况？”日束追问道。

“族里有点儿不对劲儿，似乎黑……”

从大橡树方向传来的吼声让日束猛地转过了头。

叶星和虎星竖起颈毛，紧盯着爬上大橡树的低枝、站到他们身旁的枭鼻。黑莓星对他眨了眨眼，兔星则发出了警告的低吼。

“他在干什么？”惊讶之情如火花般在日束的皮毛间跳动，“他又不是族长。”

夜心眯起了眼睛猜道：“没准他的族猫在问他敢不敢上去。”

“即使是河族猫也知道不能拿族长专属的树枝开玩笑。”日束感到十分迷惑。即使叶星翻起嘴唇龇出牙齿，似乎已经打算挥爪去打他的鼻子，那名河族武士也没有退缩。

“你昏了头了吗？”天族族长对枭鼻低嘶道。

枭鼻对叶星眨了眨眼。“我没有。”他的声音隐隐有些发颤。

兔星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低吼道：“那你上来干什么？”

“雾星在哪里？”虎星质问道。

枭鼻看着影族族长，紧张地弹了弹耳朵。

“看在星族的分上，你们河族到底是怎么了？”虎星咄咄逼视着他，“你们已经莫名其妙地折腾一整个月了。现在不但河族族长没来，你还爬到大橡树上来了，好像你有资格站在这

儿似的！”

日束看到蛾翅挤开猫群站了出来。

“他的确有资格。”河族巫医仰起头对族长们说道，“雾星去世了。”

空地各处的武士都猛然抬起了头。长老们震惊地瞪圆了眼睛，学徒们则纷纷交换着焦虑的眼神。

这怎么可能？由于白咳症，上次的森林大会雾星就没有参加。她的病是不是恶化成了绿咳症，这才如此迅速地夺走了她的生命？但如果真是这样，河族为什么不在上次搜寻猫薄荷的任务中多出一点儿力？这根本说不通。在褐皮拜访河族营地那天，蛾翅还信誓旦旦地说她会把口信转达给雾星。那时候雾星还活着吗？还是河族向褐皮撒谎了？

大橡树上的虎星抖动着背上的毛发。“雾星的白咳症变成绿咳症了吗？”他问道，“而你们，在知道小花楸也在因同样的疾病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竟然一直拖到今天才肯公布真相？简直难以置信！而且，既然雾星突然死了，那芦苇星又在哪里？”

“他也去世了。”蛾翅告诉他。

震惊的吸气声和议论声在空地中蔓延开来。

“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怎么死的？”

日束倾身向前，竖起了耳朵。为什么河族直到现在才透露

他们的族群也有绿咳症在肆虐？他们在瘟疫中失去了多少猫？她焦虑地扫了褐皮一眼。那只影族猫会被他们传染吗？在小花楸死后，绿咳症就没有再在影族里掀起波澜了。但只要有一只猫被感染，疫病就有可能重新回到他们中间。

蛾翅走到族长们所在的树枝下方，抬起头向他们望去。她的眼中没有悲痛，只有决心。她怎么会不难过？接连失去了族长和副族长，无论如何都是巨大的打击。但或许她已经接受了死亡的现实，或许她只是不想显露出脆弱的一面。

“现在我们的族长是枭星。”蛾翅说道。霜爪站到了她的身旁。河族的巫医学徒一直跟着她的老师，但她把头垂得很低，仿佛不愿吸引众猫的注意。蛾翅继续说了下去：“对河族而言，这是困难重重的一个月。”她面无表情地说道。河族巫医看起来已经下定决心要毫无怨言地担下她的族群的全部苦难。“但过去我们就曾克服过无数困难，未来也必会有新的磨难出现。像真正的武士那样克服一切困难本身便是我们的职责之一。现在，我们的族长是枭星，副族长是洒尾。”

这是日束第一次注意到洒尾。洒尾是河族的一只棕色虎斑公猫，此刻，他正坐在苜蓿足和松鼠飞旁边。另外两族的副族长——鹰翅和鸦羽——看向他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只落在会场中间的鸟。

虎星低头俯瞰着河族的巫医，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质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们族里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你们还需要猫薄荷吗？而且，为什么我们什么消息都没有收到？”

蛾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扬起口鼻示意了一下枭星，说道：“你可以问我们的族长。”

兔星弹了弹尾巴，问道：“怎么能让他当族长呢？你们族里明明还有资历比他深得多的武士。”

叶星的目光落在了洒尾的身上：“这么年轻的公猫能当副族长吗？洒尾，你教导过学徒吗？”

洒尾看向自己的爪子。看起来，参会的其他猫也和叶星一样对此充满怀疑。武士、长老和学徒们都往前挪了挪身子，抬头紧盯着大橡树上的族长们。

混在一群雷族武士中间的塔尖掌大声喊道：“雾星是什么时候死的？”

“你们为什么让这两只猫来主持大局？”哈利溪也问道。

哈利溪的族猫也纷纷喊了起来。

“这是雾星的旨意吗？”

“他们中有哪怕一只猫收过学徒吗？”

树枝上的枭星看着他们，仿佛一只被要求展示武士技能的幼崽。面对所有的问题，他一个答案也不知道。

蛾翅用力甩了一下尾巴。“我们的族长会给出解释的。”她目光灼灼地盯着枭星。

日束心里对那只河族公猫油然生出了一股同情。河族公猫

的眼中闪烁着慌张的光芒。他闭了一会儿眼睛，仿佛在整理思路，然后开口说了起来。

“雾星是在一个月前去世的。”他的声音沙哑，日束不禁好奇他究竟是在为雾星悲痛，还是因第一次向全部五族讲话而紧张。无论是哪一种，他看起来都不像个族长。他的尾巴在颤抖，耳朵也不住弹动，仿佛在渴望立马逃离那个位置一样。

叶星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目光柔和了一些。叶星也在为枭星感到遗憾吗？“雾星遭遇了什么？”叶星温和地问道。

枭星连忙对她眨了眨眼，似乎在感谢她的鼓励。“绿咳症。”他回答道。

虎星紧盯着他逼问道：“一个月之前？那上次森林大会上你们为什么要说谎？那时她的疾病肯定已经恶化成绿咳症了。”

“我今天还去了他们的营地，而他们装得就像无事发生一样！”猫群中的褐皮对他怒目而视，“你们为什么要隐瞒他们的死讯？”

虎星逼近了枭星。“既然你们的族长和副族长都染上了绿咳症，那你们为什么不帮我们寻找猫薄荷？”他质问道。

枭星挪了挪爪子。

兔星不耐烦地弹了弹尾巴。“现在追究他们是怎么死的有什么意义吗？”他不耐烦地说，“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他们要找这么两个家伙来接替他们的位子！”他轻蔑地看看枭星，又

看看洒尾，“星族在上！他们是不是把幼崽都列进候选名单里了！”

洒尾竖起了颈毛。

日束皱了皱眉。只凭这两名武士的年纪就断言他们一无是处是不公平的。河族如果不是确信枭星能成为一个好族长，肯定不会选他上位。但河族的新族长却焦急地看着蛾翅。他回答问题难道还要看他的巫医的脸色吗？日束拱了拱夜心，小声问道：“你看到他的表情了吗？”

“嗯。”夜心饶有兴趣地竖起了耳朵，“这下我开始好奇河族里到底是谁在管事了。”

蛾翅微微点了点头，于是枭星把目光重新投向了会场上的众猫。“芦苇须在临终前让我成为了河族的副族长。”枭星说道。

“你？”大橡树下的鸦羽嫌弃地哼了一声。

但虎星的眼神却一下子锐利起来。“芦苇须？”他重复道，“但是如果雾星去世了，他继任族长，那他应该是芦苇星才对吧。”

“呃……对。”枭星磕磕绊绊地回答道，然后又飞快地补充道，“我只是已经习惯于叫他芦苇须了，没什么别的。”

虎星并没有移开目光，继续逼问道：“这么说，芦苇星在死前已经领到他的九命了？”

叶星眯起了眼睛。“你的意思是说绿咳症一次就夺走了他

的九条命吗？”她怀疑道。

“他病得真的很重。”枭星怀着某种希望回答。

虎星哼了一声。

“他……就是死了……然后就没有再复生。”枭星解释道，“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是星族收走了那些生命？大概？”这听起来只是他们在瞎猜。河族的新族长看向猫群，似乎在估量他们是否相信他的回答。“也许这是星族的惩罚，”他继续说道，“因为……因为他支持过那个冒充者……”他祈求般地看向蛾翅。他是否在期待蛾翅把他从这场审问中解救出来？但是蛾翅保持了沉默。

虎星阴沉地甩了甩尾巴，问道：“他到底领没领到九条命？”

日束忍不住庆幸自己没有站在枭星的位置上。她回忆起了她和凹泉拜访河族营地时的遭遇。河族猫的举止十分怪异，他们的营地也乱糟糟的。那时他们就沉浸在悲痛中了吗？但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他们什么也不说？她能够理解虎星的愤怒。为什么河族的新族长连解释清楚他的族群里发生了什么都这么费劲儿？

“你说啊？”虎星步步进逼。

枭星眨了眨眼。“我觉得应该是的，就是说，对……”他结巴道。

猫群再次此起彼伏地追问起来。

“他病了多久？”

“他当了几天的族长？”

“他第一时间指派你当副族长了吗？”

枭星竭力回应他们的问题：“不是很久……四分之一个月之前……不是立即，但是……”他似乎已经无话可说，只能木然地看着猫群。显然，他的脑子已经混乱得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了。

虎星紧盯着他：“所以，芦苇星因为绿咳症病得很重，重得快要死了，但还是撑着去月亮池领取了九命，但是星族在他第一次死亡时就把所有的生命都收了回去。”

枭星看着他，警惕地摊平了耳朵。“我……我想是的。”他勉强回答道。

“你‘想’。”虎星极其用力地将爪尖插入橡树枝，以至于崩碎的树皮都洒落到了树下的副族长们的头上。

“他们好像连自己的营地里发生了什么都搞不清楚似的。”日束对夜心耳语道。

“是吧？我也觉得。”夜心回答道，“而且我觉得雷族里也乱糟糟的。”

蛾翅的声音盖过了空地里的喧哗。“我们不是来这里请求你的支持的。”她声音中的愤怒让所有猫都安静了下来。她瞪着虎星说道：“更不是请求你的许可。我们只想告诉你们，雾星和芦苇须都去世了。河族发生了什么是河族自己的事，除了

河族猫的疑问之外，枭鼻没有义务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

“枭鼻？”叶星锐利的目光迅速扫了过来，“你刚才叫他枭鼻。”

“而且她又说了芦苇须。”虎星也说道。

叶星转过头，满腹狐疑地打量着身旁的枭星。“你真的领到九条命了吗？”她问道，“还有芦苇须，他呢？”

不等河族族长回答，虎星就打岔了。“等一下。”他竖起了耳朵，“不久之前，河族派了一支巡逻队到影族来，问我们有没有见过芦苇须。”

兔星睁大了眼睛附和道：“他们也拜访了风族，问了相同的问题。”

大橡树下的松鼠飞挥了挥尾巴，给出了同样的答案：“雷族也被他们找过。”

“天族也是。”叶星眯起了眼睛。

虎星低头看向蛾翅，完全无视了枭星。他的眼睛在暗夜的阴影中宛如烈焰闪烁。“你们真的找到过芦苇须吗？”他质问道。

“他……他……”蛾翅张口结舌。

“他是失踪了吗？还是重病垂危？还是两个都是？”虎星紧追不放，蛾翅的眼里蒙上了一层迷茫的雾。“到底是怎么回事？”虎星对她怒目而视，“在座的所有猫都看出来了，河族现在往好了说是在故意瞒着什么东西，往坏了说就是在撒

谎。”

影族族长身旁的枭星突然显露出疲态，他的肩膀垮了下去。他看向蛾翅，满眼都是挫败。“我没有拿到九命。”他承认道，“芦苇须也没有。我们没有时间了。但是我现在就是河族的族长，只不过当我去月亮池时，星族没有与我分享梦境。”

众猫纷纷低语了起来。所有的猫看起来都平静了许多，虽然这个消息仍让他们极为震惊，但至少他们现在听到了真话。

“所以你现在还是枭鼻，而不是枭星。”叶星看着他说道，“是谁让你当族长的？”

枭鼻和她对视着，日束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要说那是芦苇须的选择。但就算他不改口，日束也不想相信他。在场的任何猫都不会相信这个回答。河族里发生了非常异常的变故，他们已经撒了这么多的谎，以至于其他族群很难再相信他们说出的任何话。

“到底是谁？”虎星重复了一遍叶星的问题。

“星族选择了他。”树下的蛾翅说道。她身旁的霜爪注视着自己的爪子，似乎很害怕与其他猫的目光接触，以免被要求站出来回答问题。

叶星扫了河族巫医一眼，质问道：“你——一只无法和我们任何猫的祖灵沟通的猫——在告诉我们，河族的新族长是星族的选择？”

“他们和霜爪分享了梦境。”蛾翅生气地回答。

“她是个学徒。”听起来，叶星并没有被蛾翅说服。

霜爪像是要缩回自己的皮毛里一样，但蛾翅仍毫不动摇地与天族族长对视，坚定地说道：“我完全相信她的能力。”

虎星在树枝上挪了挪脚步，他的皮毛如涟漪般波动起来。“这一切实在太不正常了。”他说道，“既然枭鼻没有领到九命，那他难道不——”

蛾翅打断了虎星。“这是枭鼻和星族之间的问题。”她低吼道。

“真的吗？”虎星眯起了眼睛，“但要是星族真的选择了他，这会儿肯定早该赐予他九命了。”

蛾翅竖起颈毛，怒吼道：“这轮不到——”

虎星没有等她说完，打断道：“很显然，他们对此仍心存疑虑，而我也和他们一样。”

“这不关你的事。”蛾翅低嘶道。

“任何一个族群陷入困境都关我的事！”虎星恶狠狠地说道。

蛾翅紧盯着他：“你想干涉我们的内务？就凭你是——”

“你难道忘事忘得这么快吗？”虎星的语气冷了下来，“就在不久之前，你和你的两只族猫还到影族来寻求过庇护。你应该比任何猫都更清楚，影响一个族群的问题迟早会蔓延到所有族群中。”他逼视着蛾翅，“或许你至少应该听我把话说

完。”

日束挪了挪爪子。虎星的关心听起来更像是某种威胁。

“当一个族群变得虚弱的时候，所有的族群都会被削弱。”虎星继续说道，“当蜡毛损害雷族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了。所有的族群都被波及，甚至连星族也包括在内。”

“河族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蛾翅低吼道。

“我认为河族需要帮助。”虎星说。

日束又调整了一下坐姿。虎星正在向河族伸出援手。蛾翅应该对他报以感激。但族长的话中又暗藏着某种让她感到悚然的阴影。她眯起眼睛，聆听虎星接下来的发言。

“由于影族和河族有共同的边界，见证过相同的历史，我想影族可以帮忙接管河族一段时间。”

日束僵住了。虎星这是什么意思？她瞥了莓心一眼。鉴于她的母亲希望在族群和族群之间划清界限，她会怎么评价他们的族长想要介入河族事务的做法？

空地上的猫纷纷发出了震惊的吸气声。河族猫竖起了毛发，而其他族群看起来也和他们一样震惊于虎星的发言。

“你没有权力管理河族！”

“每个族群有每个族群的边界！”

“五个族群，必须有五个族长！”

所有族群的猫都争相喊道。

虎星无视了他们，他的目光一直锁定在蛾翅的身上。河族巫医目不转睛地与他对视着，眼神冷硬得像一块磐石，但她的毛发还是不安地耸动起来。

“你们需要一个族长，”虎星对她说，“而我可以领导你们，直到你们重新迈上正常的道路为止。”

褐皮挤到众猫的最前方，抬头瞪向自己的儿子。“你忘记上一个虎星做过什么了吗？”她目光严厉地吼道，“我的父亲本是影族的族长，但他用花言巧语欺骗河族，让他们也追随他。他对权力的饥渴将所有族群卷入了战争。没有任何猫有资格领导一个以上的族群。”

日束惊讶地看向夜心，问道：“她在说什么？”

“第一个虎星欺骗了河族从前的某个族长，让他们答应了与影族结为同盟。”夜心解释道，“他们成立了虎族。但那个虎星只是在利用河族而已。他杀死了河族的副族长，让他们的族长沦落到只比泼皮猫好一点儿的境地。当时河族差点儿就被他彻底摧毁了。”

日束听过一些影族猫悄声议论第一个虎星的黑暗历史，但没有猫给她解释过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现在的这个虎星肯定没打算那么做吧？”日束紧张地竖起了毛发。她所知道的虎星永远不会做出那样的事。不是吗？

“谁知道呢？”夜心重新看向了大橡树。

从猫群中爆发出的怒吼声来看，夜心并不是唯一一只怀疑

虎星动机的猫。

蛾翅对影族族长嘶吼道："河族已经在第一个虎星手下吃尽了苦头，我们绝不屈从于另一个虎星的暴政！"

虎星向蛾翅看了过去。日东惊讶地绷紧了身子。虎星琥珀色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受伤的神情吗？

"我不是第一个虎星。"他怒气冲冲地回答，"我和他一点儿都不一样，我根本不想掌控河族。影族不需要更多吃猎物的嘴。我们不想收编他们。过去，我们也曾向被逐出族群的猫提供过庇护，但当他们能够安全地返回原族时，我们向来很乐意送他们回家。很明显，现在的河族风雨飘摇。他们同时失去了族长和副族长，而且看起来他们也没寻找到合适的继任者。"他抬起头，目光越过了参会的猫群，"我所做的，不过是向一个无力自救的族群提供些许帮助而已。"

河族武士蕨皮站了出来。"你难道不记得暗尾了吗？"她对虎星喊道，眼中闪现出些许恐惧。

虎星愤怒地俯视着她："我不是泼皮猫！"

日东听说过那只先后掌控了影族与河族的残忍泼皮猫的暴行。莓心经历过那些日子，虽然她从未详细讲过她的所见，但日东知道母亲曾经目睹过暗尾残杀武士、恐吓所有的族群。暗尾差点儿就从内部瓦解了他们。

"他控制了影族。"蕨皮嘶喊道，"然后又攻破了河族。他差点儿把两个族群一起毁灭。你难道想落得一个和他一样的

名声吗？"

"让河族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褐皮大声说。

"边界就是边界！"鸦羽也吼道。

"影族猫休想对我们指手画脚！"暮毛发出了一声咆哮。

锦葵鼻挥打着尾巴喊道："我们永远不会让你踏进河族的营地！"

蛾翅的声音盖过了他们："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

虎星在树枝上来回踱步，听到众猫铺天盖地的抗议，他摊平了耳朵。

在空地里的河族猫大声怒吼的同时，叶星向前踏了一步。"虎星给出了他的建议。"她抬高音量，压制了猫群的咆哮，"我相信，他是出于好意才这么做的。但边界就是边界，每个族群的私事应该在每个族群的内部解决。"她坚决的声音让猫群安静了下来，"或许我可以为你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案。"

日束向前探了探身子，好奇使她掌垫发痒。她听到叶星继续说了下去。

"在我看来，如果枭鼻领到了九命，这场争吵就根本不会发生。"叶星向蛾翅低头致意，以示尊重，"你是一名优秀的巫医，但你与星族缺乏联系，或许这就是为何星族迟迟没有赐福于你们。"

"霜爪能与星族沟通。"蛾翅提醒叶星。

霜爪紧张地抬起了头。

“对。”叶星认同了蛾翅的说法，“但她还是学徒，星族可能希望让一只更有经验的猫来负责此事。”蛾翅烦躁地抖了抖耳朵，但天族族长还是说了下去，“天族是幸运的，我们同时拥有两名巫医。我们可以派其中一位去河族帮助你们。我很乐意让躁片前去帮忙，他可以跟蛾翅和霜爪一起陪枭鼻去月亮池。”叶星看向了躁片。黑白相间的公猫郑重地点了点头。

日束发现蛾翅皱紧了眉头。为什么？巫医一直以来都有互帮互助的传统。这和互相借用或赠予药草有什么区别吗？再说，叶星的提议还不用让虎星进入他们的营地。这似乎是个很完美的解决方案。

叶星满怀期待地看向蛾翅。“如果你们接受躁片的帮助，其他族群也就不会再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了。”她转头看了虎星一会儿，然后重新望向蛾翅，“你同意吗？可以接受我的提议吗？”

蛾翅身旁的霜爪紧张地瞪大了眼睛。看起来，叶星的建议给她带来的惊吓完全不亚于虎星。日束以为那位巫医学徒会开口说点儿什么，但她一动也不动。蛾翅低下了头，说道：

“我们接受。”

蛾翅的态度并不积极。日束也忍不住觉得，族长们根本没给河族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但至少看起来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族长树枝上的兔星向前走了一步。

他看着虎星说道：“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完了……”

“完了吗？”虎星挑衅似的看了回去。

兔星没有回应他的质疑。“你叫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讨论猫薄荷短缺问题的，”他继续说，“你想找一个让今后的药草稳定供应的方法。”

虎星弹了弹尾巴。“在考虑猫薄荷的事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河族的问题。”他将爪尖插入了树枝，“我只希望躁片的帮助足够化解这场危机。”

但兔星显然不是唯一一个想推进会议进度的族长。

“对此我们只能静观其变。”叶星立即接话道，“就让我们祈祷未来的日子比我们刚熬过的那段时期更好过吧。”

兔星对影族族长低下了头。“风族为你们的损失感到遗憾。”他庄重地说，“小花楸本可以成为一名勇敢的武士的。”

一直保持沉默的黑莓星也抬起了头说道："这是一场不必要的死亡。"

叶星挥了挥尾巴。“我们还是把猫薄荷问题留到下次满月森林大会上讨论吧。”她说道，“现在已经是回家的时候了。”

叶星跳下大橡树，向空地另一边走去。兔星也跳回地面，带领族猫走向了树桥。松鼠飞点点头，示意黑莓星从树枝上下来，然后陪着他走到了空地边缘。

日束瞪大了眼睛。这场大会结束得太突然了。天族族长是

为了不让更多猫被激怒得竖起毛发才这么做的吗？

她看向夜心，但夜心也起身准备离开了。失落感刺痛了日束的心。就此刻而言，和夜心坐在一起比和影族猫交流轻松多了。她对夜心眨了眨眼，问道：“你觉得躁片能帮蛾翅解决河族的难题吗？”日束其实不在乎夜心怎么回答，只是希望他别走得这么快。

“但愿吧。”夜心瞥向那些走入高草丛的雷族猫，但他并没有马上追过去的意思，“看起来河族急需他们能争取到的一切帮助。”

“夜心！”空地边的狮焰喊了起来。

“看来我得走了。”夜心说道。

“是啊。”日束的尾巴颤抖了一下，“祝愿你的处境尽快好起来。”

“你也是。”夜心转身匆匆向狮焰跑去。

日束心里想着夜心会不会扭头再看她一眼，但夜心并没有那么做。或许他在担心狮焰会如何看待他。而且，他们不久后就能再次见面了，至少日束希望如此。

日束的族猫已经在空地里等着她了，于是她迅速跑过去加入了他们。光跃和炽火率先走向了高草丛，莓心走在虎星和鸽翅的旁边。当队伍来到树桥前时，日束很高兴自己能够慢悠悠地走在队尾。等她踏上树桥，河族已经消失在了芦苇丛中，雷族和天族的队伍也变成了远处的两个小点。日束快步通过树

桥，跳到地面上，跑步追上了走向松林的族猫。

日束赶上队伍，看到虎星正抽动着尾巴。“我真不明白，叶星怎么会觉得把巫医派到河族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低吼道。

鸽翅看着他说：“但是如果他们成功……”

“怎么可能？”虎星瞪了她一眼，“如果星族第一次没有赐福于枭鼻，凭什么第二次他们就会开恩？”

“一名更有经验的巫医或许会让局面有所改善。”鸽翅劝说道。

“躁片又不是河族的猫。”虎星不同意她的看法，“我看不出他能改变什么现状。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叶星对此一定也心知肚明。她只是在帮河族拖延时间而已。”

莓心挥了挥尾巴。“我们管那么多干吗？”她气冲冲地说，“我们应该把心思放在自己的族群上，而不是管他们的闲事。”

日束觉得自己突然矮小了几分。她的母亲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顶嘴？

虎星瞥了莓心一眼，说道：“如果一个与我们毗邻的族群变弱，也会波及我们。”

“河族和风族也共享一条边界。”莓心争辩道，“让兔星去为他们操心吧。影族应该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每次我们一掺和进其他族群的事务，我们自己的日子就会连带着变糟。”

"我们要是坐视不管，就只能在最后收拾残局了。"虎星告诉她，"与其给局面留下恶化的机会，不如现在就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莓心仍抖动着尾巴反驳道："局面未必就会恶化……"

鸽翅插嘴道："我们还是明早再探讨这个话题吧。大家都很累了，需要休息休息。"

日束垂下了目光。莓心最近的发言越来越激进了。这次，她甚至和族长争论了起来。有那么一会儿，日束真希望莓心是别的猫的母亲。她的心里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她知道，莓心迟早会逼迫她站队——而无论日束做何选择，她都只觉得那将引向一场危险的斗争。

第十四章

“该死的苔藓。”夜心用牙齿从趾缝间拽出一缕干枯的苔藓吐到了地上。从日高时分起，他就一直在收拾长老巢穴。现在，他正在把新蕨叶拢成窝的形状。

至少长老们都不在巢穴里。刺掌、蕨毛和云尾去森林里捕猎了，而亮心还躺在巫医巢穴里，等待绿咳症的最后一点儿残余消退。在猫薄荷的帮助下，她明显好转了。夜心忍不住好奇那几只老猫能抓到什么东西。要是他们足够走运，没准能碰见一只三条腿的老鼠，或者老得爬不动树的松鼠。夜心生气地掰弯一根蕨茎，又把另一根塞到它的下面。他干吗要操心他们能抓到什么？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长老们不在巢穴里，这样他就不必在干活的同时被迫和他们聊天了。

他开始盘算小茎、小鬃和小灰几个月之后才会成为学徒。他爪下的叶茎突然散开了。“该死的蕨叶。”他一屁股坐了下来，看着眼前的窝。对于睡觉的窝，搭成这样也凑合了。谁在乎窝的边沿有一点点不结实？而且，看见他把这个窝搭得这么差劲儿，族猫们或许就再也不会安排他来干这种活儿了。再说

了，他把另外三个窝搭得不错，它们都挺舒服的。就让刺掌、蕨毛和云尾去争谁来睡那个破窝吧。

一阵说话声从空地里传来。

“她来这里干什么？”梅花落听起来不太高兴。

桃金娘绽则焦虑地猜测道：“她肯定有新消息要分享。”

夜心闻到了天族的气味。他快步走到巢穴的围墙边，透过枝条的缝隙向外窥视。巢穴外阳光灿烂，罂粟霜和鼹鼠须护卫着叶星走进了空地。松鼠飞走上前，对天族族长致以问候。

“她刚才一直在边界上等着我们。”罂粟霜对雷族的副族长说。

叶星低头向松鼠飞问好。“我是来找你们谈谈河族的事的。”她说道。

“去把黑莓星叫来。”松鼠飞对罂粟霜吩咐道。

罂粟霜跳上了落石堆。松鼠飞挥挥尾巴让鼹鼠须退下，然后领着叶星远离了在高石台下分享猎物的雷族猫。

*她们在往我这边走。*夜心趴了下来。叶星和松鼠飞要到长老巢穴里来谈话吗？看到她们在巢穴外停下脚步，夜心松了口气。被派来干爪子辈的杂活儿已经够倒霉的了，如果像资深武士谈话时轰走幼崽一样被赶出巢穴那就更丢脸了。

叶星是来谈什么的？在昨晚的森林大会上，她成功化解了尴尬的局面。虎星帮助河族的计划几乎让小岛上的所有猫都气得奓了毛，就连日束都被她族长的建议震惊了。但河族确实看

起来很混乱。或许叶星对于该怎么帮助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天族近况如何？”松鼠飞礼貌地问道，“还有猫生病了吗？”

“只有一两例白咳症。”叶星糊弄了过去，“没什么大不了的。”

“补充的猫薄荷想必让你们轻松了许多。”松鼠飞说。

“是的。”

黑莓星出来了吗？夜心努力看向高石台，但从这个角度很难看清。雷族族长刚才如以往一样躺在巢穴里休息，不过今天他起码做出了一点儿改变，参加了一次黎明巡逻。*这样也好，*夜心暗想，*再不出营地他就要忘记该怎么捕猎了。*夜心希望黑莓星能从此恢复一个族长该有的样子。

自从夜心向黑莓星透露，松鼠飞曾带队去风族与鸦羽就偷猎田鼠问题对峙后，夜心就一直很紧张。他本以为雷族族长和副族长会就这个问题大吵一架，然而他们并没有——至少没有在族群里公开争执。他能够感觉到他们紧张的关系：他们几乎不再相互舔梳或者分吃猎物了，而且就算他们对话，语气里也难掩某种尖刻的挖苦之意。松鼠飞当初费了那么大心力才从蜡毛爪下保住黑莓星的性命，这让此情此景更显得伤感。在分别了那么久之后，他们难道不为重聚感到喜悦吗？愧疚感仍像虫子一样在夜心的皮毛下蠕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现在互相生气多多少少是夜心的错。但他不是故意背叛松鼠飞的。夜

心甚至渴望松鼠飞和黑莓星能吵一架，只要能消除那些误会就好。

落石堆上传来了石子滚落的声音，黑莓星终于爬下了高石台。他的毛发很乱，就像刚睡醒一样。夜心透过巢穴的黑莓墙看着他走近。叶星会不会发现雷族族长看起来又难过又心不在焉？黑莓星在森林大会上一直保持沉默，那时他虽然目光偶尔迷离，但起码面色冷静，毛发也打理得很整洁。当他和叶星打招呼时，松鼠飞的毛发不安地耸动起来。她是否也在担心叶星注意到黑莓星没有打理毛发？

"叶星。"黑莓星向她低头致意，"你来雷族营地有何贵干？"

夜心再次陷入纠结，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该把眼前的窝重新搭好。或许他应该走出去礼貌地向族长们打个招呼，然后走远点儿免得打扰他们谈话。但他已经在巢穴里蹲太久了，现在才出去反而显得奇怪。他们可能会觉得他在偷听。他最好还是留在这儿别动，等他们聊完离开再出去。更何况，他真的很好奇他们要聊什么。

"虎星的表现让我很担忧。"叶星说道。

"我也是。"松鼠飞坐了下来，"在河族的问题暴露之前他就很躁动。他总是急着召开大会，要么就是安排各项任务。现在他又开始动治理河族的心思了。"

"他只是想帮忙。"黑莓星说。

夜心瞪大了眼睛。黑莓星是真的信了虎星的说辞吗？

松鼠飞用锐利的目光扫了她的伴侣一眼，说道："我更希望他把帮忙的热情用在自己的族群里。"

叶星弹了弹尾巴。"我实在想不通，他怎么会觉得有族群会支持他接管河族的想法。"她说道。

"但是他说他没想永远接管他们。"黑莓星说道。

叶星对他眨了眨眼。"老鹰会说自己想捕猎吗？鱼会说自己想游泳吗？就我看来，野心两个字已经铭刻在虎星的血脉里了。他根本控制不了他的本性。"她笃定地说道。

黑莓星清了清嗓子："虎星和我血脉相连。"他瞪了叶星一眼。

"这当然没错。"叶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不由得睁大眼睛，尴尬地摇了摇头，"但虎星是影族的族长，和第一个虎星完全一样。我也绝没有影射你……"

看到松鼠飞尊敬地对叶星低下头，黑莓星打趣地颤了颤胡须说道："无论如何，你在阻止虎星时都做得非常好。"

"这只是权宜之计。"叶星说，"万一躁片不能解决河族的问题呢？"叶星显露出一丝忧愁，"星族或许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授予枭鼻九命。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即使躁片到场也于事无补。"

"而那时虎星就会进驻河族，对他们发号施令。"松鼠飞低吼道。

“我们不能妄加断言。”黑莓星表示了异议。

夜心将口鼻贴到墙上，试图听得更清楚些。

“而且，”雷族族长继续说道，“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夜心眨了眨眼。黑莓星想让虎星控制河族？

松鼠飞紧盯着雷族族长。

叶星瞪大了眼睛反问道：“好事？你的脑子进蜜蜂了吗？”

“我真的不认为他想当河族的领导。”黑莓星分辩道，“他只是想给他们提些建议，而河族也确实像是需要建议的样子。”

“但不是影族的建议。”叶星哼了一声。

“虎星在森林大会上退让了，不是吗？”黑莓星提醒她，“在听到各族反对之后。很显然，他不想做任何可能打破族群间平衡的事。他只是在向我们阐述他的想法。他可能只是没想到其他族群会反对得如此激烈。”

叶星看起来并没有被说服。“他可是‘那位’虎星。”她说道，“他一定完全想到了我们对此会作何反应。”

“就让我们看看这事会如何收场吧。”黑莓星坚定地看着她，“我不觉得虎星有侵略河族的想法。”

“只是暂时罢了。”叶星阴沉地说，“但我实在没法不觉得，他可不像你说的那样仅仅在阐述观点而已。我认为他这么

说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个预告，让我们逐渐习惯于‘他有这么一个计划’的事实，这样等他最终将其付诸实践时，大家就不会感到太过惊诧。”

“你太多虑了。”黑莓星对她说。

“我有吗？”叶星看向松鼠飞，显然在期待雷族的副族长能站在她这边。

但松鼠飞移开了目光：“既然黑莓星认为我们应当静观其变，那么这就是雷族的态度。”

叶星的眼中闪烁着惊讶的光芒。“你们要放任虎星为所欲为？”她问道。

“我们会静观事情的下一步发展。”黑莓星回答。

叶星抖松了毛发，但夜心仍看得出她的颈毛竖了起来。“那我们就等吧。”她愠怒地说，“但我觉得你们太天真了。我已经无比清楚地预见到了我们的未来。”她责备地看了松鼠飞一眼，然后向营地入口走去。

叶星会生气一点儿也不奇怪。她是来雷族寻求支持的，但最终却无功而返。夜心很想知道天族族长会怎么回复她的族猫。黑莓星为什么如此迟疑不决？当其他族群遇到麻烦时，雷族从来没有坐视不管过。为什么现在他突然开始破例了？

叶星消失在荆棘通道外之后，松鼠飞转向了黑莓星。夜心紧张起来。副族长的绿眼睛里闪耀着怒火。为什么她如此生气？她刚才不是还在帮黑莓星说话吗？

“静观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她怒吼道，“这就是你能想到的最好的对策？河族现在遇到了危机，而虎星蠢蠢欲动，想要介入其中。而你，在这个时候，居然打算坐视不管？”

黑莓星一动不动，回应道：“我们先不要低估虎星的能力。”

“低估虎星的才不是我——是你！”松鼠飞竖起了毛发，“要是他把爪子伸到河族里，谁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我不认为他想把爪子伸到什么猫的面前。”黑莓星说道，“虎星是一个好族长，而河族正值混乱之际。他的建议或许能帮上他们的忙。”

松鼠飞瞪大了眼睛反问道：“你真的觉得虎星仅仅只是想向他们提建议吗？”

夜心的皮毛不安地刺痛起来。一个族群的副族长和族长间的分歧竟然如此之大，这种事情正常吗？但他能够理解松鼠飞的愤怒。雷族从来不曾退居幕后，把主持大局的位子让给影族。这似乎是示弱的表现——一个不该在其他族群面前展露出的表现。

黑莓星正视着松鼠飞的眼睛。“不管你怎么想，我都是雷族的族长。”他低吼道，“既然我说了我们要先旁观事情的发展再做出行动，那我们就这么办。”

松鼠飞看起来就像是打算抬爪抓向黑莓星的口鼻一样。但她只是咆哮着走开了。

黑莓星坐了下来，脊背上的毛发根根竖立。显然，与松鼠飞的这场争吵给他的打击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还要大。夜心开始思忖现在自己该怎么办。如果他转身继续修补长老的窝，族长可能会听到他的动静，一下子就能猜到夜心一直在旁边偷听。在这个巢穴里，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错过刚才的对话。

夜心从巢穴的墙边退开了。如果他不想被发现，他就得在这儿待到黑莓星走开为止。

但黑莓星并没有动。他望着空地，显然又迷失在了自己的思绪中。随着日头渐渐移向树梢，夜心紧张地挪了挪脚步。他该和月桂辉一起外出捕猎了。如果他再不走出巢穴，月桂辉肯定会来找他的。

黑莓星看起来不像是很快就能回过神的样子，夜心做出了决定。他抖抖毛发，弯腰溜出了巢穴。如果他走运，黑莓星就会一直神游天外，完全忽略他的存在。他抬起尾巴，故作悠闲地从族长的身旁走过。

黑莓星把头转了过来："你好，夜心。"

在黑莓星的目光下，夜心一下子僵住了。"呃……嘿。"他有气无力地回答。族长会因为他偷听了谈话而教训他吗？他抱歉地垂下了头。"对不起。"他嘟囔道。

但黑莓星似乎完全没有生气的意思。看到族长站起身，夜心感到一阵惊讶掠过他的皮毛。"看起来你一直在忙。"黑莓星伸出尾巴，拂掉了夜心肩膀上沾着的蕨叶碎片。

“我在修整长老们的窝。”夜心惭愧地扭头看了一眼长老巢穴。

“还是学徒的杂活儿，是吗？”黑莓星同情地说。

“我想总得有猫做这事儿吧。”夜心回答。

“这只是暂时的。”黑莓星告诉他，“我们很快就会有新学徒了。”黑莓星瞥向营地入口，“我想出去走走，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好的。”夜心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黑莓星从来没有邀请他一起散过步。黑莓星是打算出了营地再开始他的说教吗？夜心向空地对面望了一眼，月桂辉正坐在高石台下看着他们。金色虎斑公猫诧异地睁大了眼睛。他一定在奇怪夜心为什么在和黑莓星说话，而不是和他一起去捕猎。但捕猎的事只能暂时放一放了。夜心不能拒绝族长的邀请。

夜心抱歉地冲月桂辉点点头，然后跟着黑莓星走出了荆棘通道。

营地外的鸟儿兴奋地叽喳鸣唱。腐朽的落叶和浸水的苔藓让潮湿的空气弥漫着一股甜腻的气息，夜心从中闻到了猎物的气味。附近一定有松鼠。“我们要捕猎吗？”夜心充满期待地问道。捕猎或许能让黑莓星忘记对他意料中的说教。

但黑莓星已经走出了山谷。他三步两步就跃上了最后一段几尾长的陡坡，夜心只好追了上去。上到山谷顶端后，黑莓星走进了树林。夜心赶到他的身旁，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但

族长的毛发很平顺，他的眼神也望着树林深处。他似乎不打算教训夜心的偷听行为。

“你怎么看昨晚的森林大会？”黑莓星突然问道。

夜心看了他一眼：“我？”

“对，你。”黑莓星看着他说道。

“我觉得……很怪。”夜心犹豫地说，“听起来河族已经陷入困境很长时间了，但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

黑莓星若有所思地向前走去。“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时的四个族群只在森林大会时互相碰面。”他说道，“那时我们还不关心其他族群内部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黑莓星迟迟不愿介入河族问题的原因吗？“但现在，族群与族群的关系比过去紧密得多。”夜心小心翼翼地说道。或许他可以说服族长在虎星出手干涉河族之前对他们施以援助。“我听过火星去河谷帮助天族重建的故事，在暗尾作乱时，你也为影族猫提供过庇护。”

黑莓星脚不停步，回应道：“是的。”

夜心继续说道：“而且，在火星当族长的时候，雷族、风族和河族不是一起击退过一伙泼皮猫吗？”

“你想表达什么？”黑莓星放慢了速度。

夜心犹豫了。他在暗示一个族长好像做了错误的决定，这么做真的明智吗？他抬起了下巴，鼓足勇气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帮助河族。”

黑莓星站住了，看着他问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虎星在谋划什么。我们不能确定他到底是真心想要帮助河族，还是想趁虚而入。"

"你不相信他吗？"

"你相信吗？"

"要是我们能搞清楚虎星到底想干什么呢？"

"那当然最好，但那是不可能的。"

"是吗？"黑莓星眯起了眼睛，"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吗？"

夜心皱起眉头努力思索。"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派一名武士去打探一下影族最近的动向。"他试探地说道。

"你是指间谍吗？"

"不完全是。"夜心绞尽了脑汁。在他的思绪边缘闪动的那个想法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现在族群之间的联系紧密多了，不是吗？来自不同族群的武士结成好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想到了日束，"我们不需要派出间谍。我们只要找到正确的武士，提出正确的问题，就有可能知道真相。"

黑莓星没有移开视线。"而你认识一名影族武士。"他说道，"对吧？"

夜心绷紧了肌肉。

"我看到你在森林大会上和她并肩坐在一起。"

夜心感到皮毛燥热。黑莓星注意到他和日束坐在一起了。

“她也参与了寻找猫薄荷的任务。”夜心飞快地说，“于是我们成了朋友。基本上算是朋友。”

“交情深厚到足以打听虎星在谋划什么的朋友？”黑莓星问道。

夜心突然开始好奇，黑莓星是否早就开始盘算这件事了。这就是族长邀请他来散步的原因吗？“我想是吧。”他回答道。

黑莓星凑近了一些。“那你就得潜入影族领地。”族长警告他道，“你能做到吗？”

“我能。”夜心的皮毛兴奋得抖动起来。黑莓星要派他去执行新任务了。这可比打扫巢穴好得多。

“如果你能跟你那个朋友说上话……”黑莓星说道。

“她叫日束。”夜心告诉他。

“好，日束。”黑莓星点点头，“或者跟她的某些同巢猫聊几句，我们就能更清楚地掌握虎星的意图了。”

“我可以做到。”

“确定吗？”

“确定。”夜心抖散了毛发。他忍着没有眨眼，免得被黑莓星看出他内心的疑虑。日束真的会帮他吗？夜心知道他和日束是朋友，但日束同时也是一名忠诚的影族武士。他必须说服日束相信，分享这些信息对所有族群而言都是好事。他只希望自己能想出恰当的措辞。

“找一只族猫陪你一起去吧。”黑莓星说道。

夜心开始思考他能找谁。日束有可能和他的哪名族伴很熟吗？他对此感到怀疑。他得找一只不至于让日束心生警惕的、没有威胁性的、看起来足够真诚的猫。“月桂辉？”他试探着问道。

“没问题。”

夜心已经等不及要回营地里把这个消息告诉月桂辉了。以此作为对今晚缺席捕猎的补偿简直绰绰有余。他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做一下行动规划。这是一场秘密行动。夜心忍住了一声呼噜。这么久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一名真正的武士。他在雷族的未来突然变得清晰了起来。他属于这里，他必将成为一名伟大的武士，备受族长的信任和族猫的尊敬。再也不会有猫在意他曾经被命名为焰心了。

“绝不能让虎星知道你去了他们的领地。”黑莓星告诉道。他凑到夜心面前，压低声音耳语道：“还有松鼠飞。”

第十五章

霜爪将一捆紫草丢到了其他几个药草堆的旁边。她们的库存药草躺在巫医巢穴的沙质地面上，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又少又干瘪。在躁片打量它们的时候，尴尬像火花一样在霜爪的毛发间噼啪作响。

“你们就只有这么点儿金盏花了吗？”躁片问道。

“我们本来计划再去摘一些的，但是……”

“你们的百里香总不该这么少吧。”躁片戳了戳两根细得可怜的小枝，枝上挂着的干枯叶片几乎朽成尘土。

“最近的生活很艰难。”霜爪真希望蛾翅能在这里替她解释几句，但她的老师还在空地里观察着指派最后几支巡逻队的洒尾。谢天谢地，河族的新副族长比他们的族长果决不少，但蛾翅还是想多花一天观察他的表现。“我们已经有一段日子腾不出时间去采集新的药草了。”

“但是秃叶季就要来了。”躁片说道，“要不了多久，外面就再也没有药草可采了。”

霜爪烦躁得脚爪刺痛。躁片以为她不明白这些道理吗？

“我知道。”她咽下了咆哮。她不能显得不懂感恩。天族巫医在到访河族后的几天里为所有的河族猫检查了身体，驱除了虱子，并确保每只猫都仔仔细细地捉干净了皮毛里的跳蚤。他还帮他们整修了巫医巢穴——扶正塌陷的围墙、填补巢顶的缝隙，以及编造新的窝。霜爪把这些任务安排给他，就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让他别去审查河族的药草库存。她已经心酸地意识到了他们此时此刻有多窘迫。躁片花了很大力气帮助她们，而且没有多做什么评判，对此霜爪很是感激。但是此刻当躁片用爪子戳起一片干蓍草叶来回打量时，他就变得没那么仁慈了。“这种药草在河边应该长得很茂盛吧。”他问道。

“是的。”霜爪表示认同，“所以我们才没想着去采新的叶子。我们觉得不是很……”

看到躁片放下蓍草转而端详起罂粟籽，霜爪的声音越来越低。“这么点儿罂粟籽连治一次头疼都不够用。”躁片看了霜爪一眼，“你们一般都去哪里收集新鲜的种子？”

“浅水草甸的旁边。”

“很远吗？”

“不远。”她知道躁片是在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质问她们怎么能让药草库存如此短缺。她惭愧地移开了目光：“我们的确应该多采集一些药草，但是安排各种巡逻队真的很困难。”

躁片坐了下来。“我能看出你们经历了一段难熬的时光。”他说道，“我只是在想，要是你们能早点儿向大家求助

就好了。”

“我们以为能靠自己化解这场危机。”霜爪抱歉地对他眨了眨眼。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实，但她承担的精神压力实在太沉重了。

躁片同情地看着她说道：“蛾翅说你在不久前失去了母亲。”

霜爪再次看向别处，尽力不让悲伤刺痛她的眼睛。“是的。”她说道。

“抱歉。”躁片柔声说，“即使是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失去至亲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她在你心中一定非常重要。”

霜爪感到喉咙发紧。“是的。”她悄声回答。而且，如果母亲顺利成为河族族长，我们现在就不会深陷在如此的困境之中了。

躁片默默地看着她，仿佛在为她留出悲痛的时间，然后加快语速说道：“枭鼻很快就会顺利拿到他的九命。”他向她保证。“到那时，河族就能恢复正常了。”

“我也希望如此。”霜爪实在忍不住怀疑，回归正常是否真的有他说得那么简单。但至少重返月亮池就标志着他们在向正确的方向迈进，而有了躁片在场，让枭鼻领受九命的责任将不会再完全落到她的头上。“没有族长的日子非常艰难。”她说道。

躁片的尾尖颤了颤。“雾星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他若有所思地问，“上次森林大会雾星就没有露面，不是吗？那时候她是不是已经去世了？芦苇须也是在那会儿死的吗？”

霜爪感到口干舌燥。她努力地回想河族都说过什么谎，又分别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她不想推翻蛾翅和枭鼻说过的话。“他们都死了一段时间了。”她模糊地说，“也不是很久，但那确实让我们无暇收集药草。”她开始把草叶归置到一起，“我得把它们收起来，我们现在只有这些库存了。”她把一捆捆药草塞进由芦苇编织成的仓库，以此来让自己保持忙碌。躁片终于走到巢穴入口向外张望，而且没有再问更多尴尬的问题，这让她松了一大口气。她也走了过去，想知道是什么突然吸引了他的兴趣。

巢穴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去。在下午的那场阵雨之后，空地上积了许多湿滑的泥浆。枭鼻站在空地边缘，洒尾也在他的旁边。河族的新族长看起来十分焦虑，他的皮毛不住地抖动着，他的副族长也不耐烦地抽动着尾巴。族猫们坐立不安地等待着他的命令，蛾翅则退到一旁默默地看着他们。

“金雀花掌。”枭鼻看起来下定了决心，“你带上夜天和湾皮，去浅水草甸那边捕猎。”

微光皮沉下了脸。“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去过那里了。”她扬声说。

“对，但是——”枭鼻刚说了半句，但微光皮不打算给他

辩解的机会。

“如果我们一天去那里捕猎两次，猎物就会永远逃离那里了。”微光皮回应道。

“我知道，但这场雨让河水上涨了不少。”枭鼻说。

暮毛哼了一声。“看在星族的分上，我们是河族猫！”她厉声说，“我们早就熟知涨水时如何捕猎了。”

“但万一河岸又塌了怎么办？”枭鼻紧张地抽动着耳朵。

“‘万一’又不能当猎物吃。”微光皮嘟囔道。

洒尾走上前。“你们去峡谷捕猎吧。”他对金雀花掌说。

金雀花掌低头领命，转身准备离开。夜天和湾皮紧跟了上去。

“峡谷？”枭鼻的眼睛瞪大了，“那里的水流太急了。”

“金雀花掌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武士。”洒尾提醒他。

“安全第一难道不是更好吗？”枭鼻的眼中蒙上了一层迷雾。

金雀花掌扭头看了他一眼：“所以你到底想让我们去哪里？”

枭鼻对蛾翅眨了眨眼征求意见道：“你觉得呢？”

蛾翅琥珀色的眼睛里迸射出不耐烦的光。“让他们去峡谷。”她回答，“微光皮和暮毛可以带上冰翅和薄雾爪去巡逻风族边界。洒尾，带微风心和灰爪去影族边界。”

微光皮不悦地瞪了蛾翅一眼。“既然最终做决定的是你，

那你还让他们胡乱安排巡逻队干吗？”她烦躁地瞥向了枭鼻和洒尾。

躁片眯着眼睛看着他们。霜爪觉得自己又矮小了许多。她很想和天族巫医说，河族并不总是这么乱糟糟的，有些时候枭鼻和洒尾也能顺利安排出合适的巡逻队。但事实并非如此。

见天族公猫看够了空地上的情形，转身回到巫医巢穴，霜爪松了口气。随即，她的胸中涌起一股怒火。这一切关天族猫什么事？躁片的任务是帮他们联络星族，而不是对枭鼻和洒尾治理族群的能力品头论足。他的看法无关紧要。但同时，霜爪的肚子也因忧虑而紧缩。虽然这不关躁片的事，但河族的猫都能明显看出，枭鼻在领导他们时非常勉强。他做不到对他们发号施令，更无法赢得他们的尊敬。

她的选择真的正确吗？几支巡逻队走向了营地入口，枭鼻则迈着沉重的脚步返回了族长巢穴。蛾翅跟了过去，也消失在巢穴中。河族巫医会为族长提供一点儿建议吗？

洒尾领着他的队伍走到了入口前，对上了霜爪的目光。他皱了皱眉，挥挥尾巴示意微风心和灰爪先走，然后走向了霜爪。“你还好吗？”他问道。

“应该吧。”

“你看起来很忧虑。”他在她身旁停下脚步。

“躁片刚才一直在看着你安排巡逻队。”她不确定自己应该向他透露多少。她不想直接指出他和枭鼻的组织能力看起来

有多糟糕，不想伤了他的心。

“情况确实有些混乱。”洒尾看起来有些失落，“我也希望我们能表现得更好一些，但那真的很难。枭鼻太害怕招致族猫的不满了，以至于无法坚持他已经做出的决定。”

霜爪看着洒尾问道：“你会不会觉得，我选择他当族长是一个错误？”

“当然不会。”洒尾挥了挥尾巴，“他只是有些生疏，仅此而已。我也和他一样。一旦枭鼻掌握和资深武士打交道的办法，他就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族长，我也会努力进步，尽我所能辅佐他。”

霜爪的心里稍稍放松了一些。洒尾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有决心做得更好。他在像一名真正的副族长一样发言。霜爪只希望枭鼻也能做点儿什么，或者至少说点儿什么，让她确认他总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好族长。“但是如果枭鼻一直止步不前呢？”

“他能做到的。”洒尾信誓旦旦地说。

霜爪却没有他那样的信心。“或许星族其实想让我选择另一只猫。”她小声说道。

“不可能。”洒尾反驳道，“你和星族的联系比河族里的任何猫都更紧密。”

“卷羽也一直这么说，但是万一她搞错了呢？”霜爪心里猛地一痛。

洒尾一定也看出了霜爪很难受。他用鼻子碰了碰霜爪的耳朵。“如果她在这里，她一定会说她对你充满信心，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巫医。”

霜爪感激地对他眨了眨眼。霜爪突然发觉自己竟是如此地想念母亲的鼓励。“我只希望能再听她肯定我一次。”

“我已经肯定了你的能力。”洒尾对她眨了眨眼，“霜爪，你注定会拥有远大的前程。只有你自己不曾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洒尾眼中温暖的光辉让霜爪的心情变好了一些。她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对洒尾的亲近之情，连她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她愣住了。她对洒尾的感情是否已经超越了友谊？她驱散了这些念头。巫医是不能拥有伴侣的。她提醒自己。但是，这是她成为巫医学徒之后第一次感受到这股情感的拉扯。

躁片把头探出了巫医巢穴。“蛾翅去哪儿了？”他问道。

他的语气听起来十分暴躁。霜爪猛地扭过头去，这才意识到自己和洒尾贴得有多近。她内疚地退后一步，羞愧得皮毛燥热。“她在枭鼻的巢穴里。有什么事吗？”

但躁片没有回答她。他直接向空地对面喊道：“蛾翅！”

河族巫医钻出了族长巢穴：“怎么了？”

“我必须和你谈谈你们药草库存的事。”躁片说道。

霜爪叹了口气。他刚才对此发表的评论难道还不够多吗？

蛾翅走向了巫医巢穴：“有什么问题吗？”

天族巫医皱紧了眉头："有。"

蛾翅在从洒尾身旁路过时看了他一眼，问道："你现在不应该去巡逻吗？"

"我正准备出发呢。"洒尾低下了头。他又对霜爪眨了眨眼，示意她放下心来，然后走向了营地入口。但霜爪的心思已经转移到了躁片的身上。这次天族巫医又有什么刺要挑？她跟着他和蛾翅走进了巫医巢穴。

天族巫医在一堆干瘪的叶片旁停下了脚步。

霜爪惊讶地看着它们。猫薄荷！而且这些猫薄荷比赤杨心刚送来的新鲜药草陈旧许多。这意味着她们之前肯定还剩了一些……但她以为它们都用完了。"你是从哪儿找出来的？"

躁片朝着储存药草的芦苇编的仓库缝隙中点点头。"它们都塞在那里。"他说道。

蛾翅端详了一会儿那道缝隙。"最近发生太多事了，所以我才忘了我曾把它们放在这里。"她回答，"这肯定是几个月前采的药草了，你看看它们有多干。"

躁片脊背上的皮毛如涟漪般抖动起来："所以虎星是不是说中了真相？你们是不是故意私藏了药草？"

"当然不是！"蛾翅看起来异常愤怒，"我们只是忘了它们在这儿，就这么简单。"

"你忘了你们有猫薄荷？"躁片直直地看着她，"你觉得

我会相信这种说辞吗？在你们的族长和副族长都因绿咳症生命垂危的时候，你们居然谁都不记得库存里还有能救命的药草？”

霜爪瞥向了蛾翅。她们该怎么解释这一切？她已经想不出任何掩饰的借口。事实就是雾星根本没有死于绿咳症，芦苇须也是。就算蛾翅记得这里塞着猫薄荷，她们也救不了河族的族长和副族长。但如果把这一切都告诉躁片，她就必须说出全部的真相，然后承认枭鼻和蛾翅在森林大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

躁片仍然凝视着她们，逼问道："怎么解释？"

“雾星的年纪太大了。”蛾翅抗拒地回答，“猫薄荷也无法挽回她的生命。”

“但芦苇须又不老。”躁片生气地说，“你们有这么多猫薄荷，他完全可以活下来。”他将爪子戳进这堆叶片，愤怒在他的目光中闪烁，“小花楸本来也不用死的，只要你们早点儿把药草分享出来。”

愧疚感刺痛了霜爪的心。她们把心思全都扑在了河族面临的灾难上，结果导致了一只幼崽的死亡。她无助地看向蛾翅。

但蛾翅的目光却比刚才还要锐利，她抬起了下巴。“河族没有义务把所有细节都解释给你听。”她对躁片厉声说，“你只是来帮枭鼻领取九命的，仅此而已。你应该为我允许你踏进我的巫医巢穴感到幸运。我们就是忘了我们有猫薄荷，懂了

吗？而且，你好好看看——”她用钩子钩起一片干枯的猫薄荷叶，叶子顿时碎成了一地薄片，“这些药草已经陈旧得不行了，我真的很怀疑它还能不能救任何猫的命。”

躁片眯起了眼睛，但蛾翅毫不退缩地迎上了他的目光。

很明显，他不可能从她嘴里套出任何回答。躁片低下了头。“很好。”他低吼道，“既然我只是来见证枭鼻领取九命的，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然后让我趁早回家。”

霜爪的心里很难受，她的皮毛刺痛起来。躁片来到河族之后一直在无私地帮助他们，然而现在蛾翅却要赶他走，甚至连一句谢谢也不打算说。

但是躁片回家也确实能让她们松一口气。“我去叫枭鼻。”她说道。她只想跑出营地，去想一些和药草库存无关的事。只要枭鼻领到九命、躁片返回天族，河族就能独自解决族内的问题，再也不用对付不请自来、探头探脑、多管闲事的外来者了。

蛾翅领着他们沿小溪逆流而上，走向了月亮池所在的山谷。躁片一路上几乎一句话也没说，而枭鼻比他上次走上这条路时沉默了不止一点点。

霜爪紧张地看了河族公猫一眼。他的尾巴耷拉着，肩膀也没有挺起来，看上去就像一名即将被老师批评的学徒一样。“我很确定，星族这次一定会与你分享梦境的。”霜爪想让枭鼻放下心来，但这句话更像是一个祈愿，而不是一句保证，

“躁片会确保一切顺利的。”她对天族巫医眨了眨眼，但躁片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的路面。枭鼻心虚地看了霜爪一眼。

“要是他们还是不来呢？”

“躁片。”霜爪喊了他一声，希望天族巫医能让枭鼻放松一些，“你给枭鼻讲讲叶星的九命仪式是什么样的吧。”

“当时我不在场。”躁片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他是不是还在想着他从巫医巢穴里翻出来的猫薄荷？

“但是你肯定听说过一部分吧。”霜爪仍不罢休。她不自觉地弹了弹耳朵。她似乎是唯一一只试图安慰枭鼻的猫。

当蛾翅接话时，霜爪松了一大口气。“就和枭鼻说说你知道的吧。”她对躁片说，“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他就能做好准备了。”

“我只知道云星出现了。”躁片回答。

*云星？*霜爪竖起了耳朵。云星不是天族最早的几个族长之一吗？她在和星族沟通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他那样的传奇武士。当然，她见到过雾星，但是她从未见过哪个她只听说过名字的族长。

躁片继续说道：“叶星的母亲也在那里。”

枭鼻抬起了头。有可能与母亲重逢的念头让他打起了精神，他加快脚步，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一会儿。他看向躁片：“霜爪说这个过程可能很疼。”

“的确有可能。”躁片回答，“但那些疼痛不会在你的记

忆中久留。整个星族都会来到你的身边。”

“所有的星族猫？”枭鼻紧张地竖起了毛发。

霜爪皱起了眉头。她也没有见过整个星族是什么样子，至少从来没有看真切过。或许那是只会在九命仪式上出现的场景。“你见过整个星族是什么样子的吗？”

“当然。”躁片回答。

霜爪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扑打着翅膀的蝴蝶包围了一样。她突然觉得自己看到的幻象是那么地模糊。这正常吗？她想问问蛾翅，但蛾翅肯定也给不出答案。

霜爪驱散了这点儿担忧。月光将石楠丛镀成银色，月亮池所在的山谷在星辰密布的天空中刻出一道剪影。她在瞬间涌现的恐惧中认出了这段路。他们正在走近卷羽身死的地方。虽然她在第一次陪同枭鼻去月亮池时就经过了这里，但这段路仍然让她浑身难受。对母亲的思念，像一把尖锐的刀一样，突然插进了她的脑海。如果那群狗没有出现，今天的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

蛾翅一定也注意到了她的瑟缩。“那时就是在这里吗？”蛾翅柔声问道。

“‘那时’是什么时候？”还没等霜爪回答，躁片就抢先问道。

“卷羽在这里牺牲了。”霜爪悄声说。

躁片同情地睁大了眼睛。“对不起。”他瞥向立在石楠丛

中的那棵树。当卷羽舍身引走狗群时，霜爪就躲在那上面。

“她是一位忠诚的河族武士。”枭鼻说道，“她很爱霜爪他们。”

*要是她没有死，她本该成为我们的族长的。*霜爪心想。她觉得枭鼻肯定也希望事情能那样发展。

“那些狗后来去哪儿了？”躁片问道。

“我派了一支队伍去追查狗的踪迹。”蛾翅回答，“但是它们已经消失了。”

躁片眯了眯眼睛。“这边是风族的领地。”他说道，“你和兔星说过这里有狗出没吗？”

“还没有。”蛾翅告诉他。

“或许你应该告诉兔星这个消息。”躁片说，“在森林大会上，一名风族武士说他们的巡逻队在荒原上发现了好几堆猎物的骨头。”

“那也有可能是鹰或者狐狸干的。”蛾翅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也许吧。”躁片阴沉地回答，“又或者，那些骨头是为了把狗引诱过去才被特地堆在那里的。”

霜爪看着他，愣愣地问道：“谁会干出这种事？”

蛾翅用尾巴拂了拂霜爪的脊背安慰道：“这都只是猜测。”

但霜爪的思绪正在飞速地盘旋。她本以为卷羽只是太过不

幸才撞上了那一大群狗。那些狗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被故意引到那里的？“你认为有猫想让卷羽死？”她问道。

“当然不是。”蛾翅警告地扫了躁片一眼，“别刺激霜爪了，那些流言蜚语毫无意义。”

霜爪很想相信老师的话，但母亲的遗言仍在她的耳畔回荡。*不要相信任何猫。*如果卷羽是被谋害的，那就不难解释她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了。霜爪恐惧极了，她意识到，河族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经受的每一场死亡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她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明明是那么地明显。

死去的猫不是族长，就是即将成为族长的武士。

直到他们抵达通往月亮池山谷顶端的石山脚下，这些念头都在霜爪的脑海中翻腾。躁片率先爬了上去，蛾翅紧随其后。但枭鼻却犹豫了。

霜爪在他身旁停下脚步。“我确定这次的仪式一定能顺利进行。”她说道。枭鼻瞪大眼睛望向山顶。霜爪希望自己说的是真的。但如果他们又失败了呢？如果即使在躁片的陪同下，星族也拒绝现身，因为她的选择根本就是错误的呢？霜爪感到胸口发紧。*要是我真的误解了星族想向我传达的信息呢？*

蛾翅和躁片在石山的顶端等着他们。霜爪深吸了一口气。*星族在看顾着我。他们不会让我的选择出错。*

蛾翅探头向下望了过来。“快点儿啊。”她喊道。她的声音在寂静的荒原上回荡。

霜爪对枭鼻眨了眨眼。“你能做到的。”她给他鼓劲儿。

枭鼻看着她，眼睛像夜空一样暗沉。“对不起。”枭鼻说道，“我做不到。我真的觉得族长不应该是我。”他向后退去，“我只想当一名普普通通的河族武士。”他的声音嘶哑，“我不能去月亮池。”

第十六章

阳光透过松枝洒进影族营地，带来或许是秃叶季到来前的最后一缕温暖。日束躺在同巢猫身边，她的面前摆着一只一口未动的松鼠。她的伙伴们正在拿猎物丢着玩。

亚麻脚把他从猎物堆上取来的老鼠高高抛起，然后用后腿直立起来，在老鼠下落时张嘴接住了它。

扑步赞叹地挥了挥尾巴。“再高点儿。”她怂恿道，“把老鼠从那根树枝上抛过去，看看你还能不能接得住。”她扬起口鼻指了指横在空地上方的一根低枝。

亚麻脚迟疑道：“但它要是卡在上面，这份好猎物就被浪费掉了。”

“你可以爬上去把它拿回来嘛。”扑步说。

“一只按在爪下的猎物总归好过两只树上的猎物。”亚麻脚啃了一口老鼠，“况且……”他瞥了苜蓿足一眼——苜蓿足正坐在空地另一侧皱着眉往他这边看，“我觉得那些灰毛老猫不会支持我们这么干。”

日束知道她的同巢猫只是想转移她的注意力，但她还是发

现了在空地对面分享麻雀的光跃和炽火，他们贴得那么近，轮流吃猎物时几乎连胡须都碰到了一起。

“你能把猎物扔多高？”亚麻脚问日束。棕色虎斑公猫鼓励地眨了眨眼。

“这只太大了，不适合拿来扔。”扑步对日束的松鼠点了点头，“你想和我这只鼩鼱换换吗？”

“归你了。”日束把松鼠推到了扑步面前。她真希望自己没拿这么大的一只松鼠，但在她挑猎物的时候炽火和光跃走了过来，于是她叼起离她最近的猎物就走了。

“既然你这么说，”扑步舔舔嘴唇，准备去叼松鼠，“那我就来一口吧。”

营地的入口通道颤动起来。莓心小跑着冲进营地，涡皮和蓍叶紧随其后。他们都叼着各自捕到的猎物，边须也叼着一只老鼠跟了进来。莓心把她的田鼠丢在入口边的地面上，抬头在营地里看了一圈。

看到莓心阴沉的表情，日束眯起了眼睛。她的母亲正在生气。

“我有话要和虎星说。”莓心挺起了胸膛。

空地四周的族猫纷纷放下猎物抬起了头。

空地前端的虎星停下了舔梳毛发的动作。见虎星站起身走向莓心，鸽翅眯起了眼睛。她刚才躺在虎星身旁，小桦摇摇晃晃地在她身边爬来爬去。

影族族长在捕猎队面前停下了脚步。涡皮的毛发有些蓬乱，蓍叶则生气地挥打着尾巴。显然，他们都很不爽。但边须只是困惑地走到猎物堆旁，放下了她的捕猎收获。

“发生什么事了吗？”虎星问莓心。

黑白相间的母猫用责难的目光瞪向了边须。

日束站起身来。那只前天族猫干了什么？

“她——”莓心轻蔑地挖苦道，“她把我们的猎物给天族了。”

虎星惊讶地看向边须，问道：“真的吗？”

边须对莓心眨了眨眼，诧异地问道：“但你不是说——”

莓心打断了她的话：“我们在边界附近捕猎，她把一只松鼠让给哈利溪了。我亲眼看见的，涡皮和蓍叶也都看到了。”

和她一起捕猎的两只猫都点了点头。

日束眯起了眼睛。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儿。蓍叶和涡皮高高地昂着头，他们眼神明亮，仿佛很享受这种展示怒火的感觉。日束焦急地在营地里搜寻起塔尖掌的身影。莓心提出了一项很严重的指控，边须现在很需要他的支持。

她的母亲阴险地晃动着尾巴。“这就是我们为何不该允许猫像换个窝睡觉一样改变自己的族群。换个窝很容易，但换个族群效忠很难。”莓心怒视着边须，“至少我们不应该给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涡皮点点头同意道：“如果边须连自己该忠于边界的哪一

侧都搞不清楚，谁知道她在我们与天族开战时会干出什么事来？”

蓍叶摊平了耳朵：“我们怎么能和一只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族群的猫并肩作战？”

苜蓿足走到了虎星的身旁。影族副族长的目光很阴沉。“你是自己选择来这里生活的。”她对边须说，“你不能脚踏边界两边。”

边须的目光猛然颤动了一下。

*快说点儿什么啊！*日束希望她能分辩几句，但前天族母猫却似乎无话可说，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和她一起捕猎的三只猫。

这不合理。边须一定知道，把猎物让给天族就是在冒被逐出影族的风险。她不可能做出那种事来。就算她还没有完全适应影族的生活，她也绝不会甘愿与塔尖掌分离。

日束走上前去，并避开了母亲的目光。“我们应该让边须自己解释事情的经过。”她对虎星说道。

虎星转向了边须。“这是真的吗？”他问道，“你向他们交出猎物了吗？”

“是的。”边须没有退缩，“但那是天族的猎物。那只松鼠跨过边界线跑了过来，天族的武士马上就要抓住它的尾巴了。我只是——”

虎星打断了边须。“既然它踏进了影族的领地，那它就是影族的猎物。”他严厉地说道。

苜蓿足低吼道："只要它在影族的领地里，你就不应该把它让出去。"

边须看着他们眯起了眼睛，似乎在思考自己该说什么。但她很快就低下了头。"对不起。"她说道，"我错了。"

莓心甩了甩尾巴："我们得重新考虑一下允许边须加入影族的决定了。"

鸽翅站起身来说道："我们已经接纳了她，不能再把她赶出去。"

莓心对浅灰色的母猫礼貌地低下了头。"鸽翅，她跟你是不一样的。在暗尾的暴政之后，这个族群长期处在混乱之中。你绝不是为了任何利益加入我们的。你帮助我们重建了影族，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你的忠诚。"她的目光又回到了边须的身上，"但是她却想进来就进来了。"

鸽翅眨了眨眼回应道："她是因为与塔尖掌相爱才加入影族的。"

"而且她已经通过了考验！"日束补充道。

莓心嗤之以鼻。"那种考验连学徒都考不倒！"她转向虎星，"我想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永远不应该把这些变节者和真正与族群同甘共苦过的武士相提并论。"

鸽翅面露愁容，为边须辩解道："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那她怎么把我们的猎物让给天族了？"莓心质问道。

日束眯起了眼睛。莓心似乎在因边须犯了错误而喜出望

外。涡皮和蓍叶站到了莓心身旁，日束从那三名武士的脸上读出的只有得意之情。这件事是他们蓄意策划的吗？还是说，边须恰巧在与他们三个——三只恰巧在抵制变节者的密会上表现得最激进的猫——一起捕猎的时候恰巧决定把自己的猎物让给天族，这一切都只是巧合？

但虎星似乎完全没有察觉捕猎队队员们在看到边须挨骂时的兴奋。他怒视着边须。“我本对你有更高的期望。”他低吼道，“你心里一定也很清楚，作为一只新加入影族的猫，你应该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然而你却连族群最基本的守则都没能遵守。当你还在天族的时候，你难道会把你的猎物让给影族的武士吗？”

“但是那不……”边须试图为自己辩护，但虎星却对她的话充耳不闻。

“这一次我不会把你逐出影族。”虎星说，“但你必须承担犯错的后果。”日束的肚子缩紧了。“你现在就离开营地，在抓到三只猎物补偿被你送走的那只之前不许回来。我给你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但是不会有下次了。如果你再违背武士守则，你将面对更严重的惩罚。”

这一次边须没有再与他争辩。她顺从地低下头，走向了营地入口。

“这就完了？”莓心盯着虎星问道。

“这就够了。”虎星回答。

日束在母亲的眼里捕捉到了一丝失望。看到边须消失在森林中、其他武士继续分享猎物，日束不安地耸了耸皮毛。

“来吃松鼠吧。”亚麻脚边说边把猎物推到了她的面前。

“我们待会儿可以陪幼崽们玩骑獾游戏。”扑步朝育婴室点点头，小冷杉和小喃正在石板毛的照看下追跑打闹。肉桂尾、小溪和小绽躺在树影间的一束阳光里打盹。看到他们用从两脚兽地盘找回的猫薄荷治愈了肉桂尾和幼崽们的疾病，让他们逐渐恢复健康，日束的心情平静了一些。在我们的努力下，影族在绿咳症中只失去了一只幼崽，但是，这仍是极其惨痛的损失。

日束的思绪回到了边须的身上。她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出去喝口水。”她对扑步说道。

“但我们返回营地的时候就已经在溪边喝过水了啊。”扑步说。

“我又渴了。”日束走向了营地入口，“我马上就回来。”

她钻出营地，跟随边须的气味踪迹向沟渠的方向走去。

边须大步走在最宽的一条沟渠旁边，搜寻沟渠里的猎物。她身后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动了动，但是边须毫无反应。她甚至没有竖起耳朵。她的心思显然完全不在捕猎上。

“边须。”日束对棕白色母猫呼唤道。边须抬起了头。

“什么事？”

"我只是想确认你没事。"日束跳过隔在她们之间的两道沟渠，站到了边须的身边，"还有，我想知道事情经过到底是什么样的。"

边须迎上了她的目光，琥珀色的眼睛里写满了愤怒与受伤。"我已经解释过了。"

对边须的同情使日束心中一颤。她越发确信，莓心绝对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和盘托出。"究竟是怎么回事？"

边须看着日束的眼睛，仿佛在判断该对日束透露多少真相。最终她抬起头来，做出了决定。"是他们让我那么做的。"她低吼道。

"谁？"日束突然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边须的答案。她鼓起了勇气。

"莓心和涡皮。"边须告诉她，"还有蓍叶。他们三个是一伙的。我说了，那只松鼠跑过了边界，而且后面跟着天族的捕猎队。但把松鼠让给天族是他们的主意，不是我的。"

日束的心脏在胸腔中剧烈地跳动着。母亲莓心怎么能这么恶毒？

边须继续说了下去。"他们说，与其去冒和天族猫开战的风险，不如让出这一只猎物。"她告诉日束，"当时我确实觉得有点儿奇怪，因为平时他们根本不和我说话。但我还以为他们是终于打算向我展现一些善意了。"她的胡须愤怒得颤抖起来。"'没必要让虎星知道这些。'"她对莓心的模仿是那么

地惟妙惟肖，日束完全能想象出母亲是怎么说出那些话的。“然后我们刚一回营地，他们就把这个主意栽赃到我的头上，说我背叛了影族。”她生气地看向日束，“他们在故意陷害我。”

日束羞愧得皮毛燥热。“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说得好像虎星会信我一样。我才刚加入影族，没有猫会觉得我的话比三位族生武士的话更可信。”她伸缩着爪子，“要不是不想让塔尖掌伤心，我肯定会跟他们干一仗。”但她的愤怒很快便消退了。她重重地坐了下来。“但是我怎么能挑衅他的母亲呢？”

“你希望我和虎星说说这件事吗？”

“然后让莓心挨一顿批评吗？”边须一脸挫败地说，“那只会让影族猫更讨厌我。那样莓心就再也不可能接受我做塔尖掌的伴侣了。”

日束心中一痛。她开始怀疑，无论这只前天族母猫通过了多少考验，莓心都不可能接受她。“有你做塔尖掌的伴侣，我真的很高兴。”她真诚地说，“你一定非常非常关心他。”

边须看了她一眼：“谢谢。”

“让我帮你捕一些猎物吧。”日束建议道。

“最好还是别了。”边须回答，“我不想惹出更多麻烦，也不想把你卷进来。莓心已经够讨厌我了。”

“抱歉。”她母亲的行为是残忍的，而且还说了谎，“你

的处境一定会好转的。”日束保证道。我会确保她不再受伤。

日束转身向营地走去。我不管莓心是不是我的母亲，她别想就这么逃过制裁。

“莓心？”日束走向了空地一旁和蓍叶、涡皮一起休息的母亲。这三只猫看起来得意扬扬，日束必须拼命控制住自己，才没有把毛发竖立起来。

莓心看了过来，问道：“你还好吗？”

“我需要和你聊聊。”日束说，“就我们俩。”她冲营地入口点点头，等待莓心站起身来，然后走进了森林中。

“你怎么能这么做？”她们一走到其他猫听不见的地方，日束就质问道，“边须说是你让她把松鼠交给天族的。这是真的吗？”她的母亲会矢口否认吗？

莓心的目光犀利起来。“你会告诉虎星吗？”她问道。

“不。”日束回答。

莓心吸了吸鼻子说道：“那我想，你至少还算忠诚。”

日束感到一丝愧疚。她是忠诚的，但她这么做是在忠于边须，而不是她的母亲。她答应过那只前天族猫，不会把真相告诉虎星。她直视着莓心。“所以呢？”她追问道，“这是真的吗？”

“是。”莓心毫无歉意地回答，“但我们只是提了个建议。真正把松鼠交出去的还是边须。”

“那完全是因为你让她那么做！”

“她应该更有脑子点儿。”

“她信任你！”日束厉声说，“你们是同族猫了！”

莓心瞪了日束一眼：“她才不是我的族猫。”

日束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真的还是那只把她从小带大的猫吗？那只即使巡逻了一整天还是会驮着她玩骑獾游戏的猫、那只在她得白咳症时彻夜陪伴她的猫、那只教导她与手足分享猎物的猫——莓心究竟怎么了？她无助地看着她的母亲，失望地问道：“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莓心第一次移开了视线。“你不懂，你太年轻了。”她嘟囔道。

“即使是幼崽也能明白什么叫被欺负了！”日束摊平了耳朵，“边须是一只好猫，她是一位真正的武士。看在星族的分上，她是你儿子的伴侣！她不应该被你如此欺负。”

莓心怒气冲冲地瞪了回来，吼道：“暗尾当时也把自己伪装成一只好猫、一位真正的武士！”

“暗尾？”日束皱起眉头。那只狐狸心的泼皮猫关边须什么事？

“那时候你还没出生，所以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莓心说道，“暗尾来到影族，假装想加入我们的族群。他骗取了所有猫的信任。他谎称他一心向着影族，让我们放松戒备，然后把他的同伙们带了进来。”莓心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很快影族就

再也不是影族了。暗尾成了我们的族长。”她沉默了一会儿，仿佛那段回忆太过伤痛，让她不忍继续讲述下去，“他杀了很多猫。”

她的母亲突然露出了迷惘和惊惧的神色。日束听说过暗尾的残酷行径，但她没有想过莓心是怎么熬过那些日子的。

“他想把我淹死。”莓心说道，“就在大湖边上。他把我按在水里，直到我自己都以为我活不下来了。”她颤抖了一下，“让外来者进入族群是危险的。”

日束犹豫了。她心中有一点儿庆幸，至少母亲的残忍并非毫无缘由。但莓心还是对边须很不公平。“暗尾是一只泼皮猫。”她提醒母亲，“但边须是武士。你不能这么比较他们，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猫。”

“但边须不是在影族出生的，她也没有在这里长大。谁知道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我们根本不该允许她加入进来。如果她真是一名真正的武士，她就根本不会抛弃自己的族群。”莓心寸步不让。

“但是塔尖掌爱她。”

莓心对此不屑一顾。“我们只要允许外族猫加入影族，就是在冒失去一切的风险。为了让几只猫高兴就做出这种牺牲真的值得吗？”她反问道。

“鼓动族猫互相敌视，才会导致更大的危险！”日束顶嘴道。

“我只是在让大家抵抗入侵者！”

“你这是在分裂族群！”

“胡说八道。”莓心斥责道，“我在保护我们的族群。你迟早会发现我才是正确的。”

日束的心沉了下去。她的母亲看上去是那么地自信。她不管说什么都不可能动摇母亲的想法。日束抬起了下巴。我必须做出选择。“我永远不会认可你的观点。”她告诉莓心，“在这件事上我不会退让。我永远不会。”她紧盯着母亲的眼睛，“从现在开始，别再叫我参加你们的秘密集会。你自己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一句也不想再听了。”

第十七章

夜心天没亮就醒了，他的心跳得很快。兴奋如电流般在他的皮毛中咝咝作响。今夜他和月桂辉就要潜入影族领地，向日束还有她的同巢猫询问虎星的打算了。他终于领到了一个真正的武士的任务。

但是月桂辉却没有像夜心预想的那样激动。事实上，在夜心和他商量好怎么趁夜色溜出雷族营地、沿着湖岸接近影族领地之后，他就没怎么说过话。夜心估计影族营地不会深入松林太远，或者就算它藏得很深，所有猫的气味踪迹也应该都指向那里，不是吗？但月桂辉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此刻，当夜心跳出巢穴时，他希望这只同巢猫能感谢自己，因为是他选了月桂辉来参加这场特殊的任务。

夜心矮身走进了空地。山谷上方的天空已经微微透亮，松鼠飞正在高石台上伸懒腰。松鸦羽在巫医巢穴外啃着昨晚剩下的猎物，他朝夜心的方向点了点头，然后把注意力转回到他的早餐上。夜心走向了猎物堆。他拱开陈旧的老鼠和田鼠，想要为育婴室的斑毛和幼崽们挑一只柔软的猎物。

"你今天起得很早。"松鼠飞站在高石台上对他说道。

夜心僵住了。起得太早会不会暴露他在领到秘密任务后的激动心情？松鼠飞正好奇地看着他。要是她猜到了怎么办？

"我……我希望我能参加早班巡逻队。"夜心说道。

松鼠飞晃了晃胡须，打趣道："你是在担心我又派你去打扫巢穴吗？"

夜心愤怒得皮毛刺痛。松鼠飞觉得派他去干学徒的活儿很有意思，这可真不错啊。

桦落钻出了武士巢穴。"早上好。"他对夜心和松鼠飞点了点头。

夜心从猎物堆中挑出一只老鼠，走进了育婴室。当他把老鼠放在斑毛的窝边，又和小茎、小鬃还有小灰打了招呼之后，营地里的族猫陆陆续续地醒来了。

月桂辉把头探出武士巢穴，看了看天色，然后走了出来。

夜心跑向了他。"你为今晚的任务做好准备了吗？"夜心压低声音问道。

月桂辉睡眼惺忪地用脚掌揉了揉鼻子答道："我们还是先完成今天的巡逻任务吧。"

失望之情戳痛了夜心的肚子。月桂辉对任务的兴致一点儿也没有比昨晚高。在其他武士聚到高石台下、等待松鼠飞安排早班队伍时，夜心把月桂辉推到了营地的围墙边。

"你到底怎么了？"他问道，"这是一场很特殊的任务。

黑莓星选了我来当领队。"很明显，黑莓星对夜心充满了信任与尊重，而且在这方面连那些资深武士也比不上他。黑莓星一定在他身上看到了特殊的品质，这让他感觉良好，或者换种说法，这让他觉得自己不再平凡。至少有猫把他当作真正的雷族成员看待了。"我邀请你来加入，你难道不高兴吗？"

"但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月桂辉问道。

"黑莓星需要了解虎星在谋划什么。"夜心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解释这么显而易见的事。

"但是森林大会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可以那时再去向日束或者她的同巢猫询问我们想问的一切问题，而不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潜入另一个族群的领地。"

"黑莓星允许我们去的。"

"影族又不是他的地盘。"月桂辉嘟囔道，"而且就算被影族巡逻队发现，被迫解释动机的猫也不是他。"

夜心把愤怒咽了回去。他不会让月桂辉影响他激动的心情。或许他的朋友只是在嫉妒黑莓星选了他来当领队。"我们不需要向任何猫解释任何事。"夜心坚定地告诉月桂辉，"我们悄悄地过去，悄悄地回来，谁也不会发现我们。"

"然后找一群影族武士，问他们影族族长在想什么？"月桂辉没有被他说动，"你不觉得他们会直接把我们带给虎星吗？"

"日束不会背叛我们的。"

“那她会为了向我们泄密而背叛她的族猫吗？”

“不是那样的。”夜心激动起来，“谁也没有背叛谁。我们只是在为了所有族群的利益搜集信息。”

月桂辉弹了弹尾巴。“我觉得比起帮助族群，这种行为更可能引发一场战争。”他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夜心，“你确定这是黑莓星的意思吗？”

“你是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编的吗？”夜心不满地竖起了颈毛。黑莓星派他去执行秘密任务这件事就这么像假消息吗？

“不是，但它听起来真的风险很大。”月桂辉若有所思地说，“你觉得黑莓星过去有这么冲动吗？在冒充者顶替他之前，我们还都是幼崽，所以我们从没有见过他好好当族长时是什么样子。所有的猫都说他是位伟大的族长。你觉得他是吗？毕竟现在他表现出的形象实在不算很好。”

夜心瞪大了眼睛。“在我接受测评的时候他就很好！”夜心激动地说，“他是唯一一只鼓励我的猫。而且别忘了，他活着从蜡毛爪下回来了。他活着从黑森林回来了。看在星族的分上，他可是击败过死亡的猫！”

“在松鼠飞的帮助下他才活了下来。”月桂辉提醒道，“而现在他几乎事事都要松鼠飞帮忙才能完成了。”

月桂辉怎么能如此不忠？是的，有时候黑莓星确实显得有些糊涂，夜心也曾怀疑过他们的族长。但是没准偶尔糊涂也是他的一个伟大之处。夜心不会去质疑他。黑莓星给了他一个帮

助族群的机会。“他是我们的族长，族长的话就是武士守则！如果黑莓星派我们去执行任务，那我们就要服从他的要求。”

月桂辉看起来还是很不安。他一侧的耳朵不住地抽动着。“你不觉得黑莓星有一点儿……”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寻找合适的措辞，“有一点儿断片儿了吗？”

“他只是太忙了，仅此而已。”

“哪怕松鼠飞已经承担了族长的绝大多数职责？”

“有些时候副族长就是需要分担族长的职责。”夜心坚决地说，“但黑莓星才是我们的族长。”

“我知道，但是……”月桂辉似乎在斟酌自己的词句，“我觉得我还是更愿意接受松鼠飞的调遣。”

夜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你要违抗黑莓星的命令？”他惊讶地说道。

月桂辉不安地挪了挪爪子。“不是。”他说，“当然不是。但是……”

夜心不想再听下去了。“我们今晚就去执行任务。”他坚决地说，“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的。”

“或许是吧。”月桂辉面色谨慎。

“天黑之后我们在营地外碰头，我们计划过的。”

月桂辉眨眨眼。“没问题。”他回应道。

今天的天气不错。当夜心下午捕猎归来时，他都开始担心

晴朗的夜晚会让他们的秘密行动难度加倍了。他的毛色可以很好地融入暗影，但月桂辉的金毛在月光下的森林中一定会非常显眼。

夜心跟着鳍跃、贝壳毛和香薇条穿过荆棘通道走进营地，此时，太阳已经开始从天顶下沉。他叼着的老鼠闻起来十分香甜，他的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在出发之前他没有时间吃晚餐了。当他走向猎物堆放下猎物时，他注意到松鼠飞在看着他。看到月桂辉也在她的身边，夜心竖起了后颈的毛发。他的同巢伙伴看起来满脸愧疚。

夜心的胸中燃起了不祥的预感。月桂辉把秘密行动泄露给松鼠飞了。他知道事实必定如此，就像他嘴里的老鼠一定死透了一样真实。

“夜心。”当松鼠飞叫住他时，夜心的心沉到了谷底。“我能和你聊两句吗？”她又对月桂辉点点头。“去把黑莓星叫来，好吗？”

月桂辉抱歉地看了夜心一眼，然后走向了落石堆。夜心无力地将老鼠放进猎物堆，慢慢走向了松鼠飞。松鼠飞的表情里忧虑多过愤怒，但夜心的心脏还是疯狂地跳动起来。

“月桂辉告诉我说，黑莓星要求你潜入影族的领地。”松鼠飞说道。

夜心犹豫了一下。怒火在他的皮毛下熊熊燃烧。

“是这样吗？”

随着松鼠飞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夜心感到浑身燥热。“是的。”他坦白道。

黑莓星爬下了高石台，月桂辉则跟在后面。但直到他们在松鼠飞身旁站定，松鼠飞都没有把目光从夜心身上移开。“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对吗？”

夜心抬起了下巴。“我们需要搞清楚虎星的想法。”黑莓星就站在这里，他应该支持族长。但黑莓星却一言不发。夜心看向黑莓星。“我们需要知道虎星在想什么，对吧？”他重复了一遍。

黑莓星只是看着松鼠飞，但他脊背上的毛发如涟漪般波动起来。

“如果我想知道虎星的想法，”松鼠飞说，“我会选择直接去问他。”

“但是他有可能说谎。”夜心争辩道。

“而你的影族朋友们也可能说谎。”松鼠飞转向了黑莓星，“你想让族群里最没经验的两名武士去当间谍。”她丝毫没有掩饰她的愤怒，“你意识到过如果他们被抓，会给所有猫带来多大的危机吗？”

“我们不会被抓到的。”夜心说。

松鼠飞无视了他。

“他们只是两只溜出去见影族朋友的年轻小公猫而已。”黑莓星说道。

只是两只小公猫？夜心看着黑莓星，震惊之情在他的心中如火花般闪烁。这才是黑莓星选择他的原因？因为影族不会觉得他有什么威胁？松鼠飞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不能去。"

黑莓星的身子绷紧了，大声说道："这不该由我说了算吗？"

"我是在为族群着想！"松鼠飞厉声说。

"那看来你背着我带队去见风族，也是在为族群着想啰。"黑莓星愤怒地抽动着尾巴。

夜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现在才打算吵这个几天前就应该吵完的架？为什么非得是现在？他们本来是在谈论他的任务的。"我们不会被逮住的。"夜心试图把他们的注意力拉回来，"真的不会。"

但他们谁也没有理他。"副族长应该全力支持他们的族长，而不是架空族长的权力！"黑莓星愤怒地说。

桦落从猎物堆旁看了过来。育婴室外，斑毛的注意力也离开了她的幼崽们。空地四处的族猫都转过身来，看着他们的族长和副族长陷入争吵。他们都不安地竖起了毛发。

松鼠飞压低了声音。"我们不应该在这里说这个。"她低嘶道。

"是吗？"黑莓星仍旧逼视着她。

松鼠飞对月桂辉点点头。"谢谢你向我报告这件事情。"她说道，然后看向夜心："很抱歉，但这个任务作废了。"她

跳上落石堆，转身看向黑莓星，显然在等他跟过去。

黑莓星凝视着松鼠飞。夜心试图引起黑莓星的注意："我们不会被抓的。"他再一次说道，这次用上了乞求的语气。黑莓星肯定不会让松鼠飞替他做决定吧！这个任务太重要了。但黑莓星看都没看夜心一眼，只是跳上落石堆跟着松鼠飞进了族长巢穴。

"对不起。"月桂辉看了看自己的爪子说，"我只是实在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了。我真的发自内心地觉得黑莓星可能犯了……"

夜心转过了身。"随你便吧。"相信其他猫实在是太鼠脑子了。失望之情撕扯着他的腹部。这次任务是他成为真正的武士的机会，但现在松鼠飞把它全毁了。他向猎物堆走去。他其实根本不饿，但所有的族猫都在看着他，猎物堆是夜心唯一的去处。

月桂辉追了上来，问道："你不会再计划潜入影族了，对吧？"

"看样子，我是去不成了。"夜心用爪子在猎物堆里戳来戳去。

月桂辉焦急地眨了眨眼，问道："所以你会留在营地里，是不是？"

"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啊。"夜心苦涩地低吼道。他叼起一只鼩鼱，走到了营地石墙边的一片草地上。

月桂辉看了夜心一会儿，然后才挑了一只麻雀，叼着走向了高石台下的桃金娘绽和燕雀光。他小心翼翼地又监视了夜心一会儿，但在桃金娘绽和燕雀光邀请他加入聊天之后，他很快就把夜心和他们的秘密任务忘得一干二净。

太阳沉入了森林背后，营地暗了下来，族猫们的身影融入夜色，连轮廓也几乎看不出来。夜心没有碰他的鼩鼱。他根本没有食欲。有那么一瞬间，他还以为黑莓星相信他的能力。但雷族族长却任由松鼠飞取消了他的任务，根本不在乎夜心会有什么感受。黑莓星更在意的是他们关于拜访风族的争论。雷族里没有我的位置。他的族猫们毫不掩饰地认为他只配打扫巢穴或者在巡逻队里凑数，而现在黑莓星更让他觉得自己是团空气。他过去怎么会那么跳蚤脑子，居然相信自己真的对雷族有几分重要？

愤怒涌上夜心的心头。这不公平！他一脚踢开了鼩鼱。既然他的族猫不重视他，那他就只好自己重视自己了。再说了，他们知道什么？他应该另寻一个懂得欣赏他的族群。看看他在寻找猫薄荷的队伍中和同伴们相处得多好吧。尤其是日束。他应该搬到影族去和她做伴侣。到那时，他才能拥有一个得到幸福的机会。在寻找猫薄荷期间，日束好像真的对他很有好感。而且他也真的很喜欢日束。他们捕猎时默契得像共同训练过好几个月一样，和日束说话也比跟任何雷族的猫沟通轻松得多。

或许他真的应该去问问日束对这个主意有什么看法。夜心

站了起来。那还等什么呢？他现在就去找日束当面问个清楚。这是独属于他自己的任务，松鼠飞别想再把它偷走。他会按照之前的计划溜过边界。单独行动更容易隐匿身形。

他走进营地围墙下漆黑的暗影，贴边溜向了营地入口，同时警惕地观察空地上分食猎物或相互舔梳的武士们。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对此夜心毫不惊讶，从来没有任何猫关注过他。这让他轻而易举地避开所有猫的视线离开了营地。

他要和日束谈谈。就算日束没准备好和他做伴侣，她也总能鼓舞他的精神。而且他到时候还是可以问问虎星在谋划什么。如果他能带回黑莓星一直想要的信息，即使是在松鼠飞和他吵架之前的任务，他们也得承认这项任务很有意义。他没有违反任何规定。黑莓星并没有命令他别去，那是松鼠飞说的。但松鼠飞又不是族长。

下到湖边去很简单。在抵达湖岸之后，夜心贴着水位线绕过了天族的领地。趁云朵遮住月亮时，他横穿过了卵石滩。他的黑色皮毛就像湖岸上的一片影子，只要钻进松林，他就只需要操心怎么掩盖自己的气味了。在路过一丛紫草时，夜心有了主意。他在草丛中躺下来打了几个滚，用皮毛去搓那些肥厚芳香的叶子，直到他闻起来更像是松鸦羽的巢穴，而不是一只雷族猫。接着，他开始寻找可能通往影族营地的小路。

折断的蕨叶茎秆显示了武士不久前曾从那里走过。夜心循着武士们的踪迹在松林里穿行。鸟儿早已结束了一天的歌唱，

除去风掠过树梢时的悄语之外，森林里万籁俱寂。远处传来了狐狸的吠叫声，夜心蓬开毛发，瞪大眼睛观察着树林。

另一道踪迹与他正追寻的小径会合了，夜心知道他一定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他的愤怒消退了一些，直到这时，他才开始思忖该怎么找到日束。日束有可能正在站岗，或者也有可能在捕猎。或许他可以找到影族猫的厕所，然后藏在阴影中等日束出现。日束在睡前肯定要上个厕所。

种种可能性在夜心的脑中盘旋，因此当小路上传来另一串脚步声时，他被吓了一跳。他瞥见了一团白毛，心中一惊。一名影族武士正在向他走来。

夜心僵住了。他应该找个地方趴下躲起来吗？还是这么做反而会暴露他的所在？就在他犹豫不决之时，那名武士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只白色和姜黄色相间的公猫，正在嗅闻空气。

夜心屏住了呼吸。

那只公猫的目光扫了过来。他的眼睛在月光下异常明亮。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影族武士高高地竖起了颈毛。

夜心吞了一口唾沫。“哈……嘿。”他强迫自己的毛发保持平顺。或许黑莓星说得有道理，一只溜进影族领地找朋友的年轻小公猫不会造成多大威胁。而且他要说的都是实话。“我是来找日束的。”他说道，“我们一起参加了寻找猫薄荷的任务，我只是想知道她最近过得怎么样。”他睁圆眼睛，尽力装出一副天真无辜的模样。

白色和姜黄色相间的公猫走近了一些，在距夜心一尾远处停下脚步。夜心认出这是炽火。他在森林大会上见过。日東从前不正是渴望和炽火结为伴侣吗？

炽火好奇地打量着夜心问道："你和日東是好朋友？"

"对。"

"你跨过边界就是为了找她说话？"

"对。"

夜心惊讶地眨了眨眼。这只影族公猫似乎很高兴看到他。日東向炽火提起过他吗？日東居然这么青睐他吗？

"我可以把她叫来，如果你想的话。"炽火主动说道。

"真的？"夜心愣愣地看着炽火，"你不会因此惹上麻烦吗？"

"只要你别被其他的影族武士发现就不会。"炽火朝着离小路稍远的一片茂密的黑莓丛点点头，"你去那里等着，我会带她过来的。"

夜心小心翼翼地钻进多刺的枝条间蹲了下来。他真的要告诉日東他想和她做伴侣吗？他的心跳加快了。或许他应该先试探一下她的看法。又或者他应该继续执行最开始接到的任务，问问她虎星在想什么。他等得越来越紧张，终于，他又听到了脚步声，还有炽火的声音。

"我让他躲在这里面了。"

黑莓丛晃动了一阵。日東钻了进来，枝上的小刺钩住了她

的皮毛，使她瑟缩了几下。

看到夜心的身影，日束的眼睛亮了起来。“我找到他了。”日束对炽火说道。

夜心抖松了毛发。“嘿。”他试图读懂日束的目光。日束是不是很高兴见到他？

“别待太久。”炽火隔着黑莓丛对日束说。

“他不会跟其他猫说吧？”炽火一走，夜心就焦急地问日束，“我不想让你陷入麻烦。”

“我觉得他在为你来看我感到高兴。”日束回答。

“那你为我来看你高兴吗？”

“当然了。”日束咕噜了一声，“但是你来这里干什么？这太危险了。”

夜心迟疑起来。我想和你做伴侣，还想加入影族生活。“我只是想见到一只能对我友善相待的猫。”

日束同情地睁大了眼睛，问道：“你在雷族里还是很不如意吗？”

她真是太善良了。憋在他心中默默化脓的创口突然爆发了。“所有雷族猫都觉得我没用。”他脱口而出。黑莓星、松鼠飞、月桂辉——他们全都对他的特殊任务不屑一顾。“我根本不适合生活在雷族。连烁皮和燕雀光都不想让我烦她们。”

“我相信她们一定不是这个意思。”日束说道。

“但她们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夜心坐了下来，“你还

记得我们在去两脚兽地盘的路上抓的那只兔子吗？”

“当然。”日束开心地晃了晃胡须。

“你没有把我指挥来指挥去，也没有说我经验不足。”夜心对她说，“你是第一只把我当成真正的武士对待的猫。”

“你就是真正的武士。”日束说。

“要是我的族猫肯这么想就好了。”夜心说道，“然而却似乎只有你在真心对我正眼相看。”

“我懂你的感受。”日束坐到了他的身旁，“炽火和光跃又开始对我示好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日束伸缩着爪子，“就像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他们背叛了我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想跟我一起待着就一起待着，想互相陪着就互相陪着，就像影族里只剩下他们两只猫似的。他们觉得这么做没有任何问题。我的感受对他们来说就像不存在一样。”

“至少你和你的母亲还有手足能处得来。”夜心提醒她。

“我只是和我的兄弟们关系还好罢了。”日束告诉他，“但莓心最近一直怪怪的。她对边须——”

“她原来是天族猫，对吗？”夜心眯了眯眼睛。

“对。”看到日束的目光投向黑莓藤，夜心突然想起，日束并不是很支持加入另一个族群的猫。他的肚子缩紧了。*她肯定不想让我加入影族。*

日束继续说道：“她为了和我的兄弟塔尖掌在一起，选择了加入影族。但是莓心认为我们根本不该允许她加入，而且我

母亲正在不遗余力地把边须排挤出去。今天下午我母亲甚至欺骗了大家，就为了让边须陷入麻烦。等塔尖掌发现真相，他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我也很难相信我的那么多族猫都支持莓心的观点。要是莓心继续宣扬她那套关于变节者、忠诚和武士守则的理论，她迟早会导致影族内部分裂。”

夜心看着日束。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已经改变了猫更换族群的看法？“那么你……不支持莓心吗？”他问道。

“当然不支持。”日束回答，“莓心根本不讲理。而且她还特别蛮横。边须是一个好武士，而且她一直在努力融入影族。如果她走了，塔尖掌一定会心碎的。”日束的眼中闪动着忧虑，“万一塔尖掌决定跟着她离开呢？”

夜心向日束身边凑近了些。听起来，如果他加入影族，日束至少不会反对。“所以你希望边须能留下？”

“当然。”

“你觉得超越族群的感情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那只会让族群变得更强大。”日束说，“莓心太守旧了，就是这样。她觉得影族之外的猫就算是武士，也跟泼皮猫没什么区别。但从她年轻时开始，族群就一直在经历变革。现在，各族之间的联系比过去紧密得多，允许猫儿们自己选择和谁恋爱、去哪儿抚养幼崽也就没那么不正常了。”

夜心紧张地挪了挪爪子，小声说道：“所以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说我想加入影族……你不会反对，对吗？”

“对啊。”日束看着他，又圆又大的眼睛在月光中闪闪发亮，“我们会需要能吸纳的每一位年轻强壮的武士。”

欣慰之情冲刷着夜心的皮毛。她希望他加入影族。夜心突然就获得了拥有幸福未来的选择与可能性。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尾巴，不让它兴奋得颤抖起来。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就把话题推进到那一步。日束需要一点儿时间来适应他的想法。

日束注视着他。“你是不是应该回营地去了？”她问道，“有些猫可能会注意到你不在那里。”

夜心站了起来。她说得对。“我想我是该走了。”但他还是想打听一下虎星与河族的事。他想证明这趟任务并非毫无意义，想看到那时松鼠飞脸上会有什么表情。或许从今以后松鼠飞会对他多几分尊重。夜心迟疑了，他在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开口。他不想让日束觉得他完全是为了问虎星的事才来到这里的。“哦，对了，黑莓星最近看起来有点儿忧心忡忡的。”他犹豫着说道。

日束一脸困惑：“他在担心什么？”

“河族。”夜心告诉她。

“河族？”日束皱起了眉头，“黑莓星为什么这么担心他们？”

“他只是在想虎星打算怎么办，没什么别的。”夜心试图让语气尽量随意些，但日束的眼神还是一下子警惕了起来。“不，你不用向我透露任何消息。”他飞快地补充道，“黑莓

星只是不希望发生任何可能打破族群间平衡的事。”他瞟了自己的脚爪一眼，然后重新看向日束，“我只是在想，你会不会知道，虎星还打不打算进一步指导河族？你知道的……就是说……干预之类的。”

“我不觉得他还有那么做的理由。”日束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其他族群在森林大会上已经明确表态了，他们都觉得那是个坏主意。”

“但他们的表态能劝服虎星吗？”夜心又追问了一句。

“应该能吧。”日束歪了歪头，似乎一直没有认真想过虎星可能会做到哪一步，“不过虎星在回家的路上看起来确实挺生气的。”

夜心向她身边靠了靠。日束明显很信任他，信任到愿意和他分享自己的想法。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他们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羁绊。他和日束一定会成为恩爱的伴侣。

日束继续说了下去：“他觉得，鉴于河族现在一片混乱，总得有猫站出来做点儿什么。其他族群对他的不信任让他很不高兴。”

“但是他肯定没有掌管河族的意思，对吧？”夜心观察着日束的目光。

“我觉得，既然其他族群都选择观望，那虎星也会陪他们一起观望。”日束的目光突然盯在夜心的身上，锐利而又紧张，“河族同时失去了族长和副族长，他们该有多恐慌啊？你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哈……嘿。
我是来找日東的。我们一起参加了寻找猫薄荷的任务，我只是想知道她最近过得怎么样。
你和日東是好朋友？
对。
你跨过边界就是为了找她说话？
对。
我可以把她叫来，如果你想的话。
真的？你不会因此惹上麻烦吗？
只要你别被其他影族武士发现就不会。
你去那里等着，我会带她过来的。

我真的要告诉日束我想和她做伴侣吗？
又或者我应该执行最开始接到的任务，问问她虎星在想什么？
我让他躲在这里面了。
我找到他了。
嘿。
炽火不会跟其他猫说吧？我不想让你陷入麻烦。
我觉得他在为你来看我而高兴。
那你为我来看你高兴吗？
当然了。但你来这里干什么？这太危险了。
我只是想见到一只能对我友善相待的猫。
你在雷族里还是很不如意吗？
所有雷族猫都觉得我没用，我根本不适合生活在雷族。
烁皮和燕雀光都不
让我烦她们。
我相信她们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你还记得我们在去两脚兽地盘的路上抓的那只兔子吗？
当然。
你没有把我指挥来指挥去，也没有说我经验不足。你是第一只把我当成真正的武士对待的猫。

能想象那是多么可怕的境遇吗？”

夜心试着构想没有了黑莓星或者松鼠飞的雷族会是什么样子。在他们深入黑森林时，雷族差一点儿就失去了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没能回来呢？谁能顶上他们的位置？狮焰？桦落？他不安地竖起了毛发。他真的不想看到他们俩中的任何一个成为雷族的领导者。“但愿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说道。

“夜心？”日束心烦意乱地向黑莓丛中看去。

“嗯？”

“如果我还在为光跃和炽火喜欢彼此胜过喜欢我而难受，我是不是太鼠脑子了？”日束伤感地看着夜心。同情戳痛了夜心的心。“有时候，我觉得我真像一只嫉妒心太重的幼崽。”

“他们曾经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吗？但他们现在却在伤你的心。”

“嗯。”

“那你难受就是理所应当的。”夜心走上前，用鼻子碰了碰日束的耳朵。他想起了月桂辉刚才站在松鼠飞身旁时的模样。他那所谓的“最好的朋友”毁了他的秘密任务。“我知道被背叛是什么感觉。那真的很痛。”

日束看着夜心。“一想到这个我就来气，居然有猫会伤害你。”她说道，“你明明这么好，而且还如此善良。”

“我有吗？”丝丝暖意渗入了夜心的皮毛。

“当然。”

“你也——”

夜心还没把话说完，小路上就传来了几只猫的交谈声。夜心的皮毛紧张地波动起来。听起来，一支影族巡逻队正在接近这里。

“你最好快走。”日束站起身来拱了拱他，“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你从那边出去。”她冲黑莓丛另一边连着的一道小沟渠点点头，“顺着那条路一直走，走到地面遍布岩石的地方，然后拐弯去湖边。到时候你能隔着树丛望见大湖。”

夜心向日束点点头，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不敢说话，生怕被那支巡逻队听见。在日束转身走向她的族猫时，他快步钻过了黑莓丛另一侧的开口。

他一路飞奔，直到湖水的粼粼波光透过树林映入他的眼帘，然后顺着斜坡跑到了湖边。抵达湖岸之后，他终于松了一大口气。他的脚步一下子变得轻快了起来，冷冷的晚风也异常清新。日束想让他加入影族。他的心像是要发出光来一般。希望在他的胸中升腾。他最终的归宿是她身边，不是吗？他将在一只相信他的能力的猫身边开始全新的生活。

第十八章

日束竖起了耳朵。那阵逼得夜心逃回家的说话声越来越近了。但日束的思绪一时还沉浸在他留下的问题中。他没有掌管河族的意思，对吧？夜心真的觉得存在这种可能性吗？影族正在走向一场战争吗？

日束顶开黑莓丛钻了出去。夜心的话仍让她心神不宁，但她答应过夜心，会拖住顺着小路走来的影族猫，无论他们是谁。可是当她走进月光下，眯着眼辨认来者时，夜心还是溜进了她的思绪。

对虎星的怀疑不是夜心穿越边界来找她的唯一原因。听起来，夜心在雷族里过得颇不愉快，都到了让他产生加入影族的念头的地步。而且，夜心渴望倾诉内心的情绪。日束对那只雷族公猫产生了一阵同情。他应该得到幸福。他的族群为什么看不见他有多么优秀？

*要是他真的搬进影族来呢？*日束的心跳加快了。失去炽火和光跃的陪伴之后，她一直觉得孤独。但是，如果夜心加入影族，她就终于又能拥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了。夜心的离去是雷族

的损失，但对她而言则是收获。

见到两个身影从松林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日束抖松了毛发。塔尖掌正在和莓心说话，虽然两只猫都压低了声音，但日束还是听出了他们的怒意。她的兄弟一定已经发现了母亲的所作所为。莓心欺骗了边须，诱导她把猎物让给天族，好让虎星把这只前天族猫逐出族群。塔尖掌现在怒火滔天。

“你离边须远一点儿！”塔尖掌低吼道。

“她根本不该出现在影族。”莓心厉声说。

他们没有注意到日束，于是日束趁他们争吵时躲回到阴影中。莓心不听我的劝，但塔尖掌或许能让她讲些道理。至少日束希望如此——虽然他俩现在看起来都积了一肚子的怨怼。

“你难道更想看到我去天族吗？”塔尖掌质问道。

莓心绷紧了身子。塔尖掌的威胁吓住她了吗？莓心肯定会想到，如果她真的把边须赶出影族，塔尖掌也很有可能追随他的伴侣而去。但这种可能性只让莓心的怒火越烧越烈。“你已经不知忠诚为何物了吗？”她怒斥道。

“我忠于边须！”

“你不要你的族群了是吗？”莓心竖起了颈毛。

塔尖掌瞪着她。“你知道的，我可以为了保护我的族群战斗至死。”他嘶吼道，“如果我最终被逼得为天族战斗而非影族，那都是你的错！”

日束的肚子缩紧了。她必须在他们放出不可挽回的狠话之

前平息这场争吵。日束再次走进月光下，挡在了他们面前。

“嘿，莓心。”她做出漫不经心的姿态，假装完全不曾察觉他们在吵架。

她的母亲眯起了眼睛，怀疑地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只是透透气而已。”日束告诉她。

但莓心吸了吸鼻子，说道：“你闻起来真怪。”

“是吗？”日束故作天真地问。她强迫自己不要让皮毛抖动起来。莓心会闻到她身上有夜心的气味吗？

塔尖掌绕着她转了一圈，张开嘴感受她身上的气味。“你闻起来像洼光的巢穴似的。”他评价道。

洼光的巢穴？日束愣了一会儿。然后，她想起了夜心身上浓烈的紫草味。他肯定在某个紫草丛里打过滚，以便掩盖自己的气味。日束顿时对夜心的聪明计谋充满了感激。“我刚钻过了一片紫草。”她说道。

“哪儿的紫草？”莓心的眼中闪出怀疑。

“后面那儿。”日束朝着黑莓丛后的阴影点点头，随便指了个方向。

塔尖掌看起来很高兴，他扭头看向了营地。“我该回去把猎物吃完了。”他说道，“边须肯定在等着我呢。”

“我跟你一起回去。”日束对塔尖掌说道。她不想留下来单独面对莓心。她的母亲只会追问更多的问题。因此，她跟随

塔尖掌走上了通往营地的小路，并为自己阻止了一场争吵欣慰不已。

“边须还好吗？”日束问道。

“嗯。”塔尖掌回答，“大概吧。谢谢你帮她说话。”

“莓心做得太过火了。”她说道，“我是说，我能理解她在经历了暗尾的暴行之后神经紧张。”日束希望塔尖掌能意识到，莓心痛恨守则的改变是有原因的，虽然那些私怨让现在的她变成了一个狐狸心。“但是，她故意陷害边须的行为仍然是错的。”

塔尖掌看了日束一眼。“她必须把她的须子从过去的时光里收回来。”他说道，“边须不是泼皮猫，族群与族群也不再是仇敌。”

*我倒是想知道河族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在日束和塔尖掌抵达营地、后者弯腰钻进入口通道时，夜心向她询问的问题——虎星究竟打算对那个陷入困境的族群做什么——仍然纠缠在她的心头。她跟着兄弟走了进去，并对营地里等待塔尖掌的边须弹了弹尾巴。边须的爪边放着一只鲜美多汁的兔子。

影族猫正在空地的四周享用美餐。苜蓿足和虎星分享了一只鸽子。鸽翅在育婴室外陪着小桦、小喃和小冷杉，肉桂尾则侧卧在一旁，一边吃田鼠一边看着她的幼崽在几尾远外玩闹。*他们的身体一定恢复了很多。*日束心想。蓍叶坐在武士巢穴外捉身上的跳蚤。亚麻脚在洗脸，他的脚掌边堆着一堆刚吃剩的

老鼠骨头。

在塔尖掌穿过空地走向伴侣的同时，亚麻脚对日束点点头示意她过去。

“我给你留了这个。”棕色虎斑公猫把一只鼩鼱推到了她的面前，“我知道这是你最喜欢的。”他的呼吸中带着猎物的温暖香气。“你刚才去哪儿了？”他吸了吸鼻子，“你闻起来像一棵药草。”

“我从一片紫草丛里穿了过去。”日束嗅了嗅鼩鼱，很感激亚麻脚的特别关照。或许她在影族里也没有她以为的那么孤立无援。她能和亚麻脚聊聊虎星在谋划什么吗？就算亚麻脚不知道，和族猫谈谈这个话题也能让她安心不少。

亚麻脚眨了眨眼。“我的胡须上沾老鼠血了吗？”他开玩笑道。

日束这才意识到她在盯着他看。“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点担忧。”她试探性地说道。

亚麻脚眯起了眼睛问道：“怎么了？”

“我听到了一些传言。”她没有说她是在哪里听到的。

“是关于什么的？”亚麻脚向她靠了过来。

“你也知道虎星在上次森林大会上说了什么。”日束说，“就是关于他要帮助河族、直到他们找到自己的族长之类的话。”

“当然。”亚麻脚点点头。

"我听有猫说他的真实意图是侵占河族。"

"侵占？"亚麻脚瞪大了眼睛，"谁说的？河族猫吗？"

"对。"日束调整了一下坐姿，"你听说过这些传言吗？"

"没有。"亚麻脚瞟向虎星和苜蓿足，仿佛想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些什么。

"那你觉得他会那么做吗？"

"侵占河族？"亚麻脚皱起了眉，"我不知道。河族现在肯定很脆弱，但虎星要那些河域干什么？影族猫又不吃鱼。"

"你能帮我留意一下吗？"日束问道，"万一能听到什么消息呢。"

"没问题。"

"我估计那只是谣言。"日束说道，毕竟她不想在族内引发恐慌。

"好。"亚麻脚继续清洗起了他的口鼻。

日束的心里释然了一些。在把夜心的怀疑分享给族猫之后，她感觉自己没那么害怕了。要是亚麻脚也没听到任何影族打算侵略别族的消息，她就基本能够确定，那只是个空穴来风的雷族谣言而已。

"祝你有个好胃口。"亚麻脚站起身，冲她的鼩鼱点点头，"我先去厕所了。"

亚麻脚转身离开，日束也低头咬了一口猎物。她肚子很

饿，这只鼩鼱闻起来十分香甜。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斑驳的银光笼罩着营地，日束开心地坐下来，开始享用美餐。

夜心真的在考虑要不要加入影族吗？她的心跳又一次加速了。她可以教夜心怎么当影族的武士——她可以告诉他哪里最适合捕捉青蛙，怎么爬松树才不会被松针扎到脚掌。教他这些一定很有意思。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巡逻任务结束之后一起遛弯儿，想聊多久就聊多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在黑莓丛里碰头，或是只能在参加森林大会或紧急任务时见面。到时候，她就能真正深入地了解他。她又吃下一口鼩鼱，喉间酝酿出了一串咕噜声。直到猎物吃完，她都还在设想和夜心生活在同一族群的情景，这让她兴奋得脑子都晕晕乎乎的。她完全沉浸在这些幻想中，甚至忘了洗梳自己，就直接侧躺下来，让思绪自由驰骋。

“我的计划是什么不关你的事！”虎星的怒吼让日束抬起了头。

她没注意到母亲是什么时候回到营地的，但现在莓心正和影族的族长当面对质。莓心瞪着虎星，不满地挥打着尾巴。

虎星站了起来，颈毛完全竖起，大吼道：“别忘了，影族的族长是我，不是你。”

“我没说你不是！”莓心身侧的皮毛颤动起来，“但你是我们的族长！不是河族的！”

日束的心悬了起来。莓心这是什么意思？她站起身来，不

祥的预感像火花一样在她的皮毛中跳动。

虎星紧盯着日束的母亲："谁也没说过我是河族的族长！"

"只是暂时还没罢了。"莓心低吼道。

"看在星族的分上，你到底想说什么？"虎星愤怒的目光中满是不解。

"你打算侵略河族。"莓心厉声说道，"但影族是不会支持你的。那是最欠考虑、最没意义的做法。"她的目光中充满了责难，"我知道你生河族的气，他们没把猫薄荷拿出来分享，导致你失去了一个孩子。但你就算想为小花楸复仇，也绝不应该把你的族群置于危险之中。"

虎星微微一颤，就像莓心用利爪打中了他似的。接着，虎星肩膀上的肌肉几度收缩舒张，似有不祥之意。

日束僵住了。他会攻击莓心吗？怒火在影族族长的眼睛里燃烧。她从来没见虎星发过这么大的火。

"你怎么敢这么质疑我？"虎星嘶吼道，"我绝对不会为了发泄自己的悲痛把影族带入战争！"

鸽翅瞪大眼睛，费劲儿地爬了起来。小桦、小喃和小冷杉仍然在她身旁打闹，完全没意识到发生在营地那头的争吵。但其他的影族猫都纷纷抬起了头，连肉桂尾和她的孩子们都坐了起来，关心地看着那边。塔尖掌和边须对视了一眼。刚从厕所回来的亚麻脚在武士巢穴旁停下脚步，紧张地抖了抖耳朵。

莓心的尾巴尖颤动起来。虎星一直用毫不掩饰的愤怒目光紧盯着她。莓心一定也是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忙解释道："我不是说……"

虎星打断了她。"而且，看在星族的分上，你到底在胡扯什么？"他咆哮着问，"你是从哪儿听说了这么鼠脑子的言论？居然说我想侵略河族？"

日束的心跳空了一拍。这正是她和亚麻脚说过的话。她瞪向了那只棕色虎斑公猫。亚麻脚愧疚地看了她一眼，然后移开了目光。*你把我说的话全告诉她了！*莓心扫了日束一眼，这一眼已经足以传达她的指责。寒意在日束的皮毛下蔓延。

虎星没有停下。"我不想侵略任何一个族群。"他低吼道，"更不会为了复仇对他们动手。不管你是从哪里听来了这种谣言，它都是一派胡言。河族正在遭受劫难，如果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那我就一定会去做。"他调整了一下站姿，让毛发重新平顺下来，然后用更加和缓的声音说道："我不会因为小花楸的悲剧迁怒于任何一个族群。我只是想保护影族而已，虽然那意味着我们或许有必要对河族施以援助。"

莓心的尾巴再次颤动起来。"河族的问题应该由河族自己处理。"她急躁地说，"我看不出我们有任何插手的必要。"

"因为河族的混乱终究会波及我们。"虎星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想吧，在冒充者上位、为祸雷族之后，没过多久整个湖区就被他搅得天翻地覆。如果当初雷族猫如实汇报他们的困

境，我们本应有能力在所有族群都被拖进浑水之前对他们伸出援手。”

“提供援助是一回事，”莓心毫不动摇地与他对视着，“越界去干涉一群完全不欢迎我们的猫是另一回事。这种行为就是在捅马蜂窝，最终只会导致我们自己被蜇。”

“这些我自会操心。”虎星说道，“下一次，当你听到我想要干什么的谣言时，你最好在质疑我之前先求证一下它们的真伪。”他环顾空地四周，看着围观的影族武士。“回去继续享用你们的猎物吧，或者继续洗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他对他们说，“莓心已经说完了她想说的，我也做出了回应。我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日柬站在原地，心跳异常剧烈。亚麻脚辜负了她的信任，还是说给了她的母亲。亚麻脚难道想不到莓心会拿这件事小题大做吗？日柬当然不会乐意看到母亲在全族的面前出丑。

日柬清楚地知道莓心会把她今天蒙受的耻辱怪罪给谁。她的母亲转身离开虎星，脊背上的毛发一起一伏。日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在母亲冷静下来之前先找个地方躲躲。但同时，愤慨之情又让她的脚掌在地上生了根。她为什么要对莓心心怀歉疚？她是把那个问题作为秘密告诉亚麻脚的。看着莓心大步走近，她那琥珀色眼睛中的目光冷峻得像磐石一样，日柬抬起了下巴。

“你怎么敢散布谎言！”莓心冲到日柬面前质问道。

“那不是谎言。”日東回答，“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而已。而且我也没有要求亚麻脚把它复述给他见到的每一只猫听。我还以为他能意识到那只是一个流言。”

但这样的回答并不能让莓心感到满意。“你应该在帮忙把流言传播得更广之前判断它们的真伪！”她厉声斥责，“这些胡话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日東僵住了，她想起了自己和夜心在黑莓丛后肩并肩紧挨着的密会。愧疚之情淹没了她。“我只是听见了而已。”她小声说道。

“你肯定不是在影族听见的。”莓心说，“影族里没有猫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真是我们族内的猫，我肯定早就听说这种流言了。”她把口鼻探到日東的面前，“说，你到底是听谁说的？”

日東垂下目光。“雷族猫。”她低声回答。

“雷族？”莓心声音中带着怒意，“你跑到雷族去干什么了？”

“我没去雷族。”日東解释道，“我只是凑巧遇到了一只猫，就在……”她不能说是在寻找猫薄荷的任务时，否则莓心肯定能猜出夜心的身份，“就在上次的森林大会上。”

莓心哼了一声：“你不知道雷族猫都是骗子吗？那只猫很可能就是为了煽动影族猫的恐慌情绪，才编造了这种谎话。”

“他们才不会那么做呢。”日東竖起了毛发。

“你难道以为雷族猫比你的影族同胞更可信吗？”莓心对她怒目而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日束瞪着她的母亲，一时间不知该如何作答。恐怕眼下最好的方案就是向莓心承认错误，然后转移话题。“对不起，我让你陷入窘境了。”她说道，“但我没想到你会直接去和虎星对质。我只和亚麻脚说起过这件事，我也不能确定它是真是假。我只是太担心了，所以想找只猫倾诉一下。”

空地另一边的亚麻脚胆怯地看着她们。日束的胸中涌起一股怒火。影族里连一只她能信任的猫都没有了吗？

莓心仍在用力地抽打着尾巴。

这不公平！什么都不公平。日束低下头从母亲的身边挤过，冲出了影族营地。她知道她的族猫都在看她，但是她不在乎。她不会再相信他们了。谁都不会站在她这边。如果她注定孤立无援，那她宁愿主动甩开他们。

就在她愤怒地冲出黑莓通道时，日束听到营地的围墙边传来了落叶被踩踏的声音。她扭过头去，一眼就看见了炽火和光跃。她费力地刹住脚步，愤怒地瞪着他们。他俩的皮毛已经贴到了一起，口鼻也凑在一处，近得足以品尝到对方嘴唇上残留的猎物残渣是什么味道。

光跃看到她，一下子僵住了。

炽火默默地退到了一旁。

至少他们还懂得廉耻，知道装出尴尬的模样。日束把咆哮咽回了肚里。朋友！他们的关系无疑早就超越了友谊。他们不但不再与她交好，而且还欺骗了她！

日束等着他们给她一个解释，但光跃只是移开了目光。日束十分受伤，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只曾是她朋友的猫甚至懒得向她道歉。日束转身跑进了森林，愤怒与悲伤在她的耳畔奔涌。这个族群里的每一只猫都要在今天背叛她吗？

“日束！”炽火的呼喊声穿透了树林，“停一下！我们得聊一聊！”

日束加快了脚步。她现在不想和任何猫说话，更不用说是他了。

“求你了！”炽火的声音染上了一丝绝望。

好吧，随便。就让他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吧。就让他告诉她，为什么他要撒谎，为什么要对光跃暗生情愫，而对她无动于衷吧。日束滑步停下，转身瞪视着他。

炽火也站住了。“对不起。”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真的很对不起。”

“是吗？”

“我不是有意要让你以这种方式发现这一切的。”

“你说过你们只是朋友。”

“我们当时确实是，只是……”炽火犹豫了，显然他也觉

得这些话很难启齿，“只是我们对彼此的好感后来更进了一步。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我们真的无法自拔。”

日東发觉自己的呼吸正在重归平缓。郁结在她心口的疼痛出乎意料地消退了。她注视着炽火。她原以为是炽火的辩白安抚了她的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她意识到，其实她已经不在乎了。当然，光跃在保证过她和炽火只是朋友之后还是偷偷和他成了伴侣，这仍然让日東感到失望。而且炽火毕竟在她和光跃之间选择了后者，这多少刺伤了她的骄傲。但他们俩发展出超越友谊的关系这件事并没有像她以为的那样让她肝肠寸断。

炽火歉疚地看着她。日東能从炽火脸上的忧愁中看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在关心她的感受。日東对炽火眨了眨眼，意识到她这几天里竟然没想念过他几次。另一只猫，一只和她相隔整整两条边界的猫，已经占据了她的心。那是一只为了和她说话甘愿潜入禁地的猫。她的心突然温暖了起来。快乐在她的皮毛下涌动。

“没关系的。”她告诉炽火。这是一句肺腑之言。

“你确定?”炽火愣愣地看着她。

“当然。”日東竖起了尾巴，“你最好赶快回去陪光跃说说话吧，她大概正在担心你呢。而且……”她抖松了毛发，“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她转身走进了森林。这是她这个月以来头一次感到自己的心情像蓟花的绒毛一样轻盈。

第十九章

随着枭鼻的离去，霜爪感到夜晚的空气愈渐寒冷起来。此刻，在石楠丛的阴影与月下溪水的波光中，这只棕色虎斑公猫突然找回了他这几天消磨殆尽的力量与自信——不是作为族长，而是作为一名武士。霜爪心中涌起了一阵敬意。承认自己不适合当族长想必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现在，枭鼻就要返回营地去向族猫解释他的决定了。他们也许会支持他。霜爪只希望他们至少能对枭鼻展露一点儿善意。但这对解决河族的问题毫无帮助。他们现在又没有族长了，连一个他们未必真心信服的族长也没有了。

但这一定意味着星族的本意并不是让枭鼻来当他们的族长。*我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

“他想去干吗？”躁片从山谷顶端爬下，瞪着枭鼻的背影问道。

“他不愿意当族长了。”霜爪告诉躁片。

蛾翅跳到他们身旁，紧张地奓开了尾巴上的毛发：“他不能走！”

“你不能强迫一只猫去当族长。”霜爪说道。

躁片看了霜爪一眼问道：“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霜爪望着消失在夜色中的枭鼻，感到心如死灰。如果不是枭鼻，那还能是谁呢？

失望之情在蛾翅的眼中闪烁。“我以为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只猫。”她说道。

愧意在霜爪的腹中翻涌。这都是我的错。她误解了星族的意思，选错了该成为河族下一任族长的猫。

怎么会这样？霜爪的胸口一紧，突然感到难以呼吸。我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星族。我看到的幻象和其他巫医看到的都不一样。

如果事实根本不是她误解了星族呢？如果她所听到的那些星族猫告诉她的话都只是她的想象呢？如果她其实根本没有成功地与星族沟通过呢？

霜爪感到头晕目眩。我是河族最后的希望，可是我辜负了他们。

躁片的神色阴沉了下来：“我必须把这些情况告诉其他族群。”

“绝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河族现在处于危机之中！”蛾翅狠狠地瞪着他，“让你发现这一切已经够糟了，你必须帮我们保守秘密。”

“但是其他几位巫医或许能帮到你们。”躁片坚持道，

“如果我们明天晚上一起过来，或许就能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不想让其他族群知道这些。”蛾翅低吼道，“你也听到虎星在上次森林大会上是怎么说的了。他想接管河族。叶星不正是为此才把你派到这里来的吗？她不是也想阻止虎星吗？”蛾翅哼了一声，“一旦虎星发现我们依然没找到族长，他就会立刻抢走河族的领导权。至于天族和雷族，他们又能在出手干涉河族之前忍耐多久？”

躁片直视着她的眼睛。“河族需要帮助。”他步步进逼。

“我们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蛾翅厉声喝道。

“真的吗？”躁片紧盯着河族巫医。

蛾翅没有回答。

霜爪打了个寒战。独立解决问题，意味着她必须仅靠自己再为河族选出一个族长。然而，既然她已经犯过一次错误，那她也完全可能搞错第二次。她没法再相信她与星族的联系将会给她指引了。*或许我才是灾难的症结所在。*或许躁片是对的。或许河族真的需要帮助。

躁片挪了挪爪子。“我要回天族去了。”他告诉她们，“我得召开一个紧急巫医集会。”他给蛾翅递了一个鼓舞的眼神，“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的，我保证。”

蛾翅看着他，毫不掩饰目光中的绝望。“我不知道还有谁能解决这一切。”她说道。

“一定能的。”躁片转身看向霜爪，“去月亮池吧。”他说，“去和星族分享梦境。枭鼻走了，但你的祖灵们或许仍能给你帮助。”

霜爪希望躁片是对的，但怀疑还是拉扯着她的肚肠。要是星族真的能帮她，他们为什么直到这时还是不肯出手？万一我联系不到他们呢？可我还能找谁呢？“等一等。”她叫住躁片，但声音却堵在了喉咙里，“要是我见不到他们怎么办？”

“你必须先试试才知道。”躁片回头看了她一眼。

“来吧。”蛾翅向石堆脚下走去。

霜爪看着她，心脏怦怦直跳。“现在吗？”她问道。

“躁片或许是对的。”蛾翅告诉她，“或许星族现在会帮助我们。”

霜爪迟疑地跟了上去。她能否联络到星族关乎整个族群的安危，可是她对自己没有信心。这么多天以来，她仿佛一直在试图抓住飞舞的蝶群，但每一次都差之纤毫。如今，河族的全部希望都取决于她能否成功一次，她突然觉得自己无比稚嫩、渺小，而且她根本不敢说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霜爪跟随蛾翅走下通往谷底的螺旋爪印小径，脑海中浮现出曾在这里留下足迹的无数祖先——那些比她更富智慧的猫，那些与星族的联系比她更紧密的猫。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资格踏上这条古老的路。要是卷羽还在这里、还能让她确定自己与星族联系紧密就好了——只要那联系是真实存在的

就好。

在山谷谷底，蛾翅用鼻子碰了碰霜爪的额头。"你能做到的。"她轻声说。

感激之情在霜爪心中涌动。蛾翅对她和星族的联系充满信心，蛾翅的信心丝毫不弱于卷羽。霜爪在月亮池边躺下，用鼻尖轻触亮闪闪的池水，并试着相信自己确有能力做到这一切。

她闭上眼睛，竭力潜进自己的意识深处。她只看见一片漆黑，不由得怀疑那是否仅仅只是她紧闭的眼皮隔绝了夜色。她继续努力，想让目光穿过那层与其他普通猫无异的皮毛血肉。她的心跳变得剧烈起来。恐慌伴随血流在她体内奔涌，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她什么也看不到。那里一只猫也没有。于她而言，星族遥不可及。

他们一定会来的。河族正面临危机。虎星多多少少已经表现出了他的威胁，如果河族再不找到自己的族长，他就会抢过他们的领导权。雾星为什么不回应她的呼唤？卷羽为什么仍在沉默？霜爪的恐慌加剧了，纷乱的情绪让她呼吸急促，胸口像要爆炸一样难受。

她挣扎着站了起来。"我做不到！"恐惧的旋涡将她包围，"我和星族说不了话！除了幻觉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别的什么也没有。"她怎么会以为自己是个巫医？真正的巫医都能看到清晰的幻象，甚至比梦境还要清晰。他们都见过活在自己出生前的时代的祖灵。他们走进

过星族的猎场。但霜爪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蛾翅的目光中闪过一丝恐惧，这加剧了霜爪的惊慌。“我以为我能联络到他们，”霜爪绝望地说，“真的，我本来是这么以为的。但是我错了，我现在完全认清了。我看到的幻象总是不太对劲儿，而且我越是听其他巫医描述他们看见的星族，我就越确定我其实根本没和星族猫说过话！”她真想趴到地上，把脸埋进前爪之间。她怎么能错得如此离谱？

蛾翅定了定神。她伸出尾巴，轻抚霜爪的后背。“深呼吸。”她说道，“你还只是一名学徒呢，你要多给自己一点儿时间。”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霜爪甩开蛾翅的尾巴，紧张地眨着眼睛，“河族现在全靠我了。躁片会把枭鼻的事告诉所有族群的。要是……”她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描述那场即将席卷河族的灾难——只要她此刻无法联络到星族，它就一定会降临。

“看着我。”霜爪向蛾翅看去。蛾翅的目光沉了下来。“你绝不能再和任何猫说这种话了。我们总能想出办法的。但是现在，你不能联络到星族这件事必须保密。过去也曾有巫医经历过这些。”蛾翅说道，“这不代表你和星族没有联系，你只是暂时不能触及他们而已。”她的目光闪了闪，“我很抱歉，在这方面我帮不到你。我是你的老师，我应该指导你的，但你现在只能自己学着掌握这种本领。因此，你的学习过程会

比其他巫医学徒辛苦许多。但你很聪明，心思机敏，而且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一定能做到的。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只要坚持尝试，就一定会成功。”

霜爪看着她的老师。她不顾一切地想要相信老师的话。她不了解沟通星族的确切方法是很正常的，因为蛾翅不能亲自为她演示，一切都要由她自己来摸索。但如果她不懈努力，或许她最终能找到联络他们的办法。她强迫自己保持希望。这或许只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但此时此刻，她还是帮不了河族。“我必须和星族分享梦境。”霜爪呜咽着说，“河族现在没有族长了。”她对蛾翅眨了眨眼，希望蛾翅能给出一个办法，但蛾翅的目光已经飘向了远方。

“河族必须有一名与星族保持联系的巫医。”蛾翅似乎在自言自语，“如果其他族群发现我们连与星族沟通都做不到了的话……”她收住话头，重新看向霜爪。“不能让任何猫知道。”她将霜爪推向水边，“再试一次吧。或许这次你就能成功了。”

一想到还要再来一遍，霜爪浑身上下的每一根毛发仿佛都瑟缩起来。但她知道她必须努力尝试。我能做到的，她一边在月亮池边躺下，一边告诉自己，我必须得做到。她闭上眼睛，再次用鼻尖触碰闪着微光的池水。但是她怎么也放松不下来。她只能感知到在耳廓与眼眶中奔涌的血流。她的思绪在不受控

制地飞奔，快得根本触及不到星族的边缘。关于母亲的记忆涌入了她的脑海。卷羽发狂的面容浮现在她的眼前。*不要相信任何猫*。

霜爪突然感到自己正身处一片巨大而冰冷的空间之中，她听见了夜风刮过山崖时的低语。荒原空旷、凄凉，一直连到天边。她已经离家很远很远了。

不要相信任何猫。她的母亲就是在这里死去的。*要是我也在这儿死了呢？*她想起了躁片提过的那些骨头堆。是否真的有猫想让卷羽死在这里？*凶手可能会希望我也在这里丧命*。

恐惧深深地扎根在她的体内，伸出触须捆住她的心脏、缠紧她的胃肠。*如果我不是真正的巫医，那我应该是什么？武士吗？*那她就得接受武士的训练，学习那些她从未想过的技能，而且落后灰爪和薄雾爪好几个月的进度。她真的能在比河边浅滩更深的水里捕鱼吗？她能抓得到浸水草甸里的鸟吗？

我一定能。她压下了心中的恐慌。*如果我必须成为武士，那我就会做到这一切*。新的未来正在她的面前展开，这一次，无论星族愿不愿意与她分享梦境都没关系。她将保护她的族群。她会成为强壮而勇敢的武士。她不会再被任何东西吓倒了。她将拥有自己的伴侣。霜爪的心跳加快了一些。洒尾。她终于能让自己与他的感情发展下去了。她再也不用假装她毫不在意了。他们可以相爱，可以结为伴侣，然后养育他们的幼崽。她可以让其中一个孩子继承她母亲的名字。

霜爪的心情为之一振，盘桓的恐惧也渐渐消退。她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与自信。她再也不需要掩饰自己不能与星族沟通的事实了。不管蛾翅怎么说，她都要说实话。继续欺骗大家有什么意义吗？躁片已经开始怀疑雾星和芦苇须到底是不是因绿咳症而死的了。现在，她可以把发生过的一切都向躁片坦诚相告。只有真正的巫医——能够与星族对话的巫医——才能化解河族的这场危机。

霜爪知道，蛾翅一定会感到失望的，她甚至可能发火，但这是对河族来说最好的方案。她不用再受任何秘密的困扰了，她不用再为它们担惊受怕。她已经没有力气做到整日谨言慎行，把所有的希望都倾注在只要她闭好嘴巴、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上了。

霜爪现在已经完全确定，星族不会与她分享他们的智慧。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她睁开眼睛站起身来。“我们回家去吧。”她对蛾翅说道。

“你还是见不到他们吗？”蛾翅紧张地抖了抖耳朵。

“见不到。”霜爪向山谷的顶端爬去。她感到一阵内疚。她将要违抗老师的命令了，但是她必须那么做。不要相信任何猫。母亲的叮嘱深深地扎根在她的心中，时时刻刻在她的脑海中回响。

蛾翅的本意是好的，霜爪很确定，她的老师只想做出最有利于河族的决定。但蛾翅对她的要求太高了。霜爪知道自己没

有独自背负整个河族命运的能力。*我只是个学徒而已。*

她在凹凸不平的山坡顶端停下脚步，扭头向下望去。

蛾翅跟了上来，她用锐利的目光探寻地看着霜爪。

霜爪转过了身。*我必须说出真相。*这是逃离恐惧的唯一方法。谁也不应该指望让一名学徒去裁定河族的命运。

在回家的路上，蛾翅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次，她问霜爪是否确定自己不曾接触到星族，就好像霜爪有可能和他们说了话却没有意识到似的。但霜爪告诉蛾翅她很确定，然后就加快脚步全程高速前进，没有再给蛾翅任何继续提问的机会。当她们接近营地时，太阳已经照亮了芦苇丛。直到这时，霜爪才放慢了脚步。如果她要说出真相，那么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她的老师保持诚实。

抵达河边之后，霜爪抬起了下巴。“我得告诉他们，我没有与星族沟通的能力。”她说道。

蛾翅停下脚步紧盯着她。“不行。”蛾翅似乎被吓到了，“如果让其他族群发现我们现在有多脆弱，河族的处境会变得非常危险。”

霜爪看了蛾翅一会儿，然后踏进了河水中。“说谎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力量。”她一边跳进冰冷的河水游向对岸，一边说道。

蛾翅跟了上去。当她爬上岸时，她的眼中浮现出了不祥的

阴云。“你一定能联络上星族。”她说道，“不然我们要怎么找出下一任族长？”

霜爪没有回答。这已经不是她该烦心的问题了。她连毛发上的水珠都没有甩净，就踏上了通往营地入口的小路。

一股熟悉的气味飘进了她的鼻腔。这里不该有这种气味。随着那气味越来越明显，霜爪缩紧了肚子。影族的臭气弥漫在空中，浓烈而炽热，仿佛她正走向的不是河族营地，而是影族营地。

蛾翅追了上来。闻到空中的气味，她竖起了颈毛。她弯下腰冲进了入口通道，霜爪也赶紧跟了上去。一踏进空地，紧张的情绪就一下子涌遍了她周身的每一根毛发。

虎星站在空地中央，黎明的粉色天空映出了他宽阔的肩膀与头颈的轮廓。他的皮毛闪着微光，一队影族武士簇拥着他，正仔仔细细地观察着河族的营地。他们眯着眼睛，目光中写满了决心。河族众猫围在空地边缘盯着他们，就像被冻结在了地上一样。霜爪闻到了畏惧的气味，恐慌挖空了她的心脏。虎星真的是来兑现他帮助河族的承诺的吗？如果真是那样，他怎么会带这么多武士一起来？

第二十章

夜心在黑暗中奔跑。明月高悬在空中，清辉透过枝叶的空隙洒落在地上。直到他一步步接近雷族营地，他的脚掌都还兴奋得丝丝发痒。他光明的未来终于变得清晰了起来。他将彻底摆脱雷族这令猫窒息的山谷，到了影族，他就能得到他早该得到的尊重。而且他会和日束成为伴侣。日束对他的鼓舞比任何雷族猫都要多，他也当然会用同样的鼓舞报答她。他们可以相互扶持。听起来，日束现在需要的支持和他一样多。

他越过一根折断的树枝，又绕开一丛山楂树。雷族肯定不会介意的。他们欣然接纳了来雷族和贝壳毛做伴侣的香薇条，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会反对他为了日束加入影族呢？他们很有可能会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而感到欣慰。

夜心在通往山谷的陡峭小径前放慢了脚步。他踩着小径上散落的碎石滑下陡坡，直到完全停住才把爪尖插入石缝。他放弃滑行，轻盈地跳下了最后几尾长的距离。在做出那个决定之后，雷族反而让他觉得温馨了不少。他在这个族群里的生活也不总是那么坏。他从来没有在这里挨过饿，族群也总能让他有

安全感。他甚至偶尔高兴过几次。他不想让自己显得像和雷族不欢而散一样，因此他决定再忍耐一段时间，让族猫们对他的离开有所准备。他会慢慢地说出真相，先隐晦地暗示一点儿，然后再把秘密告诉其中的一两只猫。首先是月桂辉。然后是桃金娘绽。或许还可以和鳍跃说说。他对那只棕色公猫一直很有好感。

他迟早要向燕雀光和烁皮坦白，但他会等到时机恰当时再开口，哪怕那意味着他需要在换族生活之前再忍耐一个月也行。她们肯定不会支持他——她们从没有支持过他的任何决定。她们甚至可能小题大做地吵嚷一番，但他会扛住那些压力。她们阻止不了他。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抖掉卡在趾间的沙砾，然后走进了营地。

空地里空空荡荡，看来雷族猫都已经回各自的巢穴休息去了。夜心松了一口气。这下他可以悄悄溜回自己的窝里，而不用回答任何猫的任何问题了。他甚至怀疑根本没有谁注意到他失踪了一会儿。

“夜心！”松鼠飞的声音吓了他一跳。松鼠飞从高石台下的阴影中走出，眼神怒不可遏。“你刚才到哪儿去了？”她质问道。

“外面。”夜心扬起口鼻直视着她。松鼠飞怎么突然开始关心他的行踪了？

松鼠飞死死地盯着他。“外面？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去了外

面？”她眯起眼睛，“你还是执行黑莓星的任务去了，是吗？”

夜心戒备地奓开了毛发，大声回应道：“是又怎么样？”为什么松鼠飞非要阻止他做一切有意义的大事不可？松鼠飞就像是根本不打算让他像个武士一样活着似的。

“你的行为很危险，懂吗！”松鼠飞厉声说。

“我会小心！”夜心意识到他的族猫们正从巢穴里偷偷观察他。他们大概会觉得看他被痛批一顿很有意思吧。但显然，光是偷看已经满足不了烁皮了。她走进月光下，在空地的边缘看着他们。燕雀光也跟着她溜了出来，眼神中闪烁着好奇。

“要是你被抓了怎么办？”松鼠飞愤怒地挥舞着尾巴，“你完全可能引发一场战争！”

她在乎的就只有这个而已吗？她不在乎他会不会有危险，只在乎他的行为会不会危害到其他那些亲爱的族猫。“我不是鼠脑子！”夜心生气地回答。

“是吗？”松鼠飞低声咆哮，“我看你现在比学徒还不懂事儿。”

夜心胸中的愤怒爆发了。“反正你也只会把我当学徒使唤！”他嘶吼道，“反正你就是不乐意看到我变成武士。你觉得我只配修理巢穴或者给长老梳毛抓虱子。我真该感谢我花了那么多个月学习的捕猎和战斗技能。”他讽刺地说，“在我包揽营地里最脏、最累的活儿的时候，它们可太有帮助了。”

松鼠飞的目光中闪现出警告之意。“你应该清楚现在雷

族没有学徒。所有武士都必须分担这些工作，你也是其中之一。”她说道。

但夜心根本听不进去。血流在他的耳畔喧嚣鼓荡。“所以你才发现我今天晚上不在是吗？你又打算派我去清理哪个至关重要的巢穴了是吗？”他质问道。

“我们要你留在营地里干什么不是重点！你就不该擅自离开营地。”松鼠飞向他逼近，“你当初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着要参加测评，哪怕你根本没准备好！就因为你太想当武士了。但是你的态度臭得像团鸦食。你最好尽早改正错误，不然——”

“不然就怎么样？”夜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然你就接着让我去干学徒的活儿？你根本不知道我能为这个族群做出多少贡献，因为你一个机会都不给我留。今天晚上我问到了黑莓星想要的消息，我没有被抓，现在我回家了，你就用这个来迎接我！”

“你违反了我的命令！”松鼠飞嘶吼道，“从现在开始，你——”

夜心不想听她把话说完。这一切都太不公平了。“你休想再对我指手画脚！我不是雷族的猫了！”他打断道。

松鼠飞瞪大了眼睛：“你什么意思？”

夜心恨恨地瞪着她，大声说：“我要走了！”

“你要走了？”松鼠飞走到了他的面前。夜心眨了眨眼

睛。她难道会在乎吗？他惊讶地停下了动作。松鼠飞冷冷地重复了一遍："你要走是吗！"她的声音中只有愤怒。"你还敢用这种话威胁我们！"她厉声吼道。

燕雀光跑了过来。"他只是一时激动。"她说道，"他肯定没有这个意思。明天早上他就会冷静下来的。"

夜心对她们回以低嘶。"我不需要冷静。"他吼道，"只要我还被困在你们的山谷里，我就没法冷静。这个族群只当我是个鼠脑子。这里没有猫尊重我，没有猫在意我的想法和感受。"他甩了一下尾巴。"我不打算忍下去了。我是个好武士，我有力量，也有头脑，我配得上与重视我的族猫一起生活。"盛怒在他的皮毛下冲撞，"我要去加入一个看得见我的长处的族群。"

他冲向营地入口，没有理会族猫们目送他离开时的震惊表情。他高昂着头穿过荆棘通道，森林的阴影吞没了他，给了他些许慰藉。

"夜心！"月桂辉的喊声从营地里传来。

"回来吧！"鳍跃也站在入口边呼唤道，"先睡一觉再说。明天早上你的情绪可能就好一点儿了。"

但是夜心拒绝回头。他爬上陡峭的小径，开始向湖边飞奔。到了湖边之后，他沿着水波的边缘前行，直到影族的气味飘进他的鼻腔。他的心跳得像一只被困在他胸腔里的兔子。他做对了吗？他真的就能这么永远离开他的原生族群吗？如果他

现在就走，烁皮和燕雀光可能永远也不会原谅他。她们的心中只会留下从过去到现在对他的所有咒骂。如果说他从前还抱有过和她们重归亲近的希望，那现在是时候把它们永远抛开了。

但月桂辉好像真的很难过。

夜心在湖岸的上沿停下了脚步。松林在他的面前铺开，和他的皮毛一般漆黑。它们的枝叶太过茂密，连月光也无法穿透。*我或许应该回去，直面松鼠飞判给我的一切惩罚。*他转过身，望向雷族那侧的湖岸。*但是如果我现在回头，雷族就再也不会尊重我了。我的余生将只能在打扫巢穴中虚度。*他重新转过身，背对着那片橡树林，望向了松树之间。这些树个个都挨得很近，但它们的树干笔直、粗壮，整整齐齐地排列成行，仿佛曾在漫漫岁月中被古老的脚掌精心安排过一样。影族会给他公正。他的新族猫会给他应有的尊重。他终于有了一个成为理想中的伟大武士的机会。这就是他的归属之地。

这一次，他没有再偷偷摸摸地潜入松林，而是耐心等待了起来。他将静静地站在这里，直到被影族的巡逻队发现，然后说出他的决定。影族猫会看到他的诚意，并自他加入之始就给他应得的尊重。

近旁的猫头鹰在呼唤自己的伴侣，远方传来了狐狸的长啸。夜心站在树林边，夜晚的寒意渗入了他的皮毛。影族肯定会在回巢穴睡觉之前派出一支巡逻队的。他调整了一下站姿。也可能他们都已经睡了。他要顶着冷风在这里等到黎明吗？

或许他应该鼓起勇气穿过影族领地，直接昂首挺胸地走进他们的营地，请他们批准他的加入。这一定能够打动他们，不是吗？

*当然如此。*夜心决定就这么办。

他抖开毛发走进松林，顺着不久前引领他找到影族营地的那条小路前行。他的心跳得很快。刚才的猫头鹰已经停止鸣叫，那只狐狸也安静了下来。森林里万籁俱寂，连风声都被茂密的松枝吞没殆尽。夜心脊背上的毛发竖立了起来。四周的松树仿佛在注视着从它们身旁走过的他。他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感觉：自己是这片天地间唯一一个活着的生命。

他的掌垫紧张得刺痛起来。

*只要你能走进他们的营地，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告诉自己。但他的肚子里还是像有蝙蝠在飞。当他隐约望见影族营地高高的黑莓围墙时，他感到口干舌燥。*我必须坚持下去。*他抬起下巴，找到围墙上的缺口，矮身钻了过去，并暗自祈祷他走的不是厕所通道。第一次造访影族营地就以这种方式出场实在称不上光彩。

一片黑漆漆的影子笼罩着影族黑漆漆的空地。夜心在空地边缘停下脚步四下张望。他几乎分辨不清几个巢穴的轮廓。那些巢穴都是由黑莓藤编织成的，看上去很是低矮，而且一半隐没在营地的围墙中。空地周围的杂草长得很高，而且纠缠成簇。松树的枝条横在他的头顶，地面上散布着凸起的岩石，仿

佛从地底浮起的獾群的脊背。夜心吞了一口唾沫。这个阴森的营地就是他的新家。

他清了清嗓子。肯定有猫被他的气味惊醒了吧。虎星难道不会安排起码一名武士守夜吗？他环顾四周，突然意识到那些巢穴都静悄悄的。这个时候的雷族营地肯定充斥着族猫们温暖的气味和熟睡的鼾声。当他们在窝里翻身时，垫窝的蕨叶一定会沙沙作响。

夜心迟疑了，他陷入了犹豫。他莫名觉得，这里一只猫也没有。或许他应该返回边界继续等待黎明的到来。

但影族肯定就在这儿啊。不然他们还会去哪儿呢？

脚掌擦过地面的声音传进了夜心的耳朵。他紧张地竖起了毛发，迅速转过身来。

炽火正看着他。惊讶在这名影族武士的眼中闪烁。“你又回来了。”炽火一脸疑惑地说。

夜心挺起了肩膀。“我离开雷族了。”他用尽可能自信的语气宣布，“我是来加入影族的。我想成为日束的伴侣。”

炽火惊诧地瞪大了眼睛。他看着夜心，似乎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夜心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态。炽火可能需要一点儿时间来消化这个消息。“我是来加入影族的。”他又说了一遍。

“我知道。”炽火丝毫没有掩饰他的怀疑，“我只是在想你到底是不是认真的。”

第二十一章

霜爪僵在了营地的入口前。虎星一动不动地傲立在月光下，让她想起站在河中等待猎物的鹭鸟。她感到胸口发紧。他想干什么？他周围的影族武士们有些不自在地挪动着脚掌。她认出了影族的副族长苜蓿足和褐皮，日束也在，还有莓心、塔尖掌和边须。

蛾翅无声地走到空地前端，枭鼻和洒尾正在那里与影族的队伍对峙着。其余的河族猫半隐在阴影中，对这些闯入者怒目而视。

“你来我们的营地干什么？”蛾翅质问道。

虎星平静地看着她。“我们是来帮你们的。”虎星回答。

“我们不需要帮助！”洒尾龇出了牙齿，霜爪看得出他皮毛下的肌肉已经绷了起来。他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看到那名一向温和的武士露出如此暴戾的一面，霜爪不禁有些畏惧。

潮湿的空气里满是影族的气味。更多的气味还在从营地外源源不断地飘来，霜爪扭头瞥了一眼，发现营地围墙后的黑暗中也有移动的猫影。她的心悬了起来。“外面还有很多武

士。”她告诉蛾翅。

她的老师依旧紧盯着虎星，没有移开目光。“你觉得我们需要多少帮助？”蛾翅低吼道。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影族要亲眼看到河族解决自己的问题。”虎星回答。

蛾翅翻起了嘴唇。“带着你的武士回家去。”她威胁地低吼道。

虎星的目光扫向了枭鼻。“难道不应该由你来发言吗？”他问道，“你才是河族的族长。”

“我没有——”枭鼻刚刚开口，洒尾就打断了他。

“这话由谁来说不重要。”洒尾低嘶道，“不管谁来发言，你都只会听到这一个回答。我们要求你离开河族的营地。”

霜爪孤零零地站在营地入口，仿佛所有的弱点都被公开。她贴边儿溜进空地，和暮毛与微光皮对上了眼神。她从她们的愤怒中感知到她们绝不会退后半步。

她在洒尾身旁停下了脚步。“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她悄声问道。

“在枭鼻回来之后。”洒尾压低声音回答道。霜爪很想知道枭鼻有没有和他说起过月亮池边发生的事。

“枭鼻？”虎星竖起了耳朵，“所以星族还是没有赐予他九命是吗？”

蛾翅抬起下巴说道："这不关你的事。"

虎星在营地里扫了一圈。"躁片在哪里？"虎星问道。

"他回家去了。"蛾翅厉声回答。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连他也没法说服星族赐福于枭鼻？"虎星语气中的关切出奇地真诚。霜爪仔细观察着他的眼神。影族族长难道真的是来帮忙的？

洒尾走到虎星面前，浑身上下的每一根毛发都愤怒得抖动起来。"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他吼道，"要么回去，要么打一场！"

虎星看着洒尾，毛发依然平顺得像无风的水面。"大家都知道河族遭遇了危机。"他平静地说，"你们失去了族长，而星族迟迟没有给予你们帮助。你们求助于巫医，希望她领导你们，但那无济于事。她为维系这个族群忙得焦头烂额，连自己的药草库存里有多少猫薄荷都想不起来了。"

霜爪绷紧了身子。躁片是什么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

洒尾摊平了耳朵，暮毛抽打着尾巴，微光皮的喉间涌出了一声低吼。空地四周的河族武士纷纷摆出了作战的姿态。

霜爪瞥了巫医巢穴一眼。她们的药草还够救治这场战斗后的伤员吗？她希望事情不要发展到那个地步。他们或许还有办法在战斗爆发之前让虎星离开。

兔光走了出来。霜爪屏住了呼吸。河族公猫是打算发动进攻吗？但白色公猫的毛发依然平顺。

他转头看了看他的族猫。“这个办法或许也没那么差。”他说道。

暮毛难以置信地瞪着他问道：“你愿意让一只影族猫对我们指手画脚？”

“你疯了吗？”空地另一边的锦葵鼻吼道。

冰翅走到了兔光的身旁。“让他把话说完吧。”冰翅说道，“虎星或许的确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河族众猫纷纷吼叫着让冰翅闭嘴，但她反而抬高声音盖过了他们，“我和兔光都在影族生活过一段时间——”

“那或许你们应该滚回去！”锦葵鼻啐骂道。

冰翅没有理他。“虎星接纳了我们，而且待我们不薄。”她转向蛾翅，“在冒充者让雾星把你逐出族群的时候，虎星也收留过你。他把你当作同族猫对待。那时你还信任他，他也未曾辜负你的信任。现在，你难道不能再信任他一次吗？”

蛾翅与她四目相对。“那不一样。那时的我们连族群猫都不是，我们可以自主决定何时加入影族、何时离开。但现在虎星没有给我们选择的余地。他不是在帮助河族，而是在接管河族。河族永远不向任何族群俯首称臣。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虎星离开我们的领地，要么我们就和影族决一死战。”她坚定地说道。

虎星的尾尖颤动起来。“我不是要接管你们！”他失去了耐心，“我们没有必要开战。让我介入进来，在你们的生活回

归正轨之前提供一些指导，才是对河族最有利的选择。”

“指导！”暮毛的低吼变成了咆哮。

“滚回去！”锦葵鼻嘶吼道。

空地各处的河族武士也都愤怒地提高了声音。

看到他们吼叫着向影族武士们步步逼近，霜爪摊平了耳朵。

虎星扭头看向营地入口。“石翅。”他竖起了尾巴。看到他的信号，更多的影族武士涌进了营地。他们走得不快，但每只猫的目光都十分坚定。他们反过来包围了河族的武士们，月光映照出他们皮毛下发达的肌肉轮廓。

“你好大的胆子！”暮毛的眼里喷射出愤怒的火光。

微光皮看向了枭鼻。“下令吧，我会让他们变成鸦食。”她喊道。

枭鼻瞟了洒尾一眼，但河族的副族长没有把目光从虎星的身上挪开。蛾翅犹豫着挪了挪爪子。没有族长的领导，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霜爪挪到了老师的身旁。“或许你可以把虎星请到巫医巢穴里面谈话。”她耳语道，“你可以劝劝他——”

她还没有说完，一声长啸就打破了夜空的寂静。看到暮毛扑向苜蓿足，霜爪的呼吸哽在了喉中。河族母猫咆哮着抓住影族副族长的颈毛，将她按倒在地。莓心扑向了暮毛，微光皮则对上了塔尖掌。众猫的战吼声响彻空地，尖如利爪的恐惧撕扯着霜爪的皮毛。影族和河族正在她的四周大打出手。

第二十二章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随着战火在河族营地中蔓延开来，日束竖起了毛发。转瞬之间，扭打的猫群就占据了整片空地。虽然在月光下很难分辨清每只猫的身影，但刺鼻的血腥气已经十分浓烈。

微光皮从她身边冲过，划破了塔尖掌的口鼻。怒火在日束的皮毛下涌动，她纵身扑向河族母猫，拽着母猫的皮毛将她拖开。塔尖掌甩掉鼻子上涌出的血，但还没来得及反击，锦葵鼻就从一旁将他撞倒在地。日束心中一紧。塔尖掌没事吧？她刚想问他，微光皮就挣脱了她的控制，转身与她对峙。

怒火在微光皮的眼中熊熊燃烧。"该死的侵略者！"她大吼道。

我们是来帮你们的！日束闪开了微光皮的攻击。河族母猫的爪子落到了空处，日束趁机张口咬住了她的颈毛。日束一边将微光皮向后拖，一边用前爪箍住河族母猫的胸口，在把她扳倒在地的同时用后腿猛踹她的脊背。

为什么突然就打起来了？虎星说过，他没有侵略河族的想

法。日束亲耳听到他当着全族的面向莓心保证过这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和河族打仗？

她愤怒地一脚踹开微光皮，挣扎着爬了起来。我们本来有机会和平地全身而退，但是虎星没有抓住它。

莓心冲上前去，将枭鼻打得连连后退。她连环出掌，一次又一次地攻向枭鼻鲜血淋漓的口鼻。日束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莓心把枭鼻推出战圈，而后枭鼻的反击又打中了莓心的下颌。然后枭鼻伏下身，开始像游蛇一样左右扭动。莓心似乎陷入了迷惑，不知道该往哪里进攻，于是用后腿直立起来。日束估计她是想用前爪按住枭鼻的后背，但河族公猫趁此机会猛扑向前，一口咬住了莓心的后腿。

日束用肩膀奋力撞开鏖战的猫群，想要赶到母亲的身旁。虽然莓心努力想要抽回那条腿，但枭鼻咬紧了牙关，使她痛呼出声。

“我来帮你了！”日束用力向莓心挤去，但就在她距离莓心只剩一口鼻之遥的时候，又一个壮硕的脑袋撞上了她的侧腹。日束被撞了一个踉跄，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转身去看是谁偷袭了她。金雀花掌恶狠狠地紧盯着日束，愤怒在他的眼中燃烧。日束调整重心，准备用力挥掌接住他的下一次进攻，但他的速度太快了。金雀花掌抓破了她的额头，伤口疼得像有火焰在灼烧。鲜血流进了日束的眼睛。金雀花掌在她的眼眶上方划开了一道豁口，但愤怒在日束的皮毛下激烈鼓荡，让她完全

日束、苜蓿足、莓心、褐皮……
虎星想干什么？
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我们不需要帮助！
外面还有很多武士。
你觉得我们需要多少帮助？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影族要亲眼看到河族解决自己的问题。
带着你的武士回家去。

难道不应该由你来发言吗？你才是河族的族长。
我没有——
不管谁来发言，你都只会听到这一个回答。我们要求你离开河族的营地。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回去，要么打一场！
大家都知道河族遭遇了危机。你们失去了族长，而星族迟迟没有给予你们帮助。
你们求助于巫医，希望她领导你们，但她已经为维系这个族群忙得焦头烂额。
躁片是什么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
石翅。
呜压压

忘记了疼痛。她一爪就钩住了金雀花掌的脸颊，给他留下了一道足以让他铭记好几个月的伤口。快意充盈着她的五脏六腑。

莓心已经挣脱了枭鼻的控制，再一次打得他向后退去。莓心的眼里喷射出怒火，攻击也比之前更狠辣了。

*这么做只会导致我们自己被蜇。*她的母亲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但是虎星没有听她的劝告。夜心的问题闪过了日束的脑海：*虎星肯定没有掌管河族的意思，对吧？*要是连雷族都猜透了虎星的想法，她为什么从未起疑？

种种念头在她的脑中盘旋回荡。她伏低身体，准备迎接金雀花掌的反击。但河族公猫却怔住了。他愣愣地看着她，脸颊被她刚才打出的血浸透，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受了这样的伤。日束突然很想知道，这只河族公猫在此之前是不是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她环顾四周，这些年青一代的河族武士有几个亲历过真正的战争？他们每只猫都在单打独斗，似乎只是在为自己而战，但影族猫配合默契，每一名武士都时刻准备着在同伴攻击失手或者被其他猫绊住脚步时提供支援。

虎星的喊声盖过了战斗的喧嚣，他大声喊道："把他们赶到芦苇丛里去！"

日束转过身，发现褐皮正在与微风心和灰爪作战。玳瑁色武士熟练地格挡着他们的攻击，但终究寡不敌众，在两只河族猫的攻势下渐渐后退。*她需要支援。*但就在她打算跑过去时，愣神的金雀花掌缓了过来。他用后腿站立起来，但日束的反

应比他更快。金雀花掌的前爪刚刚离地，她就弯腰钻到他的掌下，一挺身把他掀翻过去。

她转身打算结束这场战斗，但塔尖掌已经压住了河族武士，并用后腿狠命地踹他。日束对她的兄弟点头道谢，然后再次奔向了褐皮。

褐皮感激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和她联手把微风心和灰爪逼退到残破的营地围墙边。莓心和亚麻脚与她们齐头并进，涡皮和光跃也加入进来。正如虎星要求的那样，影族武士像一堵墙般把河族猫逼进了芦苇丛。

霜爪恐惧的尖叫声从巫医巢穴的方向传来。“求求你们别打了！”她和蛾翅站在月光下，浑身的毛发都竖立起来，眼睛也惊恐地睁得老大。

但河族众猫看都没看她一眼，他们紧张的目光全都锁定在眼前的敌猫身上。

“求你们了！”霜爪哭喊道。

洒尾的咆哮盖过了作战的猫的尖叫："绝不退后！”

河族猫燃起斗志，发动了猛烈的反击。薄雾爪和冰翅冲上前来，挥舞着利爪试图突破影族武士的包围。钦佩之情在日束的心中油然而生。虽然河族猫的战术毫无章法，但他们依然勇猛无畏。

褐皮看了日束一眼。日束读懂了她无声的命令，向前逼近，和褐皮一起截住了试图突围的薄雾爪和冰翅。

日束低头躲过薄雾爪的攻击，然后一掌打得学徒差点儿摔倒。褐皮的后腿重重地蹬在冰翅的肚子上，踹得她跌跌撞撞地退回到自己的族猫身边。

恐慌像闪电一样在河族猫群中蔓延。微光皮疯狂地四处乱抓，不住地看向被逼入芦苇墙下的暗影中的族猫。她是否在期待有猫能站出来向他们下达命令，告诉她该向何处发动进攻?

暮毛冲上前来，试图击破影族猫的防线，但苜蓿足和涡皮收缩阵形，把她也打了回去。

日束在眼角的余光中看到一团皮毛一闪而过，那是锦葵鼻跃过了影族的包围圈。他落在石翅身后，张口揪住了白色公猫的尾巴。日束从族猫之间钻过，前去援救石翅。在石翅奋力挣脱钳制的同时，日束扑到锦葵鼻的身上，让他失去了平衡，然后趁机狠狠咬住了他的后脚掌。锦葵鼻发出一声惨叫，松开了石翅的尾巴。

石翅立即转过身来，挥掌抽向河族公猫的脑袋，撕裂了他的耳朵。日束也松开了嘴，站到了石翅的身旁。他们一起直起身，抓住时机接连出掌把河族公猫逼退，没有给他一点儿站稳脚跟的机会。锦葵鼻愤怒地嘶吼着，徒劳地用后腿站立起来，然后脚下一滑，摔到了营地的芦苇墙外。

锦葵鼻掉进映满月光的河水里，消失在水面之下。日束转过了身。他是河族猫，对他来说，待在水里比返回营地更安全。

日束返回了影族的阵线。他们更加强硬地把河族猫逼退到

了芦苇墙下。微光皮和微风心被他们推了进去，兔光和冰翅则主动退入水中，或许是打算在河里兜个圈子从后方攻击影族猫。留下来负隅顽抗的几只河族猫看起来刚离开学徒巢穴没多久，日束继续向他们挥掌，只是把爪尖收回了掌垫。她感觉自己像是在驱赶一群猎物一样。

“放弃吧！”虎星的嘶吼声从营地边缘传来。

影族族长沐浴在营地入口的月光下，将暮毛狠狠地按在了地上。他的爪子掐紧了老虎斑猫的喉咙。

暮毛愤怒地瞪着虎星，怒火在她的眼中闪耀。她用力踢出后腿，试图摆脱虎星的钳制。

日束意识到她这边的猫动作慢了下来。所有的武士都望向了影族族长。

虎星龇出了牙齿。“你就这么想死吗？”他吼道。

暮毛誓死不屈地看着他，吼道：“我只会选择为保卫河族献上生命！”

虎星瞥向那些缩在围墙下颤抖的浑身是血的河族猫，问道：“你要为了你自己的骄傲，让他们也一起去死是吗？”

暮毛扭动身体，虎星的爪尖嵌进她的皮肤，鲜血浸湿了她的皮毛。“这不是骄傲。”她吼道，“这是生死存亡！”

“我们是来帮忙的！”虎星嘶吼道。

暮毛的尾巴狂乱地甩个不停，大声质问道：“杀戮我们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

“我给过你们选择的机会了。”虎星咆哮着回答。他的爪子抓得更紧了，暮毛几乎完全无法反抗。

“你是指投降或者去死吗？”暮毛的嗓音嘶哑起来，“你管这个叫选择？”

空地陷入了沉寂，寒意渗透了日束的皮毛。河族武士是不是说中了什么？虎星会杀掉那些拒绝服从他的河族武士吗？

“有些猫就是看不见自己需要帮助的事实，除非别的猫推他们一把！”虎星低嘶道。

暮毛挣扎着扭过头，不顾一切地看向了洒尾。

河族的副族长已经脱离河族猫的阵线，独自走到了月光下。他和暮毛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低下了头。“结束吧。”他低吼道，“谁都不该在今天赴死。”

暮毛在虎星的脚下瘫软下来。芦苇丛阴影中的河族猫喘息着委顿在地，日束也退开了。战斗结束了，她终于松了口气。

虎星放开了暮毛的喉咙，让重伤的河族母猫爬起身，一瘸一拐地挣扎着离开。他看向影族的一众武士。“你们打得很好。”他说道。星辰在他头顶的夜空中闪烁着。“现在我们终于可以重建这里的一切了。”他对蛾翅点点头，“去把你们所有的药草都拿出来。”他告诉她，“你的族猫受伤了。”

日束突然对河族猫产生了极大的同情。现在的他们和自己的营地一样七零八落，每只猫的身上都挂着被撕扯掉的毛发，与在战斗中被打散的巢穴围墙如出一辙。修复这座营地需要很

多时间和精力，但秃叶季就要来了，她不知道影族能分出多少力量支援河族。等寒潮降临的时候，光是让影族猫吃饱肚子就够难的了，他们很难再去关照河族的安危。

虎星对亚麻脚和褐皮点点头。“你们去收集苔藓。”他命令道，“把它们在河里浸满水带回来。所有猫的伤口都必须清洗。”他转向苜蓿足。“你带光跃和塔尖掌去捕猎。”他的目光扫向空空的猎物堆，“如果需要的话就多带几名武士，我希望每一只猫都能在黎明降临前吃上东西。”

日束看着他们走出营地，虎星竟然只留了远少于河族的武士在身边，这让她有些吃惊。他就这么确信河族会心甘情愿地配合他的指挥吗？她看向四周。河族猫显然已经无力再战，他们拖着脚步从芦苇墙下走出，在空地里坐了下来，不愿与任何猫对视，仿佛耻于承认自己的落败。

“枭鼻。”虎星对河族的领导者点点头。那只虎斑公猫眨了眨眼，似乎依然茫然无措。“去检查一下你的族猫。”虎星告诉他，“确认他们的伤势，然后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枭鼻低下了头，走进河族猫群之中，在每一只猫身边停下交谈。

“薄雾爪。”虎星把注意力转向了那名河族学徒，“你叫薄雾爪，没错吧？”作为学徒而言，灰色母猫的年龄有些偏大了，但她还是点了点头。“你去找苜蓿足，”他对她说，“然后帮她捕猎。”他又看向灰爪，“你也一起去。”

两名学徒对视了一眼，但没有争辩什么，只是一起走出了营地。

洒尾的目光自始至终都盯在虎星的身上。河族副族长满目仇恨地瞪着影族族长。月光洒在他被血浸湿的虎斑皮毛上，让那几摊血迹反射出微光。日束为这只战败的公猫感到心痛。她试着想象如果外族的武士攻入影族营地，并命令他们投降，她会有什么感受。这个假设让她愤怒得浑身发烫。看到虎星穿过空地在洒尾面前站定，日束挪了挪脚掌。

河族副族长竖起了颈毛，但当虎星伸出尾巴拂过他鲜血淋漓的后背时，他一动也没有动。"请相信我。"影族族长说道，"这都是为了你们自己好。"

在洒尾低下头前，日束在他眼中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怒火。她打了个哆嗦。*虎星真的觉得河族猫会相信，他只是来帮忙的吗？*

精彩内容抢先看

下集预告

修改后的武士守则允许族群猫更换族群，雷族猫夜心为了能跟影族猫日束在一起，毅然离开了雷族，想要加入影族。尽管影族武士日束很欢迎夜心的到来，但很多影族猫却心怀敌意，日束的母亲莓心就是这些最反对夜心加入影族的猫中的一个。

与此同时，失去族长的河族艰难求生。他们的巫医学徒霜爪承认自己从未看到过真正的幻象，决定重新接受武士学徒的训练。影族的族长虎星派出影族武士进驻河族，引起了河族越来越多的猫的不满。一些河族猫与反对虎星干预河族事务的影族猫秘密集会。天族的族长叶星也公然威胁要武力将影族武士赶出河族领地，雷族的副族长松鼠飞表示支持叶星。冲突的阴影正逐渐笼罩着所有的族群猫……

两脚兽小课堂

问：我可以用书中的知识给猫治病吗？

答：肯定不行。

虽然书中关于巫医药草知识的描写，参考了专业的药草书籍，有着一定的科学性，但由于宠物猫生病后，我们无法准确判断病因，所以一定要送宠物医院，由宠物医生对症下药。没有专业知识不要擅自用药。

问：巫医为什么敢随意使用罂粟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答：在猫的世界中，巫医的医学知识比我们落后很多，使用罂粟籽是他们野外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止痛手段。

对我们来说，罂粟虽然可以药用，但决不能擅自使用，使用时有着严格的要求。由于罂粟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在我国，种植罂粟属明令禁止的，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我们一旦发现种植罂粟的情况，应及时向警方举报。

问：如果我的宠物向往自由，我可以让它像火星一样去森林吗？

答：《猫武士》是一部虚构的动物奇幻小说，里面的许多情节都是根据故事的需要设计出来的。我们家养的宠物猫缺乏野外生存能力，放生森林后，很难存活下来。放生城市，则会变成流浪猫，会对生态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所以，我们养宠物就要对它的一生负责。

WARRIORS

猫武士

Sky

迟迟接收不到星族指引，
绝望时刻只能隐瞒真相！

接连失去了几位族长及候选者，河族的重担落到了学徒霜爪的身上，而母亲的遗言“不要相信任何猫”，成了萦绕她心头的不解之谜。面对强势的虎星和其他族群的质疑，左支右绌的河族决定对其他族群撒谎来保护本族的安全。然而，族群巨变，暗流涌动，凛冬已至，天穹将倾！

不要错过

《猫武士》的每一个系列

《首部曲：预言开始》
《二部曲：新的预言》
《三部曲：三力量》
《四部曲：星预言》
《五部曲：族群黎明》
《六部曲：暗影幻象》
《七部曲：破灭守则》
《八部曲：无星之族》
《猫武士外传》
《猫武士荒野手册》

扫描关注中少图书，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ISBN 978-7-5148-8459-3

9 787514 884593 >

定价：35.00 元